

THE NEW COMMENTARY
ON
ACTS OF APOSTLES

J. W. McGARVEY. M.A., LL.D.

使徒行傳
註釋



麥嘉惠博士原著

使徒行傳註釋

聖智出版社印行

再版序言

麥嘉惠博士所著「使徒行傳註釋」一書，以其內容翔實，攷據深邃，見解精闢，允稱佳著，故不少神學院採作教本，其獲重視，於斯可睹；該書於一九三一年經蘇天煌氏譯成中文印行，亦爲我國信徒所喜愛。

使徒行傳註釋中譯本初版迄今已歷四十餘載，迭經戰亂，現中譯本已成絕版，茲應海內外信徒殷切之需求，爰將該譯本再版，并保留原譯文之風格，內文不加更易；際茲出版業均陷逆境，本書得以付梓，胥賴吾神之恩庇方克告藏也。

僉謂基督教出版業難予支持之時，敝社不揣棉薄，亟出版各項屬靈書刊及柯色印刷之福音單張，翹望主內同道，時加匡助，主前勿忘代禱，實殷望焉。

聖智出版社社長陳賢武謹誌

主曆一九七三年六月

使徒行傳註釋 目 錄

概 論

	頁
1. 使徒行傳之重要	概論1
2. 使徒行傳之著者	概論2
3. 著者作書之所本	概論3
4. 使徒行傳之可信	概論4
5. 使徒行傳之區分	概論5
6. 使徒行傳之目的	概論6
7. 使徒行傳之著作的時候	概論10
8. 使徒行傳之年代	概論12
9. 使徒行傳註釋之取材	概論17

第一篇 耶路撒冷教會之起原進展與四散

(1:2—8:4) 1—85

第一段 引言 (1:1—26) 1—12

1. 起點(1—5)	1
2. 聖靈之最後的應許 (6—8)	3
3. 耶穌之升天(9—11)	5
4. 在耶路撒冷之等候(12—14)	6
5. 猶大職之繼任人(15—26)	7

第二段 耶路撒冷教會之設立 (2:1—47) 12—32

1. 諸使徒之充滿聖靈 (2:1—4)	12
2. 此事之影響羣衆 (5—13)	15
3. 彼得之嚴重說詞 (14—40)	16
(甲)引言：異蹟之解釋 (14—21)	16
(乙)宣證耶穌爲主及基督 (22—32)	18
(1)宣証他的復生 (22—24)	18
(2)大衛之預言基督復生 (25—31)	19

(3)十二使徒咸証耶穌復生(32).....	20
(4)耶穌高舉坐上帝右(33—35).....	21
(5)邏輯的結論(36).....	22
(丙)羣衆之警惕求救(37—40).....	23
4. 彼得的說教詞之效力教會之進展(41—47).....	26
第三段 教會之進展及其初次的逼害(3:1—4:31).....	32
1. 彼得之醫愈跛者(3:1—11).....	33
2. 彼得之第二次嚴重說教詞(12—26).....	35
(甲)引言：異蹟之解釋(12—19).....	35
(乙)由耶穌得赦罪(17—21).....	37
(丙)所預言和所應許之事(22—26).....	43
3. 彼得和約翰之被捕(4:1—4).....	45
4. 彼得在公會前之抗辯(5—12).....	46
5. 一個非公開的談話會(13—17).....	49
6. 勿再宣道之禁止(18—22).....	51
7. 兩使徒之回報及十二使徒之禱告(23—31).....	52
第四段 教會之更進展及其二次的逼害 4:32—5:42).....	54—63
1. 教會之團結及其經濟之豐裕(32—37).....	54
2. 一件懲責的事情(5:1—11).....	56
3. 教會之興盛(12—16).....	61
4. 使徒之被囚及釋放(17—21).....	62
5. 使徒之被提訊法庭(21—27).....	63
6. 審訊和抗辯(27—32).....	64
7. 使徒之被迦馬列救死(33—42).....	66
第五段 教會之更進展及其三次的逼害(6:1—8:4).....	69—86
1. 委七人司筵席事(1—7).....	69
2. 士提反之被逮及被誣控(8—15).....	73
3. 士提反之辯論(7:1—53).....	75
(1)導言(1—8).....	76

(2) 約瑟之事(9—16).....	78
(3) 摩西在埃及之事(17—37).....	79
(4) 摩西在曠野時之情形(38—41).....	81
(5) 以色列民之受上帝屏棄(42—43).....	81
(6) 帳幕與聖殿(44—50).....	82
(7) 士提反之痛語(51—53).....	83
4. 士提反之被石擊及教會之四散(7:54—8:4).....	83

第二篇 福音之散佈於猶太及其鄰境

(8:5—12:25).....87—150

第一段 腓力之工作(8:5—40).....87—103

1. 撒馬利亞城教會之建立(5—13).....	87
2. 彼得約翰之往撒馬利亞傳道(14—17).....	89
3. 西門之邪惡的奉獻(18—24).....	91
4. 彼得約翰之別的工作及其回歸(25).....	94
5. 腓力之被遣往一個埃堤阿伯宦者(26—31).....	94
6. 腓力對宦者講道施浸後則在非利士特傳道(31—40).....	98

第二段 掃羅之皈主及其工作之起始(9:1—31).....103—118

1. 他在往大馬色途中所遇之事(1—9).....	103
2. 掃羅之領受(10—19).....	108
3. 掃羅在大馬色傳道(19—25).....	113
4. 掃羅之返耶路撒冷及其被遣往大數(26—30).....	116

第三段 彼得之在猶太傳道及其被遣往不受割禮者(9:31—11:18)

.....118—137

1. 當時教會之平安及發達(31).....	118
2. 彼得至呂大傳福音(32—35).....	119
3. 彼得之被請往約帕(36—43).....	120
4. 哥尼流得主啓示遣人往請彼得來(10:1—8).....	122
5. 彼得被示往哥尼流處(9—23).....	126
6. 彼得與哥尼流之相會(23—33).....	128

7. 彼得對不受割禮者講道(34—43).....130
8. 不受割禮者得聖靈和受浸(44—48).....132
9. 彼得爲哥尼流事之辯駁(11:1—18).....135

第四段 安提阿教會之建立和在耶路撒冷之再有迫害(11:19—12:5).....138—150

1. 安提阿工作之起首(19—21).....138
2. 巴拿巴之被遣往安提阿(22—24).....140
3. 巴拿巴携掃羅至安提阿(25—26).....141
4. 巴拿巴與掃羅之被遣往猶太(27—30).....141
5. 雅各之被斬及彼得之被囚(12:1—11).....143
6. 彼得離城和守卒被殺(12—19).....146
7. 希律之死和巴拿巴掃羅之返(20—25).....148

第三篇 保羅傳道於異邦人之歷程(13—21).....151—282

第一段 第一次傳道之歷程(13—14).....151—183

1. 巴拿巴與掃羅之被遣往傳道(13:1—3).....151
2. 他們在居比路之工作(4—12).....154
3. 保羅等之由帕弗至安提阿(13—15).....156
4. 保羅在安提阿之說教詞(16—41).....158
 - (甲)導言(16—22).....158
 - (乙)宣傳耶穌爲救主(23—29).....160
 - (1) 命題(23—24).....161
 - (2) 約翰之證(25).....161
 - (3) 耶穌之死是應先知的預言(26—29).....162
 - (4) 耶穌之復生(30—37).....163
 - (5) 由耶穌得赦罪(38—39).....165
 - (丙)保羅的警告(40—41).....166
5. 說詞之立即的收效(42—43).....166
6. 下安息日所得之效果(44—48).....167
7. 在安提阿之最後的結果(49—52).....171

8. 在以哥念之事(14:1—7)	173
9. 在路士得之工作及結果(8—20)	174
10. 在特庇之成效及其返安提阿(21—28)	180
第二段 割禮之辯論(15:1—35)	183—196
1. 辯論之起首(1—5)	183
2. 使徒長老及教會之會議及彼得的說話(6—11)	187
3. 巴拿巴和保羅之說詞(12)	189
4. 雅各之說詞(13—21)	190
5. 使徒與長老之決議(22—29)	192
6. 安提阿教會安寧之恢復(30—35)	194
第三段 第二次傳道之歷程(15:36—16:22)	196—243
1. 同伴之更換及其起首其路程(36—41)	196
2. 復往初次傳道時所植之教會(16:1—5)	198
3. 在弗呂加拉太傳道及其被召往馬其頓(6—10)	201
4. 到馬其頓及幾個婦人之受浸(11—15)	203
5. 保羅西拉之被笞及下獄(16—24)	210
6. 獄吏及其家人受浸(25—34)	212
7. 保羅西拉之被釋(35—40)	216
8. 在帖撒羅尼迦之傳道及受逼害(17:1—9)	218
9. 在庇哩亞之成功(10—15)	222
10. 保羅之在雅典(16—21)	225
11. 保羅講論未識之上帝(22—31)	228
12. 保羅之起首其在哥林多的工作(18:1—4)	231
13. 西拉與提摩太之來到及保羅之與猶太人破裂(5—11)	235
14. 保羅被解至迦流前(12—17)	239
15. 保羅返去安提阿(18—22)	242
第四段 保羅之第三次傳道歷程(18:23—21:16)	244—281
1. 第二次到加拉太及弗呂家(23)	244
2. 亞波羅之在以弗所及亞該亞(24—28)	245

3. 保羅到以弗所及再施浸十二人(19:1—7)	247
4. 保羅之在會堂及在推拉奴學校宣道(8—12)	250
5. 術士之被揭破及邪術書籍之被焚(13—20)	251
6. 保羅預定將來的行程(21,22)	253
7. 銀工的暴徒(23—41)	255
8. 保羅之第二次往馬其頓和希臘(20:1—6)	259
9. 在特羅亞之一個主日的叙集(7—12)	266
10. 由特羅亞至米利都之水程(13—16)	269
11. 接見以弗所教會的長老(17—38)	270
12. 由米利都到該撒利亞的路程(21:1—9)	277
13. 亞伽布預言保羅被囚(10—14)	280
14. 由該撒利亞至耶路撒冷之路程(15,16)	281

第四篇 保羅之五年的監獄生活(21:17—28:30) ..283—343

第一段 在耶路撒冷監獄之情形(21:17—23:30) ..283—300

1. 保羅之被長老歡迎及勸告(17—25)	283
2. 保羅之被暴徒攻擊及被千夫長逮捕(26—36)	287
3. 保羅得允許對暴徒說話(37—40)	289
4. 保羅對暴徒所講的說詞(22:1—21)	289
(1) 在他未歸主前情形(1—5)	290
(2) 他之歸主的情形(6—16)	290
(3) 他之被遣往異邦傳道(17—21)	292
5. 保羅的說詞立時所得之結果(22—29)	292
6. 保羅被帶到公會前(22:30—23:10)	294
7. 保羅爲一異象所策勉(11)	298
8. 猶太人共謀殺保羅(12—22)	298
9. 保羅被遷往該撒利亞(23—30)	300
10. 保羅被送到腓力士處(31—35)	301

第二段 在該撒利亞監獄之情形(24:1—26:32)	302—320
1. 他在腓力士前被控(1—9).....	302
2. 保羅之抗辯(10—21).....	303
3. 此案延辯(22—28).....	305
4. 保羅傳道給腓力士和土西拉(24—27).....	305
5. 保羅之受審於非士都(25:1—12).....	308
6. 保羅的案情述與亞基帕王(13—22).....	310
7. 保羅的案情在公庭中陳述(23—27).....	312
8. 保羅在亞基帕前之辯訴(26:1—29).....	313
(1)他的引言(1—3).....	313
(2)他對於猶太人黨派所處的情形(4—8).....	314
(3)他對於耶穌之前者的情形(9—11).....	315
(4)他之與耶穌晤面(12—18).....	315
(5)現在之在獄的理由(19—23).....	316
(6)保羅的說詞之中斷和終結(24—29).....	317
9. 此說詞之立即的結果(30—32).....	320
第三段 解被往羅馬(27:1—28:16)	321—336
1. 由該撒利亞至佳澳(1—8).....	321
2. 繼續航程之討論(9—12).....	324
3. 欲到腓尼基之客試(13—26).....	325
4. 船之下錨和保羅之注意(27—32).....	327
5. 保羅安慰船員和船之轉載(33—38).....	328
6. 船擱淺人逃亡(39—44).....	330
7. 保羅逃免別個危險(28:1—6).....	331
8. 保羅在米利大之大用(7—10).....	332
9. 水程之終盡(11—16).....	333
第四段 在羅馬監獄之工作(26:17—31)	336—343
1. 他得與猶太人領袖之晤談(17—22).....	336
2. 第二次與猶太人晤談(23—28).....	338

3.	禁錮的時期和繼續的工作(20,31).....	338
4.	他之在獄的書信	341
附	保羅之歷史年代表	
	索引	



使徒行傳註釋

概論

使徒行傳這本書，歷來都被人忽視了不少。在第五世紀基利蘇士頓 Chrysostom 的時候，他說：

『現在有許多人不確知有這本書之存在，或能道這本書著作者之名。』到了今日，人們亦仍然忽視，因為還有許多人祇向聖經中之其他書籍以尋求這書之教訓。他們之所以如此，我們在事實上尋其原因，則大概在基利蘇士頓之前之教會，已經離去這書之高尙的教訓，到了現在，他們亦還沒有回復。這件事實，足以使我在三十餘年前有痛苦的感覺，因為想把這本書有正確的註釋，確非易事。今日的人雖沒有像前人的那麼忽視，但仍要使他們對於這書有更顯明的注意。今日他們之留意這書，主要原因實由於唯理派之證明這書有可信之點，而此亦可以證明上帝之使人再行注意這書的教訓，和明瞭這書的教訓，是想吾人明白初時教會之性質的。

二

這書之著者

這書並沒有說明牠是何人著作，但其起首之句則為書與一個提阿非羅而致書之人亦云：『我前曾以耶穌之事告爾，今又以耶穌受害復生升天之事書達與爾。』明明是致書之人為同一之人而接書之人亦為同一之人。所謂前書者即第三本福音書，為路加所著的。路加福音書與使徒行傳之結構，大體相同。根於以上種種證據，則知是書確為路加所著毫無疑義，就以般一不信這兩書為路加所著的，亦云這兩書確出於同

一人之手筆。

我們研究這書大部份所用之「我們」二字，是著者說其在保羅大部份傳道之時，他曾爲其周遊傳道之伴侶，當保羅初次在羅馬被囚時，他亦曾與同在。保羅亦嘗專指路加說，「路加爲我所愛之醫生」。當保羅和他在羅馬監牢時，保羅在監牢裏所寫之哥羅西人書，腓利門書，亦有說及我與路加問爾曹安；而著者在使徒行傳亦居然分別出其與保羅之尋常伴侶不同。是以他在使徒行傳二十章四至六節說，保羅最後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分別出其爲不同之伴侶，因爲所把德亞里達古，西公都，迦猶提摩太，推基古，特羅非摩，先保羅至特羅亞，在那裏等候我們，「我們」二字即指著者與保羅。這班先保羅至特羅亞之人，著者不在其內，而當保羅赴耶路撒冷時，著者與之同行，後至羅馬亦然，我們可以確信此人即是路加再無別人。誠然，保羅所寫之哥羅西人書，腓利門書，書中所說的，除路加外確尚有其他幾人與保羅相偕，但與保羅同行的，則祇有這書之著者而已，其他則無與也。

無論那一種書本之著作，其內中的憑證都有多少武斷的。當我們詳細尋察其內容時，都會發見武斷的地方，而這種武斷，除非有外來的強有力證據以證其非，武斷仍有很大的勢力。這樣，我們若想否認使徒行傳爲路加所著，則我們必須從那班否認使徒行傳爲路加所著之人方面去搜尋其否認之證據。不特此也，倘若這書確非路加所著，則這書爲別人著作或爲路加著作，必致發生問題，否認之結果，則必斷定這書確爲別人所著，而大書特書曰某人著此書。但我們總未見有說某人著此書的。不特不見有某著名著作家著此書，但亦不見有外來的證據以證明這書確非路加所著。從別方面看，我們反見有兩個最古之古物著作家聲明這書確爲路加所著；他們的著作，今日仍然留存。那兩人是誰？一個就是埃連那 *Irenaeus* 他於第二世紀之初葉生於士沒那 *Shyria*。

之附近，在紀元後一七〇年，他爲法國里昂教會之長老，他死於第二世紀之末葉。在他童年的時候，結識一個與幾個使徒稔交之朋友波里及 Polycarp，是以他之述及使徒行傳爲路加所著之事，斷沒有錯誤之理。第二個就是馬禮多雜錄 Muratorian Canon之著者，這本雜錄著作的時候，是與埃及所著的同時，他亦云使徒行傳一書爲路加把其所見證的寫與提阿非羅。這樣的尋常證據，當不至爲那一個學者所懷疑，因爲幾乎無論那一種尋常的古物的書之著作，其證據都不及這書之多。

這樣的內證，和這書之最初的外證，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又試尋一尋「這書著作的時候」和「前所舉之著作生存的時候」之中間相隔之事跡。我們回溯一下，就知使徒行傳是發見在兩次翻譯新約的時候。新約之兩次翻譯是在紀元後一五〇年，一爲譯成拉丁文，而一爲譯成敘利亞文。拉丁文之譯本，則流行於非洲之羅馬轄地；敘利亞文譯本，則流行於巴力士坦之北之敘利亞。這樣的翻譯，足以顯出這書以前爲希臘文本，堪信爲神所啓示之言語；而此亦爲當日教會之前輩記憶當日使徒所做的事情。我們更知道前所說之波里及爲與諸使徒同時之人，他所著的書亦有引自使徒行傳的。這條證據之鍊如此其強固，是難以破斷的；牠會抵禦所有以前的不信者之攻擊，我信牠亦必能繼續抵禦將來的攻擊啊。

三

著者作書之所本 書中各處文應用「我」字或「我們」二字，是證明若他親見其所記述之事，他則必定有份子在內的；但我們不能說沒有「我」或「我們」字樣之處，他則必定不親見其事。例如當保羅偕其伴侶傳道或坐監的時候，縱他或有份子在內，他亦以「他」或「他們」字樣以指保羅及其伴侶。是故凡他有份子在內的時

候，他作書之所本，自然是以其個人所見的面筆之於書，但這樣講法，我們不能說沒有他在內親見的，其所言就不真實——因為他作書之所本，除他個人親見者外，他還得之於其餘幾個使徒。例如士提反之說辭與殉道，他是得自保羅所講的；而關於其他保羅沒有關係之事，他則就談於那些有關係的：腓力之撒馬利亞與迦薩周圍之工作，他則就談於腓力彼得與主兄弟雅各所作之各種事情，他則就談於彼得與主兄弟雅各。至於其前幾章有些表出希伯來風土人情之處，有些學者則以為他是得之於其他紀述希伯來風土人情之書本的。我們更要不可忘記：他實在已經得了由使徒手所施之神奇的聖靈恩賜；這似乎可以不必說及，但聖靈確已指示他應如何選擇其所本，且亦已使其不有錯誤之述作了。

四

這書可信之點

這書可信與否之問題是由牠的主要事實之性質可以解決的。牠的可信之點有

二。第一是事實之紀述，第二是說話之記載。前者之所根據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這書著者之給予吾們的，徵諸歷史的鑒定之標準，牠是最足使人置信的；因為他所記述之事，都是他親眼所見的，即使有些不為他所目睹，他亦從諸方面互參攷證。這樣的著者，其所著的當然有最足使人置信之處。第二個理由就是他所記述的，是與與他同時的著作家所記述之許多緊要的地方互相符合，而當時的那班著作家之信仰與國籍，都是和他的信仰與國籍仇視的方之前所舉出之理由，這處所說的更為強有力的證據。第三個理由，就是這書包含有好幾點與保羅書信有偶然吻合的地方，我們不能說他與保羅兩人所說之真確事實是出於彼此揣擬的。

至於使徒行傳中之說話，曾有人說當時速記術尚未發明，何以能記錄當時之言語；而路加之這樣的行文性

質，又足以證明他當時係先自編集所講之說話，然後擬謂這些說話是某人所說的。但這兩個異議，一能證明第一個異議之不能成立，則第二個異議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從第一個異議作個解答，我們就可以說路加當時之所記錄的，係記錄講者當時所講的說話之大綱，和說話之主要意思，這樣的簡畧法當必能爲路加所記錄。至於第二個異議之解答，我們就可以看出路加之文體所顯露之點，一部分是把所記之大綱和所記之主要意思寫下，然後編成爲文，而一部分則爲將當時講者所講之希伯來 Aramaic 翻譯記下，而出之以路加之文體。抑有進者，路加之行文體裁，已爲那班苦尋這些說話之句法的學者所清楚證明，且把路加的文體和各講者之各書信比較，更加覺得各講者在他們的書信之說話有些都是有路加的文體性質了。這樣，我們證以種種實際，都知道使徒行傳中之說話，是確確鑿鑿的，誠足以解我們之異議。這樣看來，又何必多所懷疑呢。

五

這書之區分 古時史家之紀述，是全文一氣，並不區分的。路加著使徒行傳亦是從頭至尾都沒有什麼符號以表其全文之區分的。但其全書若無區分之處，則讀者必不便利，是以必要把其區分，而所區分的亦不應有錯誤之處。這書顯明之區分，則有兩大部分。是書之區爲兩大部分，凡能讀其全文者都能知之。這兩大部分：第一，是由教會起首以至希律死時之教會普通歷史；（十二章廿三至廿五節）第二，則是由此處以至書末爲保羅傳道之記載。因此之故，是以有許多著作家獨分這書爲兩大部分。但這兩大部分之每部分，又有可以區分之處，而所區分的彼此都是足夠顯明的，且其長又足以構成一部分的。例如保羅之傳道，則可以由其起首出去異邦傳道的時候（十三章一至三節）至其第三次傳道之末次赴耶路撒冷時（廿一章十六節）區分爲一部分；而在本書

之末，載其坐監五年之事，又可以區分爲一部分。至於教會之普通歷史，亦有兩個顯明的區分：第一部分，就是由第一章至第八章四節，是專說耶路撒冷教會的；由第八章五節至十二章廿五節，則是說福音之散佈於猶太撒馬利亞及其周圍的地方。是以根據這書之四大顯明的區分，我寧願分這書爲四大部分。

我在這四大部分之各部分又分各段落，每段落之大意標之以綱目。這樣分法，實應依照新約之章數而分；但新約之章數之區分是不合科學原理的，是分得很武斷的，是常常把自然之段落強爲區分的，以致弄亂段落不少。因此我現在之區分，是按照其自然段落從事，而原有之章數，如分至是處適合的，則照原有之章數而止，不適合的則把一章中之句語截取之，以求合於自然段落之區分。我爲使讀者清楚明白起見，更把所分之小段，標其大綱，附之以題目。這樣的區分，既有大綱，又有小目，就是這本註釋之真正分法，以使讀史者易於了了的意思。倘讀者能把所分的細目詳細研究，就會使讀者從我的文藝上得着更高尙的見解。

六

這書之目的

欲知這書之目的，須先研究著者所紀載之各種事情。著者之所紀者（1）爲耶路撒冷

教會之起原和發達的簡短歷史，直至士提反受迫害而信徒四散（2）爲教會在猶太四境之建立的人士和方法，包括異邦人之受浸（3）爲保羅在小亞細亞馬其頓和希臘之周遊傳道，包括異邦信徒對於摩西律例爭辯之起原和部分的處置（4）爲保羅起首在耶路撒冷及最後在羅馬坐監之事情。這就是他所紀載的；他的目的就是想讀者詳細研究他之各種主要的紀載，而信這書所紀的之真確。自然他會像其他史家大凡作書都不止一個目的，在裏頭即是一個就是主要的，其他就是附屬的；所以我們要把這般目的，辯其不同之點，知其相關之處。書中之

紀載至多者，一定是主要的目的；紀載與主要的事有關係者，一定是附屬的目的。現在這書大部分是詳細紀載人們悔改信耶穌的事情，和人們之頑固，傳道之怎樣的無效處。倘若我們把這書之這樣的事情抽了出來，和對於悔改的與不肯悔改的之預備與結果之主事附事抽了出來，我們將幾乎完全踴這書之所言。第一章所告訴我們的，就是說使徒怎樣的預備使人悔改之工作。第二章就是紀載三千人悔改之事情。第三章就是再紀還有許多人悔改之事情，與夫彼得約翰使人悔改之後被人逮捕審判之事實。第四、五、六、七章就是說人們見有人歸主，使徒和這班歸主之人被其反對和逼害。第八、九、十章就是說撒馬利亞人、宦官掃羅哥尼流之歸主。第十章主要是說安提阿之猶太人異邦人之受浸，及該處教會之成立。第十二章則為旁涉之話，是說新歸主者之仁厚，及信徒在耶路撒冷之第二次受迫害的。第十三、十四章則載保羅偕巴拿巴傳道時所說之悔改歸主的寶訓。第十五章則紀述保羅第一次傳道時對於割禮之辯論。第十六章則主要是載關於呂底亞及腓立比的監犯歸主之附事。第十七章則載帖撒羅尼迦人及庇哩亞人歸主之事情及歸主後之如雅典人幾乎無結果。第十八章則載哥林多人之悔改，及保羅在那裏住一年有半。第十九章則載許多以弗所人歸主後之受迫害。第二十章則載保羅之最後赴耶路撒冷，他在那裏被逮，及勸在耶路撒冷之暴徒，腓力士非士都及亞基帕悔改歸主無效；及其赴羅馬在羅馬城勸猶太人之領袖歸主無效。由斯以觀，則知著者之主要目的，誠欲使讀者知諸使徒及其伴侶傳道使人悔改歸主之諸般情形，是以我們可由此而知耶穌之為罪人死及諸使徒奉命傳道之成功。這些情形之記載，是表出各種人類社會之品級，由拜偶像之村夫以至祭師，由督憲以至皇帝。這些情形，又表出各種理知的和宗教的培育之程度，各種職業之生活，與夫當時世界之國及其言語。這樣，是顯明一種生活

之制度和拯救是與人類相適合的。

悔改歸主情形之歷史，包含有兩種不同之事實：第一，就是主動力與手段之應用；第二，就是應用後事實之變更。

是以欲尋求著者之主要目的，我們當明瞭他是特把這般原動力、手段、和變更指出來的。他這樣做，是想讀者明瞭用甚麼原動力，和怎樣用原動力；用甚麼手段，和怎樣用手段；與夫人們歸了主後如何的變更。

人類之受教，用實地表演的方法比較徒用教訓的方法會成功多些和容易多些。

根於人類之這樣的天性，是以有許多宗教教育家應用「實驗」，多過直接用言語宣傳，以使罪人悔改歸主。

這個方法之寫在使徒行傳，是我主所希望的。這種情形之在本書紀載，是最卓特的，是正確不謬的，也是許多人所經驗之不易之理的，因為靈感的載述，是特別適當的載述。

這樣看來，則近代人們之使人歸主，和人之歸主，如能依從這樣，則必合宜，否則必錯誤。人之欲

人得拯救的，當依此種方式以導人；而人之欲做真正基督信徒的，亦可以試用他的實驗以與這樣情形比較一下。

倘若有人問：爲甚麼我們可以不依舊約之方式和耶穌個人傳道之方式以使人悔改呢？我則答以我們不

是生在摩西律法之下，或生在耶穌個人傳道工作之下，乃生在聖靈工作之下。因爲耶穌在他未升天之前，交託

天國降臨在地上之事工與十二使徒，使依升天後降臨之聖靈引導以傳其福音；而我們今日之知道赦罪之事，亦

一定要研究這班使徒之教訓及其行爲。是故倘若赦罪之情形，係在舊約情形之下，異於使徒行傳所載及所表

演之情形的，則我們將在各種不同之點，被行傳所束縛，而由舊約得以釋放。欲正確研究行傳，就要研究牠與這

個問題之最高的關連處；而爲着這個緣故，這個論點之在下面所載的，亦永不會失去其見解。

倘若這書前者曾爲人所漠視，則我們在上面所提示的，大多數必爲人們所漠視，而所漠視的將必爲是書之

最高異的教訓。許多佈道家昧然於此，誨人歸主，用詩篇多過用使徒行傳。是以在今日傳道緊張時代之要求，我們應該明白這書之在聖經中，對於這個異常重要的問題，有適當的供獻之處。

關於這些引人歸主之主動力和指示這班使徒作工之主動力，就是聖靈。倘聖靈的工作非與這書著者同等之意思，則聖靈之竭其能力以從我主屢次所應許的，我信必為次要的問題。這書在其第一章二節，起首就說使徒的奉遣傳道；但在其本章四節，說使徒不待至聖靈降臨，就不起首他們的事工。是以這書之主體，開首便紀載聖靈之降臨，而由首至末，都說聖靈居在諸使徒及諸佈道者中間，常時指導他們的工作。我主在他未離世之前，曾對其門徒說：『我往，則為爾益；我不往，保惠師不來；我往則遣之。』（約翰十六章七節）『我仍有多端告爾，但爾今不能悟也，真理之神至，將導爾悉知真理。』（約翰十六章十二、十三節）這天上的指導者之起首，是在耶穌離世升天之後，其事之紀載則可於行傳之開端處第一章九至十一節見之，而這書之主體，則示我們以聖靈之工作為我主所應許之工作。這樣看來，如以四福音為紀載耶穌之言行，則我們可以如普林透（Plummer）所說行傳為紀載聖靈之事工。

路加欲說出他的主要意思之對於歸主及聖靈引導之事，他必須把三十年來所遇之諸般事情選擇記載出來，而他的選擇之圖案，係在他的附屬目的中見之；他之明明想完滿表揚保羅之工作過於其他使徒之工作者，則或因保羅的工作與他的主見相合，而同時對於保羅的工作，又時相共為，得有較好的明白。但他單單表揚保羅的工作，則或不須保羅工作的以前歷史的關係而表揚之；然基此之故，他對於保羅末傳道以前之事和預備傳道之事，他當起首紀載保羅事工之時，又為所束縛而為有限制之記載。彼得原為保羅末傳道前諸般事情之領導

者，他在記述中，原應詳細盡緻記述彼得之事工；但以當他編作這書之時，有許多猶太教徒紛紛傳說謂保羅之教訓有些是與彼得之教訓不相容的，是以他與其盡量記載，毋寧屏棄這般猶太教徒所傳之事，把其選擇記載，以證明他兩人所傳者，大家都是完全相合。

當我們察究關於彼得工作之選擇之特別性質時，我們會發見別個附屬的目的，這個附屬的目的，是簡短記載耶路撒冷教會之機緣，和福音之藉聖靈傳播於巴力斯坦附近之居民的。在這個時候，耶路撒冷和巴力斯坦附近民衆之由彼得工作和保羅工作歸主之時著者適完成其別個極緊要的目的，這個極緊要的目的就是表出使徒之召集該處信徒組織教會的方法。倘若我們要竭這個論點之所言，則我們還可以指出其他好幾個附屬的目的；但這樣已足夠顯出著者之圖案是有系統的，精學的，和廣博的了。在聖經中對於教會組織之方法及事情，著者心信再沒有別一本書像這書之有精細透闢之預見的。

七

這書之著作的時候 一般保守派的著作家，根據這書之所說的，聯合校定這書後面所紀之事之日

子。這事就是保羅在羅馬監獄兩年之事。這書結束之處，並沒有告知讀者保羅或釋放或處死刑，但按諸這書結束之句語，則二者皆不述焉。當我們審度末四章所紀之事，這個証據是很有力的。在第二十五章，著者記載保羅求控該於撒之事，雖去非士都之審判，而視乎後被審於該撒之結果奚若。保羅這次之求控，非士都把其情節置於亞基帕之前，又解保羅至這個少年之王，至於他控訴保羅什麼情節，則殊令人大惑不解。（二十五章十二、十三、六、二十七節）他這次之欲叩該撒，係欲得法律上之公道的處斷，他的沿途情形如何，則紀述於本書之二十七章。

當他過大風浪而生命絕望之時，他獲天使帶來之消息：保羅勿懼，爾必立該撒前（三十七章二十四節）他於是滿心歡慰。他之控於該撒就是他之在羅馬城第一次與猶太人談話之事。（二十八章十七至十九節）他囚於監獄足足兩年，以待審判。今若他之受該撒審判已爲這書作完之時，則姑勿論審判之結果爲無罪爲有罪，這書之結束，縱不談到此事隻字，亦無負責之必要。這樣之所爲，或不至如我們所知之這書之其他諸事之遺載；（遺載之事，方之歷史的前後文，無說明之必要，）但遺載的是在前所一路聲敘之事實之最高的事實，關於這事，著者已徐徐喚醒讀者之注意，使讀者尋味矣。譬諸戲劇，當演至收尾興高彩烈，覺得極其趣味入神之時，忽然而止，說：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幕分解。又譬諸一個著名的審判之故事，捕得一個罪犯，由遠處而轉解來審訊，坐監許久許久，直至鞠審之日，而故事之末，絕不提及審判之事隻字。這樣的記載，除非是杜撰的故事，特意這樣的收束以惹起閱者之悶惱，否則必不載述。惟重要而又真實的歷史，這樣的收束，則斷斷不爲。夫如是，則我們唯一的理解，祇有說路加之在這書的結語之時，正保羅兩年監獄期滿，和保羅未受王裁判以前之時。

以上的論證，曾有人試推翻其力，他們以爲路加曾欲再寫別書，例如他對於耶穌升天之事，在其福音書則紀載不完全，而紀載完全於行傳之首，所以他對於保羅審判的紀載，亦欲再寫別書以完全其事。但路加之是否真有再寫別書之意，這種擬度，毫無根據。因爲我們大凡解釋一件事實，總要事不離實，離去事實而妄作擬度，是不合的。抑有進者，這樣的擬度之事情，是不平行的；因爲路加之在其福音書曾紀載耶穌升天之事，而對於耶穌升天之事，則在行傳再有完滿的紀載，但此處他則對於保羅審判的結果如何，縱他能以一行紀載這事，然亦並無隻字道及。他對於使徒雅各之死，耶有七個希臘字道及（十二章二節）那獨對於保羅之無罪或有罪，他不能多多紀

述以示吾人嗎？是故他苟有在當時再作別書之事，他則已留爲別書作完滿的記載矣。

在我們放下這個問題不談之前，我們試看一看埃連那 Ironaeus 怎樣說，以定我們的論證之正確。埃氏的著作，係在第二世紀後半葉的，他說「路加之寫其福音書係在使徒彼得與保羅逝世之後」，但上所引的內證，有超越此遺傳的證據之價值，且當我們想及「著者不獨遺載保羅受審之結果，亦且漏說與其傳述直接有關之兩事」（這兩事都是使徒的教會所遭遇之最悲痛最悽慘的，即彼得之在羅馬就義與保羅之在羅馬就義是也）之懸擬時，更有重大的價值。所以我們依據下而所講之書中的年代，則知路加之作其行傳係大約在紀元後六十三年。

八

書中的年代 除第二個部分之中有些段落（即九章至十二章）著者由耶路撒冷教會四散起首記載，隨之以各傳道人傳福音於某地方，又回溯到原點再紀別事外，所有行傳之事實，俱是按年代次序記載的。著者雖沒有把相連的事實之時日逐一說給我們，但我們除是書之末所紀者外，皆可考出各事之完全時候，或是書中之無論那一處所載的時候。在書末所紀的，他亦記載時候異常明白，說保羅於五旬節時在耶路撒冷被捕；由那時起坐監兩年直至獲見非士都，在是年秋間他被非士都解至羅馬，越年春抵城，由是他在羅馬坐監足兩年。這樣，我們對於這部分之歷史，可以說大約共有五年的時候，而亦由此可以確知非士都之被派赴猶太係在紀元後六十年；保羅之被逮，乃前二年之五旬節，即紀元後五十八年；保羅解赴羅馬之年，即紀元後六十年秋；他抵羅馬城之年，則爲紀元後六十一年春；而行傳之結束紀載，則正爲紀元後六十三年春。至於保羅之寫其以弗所人書，哥羅西人書，腓利門書，及腓立比人書，則正值他在羅馬監獄之時，即紀元後六十一年至六十二年也。

倘若我們由保羅之耶路撒冷被逮，即紀元後五十八年，向後計算，則我們可獨由路加之述說而計至某處為止，更可藉由保羅的述說之助，計至遠的。當他赴羅馬時，在其途中，他在腓立比過無酵節（二十六章節）他之至腓立比，是直由希臘來的，他在希臘曾勾留三個月（二十章一至六節）。這樣說法，他之在希臘一定有三個多月（即冬天三個月）之久，因為自那時後他即於早春赴腓立比。至此，我們已經計到紀元後五十七年之冬至五十八年，則知羅馬人書是在其臨近離希臘經腓立比歸耶路撒冷時寫的（羅馬人書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節，參看行傳二十四章十七節）寫之日子，則為紀元後五十八年之始。加拉太人書之寫之日，從其內證觀之，亦大約在相同的時候。

保羅之由馬其頓直入希臘，他一定已在馬其頓過夏（哥前十六章五至八節）此即為紀元後五十七年之夏，他之在馬其頓寫哥林多後書（哥後二章十三節，七章五節）一定是在那個時候。但他之在以弗所寫哥林多人前書，是在同年五旬節之前不久（哥前十六章八節）是以是書一定是在紀元後五十七年春寫的，而由此亦可以知其是年完了以弗所之工作。他在以弗所兩年有三月（十九章八至十節）故他之起首在該處作工，一定是在紀元後五十四年之始。由這點向後計算，我們原沒有相連之圖形，不過我們可由其相連處之短隔，按步推算，覺得我們的計算是極合的。又保羅在其最後歸耶路撒冷時，在以弗所留下再會之約，而於其歸時之途中至安提阿，當其在以弗所時，留下百基拉和亞居拉以爲他再同時之助（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一節）我們會知道他當其歸以弗所時，一定很快的經過安提阿與以弗所間之各城邑，其路程為時斷不足一年。若然，則他起首做其第三次傳道工作為在紀元後五十八年，而於是年之上半年結束其第二次傳道工作。但當其結束第二次傳道工作時，他直由哥林多來，大約有

一兩星期之路程；而當其在哥林多時，曾居留有十八個月之久（十八章十一節）此足以使吾們推算至大約紀元後五十二年或五十一年之末爲其在哥林多起首工作之時。他大約在是時寫兩封帖撒羅尼加人書。現在倘若我們以由是時起至其至哥林多時之事差些不足兩年，則我們可定其第二次傳道之起首爲在紀元年後五十年之初；而若第二次傳道之起首爲即在耶路撒冷割禮大叙集之後，則吾們可定紀元後五十年之始正爲割禮大叙集之日。

在這一點，有些保羅之述說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多少。

他在其加拉太人書說他歸主後三年由大馬色往

耶路撒冷（一章十八節）後十四年他又偕巴拿巴再赴耶路撒冷之割禮大叙集（二章一節）

今這兩時期若爲繼

續的，即由其歸主後至割禮大叙集連共十七年，則割禮大叙集之期，如不以保羅歸主之年爲紀元後三十三年（建立教會之前一年）斷不能說是在紀元後五十年。但若我們以『三年』『十四年』都同在其歸主之年起計（此最與加拉太第一章所說相符）則由紀元後五十年向後數十四年，其歸主之年爲紀元後三十六年（建設教會後之第二年），而此亦與行傳一章至八章之各事極相吻合。

保羅歸主既在紀元後三十六年，於三年後首次赴耶路撒冷離而往大數，則是年爲元紀後三十九年，而腓力在撒馬利亞之工作，及其施浸官，則爲紀元後三十六年與三十九年之間。

其次，吾人當再就猶太史家約色弗（Josephus）所定之日期觀之，他說亞基帕死於紀元後四十四年，而是年正爲巴拿巴與保羅赴猶太各教會施濟之年（十一章廿九節，十二章廿五節）但這兩人未爲此事之前，他倆已在安提阿足一年（十一章廿六節）而此亦可以知保羅之到安提阿爲紀元後四十三年，他在敘利亞和基里家則爲由紀元後

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約共四年。行傳九章十章所紀彼得之工作及安提阿教會之設立亦在這個時候。我們追尋這些事情之年代，是極有理由而又極確當的。我們知道自諸兄弟送保羅離耶路撒冷，離猶太而之撒馬利亞，加利利諸會平安後，彼得周遊四方，所謂「四方」者，乃指猶太撒馬利亞加利利三省而言，——直至他最後落至呂大，後有人叫他去約帕，他在那裏住很多日。（九章三十二至四十三節）今若以彼得之這般工作及途程為時不足一年，則極無理由，當有兩年則較合理，倘若不足一年，則他由約帕去該撒利亞施浸異邦人之時為紀元後四十年，如為兩年則為紀元後四十一年。但後說為大多數註釋家所公認之正確日子。離事實太遠則不能，因為諸使徒之不對受割禮者講道一連共有七年，即由紀元後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

安提阿教會之設立之日，亦可以照同樣的推算計算。耶路撒冷諸兄弟開希臘人在安提阿受浸，他們即遣巴拿巴往（十一章廿二節）自此事後，巴拿巴留居安提阿不久，即赴大數偕保羅來安提阿。但他之赴大數邀保羅係在紀元後四十三年，是以由此而知安提阿教會之設立，不能早過紀元後四十二年。這樣，我們知道安提阿之希臘人之起首受浸，是在哥尼流全家受浸後幾個月，行傳之所載，自然能使我們擬度以知之也。

我們既已在上面講了許多說話，蜿蜒曲折地尋出其結果了；茲為利便讀者易於記憶起見，特把各事的年代，分行簡明列舉如下，至於日子之後有「？」符號者，則為根據大多數註釋者之擬議而定的。

1. 復生後之第一次五旬節，及教會之起首設立，在紀元後三十四年五月。
2. 耶路撒冷教會之四散，及掃羅之歸主，在紀元後三十六年。
3. 保羅歸主後返耶路撒冷，在紀元後三十九年。

4. 腓力之撒馬利亞傳道，及宦官之受浸，在紀元後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之間。
5. 哥尼流全家之受浸，在紀元後四十一年。
6. 安提阿教會之設立，在紀元後四十二年？
7. 巴拿巴與掃羅之初次共在安提阿傳道，在紀元後四十三年。
8. 巴拿巴與掃羅之被遣赴猶太施濟，雅各之死，彼得之坐監，及希津之死，在紀元後四十四年。
9. 割禮大叙集，在紀元後五十年？
10. 保羅之第一次往異邦傳道，為在紀元後四十四年至五十年之間，在他起首傳道前，有五年居留在安提阿，及剛在割禮大叙集前居留在安提阿，他這次傳道，幾有四年。
11. 保羅之第二次傳道，為在紀元後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包含有十八個月，幾佔全時之一半在哥林多，他在該處寫帖撒羅尼加人前書及後書。
12. 保羅之第三次傳道，為在紀元後五十三年至五十八年，包含有兩年三個月，在以弗所為他居留最久之地方，在這次傳道他在紀元後五十七年寫哥林多人前書及後書，在五十八年之始，寫加拉太人書及羅馬人書。
13. 由紀元後五十八年至六十三年為他坐監之時，他於五十八年起首在耶路撒冷坐監，由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則繼在該撒利亞坐監，由六十年秋至六十一春，則在解赴羅馬途中，在羅馬坐監，則為由六十一年至六十六年。最後之二年他寫以弗所人書，哥羅西人書，腓利門書，腓立比人書，及希伯來人書。（按希伯來人書如為保羅所寫，則是書亦於是時成之，請參看希伯來十三章十八十九節。）

米爾 Meyer 在其行傳註釋之導言，列舉古今來三十三個著作家對於這般年代之年代代表，其中祇有一個英文著作家。他們中雖然沒有兩個人意見全完相符，但他們所舉之年代，亦很少與上面的年代表任何點相差多過兩年的。是以上列的年代代表與這三十三個著作家的年代表所舉的，大家都極其切近。但年代之正確與否，我們當不必過分注重，因為路加所紀的亦大多數忽畧年代而注重事實，然亦因路加忽略年代，致我們之所舉的各有不同也。

九

本書之取材

我預備作這本註釋的時候，我已參攷了許多卷行傳之註釋或關於行傳之著作，或關於保羅之言行之書本；我又已把這些書卷與希臘文的原本和保羅的書信、歷史、地理等等詳細較閱一遍。我除做過這些工作外，我又於一八七九年親遊巴力斯坦又遊與聖經有關係的小亞細亞及希臘等地方。無論那一個我所識的美國著作家，都沒有我遊的巴力斯坦那麼廣，和所見的地方那麼多；而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希望我所講和所寫的得有較的意思，對於巴力斯坦的地方得有正確的詮解。

使徒行傳註釋

第一篇 耶路撒冷教會之

起原進展與四散 (一章二節至八章四節)

第一段 引言 (一章一節至廿六節)



一 起點 (1節—5節)

1, 2節 路加之作是書，其起點之處，即其前書——路加福音——所記之耶穌事蹟之末。

(1) 提阿

非羅乎，耶穌之行事與誨人。(2) 藉聖靈命所選使徒，迄升天日，我已一一備載前書矣。

路加之這種起首法是叫做依年代次序的起首法，因為其現在所作之書是繼其前書而作的，而其現書所說之

「耶穌在升天日所給其使徒之命令」也是極合邏輯的起首法，因為使徒由耶穌之命令而得着耶穌所賜之權能。

以去傳其救道。耶穌當其個人傳道的時候，曾命其門徒不可以基督告人；易言之，即禁其門徒宣傳其為基督。

(馬太十六：二十二：九) 他當時之所以這樣的戒其門徒，實因為其門徒未有適當的彌賽亞概念，未有真正認

識天國的本質，和未有完全明白他的教訓；而他所要求的，他們亦未能為之宣揚正確。迨至他被賣之夕，說知其

門徒謂不久將有聖靈降臨以引導他們識真理，這個限制乃於是時取銷。最後，他於「升天之日」，則對其門徒說：「經載云，基督受難，死後三日復生，當以其名傳悔改救罪之道於萬國，由耶穌撒冷以至地極。」（路廿四：四六、四七）又說：「爾往普天下傳福音於萬民，信而受浸者得救，不信者定罪。」（馬可十六：十五、十六）這個使命，我們會覺得就是這本傳記全書之鑰，而這本使徒行傳之所載就是配合這鑰之鎖，和牠的意義之最好的說明書。

3 節 著者路加現在說到使徒見證耶穌復生之事，他以簡括的句語記載他們所見證的：（3）耶穌受

害後，以多確據顯其復生，見於使徒者凡四十日，論天國之道。關於耶穌之種種的復生證據，

著者已於其前書——路加福音——一一備載，故此處毋須再為重覆。但前書所載的，祇許多復生之證據，而由

復生至升天之日為時四十日則未有明言，是以他要在此裏說明「見於使徒者凡四十日」。這曾為人所無理批

評，謂路加前書之不載明四十日，後方在此載明的，實因他當時以為耶穌復生後即於是日升天。其實不然；路加

前書之所以不載明者，不過他見復生之事就紀復生之事，而對於其升天之日又須另在一處紀載罷了；是以他在

這裏特明言由復生之日至升天之日相隔為四十日。後書始載明者，不過解釋之意耳，前後固無衝突也。

4. 5 節 諸使徒接受使命後，耶穌即命其逗留於耶路撒冷，俟到一定時候然後起首工作，所以著者此處即

繼以升天日耶穌與其使徒之談話：（4）耶穌集使徒，命之云，勿離耶路撒冷，以待父所許者，即

爾聞之於我也。（5）蓋約翰施浸以水，惟爾受浸於聖靈不遠矣。這個命令，曾為註釋家所

弄錯，他們以為此命令是指第二節所講之命令而言，但依我們所見，第二節的命令則為耶穌叫其門徒去傳悔改

赦罪之道的命令，而此處則爲其使命之限制，限制起首之時候及地方。他們所聞之「父所許者」，即耶穌於其被

賣之夕所說之「聖靈的應許」。(約十四：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施浸以聖靈」之意義，閱十四章四

節之註釋便知。約翰的浸禮之所暗指的大約尙爲吾人所熟記，茲特提示如下：「我施浸爾以水，但後我而來者

大於我，卽解其履帶我亦不堪；彼將浸爾以聖靈與火矣。」(路加三：十六)

二 聖靈之最後的應許(6節——8節)

6節 當耶穌死的時候，其門徒以爲所希望之國頓成絕望了；但幸而自其復生後，他對其門徒講論許多天國之事(3節)馬太記其言曰：「天上地下諸權皆已屬我」。(馬太廿八：十八)使徒聽了這句話，始起首信他的國失

敗於其應建在未死之前的，將建於其復生之後。路加把這種希望之復甦在這裏說出來。(6)使徒集問

曰：主恢復以色列國殆於此時乎？「恢復以色列國」這句問語，足以表示他們仍如從前的一樣不明白，

他們以爲基督之國是恢復昔日大衛之國，而不是一新而不同的之國。這句問語，亦正表示基督之國仍未建立；

因爲若已建立，則這班爲其在地之國(教會)之執政者使徒們應該已知其事；而若已經建立，則耶穌亦斷不至

於立刻改正他們的錯誤了。基督之國之在何時建立，這十二使徒當時固不明白，就以在今日的時候亦仍有人

錯想基督之國是建於與其門徒談論天國之前的。他們之這個思想的理論和這個思想之表達都是似是而非

的，其實最後的解決則基督非至在天戴起皇冠的時候他的國都不能建立。其國之建立，實當在其升天之後；而

他之第一次工作之行在地上，則爲在其復生後第一次五旬節降遣聖靈與其使徒。

7. 8 節 現在我們舉出耶穌答其門徒之所問：(7)曰：父定之期日，非爾所當知也。(8)惟聖

靈臨爾時，爾將有能爲我作證於耶路撒冷，舉猶太撒馬利亞，以至地極。耶穌的答語，不過謂

上帝所定之期日不必使人知，人所當知的祇其意旨罷了；而其答語之意亦正與預言之意相吻合，因爲預言是注重事實多於期日的。天國建設的時日，他們知與不知是無關緊要的；但他們最緊要的則爲得着起首建設天國和

令天國進展的才能，所以耶穌之答是注重才能方面。才能之應許，和他們爲主作證之工作，兩者都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爲沒有才能則不能爲主作證，理所當然。我們試從他們自得聖靈後之作證工作一查，就知道他們不止

以其所聞者告人，且更能回憶耶穌在傳道時與他們的談話，又能作證耶穌在天的尊榮在地上的意旨及其將來之如何對人對天使。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實歸功於耶穌前者所許賜的才能，而他們至是亦能夠回憶耶穌前

者所說之「爾不多日將受聖靈」之語非虛了。耶穌之所叫他們作證的，不止是作證於散居異邦之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便了；也不是徒徒應驗該要在耶路撒冷起首的預言便了；(以賽亞二二：三)因爲舍此外還有極好的理由

該要這樣做的。關於這些理由，一個就是一般註釋家所擬的理由，他們以爲傳道之所以起於耶路撒冷，是因爲耶穌在耶路撒冷被處死刑，就要先在那城表證其道。但依我所見，則這個理由實是因爲那班深印約翰耶穌的

教訓於腦中之最虔誠的猶太人於每年逾越節之際都常集於耶路撒冷，傳道之起首在這個地方其成功當較別處爲大。第二個理由，就是因爲猶太轄地的居民最宜先獲福音，次則曾見異蹟之撒馬利亞人，最後則爲異邦人。

此種由近及遠之傳道方法，在異邦亦已成習慣了，「先猶太人，後異邦人」。這個傳道方法的結果，實不止福音在

耶路撒冷得有最大的成功，即在各國之異邦人亦莫不由猶太人之會堂而獲最大之效果的。

三 耶穌之升天（9節——11節）

9節 路加既已簡括的紀載耶穌與門徒在地上之最後的談話了，此處他即繼續說：（9）耶穌言畢，升天，衆觀有雲蔽之而不見。耶穌升天之事，路加已於其前書之末附載了，說：「耶穌離其使徒時，以手祝之而升天。」（路加廿四：五十五）雲之有黑影，是想看其升天的人易於辨認的；但當其入了雲裏之際，就忽然不能看見他了。他之這樣的離地歸天情形，殆欲使人知其真爲升天，而非若海市蜃樓之矇矓難睹也。

這會爲懷疑派的著作家所疑惑，謂馬太約翰均親見耶穌升天，何以他兩人對於耶穌升天之事竟默然無語，而不見耶穌升天之馬可路加則反紀載升天之事，此真足以使人懷疑到馬可路加所得之消息爲不純正的了云。而抑知路加馬可之載，無論如何已爲後人所置信，且其所載的亦足以應凡信耶穌復生的人之「耶穌復生後肉身如何」之問了。就令這四個作史者沒有一個紀載升天之事，我們亦仍可以推斷一定有升天之事。我們更要知道，約翰雖沒有說到此事，但他引耶穌與抹大拉之馬利亞的談話，亦已包含有這個意思；他說：「勿撫摩我，因我尚未升天見父。」（約廿：十七）至於馬太約翰之所以遺載此事，則或者是因爲他兩人所紀的，至耶穌復生後返回加利利而止；而馬可路加之所以紀載此事，則或者是因爲他兩人所紀的，至耶穌升天之日。是以我們之「紀載」遺載的聯想，方之這個理由，可以釋然。最後，路加之所以紀載此事，實有特別理由的：因爲在路加之說話及其討論中，常有關於耶穌之升天及光榮的，他之所以在其書之引言紀載耶穌之升天，

實是一件最合宜的事。

10, 11 節 耶穌不止升天便了，但還要返這個世界審判天下之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路加記載於其前書，都要在這書之引言把其紀載出來：（10）耶穌升天時，衆注目仰天，有二人，白衣，傍立（11）曰：

加利利人，胡爲仰天而立，此耶穌別爾升天也，依爾所見如是升天，後亦必如是再來。

這兩個衣白衣之人，忽然來到，忽然顯現，講出這幾句話，誠足以證明這兩人爲天使毫無疑義。他們說耶穌不止再來，且亦依使徒之所見的再來，意即耶穌之來，爲可見的，爲有肉體的。

四 在耶路撒冷之等候（12 節——14 節）

12 節 使徒自聽了天使的說話後，於是就不再注視雲裏，離去原地了。

（12）使徒由橄欖山歸耶

路撒冷，此地近耶路撒冷，約安息日所行之路程。耶穌之升天地點，是在橄欖山頂之東邊，其地離

伯大尼爲約一英里，離耶路撒冷亦約一英里（八分之七英里）即安息日之所行路程。

我們讀路加前書，知道使徒歸耶路撒冷時滿心歡喜，他們離別其主，原爲一件悲傷之事，今竟變悲傷爲歡喜，實因想及耶穌之再來。

13 節

（13）至，則登樓，居者有若彼得，雅各，約翰，安得烈，腓力，多馬，巴多羅買，馬太，亞

腓，勒子雅各，西門，名銳，雅各兄弟猶大。

這十一個使徒翩然蒞止此處，負起基督授託之使命，預備做

他所授託之工作和專候由天而來之權能。

14節 他們既齊集此處專候聖靈降臨了，(候十日聖靈就降臨)專候聖靈的狀態怎呢？(14)彼等偕數

婦及耶穌母馬利亞與其兄弟，一心專務祈禱。祈禱的地點，不是專在他們所居之樓上，此外還在

聖殿；因為路加曾於其前書載明「常在殿讚美稱頌上帝」云云。(路加二四：五三) 耶穌之母，在新約歷史中此處算

是最後的紀載。她偕諸門徒歸耶路撒冷，留居此地而不再返拿撒勒之故鄉，而約翰又聽耶穌的囑咐，事她若其

親生母，雖其時其母尚在。(馬太二七：五六) 此處雖明白說出耶穌母馬利亞為諸使徒所恭敬愛顧，但後世教會

泥塑其像以跪拜她，實為路加所想不到。至於此處所言之數婦人，皆為來自加利利的，而「數婦人」字樣之在此

處載述，乃路加想其讀者提阿非羅記憶即其前書所說的婦人。她們都是由其加利利家裏來此與十二使徒候

「父所應許」的。耶穌之兄弟，自耶穌結束其加利利工作後，皆已前後若兩人了；因為他們從前是不信耶穌的，現

在就信他了，且與諸使徒取同一的態度了。他們的變換的特別事證，或在何時起首變換，我們且姑置不問。

五 猶大職之繼任人(15節—26節)

15—19節 此處即繼之以下列的附事：(15)(斯時，門徒集者百二十人)彼得立於中，曰：(16)

兄弟乎，昔聖靈以大衛口，預言引執耶穌之猶大，其經已應！(17)夫斯人，固與我儕同列

共任斯職者也。(18)(乃竟以不義之價購田，身仆，腹裂，腸流。(19)耶路撒冷居民悉知

之，故方言呼其田曰，啞嘩吹嗎，即血田是。) 這處所說之百二十人，非謂耶穌之門徒止有此數，不過

7

是說在那時在那地所集的共百二十人罷了，因為保羅云，耶穌復生後曾爲五百兄弟所見也。（哥前十五：六）此百二十人大約爲當時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

括弧中之（18）（19）兩節，是敘述猶大之末路，此兩節必爲路加之說話；而核其語氣，與（15）節所說的，亦兩無二致，足以證其同爲一人所講的言語。（18）（19）兩節之斷定爲路加所說，可於其解釋希伯來語「啞啞吹嗎」二字見之；因為路加所寫的是希臘文而非彼得當時對希伯來人所講之希伯來語，故有待解釋；啞啞吹嗎卽血田是故易言之，倘若這兩節爲彼得所說，則必爲希伯來語，毋煩爲之詮解；惟其不然，故須路加說個明白。括弧中（18）（19）兩節之語，是路加想其讀者易於明白彼得所講之猶大末路的；彼得之聽者，縱沒括弧中之語，亦可完全明白其事，惟路加之讀者，則未必人人盡曉其事，盡履其地，沒有括弧中之語，就不明白猶大之末路了。

括弧中之句語，其意固極明白，但其所說的，與馬太之記載猶大末路有三點不同的地方。第一，路加所講的爲猶大吊頸，跌落，腹裂；而馬太則祇說其吊頸。第二，路加所講的，爲猶大以不義之債購田；而馬太則說諸祭司長以賄猶大之原銀買田。第三，路加所講的，爲猶大以不義之債購田，在那處吊頸跌落腹裂，啞啞吹嗎之名，由是而來；而馬太則說啞啞吹嗎之名之由來，乃由於猶大以流無辜者之血之銀購田。（馬太廿七 三一—八）以上三點，雖各有衝突的地方，然而彼此實相符合。從第一點看，則兩人之紀載，實完全一致：因為他吊頸，則或別人取下其屍體，或其自己已跌落；而路加則說其跌落。倘他跌落而腹裂，則他必從高跌下；或當他跌落之時，他的腹部早已多少腐爛；或二者皆真。他自己吊頸，懸掛以至跌下，無論其爲從高跌下，或腹部多少腐爛而跌下，當然必致腹裂腸流。抑有進者，倘我們試用假設之辭，謂其因別故而腹裂腸流，則我們必極難想出那一個意思適當。如此，則這兩個

記載不獨互相符合，抑亦路加之記載足以助證馬太的記載的。從第二點看，倘如馬太所記猶大退還其銀，祭司

以之購陶人之田，則田必屬猶大的產業，而他的嗣子亦可說這是我父的遺產，因為以猶大之銀買田，則田當屬猶大；路加之說猶大獲得此田，是理所當然的。從第三點看，倘這田為以血銀所買，或猶大在那處跌下腹裂腸流，都

可以名其田為啞啞吹嗎，二者皆然，則是名更無有不當。這塊田之能以區區三十餘金買得，實因這田為陶坭之

田，沒有多大價值的，益以這田為一個賣師者在那處吊頸跌落腹裂腸流，腐臭難聞，更足以使陶人賤售其田。近耶路撒冷城之田，堪夠埋葬之小小地方，亦斷不能以區區三十餘金可買。如此少銀，即買一石碑以贈異邦人亦嫌太吝。無論猶太人之窮人或異邦人之窮人都是葬在泥地的。

20節 路加到了此處，即繼述彼得之說話。彼得所引的話，是根據大衛的預言，這種預言都是與猶大之事

有關的。他所引的預言為：（20）詩云：其屋宜墟，無人宅之；其督之職，他人任之。其屋宜墟，無

人宅之之句，是引自詩篇六十九篇二十五節的：其督之職，他人任之之句，是引自詩篇百零九篇八節的；這兩

節經文的原意，都不是特指猶大之事而言的。這種咒詛，誠如彼得所言，都不是大衛的言語，乃聖靈藉彼得之口

而言的，（參看本章十六節）其所咒詛，是指凡逼害上帝僕之一般不義的人而言。凡屬這樣的人，其屋都宜墟，其職都

宜另委別人承乏，猶大為這樣的人之一個，是以當得這樣的報應。這是彼得的意思，毫無疑義，因為這種劾責之

目標，他之能夠明見，與我們之能夠明見無稍差異。

21, 22節 我們要注意此處彼得之所謂他人承乏，不是委人承乏，乃是選人承乏。承乏者之資格，一定要選

擇一個有靈感堪做使徒的人。是以他繼之以下列的句語：(21)凡與我儕偕主出入(22)由約翰施浸起至升天日止之人中，宜選一人與我儕共作耶穌復生之見證者。在新約中選繼任為使徒者，舍此外再沒有別個例證，我們想根據聖經的指示以選使徒，祇有這個例證耳；而我們亦同時可以推斷凡後世稱其為使徒者，倘其未經偕同耶穌傳道，他亦沒有做使徒的資格。選擇使徒之有限制，其原因實由於一定要與諸使徒共見耶穌復生。保羅之所以能夠自稱其為使徒，就是因為他曾親見耶穌復生，具有做使徒的資格。

(哥前九：一)

23—26節 (23)於是舉二人，其一約瑟名巴撒巴，又名猶士都；其二馬提亞。(24)衆祈曰：主識衆心，請擇於斯二者，示孰為可。(25)以任使徒職，蓋猶大離此職，往其所矣。(26)於是圖之得馬提亞，遂與十一使徒同列。

我們有須注意的：諸使徒之選擇馬提亞並不是他們自己選擇，乃是把所舉之二人，先禱告上帝，以示孰為其所選，次則繼之以圖簽，圖得那一個就便是那一個為主所選。這足以表示他們之深信神旨，無論什麼事情，上帝都能夠為之解決，圖簽猶其小焉者耳。倘若我們要問：為甚麼僅限此兩人為主所選呢？我則將答之曰：彼得所限之資格，僅有此二人適合罷了。

在這個時候之禱告，實可以做禱告之法式。禱告者之禱告，其目的至為單獨，故其禱告之言語，極其限制。他們不重複其禱語，亦不於足夠明晰之外而文飾其禱語。他們之限選這兩人，一方固由於聖靈之感動，而一方

亦由於理知的解決，而他們之禱語，最合式就是「主識衆心」一句。他們不祈禱云：「主呀！孰爲你所選？」但云：「主呀！請於斯二者示孰爲你所選。」他們想上帝委人補充猶大之遺缺，而曰：「猶大離其使徒之職，往其所矣。」猶大在職之日，已被證其無價值之存在，是以他們現在並不要思疑而直截了當的說他已往其所；往甚麼所呢？就是往僞善者死後所去之所。在這個如此重要的時機而作如此的簡短祈禱，在這個巧言滑舌的世代，會當得是祈禱嗎？而這樣的清楚了利說一個死者之末路，又會不以爲不仁嗎？在這個世代，誰敢講一句「罪人死了，已往其所」的話呢！

因爲諸使徒之這樣的處理此事，彼得之未經耶穌命令而擅自作爲，和詩篇之援引，有人批評謂他們總是擅作妄爲的，所援引的詩篇也是不合的，因此，馬提亞不能爲一個真正的使徒。但路加謂「他遂與十一使徒同列」之語，係自十二使徒得靈感後，許久然後記述的，而這句說話之記述，亦足以表出他們之最後處決此事，故馬提亞當然得爲使徒。更有言者，自此時後，「十一使徒」之名稱不久就改爲「十二使徒」，（二：十四、六：二）此足以表示自馬提亞被委後已爲十二使徒之一個。又更有言者，彼得之遺述委任馬提亞是由耶穌之權，我們亦沒有憑據證明他未有耶穌所授與之權。當耶穌復生後未升天之際，他曾在這個世界講論天國事情四十日，（第三節）又安知此事之不爲耶穌所命；而彼得之遺述此事，就是或因此事已爲當時諸使徒所共知，無待彼得之重述。最後，耶穌應許十二使徒坐十二位審判十二支派，（馬太十九：廿八）猶大之缺，當然需人補充，猶大缺需人補充之事，主耶穌或已於未選馬提亞之前已言之矣，彼得之現在遺述其事，恐正以此。至於保羅之爲使徒，則不爲十二使徒之一，而爲一特遣傳道異邦之使徒。

路加至此已完其引言了。他的載述，簡括之，則爲升天日之使命；諸使徒皆信到那日有聖靈降臨，以使他們有全能作證耶穌爲基督，他們目睹耶穌升天，以遣其所應許之聖靈；升天後，十一使徒皆專候其所應許之聖靈；他們選一適當的繼任人以補充賣師者猶大之缺。現在各事皆已備載，第二段則進而述他們所希望之聖靈的降臨。



第二段 耶路撒冷教會之設立

(二章一節至四七節)

一 諸使徒之充滿聖靈 (節1——4節)

1——4節 路加到了此處，就引入其全書之主體；全書之主體，即記述所應許的聖靈之降臨。(1)五旬節至，彼等咸集一處。(2)忽自天有聲，如奮迅之風，充滿坐室。(3)遂見有如火焰者，歧而止各人上。(4)衆感聖靈，言各國方言，即聖靈所傳授者。

五旬節即逾越節後之第五十日；逾越節之日爲安息日（即今之禮拜六）由安息日之翌日起計，數至五旬節之日，又即爲安息日之翌日；所謂安息日之翌日者，即今之禮拜日。由逾越節以至五旬節，中間相隔之七個禮拜，在舊約則謂之「七七日」（申命記十六：十）在這個七七四十九日中間，則爲收割的日子，舊約謂之「收割節」（出埃及記廿三：十六）收割後則獻初實，舊約謂之「初實日」（民數記廿八：廿六）但自亞歷山大征服亞西亞後，希臘語流行於巴力斯坦於是改名是日爲五旬節，Pentecost 蓋自逾越節後數至是日，爲第五十日也。按摩西律例，是日獻初實日要獻麩飽二方（利未記廿三：十五——廿一）五旬節日之節筵，就是每年三次節筵中之一個，每次節筵大凡猶太人男丁都要赴筵的。耶穌之被釘十字架，正適逢逾越節之筵，是以在這次節筵（五旬節筵）正合耶穌表證其爲無罪而死及建立其國於地上之日，而耶穌復生之日爲七日之首日（即今禮拜日）所以在今日七日之首日，亦正合聖靈降臨之日。

這班集合一處充滿聖靈的人，不是這一百二十個門徒，乃是這十二個使徒。許多人以為即是前章所云之一百二十人，但按諸原文文法則是十二使徒。怎呢？因爲這章之首節與前章之末節文法是連繫的。前章之末節說：「於是圖之，得馬提亞遂與十一使徒徒同列云；」而本章之首節即繼之云：「五旬節至，彼等咸集一處，」此節之「彼等」二字，以原文文法論，當然是指前章末節之十二使徒。

聖靈充滿使徒之坐室，這個「室」不是他們所居之樓，乃是聖殿之房。怎呢？因爲我們一讀路加前書就知道這處所云之室，即聖殿之房了。路加福音云：「使徒在當日等候聖靈的時候，常居聖殿，讚頌上帝；」意即他們常在聖殿以候聖靈降臨也。至於他們所登之樓，則他們之住所耳。

止在使徒頭上的可見之火焰歧舌，就是使徒即時起首所說的方言之表號；而他們更甚言當時的情形之光耀顯赫，謂各人均感聖靈，銘刻在心。遂見火焰如舌之「見」字，其意不是聖靈祇顯現與使徒作見證，而不顯現與所集之衆人作見證，不過云當日使徒齊集時，聖靈之顯現，如火焰歧舌止在諸使徒頭上，衆人遂見如此形狀罷了。當時的事實，則大概是諸使徒先齊集獲得聖靈後，衆人聞聖靈降臨，然後齊集，請使徒前以觀聖靈的。

當諸使徒充滿聖靈時，就起首講聖靈所傳授之方言，足見前者所謂浸以聖靈及得天上能力之應許，至是已盡皆應驗。他們的內心，既充實了聖靈的能力，而聖靈的能力更現之於外，使他們能言前所末學之方言。由是內心的異蹟，顯而爲外體的異蹟。『爾將來之所言，非爾自言，乃我父之聖靈在爾中示爾而言』之應許，至是已盡按照應驗矣；因爲他們所講的，確是聖靈直接所指示的言語，而不是他們自己的言語。他們並不愛到怎樣講和應講什麼，亦並不預先想定怎樣講和講什麼；但聖靈指示他們，他們就按着聖靈所指示的而言。這樣的權能，以前並未試過賜給與人的。他們之得着這種權能，實由於聖靈之浸禮；這個浸禮，不是約翰的水之浸禮，乃他們的心靈之浸禮。此處之『浸禮』二字，不能照字面解釋的，不過這兩字之應用，是譬喻的罷了。身體之浸是以水浸過全體，全體在水面之下就謂之浸；聖靈之浸人亦然，以聖靈浸過全副心靈，全副心靈皆在聖靈管轄之下，以致他們所講的言語，不是他們的言語，而是聖靈的言語，就謂之聖靈之浸禮。這個譬喻之應用得妥適，就是因爲聖靈盡用其絕對的權能於他們的心靈之中。這樣的情形，不是聖靈之尋常的感動，若此，則不能謂爲聖靈之浸禮。

（參看第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節之註釋）

二 此事之影響羣衆（5節——13節）

5——13節 倘我們以爲用第二種方法可以使諸聽者明白諸使徒爲受聖靈感動，則我們的方法斷不能好過能使諸聽者通曉諸使徒所言爲其自己的方言之方法，是以聖靈感動使徒能說各國方言，是一件必要之事，也是使聽者明白使徒得聖靈感動之無上法門。這樣的聖靈工作之表白，使這班聽者明白使徒之所言即聽者所言之方言，會算是一件極適宜的事；但在當時的情形，諸聽者還驚異使徒之所言，疑惑使徒之所言，路加乃述其情形如下：

（5）時有敬虔之猶太人，自天下諸國而來，寓耶路撒冷。（6）此聲一作，衆集，聽彼等依衆人方言而言，則駭；（7）驚異相告曰，言者非加利利人乎？（8）乃聞其

語，竟爲我各人所生之方言，何也？（9）此間，有怕提亞人，米太人，以攔人，居米所波大米

猶太伽帕多家（10）本都亞西亞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古利奈之呂彼亞之人，及來自

羅馬之旅人（11）又有猶太人與進教者，革哩底人與阿剌伯人，咸聽彼等講聽者所言

之方言，述上帝之大能焉。（12）於是奇之，猶預相問曰：此何意耶？（13）但有人戲之

曰：彼等醉酒耳。

這班猶太人的土語，在他們所生的地方都有這種方言；因爲在當時的猶太人慣例，父母教其兒女是用猶太語的。這足以使他們能夠明白使徒所說之方言，和曉得異蹟之實際。這樣的異蹟，從前未有人見過的，是以路

加竭其文藝之能事，描寫當時聽者的神情。他說：『他們驚駭，』他們驚異，『他們驚訝，』他們猶豫，』和他們相問曰：『此何意耶？』他們之發出這句問語，他們實已想了一會然後有這句說話之問，而此亦足以顯出他們確已認識此種異蹟之真相，但不能明白此種異蹟之意義。不明白甚麼意義呢？就是不明白爲甚麼有此種異蹟。他們總不知道講方言的人是誰，不過祇曉得他們是加利利人罷了。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問語，都是由此種異蹟所發生的，是以就有人隨答這句說話之問。

有人戲答曰：『他們醉酒耳。』這些人之答以這句說話，實可謂之侮慢不恭之極。他們既不明白使徒何以能說各國方言，致有這句不恭之答語，但亦足以顯出他們是極不恭的人，因爲這樣的答驚異者之問，是出於兒戲的。他們的兒戲不誠之處，就跟着得了彼得的教訓一頓。

三 彼得之嚴重說詞（14節——40節）

（甲）引言：異蹟之解釋（14節——21節）

14——21節

（14）彼得與十一使徒立，揚聲曰：猶太人與耶路撒冷居民，悉宜知之，試聽吾言：（15）今方已初，此等人不醉，如爾所料也。（16）此卽先知約珥所言：（17）上帝曰：末日，我將以我靈賦萬民，俾爾子女言未來事，幼者觀異象，老者兆於夢。（18）當日，我將以我靈賦我僕婢，使之言未來事。（19）我將示奇事於天，異兆於地，若血，若火，若烟。（20）日變晦冥，月爲血色，而主顯赫之日將至矣。（21）凡籲主名者，必得救也。

作這句不恭的答語之人，雖僅少數，但彼得聽了這句話後，就對羣衆發出其嚴重的說詞。彼得的說詞，不是祇向這幾個不恭的人而發，但亦向當時的羣衆而言。他的答語，不是屬於完全的辯駁，不過云當已初的時候，按諸普通習慣當無醉酒耳；若云在這個時候總無醉酒的人，則又恐非絕對的事也。

彼得之引用約珥之言（17, 18節）以答羣衆，是答他們『此何意耶？』之句的；而這句答語之引用，也是引得很確鑿的。倘若彼得以所說之方言，歸諸他自己和其他使徒之機智，又或以所說之方言，不須神力之助，則諸聽者必不能接納他的解釋；因為諸聽者所知的，祇有神的權能，以使人能說各國方言耳。是以他以所說之方言歸諸聖靈，他們始見其然；而當他引約珥先知之預言，謂此為應驗約珥之言，他們亦始見這種異蹟早已為上帝所預定。他們亦更見得這種預言之應驗，不止如他們現在所見的就了；因為料及聖靈之降臨，不止降臨於這班人，併且降臨於萬民，使男女皆能言未來事，觀異象，夢異兆也。凡各種預言將來都必完全應驗，不過現在之應驗則為起始的應驗罷了。至於此處之所謂『萬民』，並不是說個個人，不過是說各國都有人能言未來事，觀異象，夢異兆耳。

至於其餘所引之約珥的預言（19, 20節），是與彼得之辯駁無關的，不過彼得之所以加引其預言者，是想完滿其前二節的駁論所要求之關連處耳。預言中所指之日，各有各的見解不同；有人以為指耶路撒冷之滅亡，有人以為指審判之日，又有人以為指五旬節。但按諸『凡籲主名者，必得救也』之應許，則似指審判日而言，因為到那時的恐怖，凡籲主名的人都可以避免也。我們不能說凡籲主名者就必得救，但這樣的籲求，是與信仰和服從有關的，無信仰和服從，則籲求亦無效。

彼得說到此處，已足證實其自己及其同伴得了聖靈之感動。彼得之這樣的說，實有必要之處，因為他這樣說，則他的聽者然後會信仰和接納他所講之耶穌。倘若他講到這處就完了他的說詞，則他們中富於思想的人將必由此而以爲他們所聽的是一個有靈感的人，而對於他們以前所知之耶穌及耶穌之拯救，則不再進而研究矣。但說詞之引言，到了此處，已算完滿，而這番說話，實算預開後面所講的一條路徑，是以他就即繼之以後面所講的說話，而此處所講的就作爲他的引言罷了。

(乙) 宣證耶穌爲主及基督 (22節——32節)

(1) 宣證他的復生 (22節——24節)

22——24節 我們站在的地方，距離巴力斯坦很遠，我們現在的時候，距離使徒的時候很久，在這個空間和時間的距離，我們不能確知彼得當日的幾句說話（即22至24節之說話），諸聽者心中有什麼的感覺，即使我們能夠確知，所知者亦極其微小耳。⁽²²⁾以色列人乎！宜聽我言：爾知上帝以拿撒勒人耶穌行妙用，奇事，異蹟於爾中，實爲耶穌立據以示爾。⁽²³⁾此人也，依上帝之定旨與先見，爾曹果以不義之手，取而釘之死。⁽²⁴⁾然不能爲死所繫，上帝釋其痛苦，使其復生。聖靈的顯示，既可見而又可聽，這班聽者自然會驚異到了不得；豈知他們所驚異的現象，正有助於他們所藐視和釘於十字架之拿撒勒人耶穌。這件罪案之刺入他們的心裏，足以使他們覺得神昏顛倒，手足無措，如受重擊無異。然而在這個時候，總可以使他們記憶耶穌從前在他們中所行之奇事偉蹟，而知所行的異蹟是真實無妄的；他們

更由此面得知耶穌之被釘十字架，是出於上帝之定旨與先見，他們亦更由此而得知耶穌不能爲死所繫，上帝釋其痛苦，使其復生。倘若耶穌一死就了，這個使徒亦斷沒有這樣的勇敢以宣證耶穌於這班聽者之理。我們亦可以大胆說句，世界沒有演說家的演說詞或詩人的詩可以與之平行的，卽以色列之先知或啓示的典籍之所載，亦沒有這雷霆似的勇敢。對世界宣證一個復生的而又具有榮光的救贖主，這實是開首的第一次。

(2) 大衛之預言基督復生(25節——31節)

25——28節 在宣證的事實中，有兩件是要實據的，其餘的就不需實據。上帝以耶穌行異蹟於他們，他們以不在摩西律法下的羅馬人置耶穌於死，這些事情已爲諸聽者所熟知，但耶穌之爲他們所釘死乃上帝所預定的，則爲他們所未之前知，而耶穌之死爲上帝所復甦，亦爲他們所不信，這兩件事是要實據的，是以彼得就證之以實據。他引大衛預言有人復生之語，而大衛所講的是用「我」字，好像指他自己而言的。(25)蓋大衛指

之曰：我觀主，恆在我前；主在我左右，故不震動；(26)我心歡喜，我口歌頌，我身葬而有望；(27)以爾不遺我魂於陰府，亦不俾爾聖者朽壞；(28)爾示我以生命之道，使我於爾前喜甚。

在這個使徒的意思中，祇有這幾句所引的說話，是適指耶穌復生的，而第25-28節亦正可以倣所引的說話之開端語。『爾不遺我魂於陰府』之句，是證實魂離肉軀而返於肉軀的。『亦不俾爾聖者朽壞』之句，是證實魂返肉軀後，肉軀復甦而不至於朽壞的。至於『爾示我以生命之道，使我於爾前喜甚』之句，則指前死後甦，在上

帝前很歡喜而言。按諸此處所引的說話，預示有人死而復生，已成不可諱的事實，不過在彼得與其聽者之間有一個『大衛究指誰而言？』之問題耳。大衛之言，應用『我』字，一若指其自己而言的，是以彼得在其駁論中，有指出有人由死復生之必要，這個人是誰，就是基督。他乃於下文說明之。

29——31節

(29)兄弟乎，容我明言，先祖大衛死而葬，至今其墓猶存。(30)彼既爲先知，即知上帝曾有誓言，由大衛裔，挺生一人以居其位。(31)彼預見此，言基督復生，其魂不遺於陰府，其軀亦不朽壞。大衛每常預言基督之時，慣用『我』字，此已爲猶太人所熟知，倘若大衛

清楚說明不是指他自己，則彼等必知是指基督。因此，彼得現在對這班猶太人聽者所言，特證明基督之受死和由死復生，都是上帝的意旨，且亦爲上帝所預定。彼得更改正他們以基督爲王於地上之錯誤的觀念，而謂基督復生後坐大衛之王位。

(3)十二使徒咸證耶穌復生(32節)

32節 在彼得的駁詞中，既已證明基督之受死和由死復生坐大衛王位是上帝所預定，但他本人仍須證明基督之復生，是以他現在和他的十一個伴侶共證此事。(32)而我儕亦咸證耶穌乃上帝所復生

者。這句說話，或可說祇是他所講之主腦，因爲他講了這句話後，就繼續詳講關於耶穌復生之事。諸聽者對於見證耶穌復生之諸使徒，實有許多尚未相識的，則使徒之咸證耶穌乃上帝所復生，荷所言者無聖靈的指示，諸聽者亦必難於置信。但無論如何，他們現在所講的，是充滿聖靈的言語，這班人聽着，自然要信所講的是真實無

偽。基此之故，他們現在的證據，核與詩篇所言之基督受死和由死復生，實兩相符合，而由此亦可以證明耶穌爲基督毫無疑義。這班聽者中之富於思想的，當亦必以爲然呢。

(4) 耶穌高舉坐上帝榮位(33節——35節)

33節 彼得既已定基督復生後坐大衛王位之命題(30, 31節)是以他現在要追述基督復生後之情形，謂基督確已高舉坐榮位矣。他乃述之如下：(33)今其高舉在上帝右，受父所許之聖靈，降於爾中，

卽爾曹所見所聞者。

彼得的證據，不是在第一章所述之他和他的伴侶已見耶穌升天之事，因爲他們注

目升天之時，不久就爲雲所蔽而不見，這樣講法會是无效的；但這班聽者之斷斷然以爲然的乃是親眼見親耳聽，他們現在已經親眼見聖靈如火焰歧而止於各人頭上了，又親耳聽使徒得聖靈所授之方言了。講到耶穌高舉在上帝右一節，彼得謂除聖靈直接啓示外，他不能知道，無論那一個也不能知道；但聖靈現在顯示於他們之前，他們清清楚楚明白的確是由天降臨之聖靈了，所謂由天降臨之聖靈，卽耶穌升天後在高舉處所遣之聖靈。倘若耶穌不升天坐上帝右，那裏又有聖靈降臨呢？是故彼得此處的證據，凡猶太人中之頭腦清醒的人都沒有會發生疑問。

34, 35節 彼得更進其言，現在所言的不是耶穌已被高舉之更遠的的證據，乃是說明基督之高舉爲大衛所預言，以補足這番超偉絕倫的駁詞。(34)夫大衛固未升天，而當時言曰：主謂我主云，坐吾右，

(35)待我將以爾敵置爾足下。

在法利賽人自己亦承認這節經文乃大衛指基督而言的；猶記法利賽

人與耶穌談話之際，他們曾爲此而心緒紛亂。馬太廿二：四十三，四十四。但彼得現在毅然謂大衛未以身升天，且引詩篇百一十篇大衛指基督而言的說話，他們聽了後將更不心緒紛亂嗎？這節經文，不能謂爲指別人而言，乃確指基督而言，因爲大衛斷不呼別人爲其主的。

(5) 邏輯的結論(36節)

36節 彼得既已於其開首的宣證中，舉出兩件事須要證據的了；這兩件事：第一，就是耶穌之爲其敵人設計陷害乃出於上帝之預旨；第二，就是上帝已使耶穌復甦，而彼得更於這兩件事外，證明耶穌更爲上帝所高舉，置他坐其右；下列經文，就是彼得對於這三事的結束語，他結束得很強有力的和很突兀的：(36)然則舉以色列

家宜確知爾所釘之耶穌上帝已立之爲主爲基督矣。上帝已立他爲主，使他坐其榮位以管

理天使和人了；上帝又已踐其應許立他爲基督坐大衛王位了。怎說是上帝的榮位呢？因爲這個榮位是宇宙大主宰之榮位的。又怎說是大衛的王位呢？因爲耶穌是大衛的嫡裔正合爲王的。由這個結論，這班猶太人聽者將必因此而明白他們從前的觀念之不對，而知應許基督所坐之王位並不是地上之王位而是管理宇宙之王位矣。

(丙) 羣衆之警惕求救(37節——40節)

37節 我們試一回溯前者所言，則知在彼得得聖靈浸禮後尙未說教之時，他們雖見聖靈顯現，使使徒言各國方言，他們之於耶穌心中實無改變，而除驚異和心緒紛亂外亦無別種情緒發生。他們心中之改變，實始自

彼得之嚴重說教，而這種效力之發生，實由於彼得之得聖靈浸禮，聖靈指示彼得言所當言。一觀下列經節，就知

所發生之效力為何如了。(37)衆聞此言，中心如刺，問彼得及餘使徒曰：兄弟，我當何爲？他們

有這句感發的問語，實已默認彼得之所言爲然，而自彼得的說話刺入他們心中後，他們今又已痛悔前非，求拯救

之方法了。自經彼得的嚴重說詞後，他們的罪案和感覺皆有所改變。他們現在已信耶穌爲基督了，又已中心

如刺，知釘其於十字架之非了。是以路加特把他們自聞彼得的說教詞後之感覺，記爲「衆聞此言，中心如刺。」

保羅謂「信仰由於開道，開道由於傳道，」其信然歟。(羅馬十：十四——十七)

38節 「我當何爲？」之問，是他們想逃免其罪的問語；他們雖沒有說到拯救其罪，但他們的心中確有求救

之意，故我們可以完滿這句說話之意，說「我當何爲而可得救？」這句問語之發，足以證明他們現在已經起首

得着基督爲其心中之王了，而他們之問，亦得有相當的答語。這句答語，無論其爲在舊約的時候，或在世界史古

時的時候，合與不合，但自五旬節日起，爲基督之權所管理的時候，則凡欲得基督爲其救主的人，都應視爲古今不

易的答語。(38)彼得曰：爾各人宜悔改，奉耶穌基督名領浸，俾罪得赦，如是就可受聖靈

之恩賜矣。

彼得之答「我當何爲？」之問，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告他們有兩件事：第一，就是悔改；第二，就是以耶穌基

督名領浸。倘若彼得講到悔改領浸就止，則他們必有思索他們之所做的，而我們今日亦會思索我們之所做，究

竟悔改領浸做甚麼呢？而悔改領浸又能拯人於罪沒有呢？但彼得不講到這兩事就止，他更講悔改領浸後則上

帝之福祉隨之。他告知他們悔改領浸後則得罪赦。罪得赦免，就是他們的目的，所以彼得要這樣答，以滿足他們的渴望。但領浸與赦罪是互為關係的，欲得罪赦就要領浸。美國校正的聖經說『以得罪赦』，『以得』之意，就是領浸與赦罪有密切的關係之謂。倘若領浸，罪就得赦，赦罪是在領浸之後。免罪，赦罪，宥罪，都是同一個意義，這件事是我們人類所需求的。背叛上帝政府的叛徒，雖然放下他的武器，投降上帝，復做上帝的忠心士兵，但沒有赦宥，都仍然沒有希望的，而當其獲赦後，他應當常存謙卑，為主努力，同時又應覺得倘非已得上帝再三赦宥，他的罪過仍然無望。講到赦宥的情形，可以分為兩個意義：一個就是不赦的罪人得赦，而一個就是誤犯的聖徒得赦。這班問彼得『我當何為？』的人，就是屬前一種的，而彼得答語之意，亦祇有這個意思耳。

第二個福祉之應許，就是悔改領浸後得聖靈之恩賜。我們要知道這個恩賜，不是賜給這十二使徒的恩賜；因為我們讀後來的歷史，都知道這種恩賜不是賜給凡悔改領浸的人，所賜給的不過是少數人而已。以聖靈為恩賜的意義，乃是聖靈居人心內，使吾人得由聖靈結善果之謂，因為無此則不能屬基督。關於這個應許，彼得在下句更有完滿的解答。

39節 (39) 蓋所許者歸爾曹，貽於子孫，施及遠人，即主我之上帝所召者也。這個應許是有限制的，所謂限制者乃限於悔改受浸者而言，倘其子孫不悔改受浸的，自然沒有應許。這個應許又不能賜與年紀幼稚的子孫。這個應許之賜與，是賜與那班『為主所召的人』，是賜與那班『知罪悔改信主的人』。我們得讀後來之啓示，讀到這處而明白這種應許之徧及；但彼得與其他使徒則以為是賜與行割禮之異邦人。

這班受靈感能說方言的人不能完全明白這個意義，實爲一件偶然的事情，我們讀到行傳第十章就知上帝要給彼得一個異像使他明白了。

40節 著者路加到了此處，就結束彼得之說詞，他以簡括的句語紀述彼得的說話而間接的告知我們。

(40) 彼又以多言作証及勸諭之曰，汝曹宜自救，離此邪世。『作証』這兩個字，是指辯駁的部份而言；『勸諭』這兩個字，是指獎勵的部分而言。用到『勸諭』這兩字，自然跟着有赦宥的情形之陳說，是故彼得總其言曰：『汝曹宜自救，離此邪世。』救恩已臨到他們，他們到了此時，實應自救。人之所以能得拯救，首先由於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則拯救可以說已告成功，這種情形至爲顯明，常不至有所誤會。這個勸諭，已爲今日的振興道家所常言，謂一個罪人若不悔改受浸，斷沒有得救的道理。誠然，倘若一個罪人毫無悔改的誠意和毫無悔改的表白，他當然不能獲得拯救或罪得赦免，他一定要悔改受浸，然後可以得着救恩，然後可以得着拯救。一個人如果能夠這樣做，他就可以得救了。我們想由這個世代得着拯救，我們就一定要等到這個世代末日另有一個永生世界然後可以得着，猶之吾人坐船，船沉而欲得救，必須逃出那個船也。

倘若讀者細心覆閱彼得之嚴重說教詞，就必知其說詞中之辯論，好像已受過宜道法之訓練的。他的說詞，從頭至尾於邏輯上實沒有一點錯誤。這個結果，我們不能謂彼得事前曾受過宜道法之教育或訓練，因爲他的說詞是臨時隨意而講的。他之有這個結果，實應歸功於聖靈之指導。路加二十一章十五節說：『我將賜爾口才智慧，使諸仇敵不能辯駁敵對，』彼得之能此，實是應驗這個應許的。

在耶路撒冷城之池之一



四 彼得的說教詞之效力和教會之進展。

(41節——47節)

41節 諸聽者聽了彼得的說話後，既中心若刺，好像要放聲大哭的樣子，說『兄弟，我當何爲？』而自彼得答他們『爾曹宜悔改，奉耶穌基督名領浸』後，他們也覺得罪得赦免如是其易，於是歡喜快樂，如釋重負而周身輕了的樣子，乃即進而履行彼得所命之事。(41)是日，嘉納其言而領浸者有三千人。他們覺得彼得的話很真實，所以嘉納其言而受浸。

關於是日施浸三千人的事實，有許多人謂在這日的時候已過了一半，尚餘之半日，怎能得時候施浸三千人之多呢？而在耶路撒冷城，又怎能得這麼多水以施浸三千人之多呢？這種疑惑，這種辯論，我們聽見已不知其幾多次了。這是真的，耶路撒冷城之附近，誠沒有溪流經過，沒有這麼多水以施浸三千人之多；但在耶穌未降生前，已掘有好幾個池了，這幾個池，誠足以應施浸三千人之用而有餘。到了今日，這幾個池中還有一個存在，這一個池叫做西羅蒙池，位置於山谷之間，與聖殿之南極其接

近，看其深濶，就此一池已足敷施浸三千人之用，即今之傳道者亦常用以浸信主之人。這個池長五十尺，濶十六尺，周圍築以石，高約十八尺。池之西南角，石牆則不十分高，有四尺濶之石級直到池底。池之北，則爲池水來源之處，有一暗溝直透童女池爲池水恒久的來源。池之南，則有兩孔，一在池底，一在池底之上，四尺高，爲放水之處。如果塞牢池底之孔，則水之深，極適合施浸之用，施浸禮者往往是這樣做的。

今日吾人所稱之上直漢池，(Upper Gihon) 雖約帕門 (Joppa Gate) 之西約有半英里之遠，今日亦極合施浸之用。這個池長三百十六尺，濶二百十八尺，深平均約二十尺。池水之來源則爲一個明渠，但現在則甚少滿水。池之四周，有極濶的石級直到池底，但現在則已有傾頽之景象；而當池水足深之時，則極易施浸五旬節日所受浸之人。此外還有一個極合施浸之池，這個池爲古池中的一個，今歐人稱爲下直漢池，(Lower Gihon) 但該處土人則以其容積之大而名爲修路頓池。(Pool of the Sultan) 池築以極大的水隄，橫過耶路撒冷山下之山谷，蓋所以防水流出山谷也。又另築一高過山谷九十二尺之牆垣，以防那邊的泥土之壓下。池之邊與底則築以山谷之斜石，近城之邊則置以二三尺厚之巖石，這種石面之濶隨處都有八至十尺。在這種巖石上，無論水深若何，就以多過十二使徒之數，施浸的人企在石上同時施浸，都不至有彼此相撞之事。池隄之下則粉以灰，灰三寸半厚，但現在則已崩潰至池水可以自由流出矣，每當天旱之季，則池水盡爲之空，但當這隄無壞之時，則所存之水必敷施浸之用，凡施浸的人，都沒有一個會想到別處去施浸。誠然，講到施浸之較好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確是罕有的。惟自我們尋出古耶路撒冷確有易於施浸之池後，我們所以爲有施浸三千人之可能的，敢信無論那一個人都不能獨持異議也。

使徒施浸之模樣



至於施浸如許多人之時候問題，有許多人以為時候如是其少，怎能施浸三千人之多呢？不知為此說者，實未用過精細的工夫計算時候也。以我們的計算而論，則時候實足施浸三千人而有餘。今定彼得之起首說教，時在上午九時，許其連說三時，亦不過在正午十二時，就可以結束他的說教詞了。自正午十二時至下午六時，則共有六點鐘的時候施浸。依尋常施浸的時候而論，用一分鐘時候施浸一個人實優優有裕，而若施浸

者始終站在一處地方，受浸之人源源而來，浸了一個又一個，則可以半分鐘就浸了一個人。今就以一分鐘浸一個人計，則一點鐘可以浸六十個，十二個使徒同齊施浸，則六倍十二，一點鐘可浸七十二個。一點鐘可以浸七百二十個，則三千人之數，用四點十五分鐘的時候就可以浸完了。這很淺易的數學，持異論的人們都不肯精細的計一計，足見他們之懶惰了。

除了以上兩個異論外，還有等人反對當日三千人之浸禮爲以水浸過人身之浸禮。他們以爲不是浸而是灑。持這種異論的人，大多數是洗禮派的人，他們以爲一個偌大的城之居民之飲料，如此其寶貴，怎肯准三千人去池浸身呢？爲此異論的人，實不知這幾個池之造來如何應用。這幾個池，今日的水固遠少於昔日，就以昔日池水豐足而論，也不是用以供給飲料，而是用以泅泳的。這幾個池既造爲泅泳之用，則施浸禮於其間，固不足以減水之量，然亦不至於污其水而不能爲泅泳之用。這班聽彼得言而受感領浸的人們，住池領浸，又有何不可呢？吾甚願有理性的人不再有這樣的論調以厭吾儕之聞啊。

在我們未放下這節不討論之前，這三千人之事，有兩點我們還要注意的。第一點就是他們受浸；第二點不同之點就是信者增至三千。這所增的人，一定要經過衆人承認爲教友接入教會之方式。這個方式在聖經上並不詳細說明，所以這個方式是不固定的；我們今日的教會如有接納信徒入會之時，可以隨便採用那一個方式，但無背福音之大旨就便得了。

42節 這三千人自受浸後，已爲耶穌之新信徒了。他們既爲耶穌的門徒，關於信仰上自然要明白，關於義務上自然要多所指導。路加對於這般事情之記載，則記載得極其簡括；他的記載之主要目的，則在乎他們自動

的恒守使徒之教訓和啓迪，因為這樣的紀載，會使我們同時知道使徒已經教訓他們和啓迪他們很多。路加現在先記述他們自組織新教會後之公共的禮拜情形。(42) 恒守使徒之訓，交際之道，擘餅，祈禱。耶穌復生後，曾命其門徒奉父子聖靈名施浸，則隨之以教人全守其所命的，所以使徒現在要教訓這班受浸的人。耶穌的命令，是叫使徒教人，教人就是使徒的義務，而同時這班受浸的人聽使徒之教和守使徒之教，也是應有的事情，所以說『他們恒守使徒之訓』。

所謂他們恒守交際之道者，乃是他們在宗教上彼此互相交際之道。交際之道，英文爲 Fellowship，希臘文則爲 (koinonia)，有時有捐款濟貧之意；但此字在此處之應用則不限於這個意思。這字的意思在此處所及的地方，有如：『你們被召與他的兒子耶穌基督聯合。』『主耶穌之恩典，上帝之仁愛，聖靈之交。常偕你們，』『我們的交。通。確與父和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同在，』『我們的精神彼此互相交。通。』等意義。我們與上帝有交通，是因為我們之被造是含有神性的，我們含有神性，在這個世界的物慾中就不至於朽壞。我們與他的兒子有交通，是因為他的同情心，他爲我們受諸苦難，他爲我們受諸苦難，則他與我們之間有交通在。我們與聖靈有交通，是因為我們享受他所授與之能力和榮耀，和因為他居我們的心內。我們彼此有交通，是因為我們在感情內和在一起。好義務內，彼此互相共有或共享。交際之道的意義之應用，更與主餐有關：哥林多前書十章十六節說，『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可知這個交際之道，是我們共享基督擘體流血的利益了。以上所言各種交際之道，都是當日三千門徒恒守交際之道的意義。

至於他們所恒守之擘餅祈禱：擘餅則爲擘寓意的餅，所謂寓意的餅者，即所食之餅寓有耶穌擘體之意之謂；祈禱則爲會衆公共集合之祈禱，這種祈禱是公禱。擘餅幾頻常，則此處並未說明，但我們讀行傳二十章七節，則知擘餅之日爲每七日之首日，是日即今之禮拜日。在會場中所禱之次數和性質，則提阿非羅已經熟知，毋待路加之詳述矣。

43節 在教會之公衆叙集之情形，已於上節簡括的記載了。繼這節之後，則記述會衆在當日因使徒所行所生之效果：（43）使徒多行奇事異蹟，衆敬畏之。這處之所謂畏，並不是有畏而不敢近之意，因爲我們讀下文47節而知教會人數日漸加多，可知畏不是這樣的畏了。這個畏字有敬畏的意義，因爲異蹟之施，有聖靈的權能，莊嚴無比，聖潔無比，他們自不能不敬畏之也。

44, 45節 他們恒守交際之道，上面已經說過了；茲進而述他們在友誼上之偉大的表示：（44）信者

會同，有無相通，（45）有所需，變物產分之。忽視貧者，是猶太人的通病，今彼輩所爲，實與一般猶太

人相背；而忽視病者之事，在異邦人也極普通。他們現在變其各人之物產以有無相通，我們實未之前聞。我們讀下面第54頁行傳四章三十二節，「信者之衆，一心一志，不私己財，有無相通，」就更知他們之豪爽了。

46, 47節 當日教會在短時間之歷史，盡記在下列兩節的簡括的經文：（46）日日一心在殿，又在家

擘餅，以歡以誠而食，（47）讚美上帝，獲愛於民。主以得救之人，日增其會焉。這足以明知聖殿爲他們每日教會的叙集的地方。聖殿的房廊時常都是開門的，個個猶太人都可以自由進入那些房廊，其

自由之處，有如行街之自由無異，就以異邦人也可進入外廊。這個外廊是叫做異邦人之外廊。這大班人能夠聚集之處，在城內祇有此處耳，此外則沒有了。

此處所云之擘餅，則與上42節所說之擘餅不同，42節所說的是擘聖餐之餅，此處所說的則為擘食物之餅，因為我們看下旬「以歡以誠而食」就知道所擘之餅是食物之餅的。他們「獲愛於民」這種喜悅可羨的生活，實自然應有之結果。當日教會忽然間有此種興盛的現象，實予諸祭司和諸士子一大打聲，但其時他們則尚未預備反對教會。

「主以得救之人，日增其會焉」之句，其意殆為教會日日增加人數，而所增加的都是得救之人。這句說話並不是有他們現在祇是向着得救的路而行之意，其意實是他們已經得了拯救的。他們之得救，實因彼得在五旬節日勸告他們「你們要救你們」。「救」字有使人得平安之意義，人之罪若已得赦免，自然就得了平安。人之得救，除赦罪外，也無別個方法。在這個意義中那班日日增加之人得救就得平安了。保羅在其提多書三章五節說，「藉其仁慈，彼救我們，洗滌以重生，再新以聖靈」就是有這個意義。這班日日增入教會而得救的人，他們就是教會的教友，而我們也可以斷定祇有這樣的人得救，祇有這樣的人得救。倘若我們接那些徒受恩典而不悔改的人入教會，則我們必會受上帝的責罰。倘若我們接那些未知悔改之嬰孩入教會，上帝亦必會責罰我們的。



第三段 教會之進展及

其初次的逼害

(三章一節至四章三十一節)

一 彼得之醫愈跛者(三章1節——11節)

1——10節 諸使徒自引那三千人受浸入教會後，他們的工作總未有中止，不特毫無中止，而且還有驚人的成功。現在我們要說到使徒和當時的人之一串的衝突故事，在這一串的衝突故事中，我們可以看見耶路撒冷教會歷史之進展和受逼害的事情。當時他們敘集的地方仍在聖殿，衝突的地方也在聖殿。(1)申初祈禱時，彼得與約翰進聖殿。(2)有生而跛者，日爲人所鼻，置殿之美門，欲求入殿者施濟。(3)見彼得約翰將入殿，則求濟。(4)彼得約翰注目視之，曰：觀我。(5)卽觀之，冀有所得。(6)彼得曰：金銀我無有，惟我所有者予爾，卽以拿撒勒耶穌基督名，使爾起而行。(7)遂執其右手，使之起，其足踝卽健勁。(8)且踊且立且行，隨二人入殿，踊

柱廊之一部份



躍讚美上帝。(9)衆見其行且讚美上帝。(10)皆識其素坐殿之美門求濟者，甚駭而奇其事。這個異蹟爲第二章四十三節使徒日日多行異蹟中之一個；選牠載在這裏，是因爲行這個異蹟後惹起許多事情的。行這個異蹟時之種種情形，會引起當時人們之非常的注意。聖殿之美門，相信必是人殿之一個極好的路徑；這個被愈之跛者日日在那裏，已爲那班常時出入的人所熟識。他既爲那班常時出入的人所熟識，他之生而爲跛者，自然也爲他們所稔知。復次，這個跛者被愈之時，正爲一羣虔敬的人在黃昏時候進殿祈禱燒香之時，他之被愈隨行隨躍，更爲衆人所目睹。他之狂喜既爲他們所共見，則他之貼近彼得和約翰自然沒有人要問他的貼近之意義；因爲衆人當時皆見其被愈於使徒，站在那裏凝視驚異，而忘其來殿之祈禱也。

11節 彼得和約翰大約在當時與衆民齊入猶太人房廊，在聖殿內燒香時共相祈禱，但以跛者執彼得約翰手的緣故，竟引起衆民的大驚小怪。(11)跛者既愈，執彼得約翰手，衆大奇，趨就之，集所羅門之廊。此處所

云之廊，英文爲Porch，牠的構造爲柱廊式，沿外廊之圍牆之內面而造的。據猶太史家約色弗 Josephus 云，廊內有二十七尺高之石柱行列其間，各柱之頂有柏香木橫貫其上，木與牆連，造成走廊的樣子，牠的內邊則向聖殿。廊之東邊，有石柱兩行，造成走廊的樣子，深六十尺，長與牆齊，約色弗則估有八分之一英里，今日的程度量則爲一千五百三十英尺。橫過至南邊之末，現在量度則有九百二十二英

尺，有四行石柱，每行石柱之間有三條小路，每小路三十英尺濶，因此則這個廊共有九十英尺濶。這般偌大的走廊，在夏日不至於日晒，在冬日不至於雨淋。這幾個走廊內之空地，三千門徒聚攏一起足地方，同時幾個講者分開演講，聽衆分開叙集也足地方。在當日的時候，十二使徒盡在那裏同時分開十二處宣講，各人的聽衆無論幾大班，聲音也不會至於混淆。至於當時他們集在那一個廊，則我們不能知道，因為這處祇云所羅門之廊，我們沒由知道的。

二 彼得之第二次嚴重說教詞（12節——26節）

（甲）引言：異蹟之解釋（12節——16節）

12——15節 彼得約翰自愈跛者後，衆人異常驚奇；彼得見衆人有這個情形，恐他們以爲這種非常的權能，歸功於彼得和約翰而不歸功於主基督，乃乘着這個機會對衆說明這種權能實歸功於基督，以糾正他們的思想。（12）彼得見此，語衆人曰：爾以色列人，奚以此爲奇，何注視我等耶？豈以我之權能，或我之虔誠，使此人行乎？（13）夫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上帝，固我祖之上帝，榮其僕耶穌，而爾曹解之，彼拉多定意釋之，而爾曹於其前棄之。（14）是爾棄聖義之人，反求釋兇人（15）是爾殺生命之主，卽上帝所復起者，我儕爲證。

彼得之這次的嚴重說教詞，實與其前次的嚴重說教詞相同，前後共成一個對偶式。倘若我們思維下這次對於聽者的良心上所生之效力，我們會覺得這次的效力大過前一次。他們付耶穌於死地，而他們的列祖之上

帝榮耀之，他們不欲耶穌釋放，而被拉多定意釋放之，他們對於聖義的人則棄絕，而對於兇手則反求釋放，他們殺耶穌以為可以置之死地，而不知耶穌為生命之主，這四點互相反對之點，構成了一種層進式的修詞法。你們的國家之異邦人有幸，尙宣告他為無罪，定意釋放他，而你們竟然反對其事，你們試想一想，你們的罪豈不加重嗎？就以你們尙知其為聖義的人而你們的罪不至於滔天絕倫之大，然而你們明知巴拉巴為兇手大犯而竟然寧願釋放這一個這樣的人，你們又有何詞以自解呢？最後，你們殺他，想置他於死地，而不知他為生命之主，為你們的生命之主，為全人類的生命之主，雖死而復生，你們又何可奈何呢？這種崇高偉大的之層進的修詞法，或稱爽快的之層進的和對偶的之詞語，在文學中實不常見。我們如果看下第十七節，則我們可以推信這番說話之效力，已壓倒當時的羣衆了。耶穌之復生，彼得和約翰又肯證其復生，吾恐任誰也不能否認哩！

16節 十二至十五節之彼得的說話，彼得不過部分的引入其所談論之點耳。他的說詞，遠而至於耶穌之復生，但於耶穌之榮耀，則說得極其短少。是故他到了此處就要完滿他的引言，同時併於耶穌之復生和耶穌之榮耀，並同增說：

(16) 耶穌以我儕信其名，故以其名而使爾曹所見所識之人，其行立健，亦以耶穌賜我有信，故能痊癒此人於爾衆人前。彼得在這處所講的話，是注重「信」，是注重「耶穌

之名」，以免衆人有所誤會。若果單說「耶穌之名」，則衆人將以耶穌之名為玩具，行傳十九章十三至十七節載有猶太邪術方士在以弗所曾用耶穌名逐鬼失敗，其所以失敗之由，則以耶穌名為玩具，故彼得在此處特別說出「以我儕信耶穌之名，致跛者得痊癒」。我們更宜注意的，跛者之得愈，不是由於跛者之信，而是由於使徒之

信。奚以然？因為我們讀四至八節而知跛者在未愈以前並未有信耶穌的。當彼得告他「觀我！」那個時候，他之望着彼得，是想彼得有所濟，而不是因為信耶穌之名而望彼得。又就以彼得以耶穌名令他起行那個時候，他仍然未起行，直至彼得伸手去拉其手然後起行。由此觀之，跛者之得愈，實不是因為他本人信耶穌之名。他未待至其能起行時，對於耶穌之名，對於使徒之權能，還未有絲毫的信仰。如此，則跛者之得愈，實由於彼得之信；而此亦與福音書所說「有聖靈恩賜的人行異蹟全靠他的信心」之說極相吻合。記得耶穌曾賜權與彼得行水，但當他的信心發生搖動的時候，他就起首沉溺，而耶穌說，「小信的人呀！你爲甚麼要疑惑呢？」又記得耶穌登山變像留下九個門徒的時候，那九個門徒曾試逐鬼失敗，而耶穌說，「失敗的緣故，是因為他們小信。」能愈病者，祇有「有信心」的祈禱耳。（羅各五：十五）

由上看來，我們得知一個人雖被授權行異蹟，但他本人沒有信心也不行，信心是必要的，倘若一個人未被授權行異蹟，縱他有信心，他也不能行異蹟，必也「有信」「獲權」二者並具纔可。我們苟以爲倘若我們有堅強的信心就可以行異蹟的，讀此可以恍然而悟矣。

(乙) 由耶穌得赦罪(17節——21節)

17, 18 節 這兩節之彼得的說話，視與前者的語氣和態度有莫大的分別。彼得之前者的說話，揭發聽者之罪狀，無稍寬恕，使聽者聽而生畏；但現在他則柔聲溫語，減輕他們的罪戾，使他們一面覺得心痛，一面要知所悔改。

(17) 兄弟乎，今我知爾所行，出於不知耳。爾之有司亦若是。(18) 惟上帝以諸先知之

口，預言基督必受害，是以應焉。

彼得的說話，不是謂他們無罪，不過謂他們愚昧無知，罪有可原耳。關

於他們之這樣的對付基督，上帝實早已藉諸先知之口，預言必要應驗了；然而按諸人類哲學，則他們的罪咎已經確定，不易再與上帝復和。彼得對於這件事，曾舉出有兩個顯明的衝突事實：即上帝有上帝的主權；人有人的自由動作。

他說：『他之被付與人，實為上帝之定旨與預見，你們竟然藉着無法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殺死了他。』他這句話的意思，即是上帝已預定基督之死，先知與使徒的說話，皆明言其事毫無衝突；但那班依着上帝的預旨殺他的人們，所為的確是非義；彼得這樣說，五旬日那三千人和其他衆人也要低首下心承認。倘若無論那一個人在哲學上能構成使這兩事融和之理論，我們如果明白其事，則我們可以接納他的說話；但若非這兩事毫無改變在理論上同在一塊地方，則我們一定要屏絕而不能有所接納。這樣說來，我們不如採取彼得之說之為愈；他把這兩事分兩面講，有先知之言為證一面，聽者良心上要自責又一面，這樣我們似不覺得會捲入困難的旋渦。我們不能解而強解的，愚也！

19——21節

彼得既把耶穌的復生和榮耀，併那班定耶穌死刑的人們之罪狀一齊舉發出來了，他現在就說到他們的罪戾有可赦宥之處，使諸聽者有悔改之餘地。

(19) 汝宜悔改歸正，俾罪得抹，則主賜爾

安舒之日至。

(20) 主遣基督耶穌為爾。

(21) 彼當在天，待至萬物復興時，即神自創世

以來藉諸先知口所言者。

彼得在這裏祇說赦宥，絕未說到要信；但雖未說到『信』字，在他的『悔改』

二字已含有信的意義了。彼得這句說話之由來，是根據他的辯詞，或根據他的作證，常時都具有充足的證據，足以使他的聽者明白。復次，彼得必知他們若不信他的說話，則他們必不至於悔改。是以按諸種種情形，他自然會遣說「信」字，即使遣說亦無碍的。

「悔改歸正」這句話之「歸正」二字，是說悔改後之一種行動，與悔改畧有分別；倘若「歸正」即「悔改」之意，則此處無須加多歸正二字了。我們想明白這處所云之赦罪，則我們要知道「悔改」「歸正」兩樣都是必要的。

說到「悔改」二字，我們應該怎樣悔改呢？最緊要的悔改就是覺得自己獲罪於神，憂心冲冲之悔改；但按之保羅他覺得自己獲罪於神，憂心冲冲，悔改後則又有所行以示其悔改之誠意。他說：「知獲罪於神而憂心冲冲之悔改，為得拯救之悔改。」（哥後七：十）他更在哥林多後書七章九十節說：「今我喜，非因爾憂，乃因爾憂而生悔改，蓋爾憂，遠上帝道而憂，明我不虧爾，」可知知獲罪於神而憂，和遠上帝道而憂之悔改為得救之悔改矣。我們再看五旬節日聽者「中心如刺」之悔改，與此處所言之應有的悔改也無稍異。猶大賣主後，亦曾為罪而憂，不過他不悔改歸正而自殺耳。

惟我們要認清楚的：悔改為憂罪之結果，已經引起起了多少人的誤會；他們以為悔改有改造生命之意。然而這說是有問題的。改造不是憂罪之結果，聖經對於這個辨別，說得極為清楚。彼得說：「悔改歸正，」改造之意實包含於歸正二字之內，倘若悔改便是改造，那末怎不說改造歸正呢？施浸約翰在曠野傳道的時候，叫人「要結果以彰悔改，」分明是悔改與改造生命有顯明的分別，因為先悔改而後有結果。一個人之生命的改造，乃是

悔改後之結果，並不是生命的改造與悔改爲同等事。耶蘇說「一日要悔改七次」，他的意思一定是悔改與改造有多少分別；因爲改造要多的時候。復次，彼得在五旬節日叫衆人要悔改領受，倘若他的意思悔改便是改造，他又將必在施浸他們前給時候他們改造而不即刻施浸他們了。最後，證以「悔改」字之原文，又知悔改不是改造，因爲「悔改」是要附之以介詞，而「改造」則不須介詞。例如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二十一節說「Many have not repented of the uncleanness and fornication and lasciviousness which they have committed」我們斷不能說「Reform of the evil deeds」，因知悔改斷非改造也。

悔改爲憂罪之結果，人竟以悔改爲生命之改造，既如上述，然而我們解決悔改是甚麼，正不是一件難事，因爲憂罪之結果若爲改造，則人之悔罪會有志願的改變之意。但我們研究聖經的原文，希臘文（*metanoia*）有心之改變的意思，希伯來人書十二章十七節說以掃雖號泣以求，父仍不同其志，*found no place for metanoia*, though he sought it carefully with tears 以掃之求，是求其父改變其心，不祝福雅各而祝福以掃。此處所謂思想之改變，不是說罪惡之改變，因爲以撒之祝福雅各不是犯罪，原文的意思既屬如此，則此處應譯爲改變其心志而不應譯爲悔改了。倘若這字 *metanoia* 「志願之改變」不是憂罪之結果而是一種利益之希望，則此字無悔改而得救的意思，倘若悔改不結改造生命之果，則彼得此處所應許之福祉會短給矣。這樣講來，我們會明白憂罪而至改變其心志則爲悔改，悔改後始有其生命之改造。

我們現在對於「悔改歸正」的意義，比較從前更加認識清楚，「悔改歸正」以字的解釋而論，當有兩種顯明的改變，即懊悔和歸正。歸正即行錯路途復歸正路之謂，即由罪惡圈跳出復歸善良之謂，即棄絕罪惡復歸正

義之謂，總言之有改變行為之意。但行為之改變必有起始；人當起首改變其行為時，即爲歸正之起始，一經起首歸正，則得着較好的生命。所謂起首歸正者何？即起首服從基督之謂，而起首服從基督之表示，厥爲領浸。講到領浸這件事，彼得這裏雖未明言，但他們的心中當必明白；因為要領浸之事，在五旬節已經明言，而自那日起日日領浸的人又已爲他們所目睹。是故當他們聽着『悔改歸正』這句話的時候，他們就已明白歸正是要領浸，領浸後，則得新生命和較好的生命了。領浸者實歸正之表示也。

討論至此，我們已得『歸正』之結論矣。『歸正』所佔的位置，實與彼得前說之『領浸』所佔的位置相同；領浸所佔的位置爲在悔罪與赦罪之間，而歸正所佔的位置亦然。前者彼得說『悔改，領浸，俾罪得赦』；今者彼得說『悔改，歸正，俾罪得抹』，顯然歸正與領浸處同等的位置。抹罪實與赦罪無異；抹罪爲譬喻，猶人之抹黑板之粉筆字。現在這班聽者聽彼得說悔改，歸正，俾罪得抹，他們自然會想到歸正是指領浸而言；但我們要明白的，歸正與領浸不是同樣的意義，不過謂歸正之表示厥爲領浸耳。這就是這節經文的道理。

悔改，歸正，罪就得抹，彼得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茲除抹罪外，還有兩個應許的福祉：第一，就是『主賜爾安舒之日』；第二，就至『主遣基督耶穌爲爾』。此處所謂『安舒之日』，即前者所云之『聖靈之恩賜』，因為聖靈來到我們心裏，則我們的心靈安舒也。至於『主遣基督爲爾』之句，自然是指基督之最後的降臨，然而基督最後的降臨是否爲他們，則全視乎他們是否遵基督之教，彼得當時雖未有說明他們要遵基督之教然後基督的降臨乃爲他們，但我們讀彼得後講的話『不聽，則絕之於民中』句，而知遵基督之教是必要的。究竟基督最後的降臨在那一個時候呢？則斷非這班聽者所能知，因為基督的降臨，必有待於福音傳遍普天下，救人的工作完滿了，

然後降臨。基督降臨的時候，實爲「彼當在天，待至萬物復興時，即神自創世以來藉諸先知口所言者」句所限制。這裏所言之「復興」，我們頗難決定牠的確切意義，但牠的意義，却爲「上帝自創世以來藉諸先知口所言之萬物」所限，即舊約的預言之應驗。我們知道「萬物之復興」，我們不可不一尋考諸先知的預言。【諸先知所言的萬物之復興，大約可分爲三大類：第一，就是人類之復興；第二，就是生物類之復興；第三，就是地球之復興。我們現在依次說明之：（一）人類之復興：米迦第四章一至四節說，「越至末期，耶和華殿宇之山，必超乎衆山之上，高出於層巒疊嶂間，異邦族類，無不來集。衆民曰：雅各之上帝，即耶和華是，莫若登其山，入其殿，受其訓迪，遵從其道，蓋律法自郇城而出，耶和華之命自耶路撒冷而敷布，列國紛爭，上帝平治之，使以刀爲犁，以戈爲鎌，不相攻伐，不尚武事。維彼庶民，咸於葡萄樹無花果下，受其庇蔭，震驚之者，迄無一人，萬有之主耶和華已言之矣。」以賽亞二章四節說，「列國分爭，主平治之，使以刀爲犁，以戈爲鎌，不相攻伐，不尚武事。」這樣看來，人類復興的時候，則人皆從良去惡，和平無戰。（二）生物類之復興：以賽亞十一章六至九節說，「當時狼與羔同居，豹與羊同羣，肥犢獅子同處，三尺之童牧之，牛熊同食，其子共伏，獅將嚼藟若牛，赤子將玩於蝮巢，方斷乳者，置手於蛇穴，在我聖岡，悉無所害，蓋耶和華之道，遍於天下，若水在海，無往不有。」這樣看來，生物類復興的時候，則禽獸馴服，雖獅之猛，亦不食肉而食草，所有生物都可以居住一起，和平相愛。（三）地球之復興：地球因爲罪惡的緣故，也受苦難，但到了復興的時候，也得釋放，山嶽樹木皆大歡喜。以賽亞五十五章十二、十三節說，「我導爾出，以享平康，必欣然以往，山岡緣爾謳歌，林木爲爾鼓掌，松柏挺生，以代叢棘，岡拈秀發，以代荊榛，我耶和華留其異蹟於後，永爲記誌，歷世勿替。」這樣看來，地球復興的時候，則地不受詛，不生荊棘，不爲毀滅所奴，不爲罪惡所詛。統上三類之復興，一定

必要應驗；基督之最後的降臨，就是在那個時候。「萬物復興」這節經文，一般理想家信以為萬物皆得拯救，而不知他們祇引這節經文之一部而遺引「即上帝自創世以來藉諸先知口所言者」之句，為此說者，可以謂為以上帝道欺人也。（註：此是柯道心先生增加時。）

（丙）所預言和所應許之事（22節——26節）

22, 23節 猶太人最重先知之預言，倘若不引先知的預言為證，任你怎樣的講耶穌之復生，耶穌之榮耀，耶穌為所應許之尼賽亞，他們也不會接納。彼得知道他們的心理，為想他們接納耶穌起見，為想他們不拒他的說話起見，就連隨引出摩西的著名言：（22）昔摩西語我列祖云，主爾之上帝，將於爾兄弟中，挺生

先知若我，其所語者，爾必聽之，（23）不聽，則絕之於民中。彼得現在所引之對於耶穌的預言，是很合宜的，相信他們各人必皆明白。倘若他們覺得彼得所講之耶穌是真的，則他們必知先知所講的一定是指這個人，斷不是別人。摩西是與別先知不同，他是拯救以色列民的救主，他是制定律法的立法者。其他先知或帝王雖然施行摩西的律法，但他們祇有秉承奉行，不能加多，也不能減少。耶穌就好像摩西，他之來世為救世主，他之來世為立法者，但無論如何，耶穌之為救主，總比摩西為大，耶穌之為立法者，其所創造之政府總比摩西的不同。因此，摩西所預言的人，祇有耶穌這個人。他們既服從摩西的預言，他們就一定服從耶穌，他們若服從耶穌，他們就自然接納彼得的說話。

24節 彼得覺得摩西的證據還以為未足，他更加上諸先知的證據以厚其所講的說話之力。

（24）自

撒母爾以來，諸先知預言，亦指此日。

彼得引舊約諸先知的預言，他們自必明白彼得所說之諸先知

是誰，因為這處明說是預言耶穌之衆先知。

此處之應用『自撒母爾以來諸先知預言』字樣，語極統括；然而雖

極統括，也無泛說之弊。

怎要說得這樣統括呢？

是因為衆先知之預言『此日』，各有各的說法不同，極難絕對

的確定衆先知的預言一致；但無論如何，衆先知的預言，大旨皆相同，且所言的又皆真實，彼得之計自撒母爾起，不

是因為祇撒母爾預言此日，而是因為繼撒母爾後的衆先知也說此日。

彼得之這樣統括的說話，實有八九分是

路加記載得如此簡短的，奚以知其然？

因為彼得的第一次說教詞，他也把彼得的許多說話簡載，所以我們也可以

斷定這次的說教詞他也簡載。

彼得的辯詞，到了這處已算了結，而耶穌為所應許的尼賽亞和為上帝的榮耀子

衆人亦已明白了。

25, 26節 彼得既已完了他的辯詞，現在更進而說到他們所尊敬之列祖和上帝與列祖所立之約。

(25) 汝

為先知子孫，承上帝與爾列祖所立之約，謂亞伯拉罕曰，天下兆民，將藉爾裔而受福。

(26) 是以挺生其僕耶穌，先遣祝爾，俾爾革去其惡焉。

這是溫柔的勸告；他們是有國家觀念

的，他們是尊敬亞伯拉罕的，他們聽了這番說話，自必易於就範。

上帝祝福亞伯拉罕，應許亞伯拉罕謂天下兆民

將藉他的後裔而受福，他們對於這個人人皆知的應許，當必默想一回。先遣基督到他們祝福他們，是因為他們

是亞伯拉罕和衆先知的後裔。

上帝蓋遣其復生之子先祝福他們，然後及於全人類也。

我們看一看這裏，知道上帝對亞伯拉罕之應許，是很有方的，是必應驗的。惟據彼得所言，則所應驗者為革

除人類的罪惡。誰能革除他的罪惡，誰就能接納所應許的福祉；這種福祉，却不限於猶太人。彼得當時叫他的聽者革除其罪惡，他們聽了，自必不以爲祇是一種通告的說話，而知更叫他們有所「歸正」也。

彼得的說話至此，未可算是結束他的說話，因爲我們一讀下文而知他僅講至這裏時，就有一班人突如其來以擾彼得也。倘若他的說話果至此就結束，則他必定好像在其第一次說教詞勸人即服從基督矣。

三 彼得和約翰之被捕（四章一節——三節）

1——3 節 彼得和約翰講了一番說話後，他們以爲所講的真理，一定足以使主基督昔日的仇敵心灰氣餒，失其前者的熱心勇敢，而奏得勝凱旋之歌了，而抑知在這個滿有希望滿有快樂的時候，起了一個大風浪，予他們以一大打擊。（1）使徒教民時，祭司，殿司，及嘸吐噉人突如其來。（2）爲其教民，必引

耶穌傳復生之道，煩惱而怒。（3）於是執之，因時已暮，囚以待旦。彼得的聽者正聽得饒有趣味的時候，怎知道忽然來了一羣手持武器的人，擁入人叢中，逮捕彼得和約翰這真是平地起風波的事情。他們的突如其來，當時一種兇惡可畏的情形，任誰也發驚發怕。

起首我們還以爲做領袖窘迫使徒的，是耶穌昔日的窘迫者法喇噉人；怎知我們看一看這裏所言的，是與法喇噉人一邱之貉的嘸吐噉人做領袖。這班人之所以窘迫使徒，實因使徒傳耶穌由死復生之道。當耶穌傳復生之道時，曾引起嘸吐噉人之辯難（馬太廿二：廿三——廿三）但耶穌極少攻擊嘸吐噉人的黨及其黨義。惟現在使徒所傳的則完全爲由死復生之道，嘸吐噉人向來是反對有復生的，他們知道有這種宣傳，自然要糾集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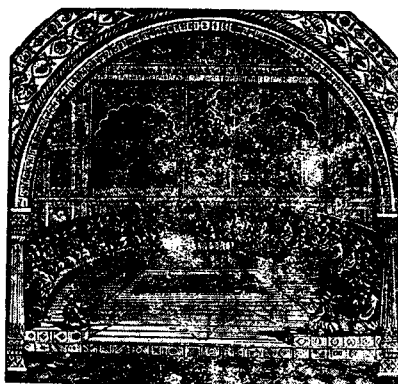
的黨羽，向使徒施一個嚴重的大打擊；祭司長該亞法爲囓吐噉黨人，他從前爲殺耶穌的兇手，現在聽着有這種宣傳，刺入他的心裏較其餘黨尤甚，自然要擲臂當前不讓別人了。同在那個時候，法喇噉人看見使徒爲囓吐噉人所敗，則存袖手旁觀的態度，因爲法喇噉人原信復生之道，今使徒之所宣傳，原與他們的信仰無背，不過他們所反對的，祇耶穌之名耳。他們之憎耶穌實因爲耶穌攻擊他們的遺傳，和暴發他們的偽善；他們之未憎使徒，實因爲使徒未曾公然攻擊他們。這班幫手逮捕使徒的祭司，或盡爲囓吐噉人；他們逮捕使徒時，正值黃昏祈禱的時候，已經分散衆人入殿獻祭及祈禱之心矣。這個領導逮捕使徒的殿司，則爲保衛利未人之司令官，他爲常站在聖殿門口及無論何處保持聖域內的秩序之人。

4 節 這班聽彼得講道的民衆，看見使徒偶然被逮，自然鼓噪異常，而當時在場的門徒看見這種情況，想必以爲又以殺主基督的手段對付這兩個使徒矣，然而無論如何，彼得所講過的說話，有不可壓止的效力，路加說：（4）然聽道信從者，數約五千人。東方各國的習慣，計人總不計婦人在內的，就以今日亦然。如此，則此處所云之數，男人之外，必要加上女人，一加女人，則當不止五千之數了。信主受浸的人，自五旬節日起，一定增進極速，因爲相信那班已經領浸的人們，領浸後必歸去他們的家裏爲之宣傳，大約可增二千餘人不計婦人在內也。

四 彼得在公會前之抗辯（5 節——12 節）

5, 6 節 這兩個使徒之被逮，是在薄暮，按諸公會審訊人的時候已過，所以延至明日然後審訊；彼得和約翰

猶太人之會議



兩人那晚在獄，一定靜寂過夜，互相安慰，互相勉勵，以待明日之審訊。

(5) 明日，有司，長老，士子，咸集

耶路撒冷(6)祭司長亞那同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凡祭司長之族咸在。

此處所謂，有

路加在這裏所

稱之祭司長亞那原為合法之祭司長，但他已被彼拉多之前任革老丟 Valerius Gratus 所革職；該亞法則為亞那之婿，革老丟革去亞那後，則以不合法的處置以之充亞那祭司長職；所以當任的祭司長則為該亞法而亞那則原為合法的祭司長，他雖被革，當時的人民仍然公認其為祭司長，路加予以祭司長之銜亦無不當也。約翰和亞歷山大亦原是著名執大權的人，但現在則不著名矣。這個議會，是他們特集合專訊彼得和約翰之特別法庭也。

敢上前為之辯護了。

(7) 立使徒於前，詰曰，爾以何權何名行此耶？這次不是彼得和約翰第一

次所站立之威風凜凜的會審堂。

他們望上他們的審判官，還認得這班人中還有好幾個是審主基督的審判官。

他們當審訊主基督時，見其主帶起鎖鍊腳鐐，審判官威風凜凜，會恐慌戰慄，但這次則不像前次了。彼得在前

次審主基督的時候，瑟縮戰慄，眼流苦淚，但現在憶起耶穌的壯胆語，就要勇敢起來了。耶穌說：「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逮解公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解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證。你們被解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的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個時候，必賜你們當怎樣說；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乃是你們的父之靈在你們裏頭說的。」馬太十：十七——十九）彼得和約翰憶起這個應許，站在他們的控告者和審判者面前，又何畏之有！

彼得約翰之被逮和被解至法庭，事前實未經過法庭之正式手續的；因此，法庭現在就要以奸滑的問語審訊他們，以期能夠曲解他們的辯護詞了。這句模稜兩可的問語是：「爾以何權或何名行此耶？」做甚麼呢？就是這句說話應有之答案。是不是傳道呢？是不是行異蹟呢？抑或做甚麼呢？這句問語並沒有指出那一樣，不指出彼得約翰引人聚觀之由，亦不指出彼得約翰有什麼錯處。但我們知道祭司長之所以奸滑地構成這句模稜兩可的問語，實有一個不良的心存焉；他殆希望這兩個被告人胡亂作答，以構成被控的理由也。

8——10節 法庭之奸滑地構成這句問語，誰能使彼得有良好的答覆呢？彼得得着這句問語後，自然要

想下他已做甚麼，然後選出最好的答語；但他之現在的答語，則與他之所行絕無關係的，而這句答語，也足以使他的審判官極不歡迎。他之現在構成的答語，是直接說及別個問題的，這誠出乎審判官意料或想望之外。（8）時，彼得感於聖神，對曰：（9）民之有司，長老，我儕今日，以病人獲恩故，而問其何以得愈，（10）則爾曹與以色列民，當知拿撒勒基督，爾釘之十字架，上帝所復生者，即以其名，使

此人得愈，立於爾前。這番答語，是無須證據的，因為這個被異蹟所愈的人站在他們面前，他們不能否認；

而以耶穌之權能或耶穌之名愈此人，他們又不能含糊為諱。想否認這種權能是神的權能，而又與衆人所信所見的有所違背，想不接納聖靈感示彼得的解釋，則更有所不能。那末，這番答語，真足以使發問者無所施其伎倆了。

11, 12 節 彼得現在覺得好像已經勝訴，他更增多幾句話：(11) 夫耶穌固爾工師所棄之石，今已

成屋隅之首石矣。(12) 舍此，別無救主，蓋天下人間，更無錫別名，可以得救也。彼得

這裏引用之大衛的說話，(詩篇一百十八：廿二) 誠足以使他的審判者和控告者被人嘲笑譏諷，因為他們所棄的，現在已成爲必需的了。明明是一塊不可缺乏的之識屋隅首石，他們竟棄而不用，有者見之，豈不笑他們爲「肉眼無珠」嗎？彼得講了這句喻言後，他更明說他們所釘十字架之耶穌已爲拯救人類之獨一無二的救主了。這句宣言，可以隨處施用的，因為普天下人類無論那一個想得救，都是祇有耶穌之名。倘若有人說不識他和不信他而得救的，則他的拯救亦仍不能離去耶穌之名。

五 一個非公開的談話會(13節——17節)

13, 14 節 彼得的答覆，既不是奸滑巧避，也不是瑟縮畏葸，自然會引起他們細心研究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考彼得等之所以被捕，實因他們以大無畏的態度宣傳基督之名，可是控告他的人們，到了公堂後，見彼得那種勇敢精神，竟結舌而不敢言。(13) 彼等見彼得約翰侃侃如也，識其未學蚩氓，異之，又知其從耶

穌。(14)且見得愈之人偕立，所以無言可詰。這兩個使徒之爲這班審判官所認識，不是一件奇事；他們審訊耶穌時，這兩個使徒曾到公堂作陪，耶穌未死以前，他們亦再見這兩個使徒隨從耶穌，而約翰個人更爲該亞法所素識之友。約翰十八：十五、十六。彼得講完了他的說話時，當時的人，想必個個默然無語；因爲這處明說「他們無言可詰」也。他們沒有一個敢駁彼得的話，也沒有一個斥責彼得的話。他們不知所可，誠苦矣！

15, 16 節 他們經過了一陣默然無語的時候後，遂叫這兩個使徒退堂。(15)第令之出會所，相議曰：(16)此兩人將何以處之？彼等明行異蹟，耶路撒冷居民悉知之，我儕不能諱也。他們之准這兩個使徒出會所，我們覺得這種處置是至偽善的，至無情的。他們現在究竟能否坦然無私無愧，在道稟上却是一個疑問。就或他們可以公然對人，心無愧作；他們也一定不能對上帝。

17 節 他們商議後，得下列的結論，而他們的本心，也全在這節經文顯露出來了：(17)惟勿令此播衆，當恐喝之，俾毋以斯名訓人。作這個提議的人，以爲這樣可以解決困難的問題，而餘輩又異常的歡喜得着這條逃避之路，以免他們的累結，若輩誠狡矣哉！倘若這個辦法不是十分猛烈的，則誠是一個穩健的辦法，且行了這個辦法後，又當無窒碍之處，無怪他們會採取這個辦法了；然而其如良心何！

路加怎樣的得知這個秘密會議之議案，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亦不難想知其內容。掃羅的老師加馬列當時想必在場，惟掃羅自己則好像不在場的。復次，這「一大羣祭師」他們後來悔改信主後，亦必有以悔其黨昔日

之卑鄙陋劣而認其罪愆的。

六 勿再宣道之禁止(18節——22節)

18節 他們採納這個決策後，馬上就實行起來了。

(18) 遂召使徒，戒勿以耶穌名設教。在教會

歷史中，傳道之被禁止，這是第一次；這次之禁止，是絕對禁止的。倘若使徒果然服從了這個禁令，無論在公眾地方或在非公眾地方皆不宜傳耶穌之名，則我們將搖首恐惶以說，其禍不知伊於胡底矣！

19, 20節 倘若這兩個使徒憂他們個人的安全，則他們已退而緘默無言矣；惟他們不如是也。(19) 彼得

約翰曰：聽爾曹而過於聽上帝，在上帝前，義乎？爾自審焉。(20) 蓋我儕所見所聞者

不得不言也。彼得約翰之答語，前部分是叫這班審判官以良心審判自己，後部分則是一種顯明而有禮的

表白，不理他們的禁令。這班審判官以為這兩個使徒若緘默不言，則必服從他們的禁令，但使徒正義凜凜，不容他們思想片時，乃即公然反抗他們的禁令，誠足以予他們一當頭棒也。

21, 22節 公會之審判這兩個使徒，敖氣逼人；現在彼得約翰之答語如此，誠足以使這班審判官精神上感受莫大之痛苦。這班審判官本欲施行其威權矣，然以畏民衆故，欲討好於民衆，又想為而不敢為。(21) 有司

無以責之，第恐喝而遣之去耳，蓋衆民皆見彼得之所為，歸榮上帝，而不敢有以犯衆民也。(22) 夫因異蹟而得愈者，其人四十有餘歲云。無論民衆想及彼得的教訓如何，他們曾見

「跛者之得愈」總會存一種欽羨和讚美的觀念，而這個跛者的年歲，亦已四十有餘，衆人皆稔識之久矣，他之跛，蓋無人不曾爲之憐憫也。

七 兩使徒之回報，及十二使徒之禱告（23節——31節）

23——30節 這兩個使徒，現在已由法庭凱旋了，他們雖得勝而凱旋，但並不以其在危險中勇敢而自誇。

他們好像已經達到信仰之最高標準了，他們更希望凡人都有一種信仰，保持這種信仰在生命中無時或息。他們現在之所爲，是值得吾們具精微之研究的。（23）彼等既釋，乃就其餘使徒，以祭司長及諸長老

所言告之。（24）衆聞言，齊揚聲籲上帝曰：主乃上帝，造天地海萬物者。（25）曾以大衛

之口言云，異邦奮怒，諸民圖謀，奚爲哉？（26）列王立，羣伯集，逆上主及基督。（27）希律

本丟彼拉多，異邦人，以色列民，果集，而攻爾聖子耶穌。（28）以成爾手及爾旨所預定之事。（29）今祭司諸長恐喝我，求主鑒之，俾爾僕侃侃傳爾道。（30）施爾手以醫人，以爾

聖子耶穌名行異蹟奇事。

這種祈禱，我們覺得每部分都極其合宜，即全部亦極妥適，值得我們學習，和值得我們仿效的。前者他們選立一人補充猶大使徒職時，置兩人於主前，求擇其一，而曰：「主識衆心」，但這次他們想得上帝的保護權能，他們就呼籲說：「主乃上帝造天地海及萬物者。」他們的禱告，是平均合宜的。他們以上帝的預言作基礎，而應以

希律彼拉多以以色列民，及異邦人之事，首說：『今祭司諸長恐喝我，求主鑒之。』次說：『俾爾僕侃侃傳爾道。』

在今日戰爭受災的時候，人們的祈禱，總是求上帝替他勝敵的，在禱詞中，有時更加以惡言於奪其權利的敵人，這類的人，余甚願其一讀使徒的禱語，以糾正他們對敵的思想。這班使徒，並不患其有失去其在政治上之權利的危險；他們之所患者，惟不能傳基督教世之道耳。他們在地上所有之最寶貴的和最確實的權利，就是受人們之棄絕，然而他們的禱告，却未爲此而露多少怨聲惡言。他們對敵的禱語，祇說：『今祭司諸長恐喝我，求主鑒之。』這樣的祈禱，對敵祇有聽主處置，並無私毫自己的意思參與其間。乃返觀今日的人之祈禱，與使徒之祈禱一較，則大相逕庭；他們的祈禱，則每求上帝顯其義怒，替他們滅敵，一種利己之念，盡露於其禱詞無遺。至於使徒爲其工作之祈禱，則祈求上帝使其勇敢傳道，無論敵人如何恐喝，亦必侃侃而談；他們更求上帝施其權能，行異蹟奇事，俾其所傳者得人信而接納。誠以他們一得上帝的權能，則勇敢無畏也。

31節 他們求「俾爾僕侃侃傳爾道」之勇敢，上帝立刻就答應了；這誠出乎意料之外的。（31）祈禱時，所集之處震動，衆感聖神，侃侃而言上帝道。屋宇之震動，乃聖靈的權能，乃上帝使他們堅信上帝常偕他們，而能勇敢傳道的。



第四段 教會之更進展及

其一次的逼害

(四章三十二節至五章四十二節)

一 教會之團結及其經濟之豐裕(32節——37節)

32——35節 路加記載初次的逼害後，現在更進而使我們注意教會的內容。使徒之宗教的生活，比較第

二章末所言的，更形豐富，而這裏的紀述比前也更詳盡。

(32) 信者之衆，一心一志，不私己財，有無

相通。(33)使徒力證主耶穌復生，衆獲大寵焉。(34)其間無窮乏者，蓋有田宅者，售

而挈其金，(35)置使徒前，有所需則分之。

這一大羣人，忽然來自各處，聚集在一塊地方，我們想下這件事，確是一件極奇異的事情，而他們能夠「一心一志」，在歷史上更是一件有價值的事蹟。信徒之要團結，救主早已爲此事而祈禱。(約翰十七：十一，廿，廿一)今教

會竟欣然履行，爲證於世界，這實是一件極好的事情。他們最奇的行爲，就是人各不私己財，有無相通。這不是

社會主義的學說之結果，也不是他們這樣的做，要組織一個新社會，他們之所行，實是體上帝之愛，甘心情願之所爲。設立有組織的機關施濟貧乏，在上古的異邦人有無這類事情，我們不得而知，但在猶太人中，他們的法律，誠有濟貧濟難的條文，不過他們忽視此事而不行罷了。是故這一大羣人，今日售其屋，售其地，以濟其貧友，確是一件空前所未有的故事。路加今紀其事曰：「使徒力證主耶穌復生，衆獲大寵焉。」由此以觀，他們之所行，是不虛其報的。他們之獲得這種「證耶穌復生」之權能，今日是這樣，明日是這樣，常時都是這樣，但權能的效力，是用之於人羣的。牠的效力，比較從前更爲有力，因爲現在的效力，從前接納耶穌爲救主的人，在其生命中未之前見。他們所得之「大寵」，不是上帝以前所賜之恩寵，這種恩寵，說是人的惠愛，比較確切一些。我們看：自這班人團結一致有無相通後，他們就愈加恩愛，所宣傳的亦愈加有力，反之，倘若沒有團結與有無相通之事，恐怕最有力的宣傳亦無可見的效果了。

許多註釋家以爲教會在這個時候，是有組織的結合，好像社會的俱樂部，但這時的教會並不是這樣的，因爲當時各會友的財產，不是各人皆要拿出來平均分給的，即當時的使徒，亦並未組織一個委員會以專理這宗事情。換句話說，當時的情形，實是「貧者則濟」，意即貧者則有所收，富者則有所施，所謂有無相通也。這個真情，看下面第五章一至四節亞拿尼亞與撒非拉售產的事，和第六章一至三節選七人以專理筵席的情形，更爲明白。更有言者，我們更不可以爲這班使徒之所爲，是一件錯誤的事，而以爲他們後來覺得這事須有所改正。這樣的妄擬，祇有爲那些否認使徒在教會所爲的是聖靈的指導的人們所採納，和那些同時不知道基督徒弟的仁慈是適當的人們所採納耳。其實，這種良好的教會，足以予後來的教會一個先例，使真正的基督徒弟具仁慈的心腸，不使其教

會兄弟衣食有所缺乏，縱售屋售地以濟，亦不爲過。換言之，即教訓我們與兄弟同甘苦。關於這種良好行爲，我們看一看安提阿教會之仿效此種先例（十一：廿七——卅）更足以使吾們欽羨不置呢。

36, 37節 路加現在進而舉一個售產濟貧的人給吾們看看，他之所以舉出這個人，必定是因為他後來著名的。

（36）時有利未人，屬居比路族，名約瑟，使徒呼之爲巴拿巴，譯即勸慰子，（37）有田，售之，挈其金，置使徒前。

「勸慰子」是希伯來語，如果一個人是勸慰人的，則給以是名。他之得是名，是因為他善以言語勸慰人。這種勸慰的力量，在乎其說詞合邏輯的或誠懇的，而能有這種說詞的，在教會歷史中則有極高尚的價值。這個善於言詞的人，我們看他後來的工作，會覺得他以言語動人的工作很多。

按摩西律例，利未族是沒有產業的，但若利未族的生活費是由他族十輸其一，則這個利未人有其私產，是頗足驚異的一件事。惟我們要記得的，原始土地之劃分，某支派得某地，利未族得某地，城種劃分，他們被廢於亞述及巴比倫時，已經完全破壞了；此種破壞，後來總未完全規復，因為他們被釋回國後，縱有幾族有多少殘餘之地，亦未曾依舊有的限制處置妥當的。根據這種情形，所留的土地，是任從利未族支配，他們各人得幾多私產，從未有法律上的限制，亦從未有法律上的阻止。約瑟的田，此處經文雖未有確說在居比路，但我們亦可以斷定他的田是在居比路，因為此地是他生長的地方。「屬居比路族」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他生於居比路的，並不是說他的祖宗是居比路人也。（參看馬可七：廿六，行傳十八：二，廿四。）

1, 2 節 在我們人類中，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即每凡有極善極美的事，必有其掩飾之處，此種掩飾，蓋不外外表其美德以冀得人之讚美，內行其詭譎以壓其私慾，即所謂「偽善」者是。下列的例，就是這一類的事情。當時教會的仁慈恩惠，已為世界之最高貴的美德，豈知在這班教友中，竟有其敗壞之馬，以破壞這種最高無尚的善德，殊可惜也。

(1) 但有亞拿尼亞者，與妻撒非拉，產(2)夫婦同謀，潛藏數金，餘挈置使徒前。

在下面其妻所講的話，亦說其所携置使徒前的銀，即盡賣其產所得之銀。倘若我們研究他們的本心，必知他們在未置金於使徒前之前，必定互相同謀無疑。他們羨慕巴拿巴及其餘的人之善行，售其產業，置金使徒前，以冀得人之讚美，於是售其產業，但他們是偽善的，留出售金幾分，不盡拿出來。這種行為，不知其內相者，就以爲其真是仁慈的了。但他們這樣的行為，無論如何，都足以顯其貪婪，足以顯其偽善，因爲他們之售產，不外是想博得人們之讚美，而非真正有仁慈心的。他們實好像今日的偽善基督徒，滿口認耶穌所行，則離耶穌遠甚。他們售產與不售產，有誰強迫？不過售產而欺使徒，斯爲罪耳。他們把售金的大部分拿了出來，以顯其慈惠，怎知他們的命運就以此而告終，結爲萬世羞呢！

3, 4 節 亞拿尼亞之獻其金，是飾外的，不是真心的，但這種行為，不能欺騙充滿聖靈之使徒。(3)彼得

曰：亞拿尼亞，胡爲撒但惑爾心，潛藏售田數金，以欺聖神耶？(4)田未售，非爾田乎？既售，非爾金乎？心生此念何爲？是爾非欺人，乃欺上帝也。在彼得的誅心語中，他併舉撒但之權能，和人之受試，與其前者所言之「人有犯罪的自由，但上帝有裁判權」的意思無異。他對亞拿尼亞說：「胡爲撒但」

「惑爾心？」同時併說，「爾心生此念何為？」惑者之試誘和試誘之發生效力，我們要分別認清楚的，今亞拿尼亞之罪惡，實亞拿尼亞自取的，而非撒但的，因為亞拿尼亞為撒但之所為。我們公道的講句，苟非亞拿尼亞任令撒但惑其心，與撒但取一致行動，則撒但之權能斷不能有以勝之；正是因為他與撒但取一致行動，他纔要負起犯罪的責任呢。

彼得之認識亞拿尼亞的真相，不是由人告知的，乃是聖靈在彼得心內有以知之的。是故我們要知道彼得之這樣的眼明心通，乃是聖靈的權能。

5 節 亞拿尼亞的偽善既暴發，當時在場的人們莫不異常驚異；而亞拿尼亞當時立即所得的結果，他們中也沒有一個能預料到的，即彼得或亦料不到。（5）亞拿尼亞聽此，即仆而氣絕，聞者大懼。亞拿

尼亞之偶然的死亡，我們沒有證據以證實這是彼得的意想。這實是神的意旨，因為亞拿尼亞所犯之罪，不是欺騙做教會職員之彼得，乃是欺騙管理人類道德之上帝。使亞拿尼亞而果成功其所為，則我們將以此事為一件有價值的事了。就令他所做的事而可以成功，但亦不過暫時的成功耳；因為這事到底是欺偽的行為，大凡欺偽的行為，遲早終必被人察破的，一經察破，則內居使徒的聖靈之權能必有其嚴重的顯示，以使人心有所儆戒。倘若聖靈而可欺，則使徒的權能之全質，已為其所毀壞久矣，而多數人的信仰又已為其所擲棄無餘矣。亞拿尼亞這種試惑上帝的罪愆，生出了嚴重的結果，會使我們永不忘記聖靈的權能，或誤會聖靈的權能。聖靈顯其權能後，即得下面的結果：「全教會皆恐懼，凡聞此事的也恐懼。」

6 節 人死而無哀哭，是極傷心的，人死而無葬禮，也是極傷心的。現在亞拿尼亞之死之待遇，即好像拿答

亞庇戶之死之待遇無異，他兩人之死，利未記十章一至七節記其事爲「所燃之火不聖，耶和華以火燬之，尸即被昇而無人哀哭。」（6）少者數人起，殮尸昇出葬之。這種葬埋，實仿效亞倫二子拿答亞庇戶之葬埋；後

者之這樣的葬埋，是摩西所命的，前者之這樣的埋葬，信是彼得所命的。少者在聽講場中，甚少能夠自由做事的，他們苟非得使徒之命，亦不能走告死者之妻。這幾個少者之不去告知死者的妻，作史者路加雖絕未說明其理由，但我們亦可以爲這個測擬是對的。

7 節 撒非拉當時不在。（7）三小時後，其妻入，猶未之知也。她的丈夫之死，原是極非常的事

情，爲甚麼她許久還沒有知道，我們無從得知其原因。他死的地方，是在公衆叙集的場所，死後即被昇出而葬，過了三個鐘頭，他的妻入來，對於這事仍瞭然不知。按諸情理，他剛纔死的時候，就應有人告知其妻，使其妻得參與葬埋。惟事有不然者，必有其不然之由：人之不走告其妻，想必出於最高的權能之禁止；而同時我們亦可以推知彼得之所以不使撒非拉知其夫之死，實因撒非拉亦犯相同之罪，彼得須試驗撒非拉之心，故不使人走告其妻的。

8 — 10 節 她進了來，正在預備對答與其丈夫所同謀之事，彼得就問她。（8）彼得曰：爾售田之

值止此乎？明以告我。曰：然，止此。（9）彼得曰：爾曹曷同謀試主之神耶？葬爾夫者，

足已及門，亦將昇爾出矣。（10）婦立仆其前而氣絕，少者入，見其已死，昇之出，葬於夫側。她入來的時候，彼得知道應該怎樣的問她，乃進而問焉；但我們也沒有證據以證實她之死亡，乃是出於彼得之意。

想。我們以為她之死亡，實好像她的丈夫之死亡，為內居使徒的聖靈之權能所使；而他兩人之死，就以耶路撒冷政府亦承認是聖靈的權能使然，因為使徒後來被傳訊時，政府亦不謂使徒殺人的。

彼得之「爾曹曷同謀試主之神耶？」之問，是說他們同謀之結果的，並不是說他們同謀之目的。他們這種試聖靈的行為，其意實想試人能夠察破其行為否。倘若他們未做這事以前，我們問他們，你能夠欺聖靈嗎？他們一定會答說：不能；因為他們一定會知道其試探無效的。他們之敢於試探，實因為他們心目中以使徒為人，而不以使徒為充滿聖靈的人。豈知使徒是滿有聖靈權能的，他們一經試探，則連隨得着意不及料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也足為後人的龜鑑，使無有敢復嘗試的人。

11節 倘若亞拿尼亞夫婦的計謀成功，則此後基督教的前程不堪設想了，幸而仗賴基督的威福，其謀得不遂。(11) 全會與聞者咸大懼。這種恐懼，不特全教會有，即凡聞這事的也有。他們之發生這種恐懼，不止是因為這兩個罪人偶然的死亡；但亦因為聖靈居使徒中，識人心裏所思想的事情。到了這個時候，各門徒對於使徒的靈威，已有較好的認識，而這班不信主的人們，從此也尊敬使徒了。

會衆之驚慌，和凡聞此事的之驚慌，是本書的附事；這件附事，與教會的前途有關係，我們切不可忽畧。在基督教中有這種敗類，未嘗不是基督教的不幸事，然而這種敗類一經起首，則為彼得創其鋒，這正有益於我們今日的教會很多。亞拿尼亞獻其田產，以示其博施濟衆的洪量，可是他是一個說謊的人。今日教會的教友，每每誇說其捐款，過言其資產，以示其淵綽，這類的人，實犯了亞拿尼亞和撒非拉所犯的罪，倘若這類的人，個個都好像這

對罪人的暴死我信天下必少了這類的。天下若有這類試主的人，他們應該要知道他們的上帝，即賈罰亞拿尼亞和撒非拉的上帝，必依其所犯的罪，隨時隨地施以報應。

三 教會之興盛（12節——16節）

12——16節 在這段的經文，著者述說自懲罰亞拿尼亞和撒非拉後之效果，更為完滿。許多人被使徒醫愈，許多人敬畏使徒，許多人加入教會，就是自懲罰這對罪人後所得之效果。（12）使徒於民間廣行異蹟奇事，信者一心集所羅門之廊。（13）餘無敢親之者，然衆民敬畏之。（14）男女信主者益廣。（15）人扶病者，出於衢，寢之床榻，冀彼得過，影或庇之。（16）鄰邑之衆咸集，與病人及爲邪神所難者，至耶路撒冷皆得愈。這段後部所講之異蹟，乃是使徒憫彼輩之痛苦，以聖靈之大能愈他們的，這並不是使徒後來又加了許多權能，不過使徒更加熱心醫人罷了；而他們之携扶許多病人求醫，亦因爲他們信仰使徒以異蹟醫人之權能比較大。這大羣被愈的人們中，和那班携扶病者的人們中，有許多必定連隨領浸，從此教會又起首推廣到鄰邑了。當時所羅門廊，仍爲衆門徒敘集之所，但現在聖徒與罪人比較從前恭敬使徒許多，因爲他們各人都覺得他們無可驕恃，好像亞拿尼亞夫婦一樣。那時的情形，一定有許多罪人悔改，受浸入教會。這裏之起首特別說出婦人，想必是因爲現在皈主的人，比前加多許多，有說出婦人之必要。

尋常，在我們近今的經驗，教會中有人犯了大罪，（好像亞拿尼亞夫婦所犯的）則必醜聲四播，使教會爲人

所蔑視，減輕了教會的威信，連入教會的人也裹足不敢前。爲甚麼耶路撒冷的教會竟適得其反呢？若以耶路撒冷教會爲例，則這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以爲一個教會之被人如何看待，總視乎其所敗名之事如何而有分別。倘若耶路撒冷教會寬容亞拿尼亞和撒非拉自暴其罪後而仍留他們在教會，則「耶路撒冷之道已哭」，而罪人將亦不歸主了。惟我主疾惡如仇，卽加懲罰，使其死而身無帛布，又無葬禮，令全會的人因以知罪之不能容。吾人生居斯世，最重要的就是有教會輔助自己，有良友輔助自己，使自己的生命聖潔，所謂有過則規，有善則勸，如此則我們可以希望得一個較好的世界。是故若有欲沉湎於罪惡之人，入教會是形式的，則他必不欲有這樣的教會；但祇有那些誠心行善而想救其靈魂的人，然後想得這樣的教會之規勸以救其靈魂耳。上帝起始在教會的嚴厲懲罰，何時得再見於地上呢？這條問題，我想那些對上帝負責牧理人的靈魂之牧師有以答我啊。

四 使徒之被囚及釋放（17節——21節）

17, 18 節 使徒當時所行的異蹟，耶路撒冷城及其附近皆莫不哄動，讚美使徒的悔改皈主的，隨在皆有，豈料當時各人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忽然又來了一個禁命，叫使徒不可宣傳耶穌之名，因使徒於獄。（17）祭司長與其從者，皆嘔吐駭黨，滿心忌恨。（18）遂起，執使徒下獄。此處所言之嘔吐駭黨，卽前者逮捕彼得約翰之嘔吐駭黨。他們現在見使徒又傳主耶穌之名，哄動多人，遂又焚火中燒，逮捕使徒，以減使徒之勢力，他們現在不止是逮捕彼得和約翰，更且逮捕衆使徒，比前的範圍更擴大了。使徒那晚在獄中，想必是淒涼慘淡，卽其他在獄外的數萬兄弟姊妹門徒，想亦必淒涼慘淡呢。

19——21節 使徒之被逮及被囚，他們不會見得是足驚異的事，因為他們各人都知道傳耶穌之名，一定要被公會逮捕的，惟他們與凡耶路撒冷的人覺得驚奇的，祇是在監獄那晚天使開監門的事而已。（19）主之

使者，夜啟獄門，携之出，曰：（20）往立殿中，以生命之道教民。（21）使徒聞之，味爽，入

殿教誨。使徒在「晨光熹微」的時候入殿，聽他們講道的人，必定是很少的，在那裏的人，想必祇有那憂而不

寐的兄弟，和那往殿祈禱的人。他們在這樣早晨的時候，偶見被囚之使徒入殿，自然會覺得很出奇，走出來散布

這個消息，所以使徒在那裏，不久就有許多人圍着聽道。我以為使徒現在的說詞，一定是把其前日中斷的說詞再為繼續講去。

五 使徒之被提訊法庭（21節——27節）

21——24節 使徒被囚那晚，祭司長和他的同僚對之，想必多方壁劃，澈夜不寧，因為他們明朝就要把使徒訊於法庭了。他們究竟想怎樣對付使徒呢？這是一個疑問。（21）祭司長與從者咸造，召公會及

以色列長老集，遣人至獄，將使徒至。（22）吏至獄，不見人，反命，曰：（23）我儕見獄，鍵閉

甚固，守者立於門外，啟時，閱其無人。（24）祭司，殿司，祭司諸長，聞此疑焉，不知若何。他

們不見囚犯在獄，會覺得是一件神秘的事，但他們已知使徒是能行異蹟的，他們將必以此歸諸使徒之聖靈的權能。他們現在知道他們之所為是不能與上帝拮抗的，所以他們的心裏必定異常不寧，不知將如之何；他們一定

會想：倘若我們繼續與上帝對敵，則上帝施其權能時，我們究竟怎樣呢？他們既知不能對抗上帝，為甚麼他們不即散去，而尚欲隱其召集之事呢？這是倒足驚奇的一件事。老實說，他們實在因為自得囚犯走去之消息後，他們心中跳躍不寧，要想怎樣辦法。

25——27節 公會之已召集，頃刻間城中居民就個個都知道了，他們召集開會的意思，亦為各人所熟知。在這個時候，更有些與諸祭司同站立的人民，看他們對這事將如何舉動。

於殿教民矣。（26）殿司與吏，往取使徒，然不敢強，懼民石擊也。（27）携至，立於會所。

當「使徒在殿」的消息傳到時，曾經被遣之殿司與其士兵，自然不須再候上峰的命令，就立即去逮捕逃獄的罪犯了。他們這次去逮捕，一見着衆人手上都拿着幾塊石子，預備他們下手逮捕時，就向他們擲去，就知道他們是很危險的了。殿司見着這種情形，知道衆怒難犯，於是不敢下其毒手，祇有押解使徒到法庭而已。他們押解使徒往法庭時，相信必定有許多人在法庭外面鼓噪，這班鼓噪的民衆，會是預備擲石的民衆，而不是衆門徒，但我們也不能斷定那班新新飯主的人會不加入，因為這班新門徒是僅得福音精神之部分的而已，自不免因此而過激也。

六 審訊和抗辯（27節——32節）

27, 28節 使徒之被審訊，這裏紀述得極其活潑精緻。他們竟又宣傳耶穌之名，堂堂一個祭司長，真要被激倒了。

該亞法前者已命彼得和約翰不可以耶穌名告人，今（27）祭司長詰之曰：我儕非嚴禁爾曹，勿

以此名訓人乎？爾乃遍耶路撒冷播教，欲以此人之血歸咎我也。該亞法的問語，包含有

兩個意思與使徒爲難——即不服從公會之命，和以耶穌血歸咎他們。後者的意思，足以見這班告發使徒罪狀的人們之低聲下氣，亦足以見他們感覺到前者有份子共殺耶穌之非，倘若耶穌的復生，不會牽連到那班流無辜者的血的人們，則他們斷不至壓止傳耶穌基督之名。但流無辜者的血的人，將來一定要懲罰的，所以這班不幸的人們，現在覺得他們從前有份共殺耶穌的罪，或覺得他們不信有復生的罪。他們的偽善和罪戾誠不可赦，現在他們想卸去其責，其罪會更深一層哩！

29——32節 彼得現在答覆祭司長的說話，其一種大無畏的態度和其義氣凜凜的肅容，誠有足多者。

(29) 彼得與諸使徒曰：聽上帝過於聽人，宜也。(30) 爾懸木而殺之耶穌，我祖之上帝復生之。(31) 舉於己右，爲君，爲救主，賜以色列民悔改而得罪赦。(32) 我儕爲是證，上帝賦信從者之聖神亦爲證。彼得的答語，首先就是辯其不服從公會之不爲罪。彼得和約翰前者受

審時，曾說：「聽爾曹言而過於聽上帝，言宜乎？爾自審焉。」現在彼得和諸使徒則曰：「聽上帝過於聽人，宜也。」至於第二個與彼得爲難的意思，他們現在則猛烈攻擊他們的審判官，說：「爾懸木而殺之耶穌我祖之上帝復生之，舉於己右，爲君，爲救主。」他們恐怕他們的審判官有思疑耶穌之復生和在天之榮耀，於是隨着又說：「我儕爲是証，上帝賦信從者之聖神亦爲証。」作証這事的人，是剛纔由鍵閉之監牢出來的那麼，聖靈之大能行異蹟遍於耶路撒冷，又誰能辯難呢？誰能疑惑呢？

至於「爲君，爲救主，賜以色列民悔改而得罪赦」之句，賜人悔改而得罪赦，可以說是恩賜。但悔改是必要出於我們自己的志願，因爲自己沒有悔改，則罪還沒有得赦。（參看40頁三章十九節註釋）我們一定要爲罪而憂，誠心痛悔，上帝然後赦我們的罪。我們如果悔罪，接耶穌爲救主，則我們同時要信耶穌之死，復生，和其在天之榮耀。以色列民如果有這樣的誠心，則上帝亦將賜其悔改而得罪赦矣。

七 使徒之被迦馬列救死（33節——42節）

33, 34節 代表使徒說話之彼得在法庭上勇敢抗辯，竟然觸怒了法庭上的審判官。（33）衆聞言，暴怒，

謀殺之。（34）公會中有法喇噠人迦馬列爲教法師，民所尊者，命衆釋使徒暫出。我們

讀過上面的行傳經文，都知道法喇噠人之逼害福音的進展，無有如噉吐噉人之甚；現在噉吐噉人之對待使徒，比前更有甚焉，他們想鼓動全公會的人們，把使徒個個都要就戮，幸而其中有一個鎮靜而又有智慧的法喇噠人，進以良言。前者公會之令彼得和約翰退堂，是想他們退堂不能聆悉公會之計議；今者迦馬列令衆釋使徒暫出，衆人自必又以爲好像前時的意思，給他們更便於秘密會議了。

35——39節 迦馬列好像是想留在法庭內，候審判官令使徒退堂後門門的，豈知噉吐噉人毫無忍耐，必要等候他的計議。（35）乃曰：當慎處此等人。（36）昔有丟大起，每自矜詡，附之者約四百人，

丟大伏誅，從者星散，歸於烏有。（37）厥後，登籍時，又有加利利人猶大起，大惑衆，彼亦

亡，從者星散矣。(38)今我語爾，宜遠此人，聽之可也。蓋其所謀，出於人，必自毀。(39)出於上帝，必不能毀，毋或逆上帝。迦馬列舉出這兩個惑衆的人之末路，是與使徒有關的。他的勸議，是否有助則在乎我們以爲如何則如何。倘若我們以爲他的獻議，是處置宗教運動之普通方法，則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趨炎附勢的人，或一個手腕奸滑的人。姑勿論此種處置能否成功，但愛護真理的人，一定會要探求其究竟。

但迦馬列的勸議，是很活動的，我們可以說他的勸議很好。他的說話是這樣的運動，我們不知其好否，我們應否嚴厲處置呢？抑不處置而聽其自己消滅呢？因爲不出於上帝的則必自毀。這樣的說話，是最足以應付聲勢洶洶的嘵吐噉人的。我們更要注意他後面的說話，他清楚說明出於上帝的，則任你如何壓逼，亦不能毀滅其絲毫，你們切不可稍逆上帝。他的意思，隱然有使徒的宗教運動是出自上帝的。在這個怒氣冲天，聲勢洶洶的情境之下，竟然有人能夠講幾句好話，平息衆怒，而所講的話又不受到祖庇的嫌疑，確是難事！確是能人！

40——42節 迦馬列的勸議，竟然發生效力，使使徒不至於流血，但祭司和長老對之，則觸怒異常矣。(40)

衆然其言，召使徒入，扑之，命勿以耶穌名訓人，遂釋之。(41)使徒離會所，皆喜，以爲耶穌名而受辱，實榮我焉。(42)於是在殿在家訓人，傳耶穌基督福音，日無止息。按摩西律

例，鞭笞不得過四十，在四十內任由法官視罪之大小而有伸縮。保羅所受的鞭笞，至三十九便止，或者是因爲恐怕錯數次數而要留多少餘地。按此，這次使徒所受之鞭笞，想必裸其背脊，鞭三十九次。惟他們自被釋後，各人皆大歡喜，以爲耶穌名受辱而榮。此種反常之情形，可信不可信呢？然而在傳道這麼熱誠之使徒，則我們又不

能不信。他們之以辱爲榮，比之其所行之異蹟，恐怕尤足驚異；尤其是在初次所受的鞭笞而能以辱爲榮，更足以使人欽敬。保羅爲道而屢受逼害，就無怪他能夠說：『我爲基督的緣故，以荏弱、凌辱、災害、窘逐爲喜；因爲我雖弱而反強；』但在初受鞭笞之使徒而能以辱爲喜，就不能不謂爲難能可貴了。他們那種以辱爲喜之神秘，或者因爲他們想到基督信任他們，故意聽他們受辱而榮；然而他們如此，無論如何亦足以証他們信心之偉大也。

他們出來後，就在殿中宣道，與前無異；因爲使徒和各兄弟都可以在外廊宣道，而無人可以干涉的；他們的宣道，更且每日都有。他們宣道，是繼續延長的，非若我們今日的傳道人之宣道而有時間之限制。至於他們之在「家」訓人，說是在聽者之家，較爲妥當一點；因爲在使徒之家，則必少人來聽，在聽者之家，則可以與凡需救道的人接觸。使徒們這樣去傳道，誠足爲吾們法，吾們苟不取法於使徒，則難期福音流行於民間矣。

第二次逼害，我們現在已經講完了，在這次的逼害中，我們也見得使徒獲勝凱旋。當衆人看見他們離去鞭笞柱時，衆人莫不重視他們之爲主受難之價值，和歡喜他們之脫離爲主所受之痛楚；因爲這些難能可貴之事，實未之前見的。又當衆人看見他們傳道勝利，毫無辯難，毫無恐嚇，毫無逼害，毫無責罰之時，衆人的心坎中，亦必定會欽羨他們之英雄的氣概，而欣然向往基督的。



第五段 教會之更進展及

其二次的逼害

(六章一節至八章四節)

一 委七人司筵席事 (1節—7節)

1節 著者既已講完第二次的逼害，現在又進而使我們注意教會之更形進展，及繼之以第三次的逼害，這次的逼害，認真厲害，門徒受難和冒險的，不計其數。我們遲些且把門徒之受難及避難的情形寫在下面。(1)

當時，門徒加多，有說希利尼方言之猶太人，怨希伯來人，以日施濟，弗及其婆也。這裏所

講之日日施濟，是那些仁慈的門徒拿其所有以濟乏者的，意即『乏者則濟。』那時接收濟欸的，大多數為寡婦，

而施者方面，亦祇有盡其仁者恤人之心以捐其財耳，非均其產也。講希利尼話之猶太人，即猶太人之生於希臘

的，他們的風俗習慣和教育，皆已受希臘的陶化，故有希臘的猶太人之名。當時門徒所拿出之欸項，盡交與十二

使徒料理，而使徒當時忙個不了，忽畧由外邦來的寡婦，自是意中事。

2——4節 這班人的怨埋，一有發現的現象，就立即處置妥當，教會得以仍存一心一德的佳景。這種處

置乏者之需要，乃是內居使徒的聖靈之先見，而並不是使徒真有先見之明，亦不是待至全教會已呈怨恨的現象

然後有這樣的措施。按此，則聖靈見人有加多的需要，就賜人以加多的需要。那時教會的職員，除十二使徒外，

更委多幾人以佐理會務。(2)十二使徒呼衆門徒曰：我儕不傳上帝道，而几筵是司，非所

宜也。(3)兄弟，宜於爾中，擇有衆望，感聖神，具智慧者，七人，使司此事。(4)我儕則專

務祈禱傳道。十二使徒因爲要司理几筵事，弄到不暇傳道，所謂不暇傳道者，非完全舍棄傳道工作，不過部

分的舍棄，或應先的倒在後，應後的倒在先耳。這種情境，實非所宜，因此，聖靈特指示使徒，在衆門徒中選多幾人

以專其事，而使使徒不至爲着這事而擾其傳道的工作。

在選擇時所應注意之三種資格，我們不要忽略而不提到。這三種資格，明明是表明何種的人然後合做教

會的職員。他們第一就要『有衆望』，所謂有衆望者，不祇是在教會中有好名譽，即在教會外公正的人中也要有

好名譽。第二就要『感聖神』，路加從前說過得行異蹟的權能祇有使徒，故這裏所言之感聖神，我們不要誤會作

史者的意思。路加的意思，是以爲充滿聖靈而結聖潔的生命之果。到底他們後來有多少所行之異蹟現在能

夠行否，我們無從證明。第三就要『具智慧』，所謂要具智慧者，即他們能夠處理繁雜之事之智慧。

56節 使徒所提出的事，他們各人都能明白，沒有一個思疑和反對，立即就實行起來。(5)衆然其

言，遂選士提反，其爲人也篤信，感於聖神者也；又選腓力，伯羅哥羅尼迦，那提門，巴米拿

及安提阿之進教者，尼哥拉。(6)此數人立使徒前，使徒祈禱，手按之。這裏所選出的人，完

全是希臘的猶太人，足見衆門徒的洪量大度。他們見有怨理的爲希臘的猶太人，故特選這班人，以示大公無私。

希伯來人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我們是無私心的，我們對於所忽畧之你們的寡婦是無妒忌的，是故我們特把施濟的事，交給你們的手，相信你們一定會注意你們的寡婦和我們的寡婦。衆門徒之如此的忠誠信任，除非最卑鄙的人會中飽私囊，否則亦不會賣使徒之信託。這次教會中有怨埋的現象，使徒處置妥當，使教會得以不至於破裂，誠幸事也。

這裏新增之教會職員，其名稱爲何，這裏並沒有說明，但雖沒有說明，我們也可以曉得即是腓立比第一章和提摩太第三章所說之「會佐」。他們最重的義務，就是「司理筵席事」，他們當時之所以要每日司理，則因所忽畧的寡婦陳訴其苦，故不能不專其所做。他們的義務既是司理人的飲食事，同時我們也可以推到他們亦可以司理主餐；他們既可以司理主餐，則濟貧捐款也可以交托他們料理，教會之財政也可以付托於他們之手。這種教會職員的職司既如此，則其所做的也有一定之限制。上帝對於他的信徒之工作，有其自己的主意，有些給千金，有些給二千金，有些給三千金，你的力量能做幾多，他就給幾多。是故我們遲些可以看見這七人中之一人之工作，當使徒傳道時，他居然站在前列爲耶穌道抗辯，同時也可以看見這七人中之又一個人，往撒馬利亞創立教會。今日如有人反對會佐有這兩人之特權的觀乎此，則應知他們所說之限制，是與上帝的意旨有違背。這七人中祇有兩人的工作見諸下面，我們切勿誤會以爲其他幾人就軟弱無用。這七人的工作是暫時的，其暫時的原因，則不是因爲想要這樣做的，而是因爲這班來自外邦的猶太人不久就要散去，故司飲食那種工作無長久之必要。當教會後來恢復原狀時，他們中亦有多少復返耶路撒冷恢復他們的職司的。

在這七人的名單中，在士提反之下則有「其爲人也篤信，感於聖神者也」之語，其他則無有焉；這樣的記載，我

們幸勿以爲祇有士提反則篤信和感聖神，餘六人則無信無聖神，因爲使徒叫衆人選會佐時，已先限「有衆望，感聖神，具智慧」之資格的是，故「篤信，感聖神」之字樣雖不重書於餘輩之下，我們也可以明白餘輩亦如士提反的。

尼哥拉爲「安提阿之進教者」句，其意卽是尼哥拉先時是在安提阿住，在那裏由異端之道而改從猶太教的；而此亦可以清楚證明諸門徒已接他入教會，選他時雖爲異邦人，亦已受割禮了。這事我們應要留意，因爲後來每有關於異邦人與教會之事，和異邦人信基督而獲救之事啊。

7 節 七人既選後，諸使徒可以專務祈禱傳道，故教會比前更形進展。（7）上帝之道漸長，耶路

撒冷門徒增廣矣。祭司多服信焉。

耶路撒冷的門徒增廣，足見上帝之道如芥種，其時增廣的確數，

非我們的能力所能確計。大海之潮，現在且與洪水相接，其時的興盛，真不可以言狀，因爲「大多數祭司」也悔改信從。祭司之職，是永遠事神的，現在他們除去舊衣換上新衣，可以說是革命的變更。當他們一經起首除舊則舊制度從此崩頽了。路加之記載福音在耶路撒冷之興盛，其所用之句語，以前總沒有這次之醒人的。

這裏所講之「祭司服信」，是顯明我們要服從我們的信仰。服從不是靠信來表示，因爲我們要實行我們的信仰，不能空口講白話。我們信耶穌爲基督爲上帝子，我們更要把我們所信的在生命中表現出來，即要服從我們的信仰。這種信仰，不能離乎浸禮；因此，此處說「祭司服信」，卽是等於說其信而受浸。保羅有這種相同的意思，說他所受的恩典和使徒職，是使「諸邦服信」。（羅馬一：五）

此處更有值得吾人注意的：即門徒加多，祭司服信，以致上帝之道漸長。路加見得增進的是上帝之道，故云上帝之道漸長，他的意思，不是說信徒的數目增進，而是說福音之效力增進。教會中沒有怨恨，則教會必愈加順利，教會中的組織完備，則宣道愈生功效，宣道有功效，則上帝之道增進，勢使然也。

二 士提反之被逮及誣控（8節——15節）

8節 上面已經說過教會每凡興盛，則隨着得不信者之逼害，這事已凡兩次矣。這次教會興盛又如前例，而士提反就是這次的犧牲者。（8）士提反篤信多能，大建奇事異蹟於民間。除使徒外門徒而能行異蹟的，這是第一次所見。士提反之行異蹟的權能，在他做會佐之前或後得着，我們無從證實；即著者路加亦不告知我們他從何而得這種權能。他之得聖靈權能，或可於下面第90百八章十四至十七節之例見之。

9, 10節 關於士提反證道之事，我們現在述在下面。（9）時有利百地哪古利奈亞歷山大基

利家及亞西亞會堂者，起與士提反辯。（10）士提反慧心銳志而言，衆不能勝。這幾個

會堂的人們，俱是希利尼的猶太人，他們當時羣集聖城時，還有他們自己的會堂。士提反亦希利尼人，他在未爲基督徒前，想必是利百地哪會堂教友，就入基督教後，亦未脫離其會籍。他的情形既是這樣，則他之對其舊友說其新信仰，自是應有之事。豈知以此就起了大衝突！

利百地哪會堂有「自由人」會堂之義，這個會堂的教友，大部分是會爲奴隸之猶太人而得釋放的。其他幾個會堂之名，則是該處城名或國名；至於基利家會堂，則爲使徒保羅原日之會堂。當日猶太人之有學問的，唯

喇囉人多於噉吐噉人，外邦之猶太人信主的，大部分則是噉囉囉人，而他們大多數都是富有財帛而又多智能的。因此，現在我們要在這部分的人中，尋出一個新領袖和那班不信主的人之衝突。這次的衝突是門智的，是辯論尼賽亞的大問題的，非若前兩次的衝突之以勢力和受苦便了。這次的爭辯，就以主耶穌時，恐怕亦未有辯論得這麼熱鬧和長久。這是信徒的對方爭辯者手持武器之第一次。信心幼稚的信徒，處在這個門智鬥勇鬥力的情形，真不知所可了。但有士提反在，慧心銳志而辯，無有能勝者。門徒始初或有恐懼，但看見士提反那種善辯，就不要畏怕了。

11——14節 當人們發生大衝突時，攻擊者方面必竭力表白其所攻擊之合理，而置真理於不顧，迨其所攻擊的理由不能成立時，則強而行謾罵或毆擊的手段。當時噉囉囉人之攻擊士提反就是採用這種政策，而士提反對於謾罵和毆擊，都已盡受無遺了。（11）彼等乃賄人使流言曰，我聞此人，僭妄摩西及上帝，

（12）又聳動百姓，長老，士子，突至執之，曳至公會，（13）設證誣之曰，此人僭妄聖所及律法不已，（14）蓋我儕曾聞其言曰，拿撒勒人耶穌將毀此所，及改摩西所授之例也。

衆民之被聳動反對門徒，這是第一次。往時他們逼害使徒，還有多少畏及衆民而不敢太過，到了此時，衆民也被聳動反對門徒，他們更無所用其畏懼了。前者噉吐噉人逼害使徒，我們以爲已算極其厲害，不知比較這次的逼害，噉吐噉人還有遜色。前者噉吐噉人的威力，不過祇及於公會，叫公會列審使徒，這次呢，噉囉囉人就聳及衆民，叫衆民捕士提反誣其事而加之罪了。噉囉囉人這次捕士提反，祇控士提反一人，而不控及全體門徒，又不

控及正得民望之使徒，其計比噉吐噉人還狡哩！

他們控告士提反的，是僭妄之罪——僭妄摩西僭妄上帝。他們之所以謂他僭妄摩西，則謂他說耶穌改摩西所授之律例，謂他僭妄上帝，則謂他說耶穌將毀上帝之聖殿。其實，士提反所說的，不過謂耶穌引聖殿將要毀滅的預言罷了，何嘗說到耶穌毀聖殿呢？豈知噉吐噉人就此而誣控士提反，謂他說耶穌毀聖殿，併乘機謂他說耶穌改摩西所授的律例，所謂欲加之罪，又何患無辭！士提反所說的，與噉吐噉人所控的，不過相差一線耳，而噉吐噉人就此而構成士提反之罪名，其計誠狡矣哉！

這裏我們更宜注意的：前者噉吐噉人審使徒，則不准衆民入法庭，這次噉吐噉人則避去噉吐噉人的愚呆，帶入入法庭觀審，使衆人可以幫助構成士提反的罪狀。現在罪狀構成了，衆人紛紛作證了，且叫士提反辯罪了。

15節 控詞既陳，證詞既備，於是各人都霎時休靜起來，齊注目於站在面前受審之士提反。（15）於是，

公會中坐者，皆目注士提反，見其容若天使然。他之容貌之光耀若天使，我們不必以爲是超自然的事實。他現在所站立的地方，即其主前者判處死刑的地方，他所被控的罪名，亦即其主的罪名；他所有的審判官，亦即其主的審判官；他更熟知他之這次立在法庭，不是受審，而是受判處死刑。他知道他的肉體生命已到盡頭，所以他的情緒攪動他的精神想到死亡怎樣，天堂怎樣，和就義時怎樣，無怪他的容貌熱而且紅。他的容貌之在當時，想必美麗光耀，好像帶起皇冠，與天使那種美麗光耀無異。

三 士提反之辯論（七章1節——53節）

(1) 導言 (1 節——8 節)

1——8 節 當士提反的容貌光耀有若天使時，祭司長就詰問他，他隨即講出一番偉絕驚絕的言論。

(1) 祭司長問士提反曰：果有是乎？

(2) 曰：諸父老兄弟聽之，昔我祖亞伯拉罕在米所

波大米未居哈蘭時，榮光之上帝見之，^{註一}(3) 曰：出故土，離戚族，往我所示之地。^{註二}(4) 乃離

迦勒底居哈蘭父死後，徙至此地，即爾曹今日所居者。(5) 當此之時，上帝未嘗以尺土

賜之，然以此地許彼爲業，爰及苗裔時，亞伯拉罕尙未有子也。(6) 上帝曰：爾之苗裔，

將旅於異地，爲人之奴，困苦歷四百年。(7) 惟以之爲奴之異邦，我必責之，後爾苗裔將

出其地而事我於此。(8) 上帝又予以割禮之約，於是亞伯拉罕生以撒，八日行割禮，

以撒生雅各，雅各生我之十二祖。士提反這裏所引之創世記由亞伯拉罕被召以至雅各十二子之出

世及受割禮，說得極其鎮靜，極其莊嚴，又極其活潑盡致。這種故事，在猶太人中，極其動聽，猶之乎我們中國人之

談及英雄豪傑或革命偉人故事，則個個無不娓娓動聽的。他當時講得這麼勇敢活潑，他們當時要以甚麼禁命

對付士提反呢？又怎樣能夠在士提反口中尋出可以判處死刑的罪名呢？在這個時候，他們必定一面聽一面想，

以求出害士提反的方法了。

註一 有許多唯理派說士提反的說詞有幾點歷史上的錯誤，其第一點錯誤就是他在這裏說上帝之給這個命

令與亞伯拉罕「是在未居哈蘭之前」而在創世記十二章一至四節則說上帝之給這個命令與他是在他居哈蘭之時。但他的說話的意思是隱含他知道亞伯拉罕在哈蘭時所得之命令，不過他想增說前時的事實耳。他知道上帝在哈蘭顯現與亞伯拉罕他更知道他的聽者有些會忽畧上帝更顯現於亞伯拉罕未在哈蘭之前，所以他在這裏說出上帝之前時的顯現，這個顯現即是叫亞伯拉罕起首向着迦南前行的顯現。然則那些之說士提反錯誤的，實應計及在創世記十一章三十一節所講之「他拉携其眷屬出加勒底吾耳入去迦南地」的事實。由迦勒底至迦南地有千餘英里之遠，假使上帝不分兩次顯現——一在迦勒底之吾耳，一在哈蘭——與這個閃族的全家，這個閃族的全家又有何方法能夠去到一處爲含族所居之地方呢？士提反就是把這樣的命令講出來；就令他之所講是根據邏輯上的推理，亦沒有人否認這種推理是不合的。倘若有人反對說，這個命令，就令在未居哈蘭前有所給予，亦不會至於在哈蘭時所講之如此幾乎相同，則我們亦可以答說，上帝之給命令與約拿亦是起首所說的與自約拿入魚腹後所說的幾乎完全相同。約拿一：二、三；二：一、二。抑更有進者，士提反所引的說話比較在創世記十二章所載的亦有重要的遺失。他遺失的說話是「又離爾父家」這句說話是與其離迦勒底之吾耳時不離其父家而要至離哈蘭時始離其父家之事實相符合，顯然上帝是分兩次命令亞伯拉罕的。

註二 唯理派說這處亦是士提反的錯誤。他們說，在創世記十一章二十六節說亞伯拉罕之生是在其父七十歲的時候；而當他離哈蘭的時候則他自己爲七十五歲，如是，七十加七十五則其父爲一百四十五歲，惟既據創世記十一章三十二節說他拉享壽二百零五歲，則二百零五減一百四十五爲六十，誠如士提反所說，則亞伯拉

罕離哈蘭後，他拉尚生存六十年纔是，又何以能說「他拉死後，徙至此地」呢？但這個通盤計算之準確全視乎由那一處起首計算。創世記十一章二十六節說「他拉七十歲，生亞伯拉罕、拿鶴和哈蘭」。除非此三子是同在一個時候生的，則我們亦不能確定亞伯拉罕之生是在他拉七十歲的時候。但這三子不是同在一個時候生的，而拿鶴和亞伯拉罕會幼年許多過哈蘭，因為證以事實，拿鶴之妻是哈蘭之女，而哈蘭之子羅得亦不幼小得幾多年過亞伯拉罕。然則這句說話之紀載此三人之誕生，其意不是紀載亞伯拉罕或拿鶴之誕生，而獨是哈蘭之誕生，顯然可見。這正同創世記五章三十二節所紀之「挪亞五百歲，生閃、含、雅弗」無異，如此，則我們比較挪亞與閃的年歲之在洪水的時候，我們會見出閃之誕生是在挪亞五百零二歲的時候（創三：十三，十一，十）。從別方面言之，則我們會曉得創世記的著者之對於這兩個例子之省畧的目的，是紀載一個父親之生其某子的時候他是若干歲，但目的紀載某子亦附帶紀載其他二子耳。誠然，他確欲免除其他的淆混。然則士提反之說「他拉死後上帝徙亞伯拉罕至迦南」我們可以計出當他拉生亞伯拉罕時為二百零五減七十五得一百三十歲。觀此，則一百三十加七十五為二百零五歲，即他拉所享之壽數。是故他拉在哈蘭死之年，即亞伯拉罕由哈蘭入迦南之年。

(2) 約瑟之事 (9 節——16 節)

9——16 節 士提反進而說到約瑟被賣及雅各率子入埃及和死在埃及的故事。他所說的，也如前文一樣，活潑盡致，且簡述得極其巧手。

(9) 列祖妒約瑟，鬻於埃及；(10) 上帝佑之，拯出諸難，賜以

智慧，俾得埃及王法老寵，法老封爲埃及伯，兼司宗室；(11)時值埃及迦南饑，窘甚，我祖絕糧；(12)雅各聞埃及有舊穀，遣我祖往；(13)已而再遣之，約瑟使兄弟識己，以族聞於法老；(14)約瑟遂遣兄弟迎父雅各與族七十五人；(15)於是雅各及我列祖，咸往埃及終焉；(16)反葬叙劍之墓，乃叙劍之哈抹子孫之地，亞伯拉罕以金買之者。士提反這番說話，說約瑟被其兄弟虐待而反拯其全家於饑餓，這樣的故事，當必爲其聽者所樂聞；但士提反所講的，他們會覺得有神秘——答非所問之神秘——存焉，這種神秘，士提反所覺得的當必多於其聽者。

註三 唯理派說這裏是士提反第三的錯誤，因爲他說雅各的家人之數有七十五，而創世記四十六章廿七節則說爲七十，包含有兩個死在迦南的。對於這個差別，有許多人測度其原因，但有一個原因是爲衆人所常忽略的。這個原因是：士提反是一個希利尼人，他所讀的聖經是希臘文聖經，就以大多數猶太人所讀的聖經也是希臘文聖經，因爲其時希伯來文已是死的方言了。他所讀的希臘文聖經，(七十人所譯之聖經)是確說七十五人的。今引之如下：「雅各家之偕雅各入迦南者有七十五人；」所以加多五人者，在創世記第四十六章二十節說出這五人的名是馬拿西之二子，以法蓮之二子，和以法蓮之一個孫。希臘文的聖經如此，是以他所引的是如此，而他或他的聽者亦不會看出希臘文與希伯來原文之所載有甚麼不同之處。

(3) 摩西在埃及之事 (17節——37節)

17——29節 士提反講完約瑟的歷史後，又進而說到摩西。他說上帝給摩西以大學問和大能幹，使其拯

救以色列民，爲以色列民救主，但因為以色列民不服從他的緣故，以致失敗。（17）迨上帝誓許亞伯拉

罕之期近，我民居埃及者蕃衍。（18）新王卽位，不念約瑟（19）陰謀我族，困苦我祖，使

棄其嬰，無傳遺種。（20）時，摩西生而岐嶷，育於家三月，（21）棄之，埃及王之女育爲己

子，（22）摩西盡得埃及人學術，言行兼優，（23）行年四十，念以色列人兄弟，欲往視之，

（24）見一人冤抑，則保護，爲受屈者伸雪，而殺埃及人，（25）意兄弟必悟，上帝將以己

救之，而兄弟不悟也。（26）明日，見兄弟鬪，勸之使和，曰：爾乃兄弟，何相害也？（27）其

不義者，拒摩西曰：誰立爾爲有司刑官，以治我乎？（28）昔爾殺埃及人，今欲殺我乎？

（29）摩西聞言而奔，旅於米田，生二子焉。摩西之拯救以色列民，是上帝預早所定的，乃他們的祖宗

冥頑不靈，竟以不義的手段對他，他們撫今追昔，當如何悔恨覺悟纔是。士提反見得他們毫無悔恨覺悟，特在這

裏把摩西殺埃及人爲其國人爭自由之事和盤托出，語極沉痛。

30——37節 士提反再進而說到摩西被棄後之爲以色列民救主之事業，他也簡說得極其活潑盡致。

（30）逾四十載，於西乃山野，棘火燄中，主之使者，顯與摩西（31）摩西見而奇之，近前諦

視，聞主聲曰：（32）我乃祖爾之上帝，卽亞伯拉罕之上帝，以撒之上帝，雅各之上帝也。

摩西戰慄不敢視。（33）主曰：解爾履，爾所立之處，聖地也。（34）我民在埃及者，我見其

苦，常聞慨歎之聲，故臨拯之，往哉，我遣爾之埃及也。⁽³⁵⁾民嘗拒摩西云，誰立爾爲有司刑官耶？而上帝托其使者在荆棘中顯示，遣之爲有司爲救主。⁽³⁶⁾率民出其地，行奇事異蹟於埃及及紅海曠野四十年。⁽³⁷⁾摩西謂以色列民曰，主爾上帝，將於爾兄弟中，挺生先知若我，爾必聽之。士提反在這裏所講的，不獨說摩西之被棄和上帝之反立其爲救主，亦更說摩西預言尼賽亞之事——更有大於摩西之先知的預言。

(4) 摩西在曠野時之情形^(38節——41節)

38——41節 當摩西初次拯救希伯來人時，希伯來人對待摩西至爲負恩，及後拯他們出埃及人曠野時，他們對待摩西之惡劣，更無可比較；這樣的情形，士提反又進而使他的聽者注意及之。⁽³⁸⁾昔於曠野會中，

摩西往來天使列祖間，天使於西乃山與語，摩西受生命之道以授我儕，⁽³⁹⁾列祖不順而拒之，欲返埃及，⁽⁴⁰⁾謂亞倫曰：摩西率我儕出埃及，不知所往，今爾當爲我儕作上帝像以導我儕，⁽⁴¹⁾乃鑄像若犢，祭之，喜已手所作也。這種罪惡之顯現，是在埃及過紅海向西乃山進行，及摩西在西乃山頂受法律之時。至於他們之棄摩西則在摩西拯救將近成功之後，他們雖反對摩西，但上帝仍用之以拯救以色列民也。

(5) 以色列民之受上帝屏棄^(42節——34節)

42, 43 節 路加之紀載關於講者的說詞，這裏比前一次的較為簡短，其所以簡短之故，則或因士提反自己講得簡略之故。他現在以一句說話，完全載了以色列民背逆的事情，由西乃山麓拜牛時起，至阿摩士先知預言以色列民被虜於巴比倫而止。下列的句語，是引自亞摩士先知的。（42）於是上帝弗恤，聽其奉事天上列宿。先知書有云：以色列族乎，爾於曠野四十年，非以犧牲祭物獻我歟？（43）何爾又肩摩洛之龕，舉爾上帝臉番之星，卽爾所造之像，欲拜之者。我將徙爾於巴比倫外矣。以色列人在好幾百年內棄拒他們之神造的領袖和救主之事，士提反講到這裏，已算結束。但他所說的話，總未有與其罪名有多少的關連。這班人控他以壞法毀殿的罪名，而他所說的偏與其罪名無關，他的聽者會訝其說詞不知有何作用，而他亦真未預備以滿足他們所想像的事。至於關於毀殿之事則在下文始答覆也。

（6）帳幕與聖殿（44 節——50 節）

44——50 節 到底士提反承認他之僭妄聖所的罪名呢，抑或否認呢，他兩樣都置諸不理，祇簡單說出聖殿之真實宗教的價值耳。他說人造的聖殿，是不堅固的，是會毀滅的，先知說是能不為上帝所居的。（44）昔於曠野，我列祖有幕可證，如上帝命摩西云，爾必遵所見幕式而造之。（45）是後，上帝逐異邦人於我祖前，我祖與約書亞相承此幕，奉之入居其地，傳至大衛（46）大衛獲寵於上帝前，欲為雅各之上帝創殿，（47）所羅門建之，（48）然手造之殿，至上者弗居，如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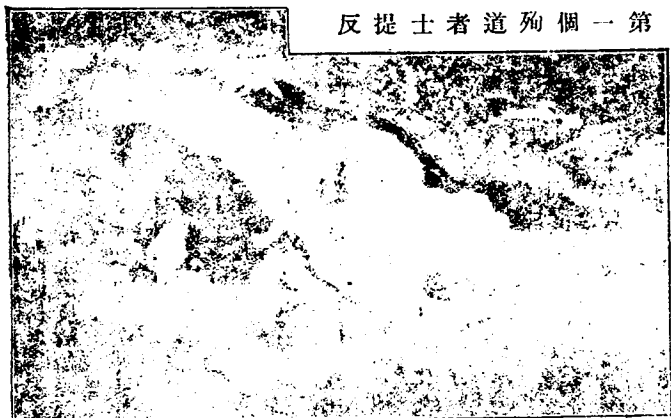
知所云(49)主曰：天乃我坐位，地乃我足凳，爾曹何殿以容我？何地以安我乎？(50)萬物非我手所造耶？在士提反的辯論詞中，說帳幕原爲上帝所居，但後來又代之以聖殿，聖殿雖偉而古，但仍太小而不能爲上帝居，先知也說不是上帝的真住所，這樣，棄殿或毀殿，又何僭妄之有耶？

(7) 士提反之痛語(51節——53節)

51——53節 士提反在其前大部分的辯論詞中，已隱有痛罵的意思，他現在特把他的意思，在下面表現出來。下面所舉之一串的歷史事實，都是互相類似的。例如：約瑟是上帝所選之約瑟兄弟的救主，而其兄弟賣之爲奴；摩西是上帝所選之以色列民的救主，而以色列民拒而弗納，以致逃往米田，但上帝遣其回埃及，及救以色列民；摩西後來領導以色列民出埃及，而又爲他們所屢屢屏東；諸先知亦得同樣之惡劣的待遇，現在摩西和諸先知所預言之最後的先知，拯救他們出於更劣的綁繫的，又爲逼害諸先知的列祖之子孫所拒棄和殺害。這般類的事情，統統都集中在下面的幾句話：(51)爾強項塞心充耳之人，恆逆聖神，爾祖所行，爾亦若是。(52)孰有先知，而爾祖不賓逐者乎？昔爾祖殺預言義者將至之人，今義者至，爾卽解而誅之。(53)律例藉天使以傳，爾曹受而不守也。士提反講這番說話，實義憤填胸，而在他未講之前，又面紅若天使，這樣，在他的說話中，聽者會覺得有難以忍受的情形，勢不得不有以洩其憤了。

四 士提反之被石擊及教會之四散(七章54節——八章4節)

第一個殉道者士提反



54

60節

士提反講了後，公會各人即異常觸怒，切齒憤恨的情形，難以言狀，他們之所苦的，不是要爆發

他們的憤怒，而是因為士提反所列舉他們的罪狀是由聖經來的，他們要苦尋公義的裁判。他們不能抗士提反之所辯，但勉強都要處

士提反於死地，以洩其憤。他們現在很快地蜂擁聚合，以施其得人

恐怖之處置了。(54)衆聞言，忿恚切齒。(55)士提反感

於聖神，注目仰天，見上帝之榮，耶穌立上帝右。(56)曰，

我見天啟，人子立上帝右。(57)衆厲聲而呼，掩耳，同

心蜂擁。(58)逐之出城，石擊之，證者解衣，置少者掃羅

前。(59)衆石擊士提反，士提反籲曰，請主耶穌接我

神也。(60)屈膝大呼曰，主乎，勿以此罪歸之，言畢而逝。

掃羅見其死亦喜。一個法庭的審判官，未把犯人定罪，就突然

散開，這是極奇的事。公會的全體，有七十個通儒，他們的職守，原來

要視察一種合法的處決，今突然就離去他們的坐位，走與暴徒一起

喧嘩嘈鬧，把這個未經審訊和未經定罪的犯人施行一種突然的處

置確是千古所未有的。但惡人爲事，是專與上帝和民衆作對的，這類人之與上帝和民衆作對，大都逞其私憤，事前未經商量同意，就喊吶起來，聚攏一起，行其極顛倒是非的所爲。

士提反所見之像，我們不必以爲真是天開，因爲這不能爲人眼所見的；這裏之所謂天開，不過是一種象徵的表示，猶之約翰在拔摩島所見的罷了。這種表示，殆爲使士提反在死的時候有所慰勉，而亦所以使其後日的朋友或仇敵有所爲善爲義。士提反之「人子立上帝右」句，卽耶穌前者站祭司諸長前受審時所說之話；這句說話，他們現在再爲聽着，最少都有一人在其印像中覺得有多少不寧之處。少者掃羅現在聽了，更會永不忘記，因爲他後來叛主爲主努力時，曾傷心說及此事（行傳廿二：十九、二十；提前一：十二——十七）。掃羅既親見此事，則路加所紀的，必自他處得來無疑，卽士提反之辯詞亦由他處得來。如有疑及路加所紀之講者的說詞不確的，則我可以把這個最充足的理由去答覆他。

1——4節 教會的仇敵，曾用盡其方法反對真理，但反對無效。昔者噉吐噉人，始則恐嚇，繼則囚監，又繼

則鞭答，祇以公會中尚有較爲溫和的啞喇噉人，有商量的地步，不至置十二使徒於死地。現在啞喇噉人雖不囚使徒，鞭使徒，但也效噉吐噉人的殘暴，加害於主的門徒了。在他們的意思，原來是想以法律上的手續，行其流人

血的事，但他們在那頃刻間，大發癲狂，好像無羈之馬，與暴徒聚攏一起，行其殘暴的手段。他們在那癲狂的時候，好像非剷除教會不足以滿他們的慾望的樣子。（1）當時，在耶路撒冷聖會，大遭窘逐，使徒而外，

皆散處猶太撒馬利亞諸地。

（2）敬虔者葬士提反爲之拊膺大哭。（3）掃羅噬害

教會，入衆人家，執男女囚之。（4）散處者，徧行傳福音。

在一個團體裏面，有一好人死去，是一件極足悲傷的事情；但有更足悲傷的，則這好人之死，是被入誣以不公道的罪名而死，被人以惡勢力陷害而死。是故士提反之葬，無怪乎爲虔敬者所拊膺大哭；即非教會的人，恐怕有些亦爲之悲哀不已，但衆門徒爲其死亡而滿心悲傷，在別方面觀之，正有大價值在。他們因爲見着士提反之死，得上帝所悅納，又不久得與其已死的朋友晤面，他們無論暫久，心中都會覺得他們與此事有關係。因此，他們無論流淚，受鞭笞，受苦難，於他們的工作中都會得安慰；但若他們不見士提反之死，則斷不能堅固他們的信仰，和安慰他們的苦難工作。士提反之死，爲他的兇手祈禱，又把他的靈魂交托與其所見在天之人子。他那種殉道的勝利，我想今日的人們，沒有一個會能說出其力量和慰藉。凡信徒死後都可免受上帝的嚴厲審判，這是上帝所預定的。這樣，我們在墳墓裏或在墳墓外，縱眼淚滿腔亦無所用其畏懼。

他們現在忽然被逼要離去生長之城及生長之家，以尋避難之所，這是極心痛的一件事；但他們的損失是暫時的，比較那不義的人之生命永遠沉淪有天淵之別。他們雖不能在耶路撒冷城傳道，但他們散開後仍能在各處傳道。那時，各人都已星散，聽道之人，祇有十二使徒在這個大城，你以爲使徒有如何感覺呢？他們的生命，在那個時候，一定在在危險；但他們若以爲耶穌叫其留耶路撒冷的期限尚未滿足，同時又朝夕念及將來會有許多兄弟姊妹死在耶路撒冷監中的事情，他們會大胆住在耶路撒冷而忘其自身之如何。他們之被許留居耶路撒冷而不加擾害，則因衆人以爲教會毀滅後他們會無權勢；又因記念他們的異蹟，尤其是逃獄的異蹟。其次，則因他們缺乏聽者，不能再有公衆的演講，他們會因寂寞的緣故而生恐慌，一有恐慌則不能爲患也。

第二篇 福音之散佈於猶太及其鄰境

(八章五節至十二章廿五節)



第一段 腓力之工作

(八章五節至四十節)

一 撒馬利亞城教會之建立(5節—13節)

5節 散處各方傳道的人有很多，著者先述腓力及其工作。

之道。這個腓力不是做使徒那個腓力，因為我們看第一節說使徒皆留耶路撒冷，故這個腓力是六章五節所

說七人之一之腓力。自耶路撒冷教會散後，他之會佐的工作已爲此而完了，所以他現在做一個傳福音者，即

廿一章八節所云之名稱。他之做一個傳福音者，不是有甚麼正式手續被派做這種工作的，乃是因為在勢力壓

迫情形之下然後起首去做的。撒馬利亞城是十二支派的古城之一，而近爲希律大帝所擴大和修飾者。路加

之所以先載腓力之撒馬利亞工作，則因猶太以外之工作，此處是首先成功的，而亦因爲耶穌曾命其門徒傳道，首

耶路撒冷次則撒馬利亞。

6——12節 當腓力入撒馬利亞城傳道時，衆人的心理覺得接納福音是不吉之事。在那個時候，猶太人

和撒馬利亞人能行邪術的，是極普通的情形，即世界各國亦目他們爲異端之徒。撒馬利亞人既盡在異端邪術

風氣之下，則腓力之欲成功其所傳，自是一件難望之事。衝突和勝利的故事，可於下面幾句話見之：（6）衆

聞腓力言，傾耳而聽，見所行異蹟，心嚮往之。（7）有多患邪神者，神大呼，離人而出，癱

瘋者跛者得愈。（8）邑中大喜。（9）有人名西門，素於邑爲巫，每自誇大，使撒馬利亞

民異而崇己。（10）衆嚮往之，僉曰：此人乃上帝大能也。（11）其嚮向之故，因久以巫術，使

人異之也。（12）腓力傳上帝國福音，男女信而受浸。

腓力傳道感人悔改之事，寥寥數語，盡能記載。腓力之傳道，好像使徒在五旬節日之傳道，亦好像耶穌昔日

之傳道，因爲他們之傳道，都是附之以異蹟的。腓力傳道第一的功効，就是邑人皆大歡喜，傾耳而聽腓力之所言；

（6節——8節）其次，就是衆人不信西門所行之邪術，而信腓力之所傳；（9節——12節）又其次則信道的男女，咸皆受浸；

（12節）這麼多的事情，說到這裏就完了。在腓力所傳的，其簡明直截了當之處，即「信而受浸者得救」也。

這樣的版主事情，路加選載得極好；因爲腓力未傳道給他們以前，他們是信邪術的，自腓力行異蹟於他們後，

他們竟然信腓力的異蹟而不信西門之邪術。他們之所以且然舍棄對於西門之信仰，而毅然信腓力之所行所

教，必定因爲他們覺得邪術與異蹟有極大的分別，當置兩者於前比較時，他們會認識邪術是人爲的，異蹟是神爲

的。巫術，是極難解爲異蹟的，不過是一種邪術，能夠引起人們的好奇心罷了；惟異蹟則大不然，異蹟之醫人，是神

的權能，而不能視為邪術。進一步說，則異蹟為救人於苦難，有仁慈的意思，當然於受苦難者有極好的利益，是最高的無尚的救藥。兩者既有極大的分別，而異蹟又勝於邪術，則懷疑派所懷疑的，要知道這兩者無論何時比較，在道德上都有衝突的地方。讀十三章六至十二節，十九章十一至二十節，便知其佐證了。

13 節 在這個時候，最大而又最著名的勝利，就是西門自己都要降服，路加特別把這件事分載在這裏：

(13) 西門亦信而受浸，常偕腓力見所行大能異蹟，奇之。 他之所以驚奇，必定因為他見異蹟與

他自己的邪術有極大的分別。邪術是他自己做的，他自然能夠明白邪術之性質，惟異蹟是神做的，異蹟之於他，他會覺得不可思議。這個情形既如此，無怪會能夠令他起信，而他亦為免去衆人混視起見，不得不不要信腓力之所傳，以示其平日惑人之非。我們要看「西門亦信」幾個字，不是腓力觀察所得之斷語，而是路加觀察所得之斷語。當西門驟然信主時，腓力或曾為其所欺，但路加作這本書的時候，已在西門信主許久之後，西門是否真信，路加當然有辨別的知識，故記為「西門亦信」，以示真實而免疑惑。下面18至24節的說話，就是西門信主的見解之事實。他之受浸，不止是示他之信，且亦示他之捨棄巫術而不再為，和洗清其一切的罪惡。

二 彼得約翰之往撒馬利亞傳道(14節—17節)

14 — 17 節 路加在下面所舉出的附事，我們要把牠極細心想想，因為這事在新約歷史中是獨一的，且已惹起許多人思索和討論的。

(14) 使徒在耶路撒冷，聞撒馬利亞受上帝道，乃遣彼得約翰往。

(15) 既至，為衆祈禱，俾受聖靈。 (16) 蓋向未有聖靈臨之，第以主耶穌名，受浸而已。

(17) 二人乃以手按衆，咸受聖靈。

我們想確切明白這件事，我們一定要注意下面四大點：

六章十六節所言，及行傳二章三十八節彼得在五旬節日之答語，已獲赦罪而又得聖靈恩賜矣。(一)他們受聖靈許久後，消息傳到耶路撒冷衆使徒乃遣彼得和約翰往。(二)彼得和約翰未到以前，沒有一個撒馬利亞人得聖靈所賜之異蹟的權能。(四)自兩使徒祈禱按手後，聖靈就賜異蹟的權能於他們。

由這四大點我們可得下列幾個結論：

(1) 這兩個使徒之被遣往撒馬利亞無論其爲堅固門徒之信德，抑爲幫助腓力之工作，總之最重要的意思，是授與聖靈。他們到撒馬利亞時所做之工夫，一定是做其所做，但最重要的事，就是施賜聖靈，是故他們之去，最重要的就是這事。無論如何，倘若腓力能夠已授聖靈，則使徒之去之最大目的會は無用的。這是強有力的證據，即能施行異蹟之聖靈恩賜，祇有由使徒之手，而別人則不能做，而這個結論，一看行傳十九章一至七節所載之以弗所十二個門徒得聖靈恩賜之事，便知所言之不謬了。掃羅的情形，不是一件例外事；(看九章十七節)即提摩太的也不是例外事，因爲提摩太雖說是已得長老按手之恩賜，(提前四章十四節)但他所受的，仍爲由保羅按手所授之相同的或別種的恩賜。(提後一章六節)他由保羅手所受之聖靈的恩賜，必定是異蹟的恩賜，而由長老手所受之恩賜，則爲一個傳福音者的恩賜也。

(2) 門徒在未得異蹟恩賜前，已喜其罪已獲赦，已喜其得入教會，這件事足以證明異蹟的聖靈恩賜與赦罪

和入教會沒有關係。

(3)「蓋向未有聖靈臨之，第以主耶穌名受浸而已」句，足以證明「浸禮」與「異蹟的恩賜」是沒有關係的。這樣，我們可以知道異蹟的恩賜，不是個個信徒可得而有，此種恩賜不過特別賜施耳。

此種特別的聖靈恩賜，不是這班人販主和赦罪之必須事情，亦不是與尋常所謂內居信者之聖靈有關係，特別的聖靈恩賜之賜施，實有其賜施的意義。我們看行傳一章八節之所言，我們知道特別聖靈之賜與使徒，其意思實使使徒有大能以建設天國，又使使徒於傳道時行異蹟以證基督。在通經來講，異蹟之施行，實有表明神的權能之意思；但當異蹟為一種不可見的東西時，則為使人有超自然的聖靈之權能。幼稚的撒馬利亞教會，已得腓力的教訓指導一切，最近又得彼得和約翰指導一切，但他們因為要發展天國的緣故，不久就要離撒馬利亞城而往別處作工，倘若他們離去，則撒馬利亞城之門徒，除已得他們的教訓外，必不能增加知識以建設一個新教會，而所已得之教訓，恐怕也會忘記，而更不知怎樣去做。想補救這種缺點，主要的，都要使門徒充滿聖靈的恩賜，而可以建設新教會，使末信主的人信主。我們可以揣測當時特別恩賜之賜施，男人有，女人也有，但不是人人都賜施，不過賜施於那些被選作工的人們而已。這種恩賜的意義，和這種恩賜之施給教會，在保羅之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至十四章，講得十分詳明。這種恩賜是暫時的，因為寫聖經的時候，要有充滿聖靈的人指導一切，等到新約寫完，就不須說預言，方言，及行異蹟之聖靈的恩賜了。

三 西門之邪惡的奉獻(18節——24節)

18, 19節 在上面的附事所講，我們知道聖靈之恩賜是異附的恩賜。這種恩賜，竟然引起旁觀者都要獲取，

下面的經文，就是載及這事的：(18)西門見使徒按手，即有聖神之賜，以金獻曰：(19)以此能予

我，使我手所按者，亦受聖神。

我們由西門獻金的事實，可以明白聖靈之降臨這班人，不是好像五旬節

日直接由天降臨的；但由使徒的手賜施與他們耳。

這是「浸以聖靈」與「聖靈恩賜」之分別。遲些我們看到十

一章十六節，就更爲明白了。

我們想明白西門的劣行，我們一定要記得西門前者的生活，和想一想他的生活之習慣。他是一個巫者，他

想增加他的顧客，他一定要從他方面購買其自己所不識做之巫術，因此，他常常都想尋機會去購買巫術。是故

當他看見使徒授異蹟之權能於人時，他就立即想起異蹟遠勝於其前者捨棄之巫術，而乘機去購買以冀得利。

他的貪心與羨慕心混合在裏頭，遂不自禁而有金銀的奉獻；他的情形既是如此，這件事雖是不當，但他爲物慾所

蔽，亦沒有法子看出其所行之非，故獻金以買此權能，或買得後賣給別人。

20——23節 彼得見着西門有這樣的惡行，憎惡異常，於是焚火中燒地答覆西門。

汝偕亡，爾意上帝之賜，可以金市耶？

(21)爾於此事，無分無與，蓋在上帝前，爾心不正

也。

(22)是宜悔改，祈求上帝，庶爾心之欲可赦。

(23)我見爾如在苦膽中，爲物欲所

繫也。

西門之心裏頭的情形，這裏描寫得極其明顯，極其有力。

「在苦膽中」幾個字，對於他的悽慘情形，是極

有力的句語，而「爲物欲所繫」幾個字，則爲描寫他在物欲下爲物欲所奴的情形。

他的心在上帝前不正，則他是

在淪亡之路。彼得對西門所說之「爾於此事無分無與」的說話，是因為「西門在上帝前，心有不正」，故不能准他有分禮拜上帝，或准他得此種異蹟的聖靈恩賜以施與別人。就令他的心在上帝前是正，他仍然不能授異蹟的聖靈與別人，因為這祇有使徒能夠做的。在通常來講，一個已經受浸的人，心若正當，就可以得聖靈之一部，和做其基督徒的禮拜也。

西門之那種淒涼可憐的情形，有人以為當他初時信主的時候，是假偽的。我們以為此種揣測無論合理與否，總之一個人如果真心皈主，則必要把其舊日的心思習慣盡行重新，而永不應復萌其故態。倘若我們所講的是真，則西門一定不是一個真正的信徒。惟聖經和經驗教訓我們，一個罪人皈主，他的情欲仍然在一個隱伏的情形中，一遇試誘，則隱伏的情欲，必定躍躍欲動，按此，則西門當其受浸時，我們可以許其為一個真心悔改的信徒；且我們根據路加的說話，在18節已明言其信主受浸，路加的記載是在西門信主許久之後，我們一定不能否認這種靈感的證據。這個不幸的人，已為上帝的兒女，不過他仍是一個嬰兒，他在信主前，原是一個不道德的人，一旦信主，自然仍有多少軟弱存在。他的情形如此，所以一遇試誘，就極易為試誘所陷，於不知不覺間恢復其故態。夫當隱伏的情欲躍動時，許多人都易陷罪，又豈獨西門為然？彼得明白他的情形，所以不像對一個世界危險的人說，「悔改受浸」，不過以他為一個犯罪的門徒，而說「悔改，祈求上帝，庶爾心之欲可赦」罷了。「庶可」二字，有不能定實的意義；彼得之所以這樣的說，則因在彼得的心中，不知西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而是否能夠真心悔改也。

24節 西門聽見彼得的說話有「庶可」二字，滿有希望，就立定主意悔改，用最切實的說話作答。

(24) 爾

曹爲我禱主，使偕亡之言不及我。這種答覆足以明白顯出彼得的痛責語之於西門已經令西門知所畏懼。彼得原來是叫西門自己祈禱上帝赦罪的，但他不自己祈禱而求兩個使徒替他祈禱，而所求的又祇限於偕亡之言不及身。這裏祇記載他這樣的懇求，但未說到他的最後的悔改和得救，所以他是沒有最後的悔改和得救，我們無從證實。

四 彼得約翰之別的工作及其回歸（25節）

25節 著者現在更進而說到這兩個使徒之別方面的工作。

（25）二徒既以主道示人，返耶路撒冷，經撒馬利亞諸村，傳福音。

「二徒既以主道示人」這句話，是指他們在撒馬利亞城之更加多的工作；至於「返耶路撒冷，經撒馬利亞諸村，傳福音」這句話，則說其返耶路撒冷時在途中所做之工作。由撒馬利亞返耶路撒冷之路徑，他們要經過示劍及雅各井，即耶穌曾與一個撒馬利亞婦人談道之處（約翰四：卅九—四十三）。倘若這個婦人仍然生存，而又未曾赴撒馬利亞城聽腓力講道，則她現在有機會研究和明白耶穌前者所講「活水」之道（約翰四：十一—十五）。這兩個使徒，想必繞道歸耶路撒冷與許多不近大道之鄉村談道，而於每個鄉村，想亦必逗留許久，收穫多少的果子。

五 腓力之被遣往一個埃提阿百宦者（26節——31節）

26節 撒馬利亞會衆既獲聖靈恩賜，有知識和能力以建設教會後，腓力就被遣往別處工作；下面所講之這

個宦官販主，就是他的工作，而路加亦把這事紀得特別完滿。有這個結果實是上帝的意旨，而令宦官信主之法，亦見與別不同。

關於這件事，第一步就是一個天使由天被遣而來；但這個天使之顯現在地上，不顯現於被威販主者之前，而顯現於傳福音者之前，這是與尋常不同的。（26）主之使者謂腓力曰：起而南行耶路撒冷至迦

薩之道，其道乃曠野。

天使所講的話，就盡在這裏。

他的工作祇是叫這個傳福音者遵一定之方向去遇

那個要販主的人就算完滿，所以他講完了就忽然而去。

「其道乃曠野」幾個字，為天使所言，或為路加所附加，是無關緊要的，不過祇說明這個傳福音者所行的路徑是無人居住的地方而已。此處所講之曠野，我們不可以為是不毛之地，因為在耶路撒冷與迦薩之間是沒有這樣的地方的；其意不過是說這條路徑比較上為少人居住的地方罷了。在許多較舊的註釋，對於這條路徑之解釋，有許多錯誤和混亂之處，其所以有錯誤和混亂之由，則殆因在未有把巴力士坦全圖詳細考察之前，他們任意揣測；但近今英國已專撥一項考察巴力士坦的經費，把其全國詳細測量，我們藉此可以清楚知道在昔日羅馬管轄的時候，由耶路撒冷去迦薩有一條砌石的路途，這條路途至今仍然可見，惟小路之最崎嶇的部分，運貨車不能經過耳。這條大道，自測量後已把其載落巴力士坦地圖，無論那個人有這幅地圖的，都極易尋着。耶路撒冷城與迦薩城相距為五十英里，而迦薩城是在耶路撒冷城之西南。由耶路撒冷城南行五或六英里，這條大道由中

央山脈起首下降，下降後即隨着有一條崎嶇不平而又狹窄的河流，叫做滑底以利米沙 Wady el Mesarr，流入滑

底以士新河 *Wady es Sunt*，即舊約所謂以拉谷。橫過這個山谷後，略南行數英里，則這條大道折而西行，又見一條河流流過非利士平原，隨着又有一條大路至迦薩。沿這個山邊而行之河流一帶，一定就是叫做曠野，因為除了這樣的情形之外，其餘的大路所經的地方，都是有許多鄉村的，牧場的，禾田的，這等地方，都是人烟稠密之所。倘若腓力所行的路途，橫過曠野之大道，則他是由撒馬利亞城之南起行，而經過耶路撒冷之西，即盡是聽從天使所示之方向。

27, 28 節 腓力立即服從天使的說話，遵其所指定的路徑，行約五十英里的路程。他緊隨官者車後，相遇時

官者愕然不知為何如人。(27)遂起而往，遇埃及阿百官者，司埃及阿百女王干大基庫，有權

者也。已至耶路撒冷崇拜而返。(28)乘車，讀先知以賽亞書。這裏所講之官者的事實，是腓

力後來明白官者之事而講給路加知之的。這個人是一個官者，在律例上，他不能與猶太人會衆混合一起禮拜

上帝，亦不能入聖殿之猶太人廊，但異邦人——無論那國的潔的或不潔的——之廊，他則可以自由入去禮拜。

他現在既已赴耶路撒冷禮拜，又讀猶太人的聖經，則他必定是一個猶太人或一個進教者，恐怕猶太人還居多數，

而當我們發生這種思想時，則路加遲些所講的一個未受割禮的人偶然悔改歸正，猶大人訝為新奇，(參看百廿二頁

第十章)我們要以為路加這裏的意思是我們以這個官者為一個已受割禮的人。猶太人之生長於外邦而登

榮顯的，不是一件不尋常的事，這個人就是這一類的事，他生長後得為官官，又得管理國王之財政，因為這樣是自

然適合的。

天使之被遣至腓力及腓力之起首尾，追這個官者，在時間上適適相合，這種先見之明，確是神奇。腓力之在撒馬利亞起程，一定是先過這個官者之離耶路撒冷，乃遣天使之主，稔知這個官者何時起程，用若干時候腓力就可以達到尾隨官者，和用若干時候腓力就可以與官者相會。天使之能使時候如此湊合，足見是上帝的先見，上帝蓋欲使這個官者皈主，而藉其帶福音以返其邦也。

24節 當腓力入了所示的道路時，所受的使命已算完滿，因為天使叫他這樣做，他已依着去做了。他到了這個時候，自必候命前進，因為聖神尚未給他第二個命令，當有所待。在那頃刻間，聖靈就起首指示前行，而聖靈亦好像天使一樣，先至腓力處，而不至這個官者處。(29)聖靈謂腓力曰，前往就車。聖靈之使這個傳福音者與要悔改皈主者接近，其意思與天使的相同。但在那個時候，官者之與腓力前距頗遠，腓力或未見官者之車，亦意中事。

30節 腓力聽見聖靈的話，就依命向前趕上。

(30) 腓力趨就之，聞其讀先知以賽亞書，乃問

曰，爾所讀者，知之乎？

這個官者當時朗讀以賽亞書，這種讀法是極好的。腓力問他說：「你所讀的，明白麼？」

這句問語，是突如其來的，恐怕會驚着這個貴卿；但無論如何，這句問語是合宜的，是有智慧的。腓力對這個人，好像還未知怎樣做；不知當他是一個門徒看待，抑或當他是一個未信主的人看待。腓力以為若他不是一個信徒，他則不能說出他所讀的意義；他所讀的，是先知書中說及基督將受苦之最顯明的預言。猶太人不願以此而指基督，因為他們以耶穌為地上之王，而不知這句預言之如何。換句說，腓力一定以他若為一個信徒，則必明白這

句經文清清楚楚指基督而言。這樣，這句問語的意思，實是想知道這個宦者的宗教情形如何，而決定怎樣的向他進行。

六 腓力對宦者講道及施浸，後則在非利士特傳道（31節——40節）

31——35節 宦者答覆腓力的問語，極其快捷，且亦極其滿意。（31）曰：不有啓發，安能知之？遂

請腓力登車同乘。（32）今其所讀經文爲：彼爲人牽，如羊就死地；彼不啓口，似羔對剪

毛者而無聲；（33）彼居謙時，人廢公義而審之，生命且滅於世，誰將述其後代？（34）宦

者謂腓力曰：先知此言，何所指？指己乎？指人乎？請以教我。（35）腓力引此經，傳耶穌福

音。腓力現在明白這個宦者是怎樣的了，且亦明白怎樣的對這個宦者傳福音了。這個宦者是一個虔敬者，

他雖爲一個遠國的司庫，但仍依律例上的義務，遠道而來耶路撒冷禮拜上帝。他現在已往而返，當他返國的時候，

仍然不忘聖城，仍然沿途手執以賽亞書而讀。他是一個極有思想的讀者，當他讀書的時候，靡不小心閱讀。

他是一個未信基督的人，否則他已明白這幾句經文是指基督的了。事真有湊巧，他那裏都不讀着，而剛讀着這

段經文，好像冥冥中預定他信基督的樣子；而腓力亦將必對他自己說，『上帝遣天使至我，帶我來到這裏，而所到

的時候，又恰可遇着他讀這段經文，上帝豈不會使他心中發生疑問，以備我答以耶穌之名嗎？』上帝的知識和

智慧，到這個時候，已完全顯示出來，腓力必定毫無思疑，在他的心中很着急地把耶穌之名傳給他了。而若這個

宦官想到大衛的新禱，「主，求你開我的眼，使我得見你的律法所講的奇事。」則他必定會見得腓力的答語，榮光的湧現於書紙上，使他見着受難的救主之榮光。他之得識聖經固由於天使和聖靈之啓示，然有這個效果，則由於這個傳道者的說話。

36——40節 這個宦官至此，就毅然皈主了。

之在撒馬利亞宣道，一經講完就有人受浸。

(36) 沿路直行，至有水處，宦者曰：「視哉！此處有水，受

浸何妨？」

(37) 腓力曰：「信以全心則可。」

曰：「我信耶蘇基督上帝子也。」

(38) 遂命止其

車，腓力與宦者下水，腓力施浸焉。

(39) 由水而上時，主之神忽引腓力去；宦者不見之，

欣然自行其路。

(40) 腓力覺在亞鎖都，遂經行諸邑傳福音，直至該撒利亞。

他們所下之水，是流自以拉谷之溪，這溪即大衛所過以遇哥利亞的。牠是一條山溪，夏日則涸，冬與春則水

勢極旺。這樣的溪，無論那處，都有適合施浸之池。倘若宦者請求施浸時而車適已過了這條溪水，則又別有一

溪，溪在非利士平原，現在叫做滑底以利夏薩(Wady el Hasy)，即最先確定他們行浸地點之魯濱孫所定的地方。

這是一條恒有水流之溪，無論在那個時候都適合行浸禮的。然無論如何，他們所行浸的地方，是許多人造池之

一，也不是總不可信。在那塊地方每年總有七個月無雨，那時人民畜牲必定用水很多，又兼以灌溉夏禾，水力更

形減少，至是他們則開其池水應用。

「受浸何妨？」這句問語，是這個宦者見着有水而立即提出的，但若非這個宦者前時已經聽過浸禮的禮規，他

亦不會提出這句問語。他不止曾經研究這一種的禮規，他更明白這是吾人信主所必須的手續，和這是上帝特賜恩典的事情。他更想受浸，而他的問語含有他是否合做一個基督徒的意思。倘若腓力對他傳道的時候，他不曉得耶穌是基督，則他必不明白白耶穌所定之浸禮；因此，我們可得一個結論，即這個宣者現在之曉得浸禮，是由腓力之宣傳得來的。由此，我們知道腓力之對他宣傳耶穌必定隨着講及浸禮；浸禮實是傳道時所要講之一部分的講話，無論何人宣傳耶穌都要不可忽畧。浸禮是彼得在五旬節日講道時之一部分的講話，也是腓力對撒馬利亞人講道時之一部分講話；我們將來一直看下這本註釋，我們會更明白這是使徒對罪人講道必講之事情。今日的傳道人傳道，為取悅於人使人易信起見，往往輕視浸禮，甚或直舍浸禮而不言，宣傳一種殘缺不完的福音，這實是其自己的偏見而應根本剷除的。

他一經提出其問語，就隨即命止其車，足見腓力的答語立即被其採納矣。

在這個宣者未受浸前，宣者與腓力下水而入水，*Went down into the water* 浸後出水由水而上，*Came up out of the water*。這件事，英文或希臘文都極難構造一句更明白的句語。乃竟有些註釋家，好像那些不學無術的辯論家，把這件事弄得糊塗不明，背逆原有的浸禮形式，這實是一件極心痛的事情。倘若當時施水禮的意義，祇是灑或注少水於這個宣者之上，則腓力與宣者又必不至下水而入水了，這種淺而易見的道理，難道還不明白嗎？今日行灑禮的傳道者，皆說腓力與宣者由水而上；今日行浸禮的傳道者，亦說腓力與宣者由水而上；大家的結論既皆如是，然則「由水而上」這件事，又誰敢否認呢？倘若我們絕不曉得英文或希臘文「浸禮」的字義是或灑或浸，我們獨看這處的聖經也可以明白而解決這個疑問。在我們今日的時代，這個宣者皈主之事，有幾點為

許多人所割棄，我希望他們要凜凜於聖經是靈感的紀載，而立即回頭服從聖經的教訓。

浸後腓力之離去，是忽被聖靈「引去」的，這件事或可解為異蹟；而這個意思又與「覺在亞鎖都」句最相符合。這件事或又可解為突然的命令，因為聖靈使他走過宦者的車（29-30節）而這個意思，則與「宦者不見腓力欣然自行其道」句相符合。這個理由，包含有倘若這個宦者不自行其路，他則已隨腓力而去矣的意思。路加的意思，是想說出腓力之離去宦者，乃是聖靈使他而為的，他更說明離去後往那裏去，以免吾人曖昧不明，然而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這件事之值得紀載，是因為我主不准腓力久與他的新版主者偕，而要他又再去別處傳福音。宦者之要獨自歸去其國，實是上帝的意旨，因為上帝想他歸去建立其現在所得之信仰和引人皈主。剛纔受浸而未經訓練的門徒，是難以其自己建立其自己之信仰的，但上帝有知人之明，他必曉得這個宦者能夠徐徐建立其自己的信仰也。

他雖偶然離去腓力，但他因為已得救主的緣故，「欣然自行其道」。他的歡喜，實好像保羅皈主後的歡喜，保羅皈主後覺得有赦罪的經驗，對猶太人說：「我傳這人的名與你，他是赦人罪的，特摩西律法所不得赦的罪，特這人而信的就可赦免。」（十三·卅八、卅九）我們信腓力對他講道時，亦一定好像彼得之講道，說悔改受浸後則罪得赦免，他現在在他的經驗中，覺得罪已獲赦，自必覺得滿心歡喜的。

這個人皈主的情形，我們若不更從別方面觀察，則會失去牠的完全。這個宦者自離去腓力後，曾有一個朋友遇見他沒有呢？又曾見他喜形於色沒有呢？他之讀以賽亞先知書以致皈主，我們想一想他當時的神情，還勝過我們徒讀路加的幾句話。他之讀書，不在天使被遣至腓力之時則會未起首，因為這事他絕不知道的，他亦不

會曾說聖靈之命，「爾往就車」，因為這事他也絕不知道。但他的情形，必定會是這樣的：我已往耶路撒冷禮拜了，我已起程歸國了；我在車中，我打開以賽亞先知書起首讀一讀。我對於這段經文，諸多疑惑，先知明言有人為世而謙卑受死，在我的心裏，却難明白先知所講的是誰，而我正當心中疑惑之際，忽然就有一人走過我的御車之旁，問我，「你明白你所讀的嗎？」這個問我的人，表示他已明白這段經文的樣子，而這又好像有天意在焉，因為我正需人助我解惑之際，他就來到我處。我請他與我同坐；我指出我所讀的經文，我求他為我解難。頃刻間他就完全解釋明白，我知道這段經文所講的，就是久望之彌賽亞；而這個大偉人，不是士子所謂做地上之王的，乃是為我們的罪惡而犧牲其生命，復生，升天，建其國於人與天使的。他使我明白這事的真理，告知我由這個人的血，信他悔改，以他的名受浸，就可赦律法所不能赦之罪。當我們正在歡喜講及這種福音時，我們就來到一塊有水的地方，我於是求他為我施浸禮。他施浸了我；他就忽然離我而去；但我歡喜我罪已赦，且得永生的希望，我雖獨行，我亦歡喜。這個人在這時的神情和經驗，歷史的簾遮蔽着，使我們有所不能見。我們雖不能見他，但幸而我們可以想見他的歡喜，且我們希望我們在這個世界行了路程之時，我們得與他遇，和他作永遠無窮的歡喜。他的信仰和服從既是這樣的情形，則我們可以信他收獲許多成熟的禾也。

腓利覺得所在之亞鎖都即舊約所謂亞實突，牠是非利士五城之一。這個地方離海岸有幾英里，與宦者所行的路線變成一個直角形，當時離宦者約有十五英里之遠。由這個地方去該撒利亞——此處所講之腓力作工之終點——約六十英里；而他所作工之區域，則為非利士特昔日的地方，在約帕之北，為北至該撒利亞三十英里之沙崙平原。在亞鎖都這個平原，廣約六十英里；而在該撒利亞這個平原則廣約十英里；平原所及的地方，都

是產物極其豐富的。在那個時候，這個平原密佈了鄉村與小城，到現在，還有許多崩頽故址遺存。這個平原，實足以與腓力有許多年的傳道工作。遲些我們且把腓力在那裏的工作追跡看看。



第二段 掃羅之皈主

及其工作之起始

(九章一節至卅一節)

一 他在往大馬色途中所遇之事(1節——9節)

1, 2 節 著者現在說到當時教會之最著名的仇敵之皈主，這個人是一個貴冑，他的家是離猶太很遠的。我們讀過行傳第七章之末，我們都會記得士提反殉道時，少者掃羅的態度怎麼樣；士提反之殉道，是殉道之第一個人，而當其被石擲死的時候，證者解衣，置於掃羅前。掃羅的歷史，我們現在要把他追尋一下。他之會這樣的猛烈逼害教會，實他所受的教育及其家世使然，而其後來之這樣的努力為主，也是他的賦性若此。在路加的紀述中，恐怕算掃羅是一個最講得多的人。他生於希臘之大數，大數是在基利家薛拿士河之岸，為希臘名城。(行傳廿二：3) 這個城是希臘學術最盛之地，足與雅典和亞歷山大伯仲；而這個城所居的地位，也有交通便利

便的河流，河之近山的，則流入小亞細亞中部之北，屬敘利亞的，則引而之東，是故這是商業繁盛中心之地。他既生長在這樣一個如此的城，則其在兒童時必學得希臘學術，少時必飽受希臘人的風俗習慣，無怪其皈主後滿有知識傳道。在那個時候，他更得着良好的栽培，以與其周圍的異端邪說相抗。他純是一個猶太人，他說他是「希伯來人之希伯來人，屬便雅憫支派，為虔敬的祖宗之後。」（腓立比三：四、五）。他的血統既如是，則必受猶太人的歷史和摩西的律法陶冶很多。他的父母是哈喇喇人（行傳廿三：六）所以他曾得着哈喇喇人的遺傳和對於聖經的觀念。

除了宗教知識外，他更曉得造幕。（行傳廿三：六）基利家之山，有許多山羊，其毛可以製布幕及粗衣。他之所以得着如此豐富學術，實因其父置他於這個如此卑下的技藝。在猶太人的思想中，兒童要有多少手藝，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他之學造幕，則不是必要之手藝。他學得這種技藝，所以他後日生活困難之時，也得其幫助不少。

他在兒童時之所以如此虔誠，實由於其父母之良好的教育，及由於得希臘人之學術技藝，因為他自少已在耶路撒冷迦馬列的門下，受迦馬列的栽培許久了。（行傳十八：三）迦馬列是一個有學問的哈喇喇人，在第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九節所講之十二使徒受審，他是有份在場審判的；他的法律知識，他的深謀，他的鎮靜，掃羅在其門下都已學得無遺了。他既自少受學於這個有學問的哈喇喇人，則他的法律知識必因此而擴大，他的熱誠，虔敬，也必學得有素，所以他自己也說：「昔我從猶太教，較同宗同學者更甚，愈熱中，執列祖之遺傳。」（加拉太一：四）他所學的如此，他的熱心又如此，而從的又為極嚴的宗教，無怪他凡事要出人頭地了。他後來傳道時，曾對其自少相知而今為敵的朋友作證，其為從最嚴的宗教，又作証其守法稱義無疵可摘。（行傳廿六：四、五；腓立比三：六）這樣的品

格和名譽，在行傳及其書信裏頭實可以隨便發見的。

耶穌釘十字架時，恐他不在耶路撒冷，即在未釘十字架前幾年，他也不在。倘若他在耶路撒冷，則他的說話和書信必已說及他在耶穌生時已見耶穌或聞其道矣。他在士提反死時，其年必約爲三十，離學校十有餘年。我們擬其在施浸約翰起首傳道前歸去大數，在耶穌升天後再見於耶路撒冷，是最與其生平諸事相符合的。當士提反與猶太人在外邦會堂大起衝突之時，掃羅一定是反對士提反最力之一個基利家人，而以他的法律知識高尚的緣故，他亦一定居反對者之前列。他一定是公會中之一份議員，當他們與暴徒結合石擊士提反時，他一定做這班人的領袖；因爲聖經明言「證者各人解他們的衣，從少者掃羅前」，而更明言「掃羅見其死，亦喜」。士提反死後他仍爲逼害教會的領袖，直至教會四散。在逼害教會的時候，除士提反置死外，還有多人，在公會受鞭笞而被逼潰耶穌名者亦極不少。（行傳廿六：十二）

當耶路撒冷教會四散時，掃羅一定以爲已毀其所惡的宗派了；豈知四散的門徒在各處建立教會的消息，不久又有所聞。掃羅知道這種消息，以爲他從前所做的失敗，於是賈其餘勇去再做毀滅的工夫，他這次的所爲，比前更加厲害了。請觀下文：

（1）掃羅盛氣恫喝，欲殺主之門徒，詣祭司長，（2）求書，往大馬色，

入諸會堂，凡從耶穌道之男女，遇則繫解耶路撒冷。這裏所講諸會堂，足見大馬色城有許多猶太人居住，史家約色弗（Josephus）說，在尼羅（Nero）管轄時，該處騷動，猶太人被殺者不下萬人，可見該處猶太人之多矣。當耶穌門徒在那裏傳道的消息傳到耶路撒冷時，掃羅與其從者，於是就觸怒了不得；他們爲甚麼要這樣的觸

部 一 之 城 色 馬 大



怒呢？因為大馬色爲外國的地方，門徒逃往那裏傳道，他們沒有法子直接殺害的。在尋常的情形，掃羅縱有文書，亦不能有權在外邦捕人，繫解出境，但他信他的文書，能夠使大馬色的政府准他去做，不錯，該城的政府誠是仇視基督徒的，掃羅後來之被囚，就是其明証。（哥後十一：卅二）

3, 4 節 人之飯主，大都在平心靜氣之時，若在焚火中燒如癲如

狂之時，則甚少能夠悅服信主的。掃羅飯主之事，誠爲特別：當其如癲

如狂，起程往大馬色，欲盡繫某督門徒返而殺之之時，則譁驚一聲，突然

來了一個與其志願相反的命令，竟然藉此以飯主較之這個宦者之於

歸國時沿途平心靜氣恭讀以賽亞書慕道而歸主之事，何其相反至此！

由此以觀，基督之福音，其權能至奇，你仰慕之固可以得救，你反對之亦

可以得救。由耶路撒冷去大馬色大約有一百四十英里之遠。最通

行的路徑，是向北沿山脈之分脊而行，經過伯特利和示劍至耶斯烈，由

耶斯烈向西行至伯善，伯善巖巖絕壁，行至那裏則漸低下至約但谷，復

由約但谷上行，過約但河石橋，橋至今仍佳；過了石橋，則沿約但谷之東

邊高原直至大馬色。當行程最後之日，其路則經過黑門山之東麓，黑

門山頂是常時積雪的，雪之在山頂，有如雪冠，與東邊地平線相隔極明。掃羅經過這樣的路途，其盛怒之氣，行了

四五日必定減去多少，此足以使其態度較和，適合於其與主基督預備爲他之會面。

(3) 行近大馬色，天

忽有光，環照掃羅。(4) 掃羅仆地，聞聲曰：掃羅掃羅，何窘逐我？

那時的情境，路加現在所述

的，有幾點重要事實遺載，因爲他把這些遺載的事實，載於保羅後來所講之兩次的說詞中。(行傳廿二：六—十八)這裏雖沒有告知我們掃羅怎樣會曉得忽然環照他前之光，是「出自天上」的光，然這樣的性質，我們對於此點，應無所用其思疑。掃羅原是極勇敢的人，當光環照他時，他都「要仆地」，足見這樣的光是足以使他疲乏無力的。這是一種異蹟，他應該立即察覺的，而自天有聲云：「掃羅掃羅，你爲何窘逐我？」之「窘逐」二字之於掃羅是極顯明而不應至於誤會的。這種聲音之出自天上，也是毫無錯誤的，但講的是誰，抑爲士提反抑爲他所殺之那一個門徒，他不能由這些說話而有所明白，所以他隨即問「你是誰？」

5, 6 節

(5) 曰：子爲誰？

主曰：我乃爾所窘逐之耶穌也。

(6) 曰：爾起，入城，爾當行

者，將以示爾。

那時掃羅聽着這幾句話心中所得之感覺，如果我們從幼已經稔識基督復生之榮光的，則我們必不能完全明白掃羅的思想和感覺。

到了這時，他必以耶穌是一個欺人者，是值得上帝與人咒詛的，而其門徒亦是該死的，豈知他所憎惡的，突然顯現與他，神的榮光環照其左右。

他眼之所見，耳之所聽，不能有所疑惑的。他所站的地方，有天上之上帝的榮光環照其左右，說：「我是耶穌。」

他在那個時候，必定以爲士提反是合宜的，而說：「唉，我已流無辜者之血了！」

掃羅那時真有「唉，我是一個可憐人，誰能救我於死呢？」的情形。那時掃羅的驕

氣已除，盛怒之氣亦已歸於無何有之鄉了。前後相反一至於此，神的權能大矣！

7 節 路加現在講出當時不止掃羅一人，併簡述其同伴的狀態。(7)同行者聞其聲，不見其人，

立而噤。這件事實，不是著者杜撰的，也不是故意張大其辭的；若非真實，則著者斷不這樣的紀載。倘若耶穌真是顯現而為他們所不見，則有兩個原因：(1)或耶穌現與掃羅時而故意對他們則隱；(2)或耶穌現而他們不見；這兩個測度，二者必居其一。在那刻間，這班同伴雖不能說出誰對掃羅說話，但光之顯現，聲音之由光而出，和掃羅之即時盲而不能視，他們總可以作見証。

8, 9 節 耶穌所說的「起入城，爾當行者，將以示爾」；掃羅聽了，會不知將來所做的是甚麼，但他一得這個命令，就立即去服從牠。(8)掃羅自地起，啟目而目不能見，同行者援其手，至大馬色。(9)

三日不見，飲食皆廢。「啟目」之先是閉目，但這裏之所云閉目，並不是他一見光就閉目；因為他一見光就閉目，他會不能見耶穌。復次，倘若他在那頃刻間閉目，則光亦不能使他盲而不能視。這處之所云閉目，實是當他見光時，光極猛烈，他那對眸子向着猛烈之光，至不能忍受時，始行閉目。當他起身時，他必須站定幾分鐘，然後打開他的眼，但開眼而眼不能見。至於「同行者援其手至大馬色」之句，我們由此可以推知他們當日是行路，不是乘馬或駱駝；如果以他們乘馬或駱駝，就是錯誤了。他之不飲不食，是因為他痛悔他的罪過，等候主的命令。禁食三日，是毋庸置疑的；依猶太人的計算，他到大馬色那日是作一日計，第二日是全日，第三日則解禁矣。

二 掃羅之領沒(10節——19節)

10——12 節 主曾告訴掃羅說：「爾當行者，將以示爾」，但主不要即刻示掃羅以當行之事，而要使他等候三

日，因為在三日內他可以痛悔其罪。此種延遲，誠足以使其左右之未信主的猶太人注意，且欲安慰其苦難和盲目而有所不能；這樣，我們看落下面，就知道這件事有好意存焉。他最後解禁之時，上帝就遣人至他處，茲述之如下：

(10) 大馬色有門徒，名亞拿尼亞，異象中見主呼曰：亞拿尼亞對曰：主，我在此。(11)

主曰：有街以直名者，爾起而往，至猶大家，訪大數人掃羅，彼方祈禱也。(12) 異象中，彼見

一人名亞拿尼亞入室，按手，使得見。亞拿尼亞之於掃羅是完全不知情的，今主把這事啓示與他說，

『爾往訪掃羅，他在那裏正在痛悔誠懇祈禱』，他會覺得頗為驚奇。此處所講之上帝使掃羅見異象，明明有使他

希望眼子得見的意思；而當掃羅真正得見之時，他會見得所按之手是上帝之意旨。在大馬色的街道，差不多統

統都是曲而不直的，這裏所云街以直名，顯然這條街道是與別不同，曲的街道，每轉角彎曲之處，相隔大約由五十

碼至百碼，而這條直街，則直行幾一英里而始有五個少少的轉角處在內。

13 — 16 節 亞拿尼亞聽了主的說話，極不歡迎。(13) 亞拿尼亞曰：主，我聞人言，彼在耶路撒

冷困苦聖徒。(14) 今來此，得祭司諸長權，欲繫額爾名者。(15) 主曰：往哉！彼乃我選

之器，將播我名於異邦人及王者，與以色列民。(16) 我將示彼，彼必以我名而受多害。

亞拿尼亞對於主的門徒，加以『聖徒』之名，在新約中雖是初見的名辭，但他之應用這個名辭時，已老早認識主的

門徒是聖徒了。聖徒有聖潔的人之意。再看『額爾名者』句，所謂額爾名者即聖徒。『額爾名』之『名』字，是主

耶穌說的，因為他與亞拿尼亞講話時，他曾告知亞拿尼亞。亞拿尼亞之說聞掃羅在耶路撒冷逼害聖徒，我們可

以推知他不是自士提反死後逃亡而來的，而是在逼害士提反前平靜的時候受浸爲門徒的。他怎會得聞掃羅來大馬色繁凡顯主名的人呢？掃羅的從者告知他嗎？然與其謂掃羅的從者告知他，毋寧謂留居耶路撒冷之使徒遣人先行走告大馬色的門徒，成數還高一點。

別人聽了主的命令，則或諸多推却，惟亞拿尼亞聽了主的命令，則立即去服從。亞拿尼亞雖未嘗不與主抗辯幾句，但主說「往哉！」他於是就立即解決了。主告知他掃羅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他的價值，人所不能擬。主所說的，他是「所選之器」，他將把我的名傳給異邦人，王者和以色列民；他會比掃羅是一個珍貴的匣，在匣裏頭藏有珍珠，所謂珍珠即耶穌之寶貝的名。一個珠寶家必定常時把珍貴的珠藏於珍貴的匣；這樣，耶穌之欲傳其名於王公貴人，掃羅會是一個最適宜的器皿。這樣的選擇，於亞拿尼亞會是一件極足驚異的事；但他後來看見事實，始知這是上帝的大智慧。掃羅後來許久曾用這個「器」字說話，他必定是得之於亞拿尼亞之口無疑，不過掃羅把這個器字改爲物質之器，而說「我儕有此寶，藏於土器，使知莫大之能，乃由上帝，非由我」罷了。（哥後四：七）在基督則以他爲所選之器，但在他的眼光則以爲土器。主既對亞拿尼亞說，掃羅是所選之器，但又增說，「我將使他爲我名而受多害，」亞拿尼亞更會覺得有不少的驚奇。這件事實，我們可以觀察大凡爲主所選之人，必受苦難，然後尊榮，然後有用。觀於掃羅的事，就可見一斑了。

17——19節 亞拿尼亞初則懼怕這個逼害教會者而不敢去，但現在敢去了。（17）亞拿尼亞遂往，入其室，手按之，曰：兄弟掃羅爾來時，途中所見之主耶穌遣我使爾得見，且感聖神。（18）掃

羅目忽若有所脫，狀如鱗，即得見，且起而受浸。(19)既食，乃健。亞拿尼亞怎會知耶穌在途中

顯現與掃羅，這裏並沒有說明。他之得知這事，想必由於猶大家人傳出的，因為掃羅宿猶大家時，必有人和他講話，他們一聽得這件事，就快把這事遍傳城中。亞拿尼亞之用最寵愛的名義「兄弟」對掃羅說，不是因為他是以色列人兄弟，而是因為他現在是一個耶穌的信徒。掃羅眼中忽然若有所脫的東西，必定是他那日在途中受烈光所致的無疑。我們更要明白這裏所講之「目忽若有所脫」，非其目好像有甚麼東西脫落，但真有東西脫落，因為路加說得極其明白的。「且起而受浸」這件事，此處雖沒有載明這個命令，但我們看後些，我們會知道是路加故意畧減的。這處的遺述，是在二十二章十四至十六節保羅的說詞補充之。受浸禮的地方，這裏亦遺述，但大馬色城有亞巴拿河流過其中，是極易施浸的，除了這條河外，在大屋裏面亦有許多人造的池。

亞拿尼亞之對掃羅說，主遣我至爾，使爾「得感聖神」，得感聖神這件事尋常是由按手來的。但我們曾經說過撒馬利亞之門徒，自兩個使徒被遣前往按手，他們然後得着能行異蹟的聖靈恩賜，由此我們可以推知腓力沒有施異蹟的聖靈恩賜之權。今亞拿尼亞不是一個使徒，他之按手於掃羅使感聖神，會使我們不能信他有施異蹟的聖靈恩賜之權；而他究竟是否有這種權柄，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也是不可能的事。由彼得的說話，我們可以知道大凡一個人悔改受浸，就得聖靈；今者亞拿尼亞之施浸掃羅，掃羅當然得聖靈。是故掃羅之接受聖靈，全靠亞拿尼亞之來替他施浸；惟掃羅之異蹟的聖靈恩賜，他則不能好像使徒之有權施與。在這裏我們更要看一看：亞拿尼亞不是一個教會的職員（10節）他亦可以施浸，由此我們可以得一個非教會職員亦可以施浸之前例。

這件事既有前例，則施浸這個禮式就不限於教會的職員或傳道人了。

至於他受浸後即「食而健」這件事，是說他痛悔禁食之期已過，而此亦與受浸後則罪得赦免之應許相符合。關於此事，看下廿二章十六節更為明白。

我們在未放下掃羅販主的事不談之前，倘若現在我們思疑掃羅之販主是由神力或人力，或兩力兼併，則我們最好看一看掃羅是怎樣皈基督的。這件事實之最顯明的性質，就是主耶穌自己為傳道者。他的說話是由天之光而出，足以證明他在光裏頭顯現是神的異蹟，掃羅然後因此而做一個信徒，然後因此而悔改。信仰是由聽道來的，人人皆然，掃羅自不能例外。但當主為傳道者時，當主的說話使這個罪人信而悔改時，這個罪人在未得平安前仍然有些事情是要做的，關於此點就是他之來大馬色為主所選之器。主曾告他要等候消息，當他等候消息時，他雖中心痛悔，誠懇祈禱，但他的罪仍未得赦，這足以顯明徒信而悔改而仍未得罪赦。他要等候三日，他的情形是極不愉快的，因為總沒有一個人走去告訴他要做甚麼。他的情形更有特別的，因為我們所讀過販主的人的情形，總沒有同樣的延遲。這種延遲，是主所做的，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走去告訴他，而主亦未曾遣亞拿尼亞往。掃羅既不知所遣的是誰，不知是遣亞拿尼亞抑別個門徒，在那個情形，神的命令就要來了；神的命令好像腓力傳道與宦官的情形，不過在那個情形神就遣天使，在這個情形神就遣亞拿尼亞罷了。這樣，主顯現與他之後，帶消息的是人，而這個傳訊的人就是叫他要受浸的人，就是施浸他的人。當他受浸之時，他的憂愁和禁食就完了，他的罪就獲赦了，他一段販主的故事到了這時亦算完了。

三 掃羅在大馬色傳道(19節—25節)

19——22節 掃羅起首是一個毀滅教會的人，自他服從福音後，就以其全力建教會了。(19)掃羅在大

馬色與諸門徒偕數日，(20)遂於會堂以基督為上帝子告人。(21)衆聞而奇之曰：此非

在耶路撒冷殘賊凡籲斯名者乎？今來此欲繫此等門徒而解祭司諸長歟？(22)掃羅益

健，辯折大馬色之猶太人，證耶穌為基督。19節所講之「數日」自然是宣道的日子都計在內。20節

所講之「遂」字，有「即刻」的意思，這不是由「數日」之末計起首，而是由受浸之日計起首。當他受浸之日，在城之

門徒，必定齊往觀看，受浸完必接他入教會；他受浸後之第二個安息日，勿論其受浸後之翌日抑第六日，他一定起

首在會堂宣道，因為這就是他第一次宣道的機會。他起首宣道後，又必有別的會堂相繼開堂請他講道，這樣，他

必有許多機會傳道，傳道的機會多過規定的敘集時間。他之傳道第一個效力，一起首就有人驚奇其為「殘賊」

耶路撒冷教會的人，今之來大馬色亦將有同樣的惡意。第二個效力就是掃羅之證耶穌為基督許多人亦為之

「辯折」。「掃羅益健」這句話之「益」字，是與19節之「既食而健」句之「健」字比較的；這事的關係，自然是因為

他三日痛悔禁食之後，解禁則回復其身體的能力，日有所增。三日不飲不食，就以一個極強壯的人亦會軟弱，故

掃羅欲恢復其強健必須假以時日。

掃羅之傳道與大馬色的猶太人，為時甚久；我們雖沒有事實以證明他們之版主，但至少他們也被「辯折」。

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掃羅親見與新見耶穌的復生之榮光。他不像原有的使徒，曾親見耶穌之復生和升天，但

他曾見耶穌以榮光之體由天而降，這種證據是完全等於彼得證道的所謂耶穌復生升天。倘若大馬色的人懷疑他所證的，則掃羅的同行者亦必能夠證明有榮光由天而下，在榮光中有聲叫出，他就立刻目不能視，這斷不會說誑欺人。倘若在無論那個人的心中，以為掃羅當時一定眼看著一種幻景或心裏有一種幻覺，則他的眼亦斷不至盲而不能視。這樣，盲目這件事，會使疑惑的人無所藉口；而若掃羅所見的為真，則耶穌之由死復生升天，會無可懷疑之處。掃羅之盲目，直延至他起首受浸之時，這件事大都為衆人所共見，尤其是那班未信主的猶太人所共見，這可以作這件事之最後的重要事證。他之證道的力量既是這樣，凡在大馬色聽他講道的人，都是無人不見的。若夫我們對於此事，則是倘若掃羅所見的是真，所證的是真，則耶穌一定是基督，而他的宗教也是出自神的。他之盲目，我們既無理由思疑，則我們不能說掃羅是說誑欺人。他真是一個欺人者嗎？如其為然，則路加所載其皈主後之全部為主努力的工作，及他自己所述之皈主的經過及為主努力之必要，又足以証其為不然：因為就短時間及長間來講，人之以其為說誑欺人，總與其後來所做的事情不對。他從前的宗教生活，是好名譽的重財勢的，愛友誼的，愛自己的，但自其皈主後，則前後若兩人，把所有的盡行犧牲，且他自己亦說過倘他果是說誑欺人，則願受永遠的責罰。一個人如果誤算其目前的利益，作欺人的行為，自是一件可信之事；但他後來發見其錯誤而仍繼續去做，而仍永遠執迷不悟，則是不可信的。是故掃羅一定不是一個欺人者；他既不是欺己，也不是欺人，則他之所見一定是真的，他所証之上帝子耶穌顯現與他也是真的。

23 — 25 節

掃羅現在見得大馬色的猶太人與他作對的，即其前者在耶路撒冷對付門徒的手段之一部

分。他覺現在所得之惡劣待遇，亦即其前者如何待人的待遇。

(23) 久之猶太人謀殺掃羅。

(24)

晝夜伺於城門，欲殺之，掃羅知其計。

(25) 於是，門徒夜以筐，縋掃羅自牆下。

由這處經

文看來，我們會知道掃羅自聞有人計畫後，即隱匿而不敢使人見；但他的仇敵，以為他一定會由城門逃出，所以他們晝夜伺於城門，希望能夠尋着他。這種計畫，後來他的朋友知道了，於是用第二個方法使他能夠逃走。大馬色城之東牆，有些屋子是建在城基腳的，城牆之頂蓋有木樓房，在城之南牆亦有這樣的樓房幾間。在這樣的木樓房中，任那一間的窗都可以縋人下去；即在古時的情形亦必相同。當城被圍困之時，則城頂必為兵士站立的地方，那時在幾點鐘內就可以把這些木樓房拆卸了。

他們之欲殺掃羅是他傳道與不信主的猶太人之第三個效力。第一個效力，就是他們之奇他宣傳耶穌。

(21節) 第二個效力，就是他們為之辯折，(22節) 第三個效力，就是他們設計殺他。最後這個效力，是見於「許久」之後，這種無限制的時候，可以說是幾個禮拜，或幾個月，或幾年。我們曾經讀過掃羅致迦拉太人書(一：十七、十八)。

都知道他自叛主後曾逃亡三年，在此三年內他亦曾往亞喇伯。他去亞喇伯要行幾遠路程，他住亞喇伯幾久，他總沒有說明；但他說出走後則返大馬色，我們會由此可以易見他們之設計殺他，是在他由亞喇伯返大馬色之後。他更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卅二節說：「在大馬色亞哩達王之邑長守城，欲執我；」這足以證明大馬色在當時是在亞喇伯王亞哩達管轄之下，猶太人之想捕掃羅於城門，是與亞哩達王之邑長同謀合作的。復次，在那個時候之大馬色既受轄於亞喇伯王之下，則大馬色之南邊及其鄰城必為亞喇伯的兵所駐之地，居然為亞喇伯之一部分。

國土了。這樣，掃羅之逃居亞喇伯，恐怕就是在這些地方城鎮鄉村宣傳福音；他既努力宣傳福音於此地，則必會引起猶太人之極端反對，而走告亞喇伯政府於其上大馬色時同謀捕殺矣。

四 掃羅之返耶路撒冷及其被遣往大數（26節——30節）

26, 27節 掃羅起首傳福音被逼出走之事，許久他還記得，所以在哥林多後書十一——十三——加拉太人書（二——十八）亦有述及。自他離耶路撒冷而欲往大馬色屠殺門徒後，他總未曾見過一個使徒。他現在要返耶路撒冷去見一見彼得。他自那夜初更逃走後，就行過耶穌曾經遇他的地方。他返到耶路撒冷見着耶路撒冷之城牆及聖殿之雉堞，起了甚麼感想，我們不要描寫他。但他到城時，必見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及經過石擊士提反的地方，及他喜見士提反死去的地方。他必將於街上和會堂內，再遇他所別去的老友，及他所迫害的門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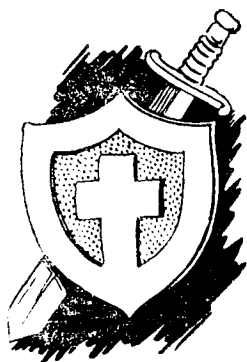
（26）掃羅至耶路撒冷欲交於門徒，但皆懼而不信其為徒也。（27）巴拿巴援之引見使徒，將其途中見主，主與語，在大馬色侃侃稱耶穌名備述之。由此觀之，我們可以知道門徒初時皆懼而不敢信其為徒；「他欲」結交，必遭擯斥無疑矣。他此次之返耶路撒冷原欲衆門徒皆信其為一個真誠門徒，豈知一欲結交就遭見疑，你說他的心痛如何呢？他之飯主，門徒或少與聞，故他此次之來交，衆門徒又必以為他又欲討他們的便宜，除非有強有力的証據，他們亦必不信他已經飯主及為忠實的信徒。其時之完全知道他的，祇有巴拿巴一人。巴拿巴知道門徒皆懼他而不敢交，乃為真情誠意所驅使，往見掃羅或掃羅知道巴拿巴知他多少掃羅往見巴拿巴把事以告亦未可料。這兩個情形無論屬那一個，總之巴拿巴不難信他為

一個已經叛主的門徒，和他是一個忠實門徒。巴拿巴既知其情，則他好易走去告知諸使徒，諸使徒又告知衆兄弟。這些事情，或一日就可以做完了。彼得接他同居，招待他一連十五日（加拉太二：十八）。他既交於彼得，他現在會有許多時候和良好的機會由彼得處得知耶穌的生平，而知其前者的知識之有限了。他更在同樣的關係說：「至於其他使徒，我不見一人祇有主之兄弟雅各耳。」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雅各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也算他是一個使徒，而路加更計他入使徒之列，或者其他同級的兄弟，如帶掃羅往見使徒之巴拿巴亦可算是一個使徒。（參看行傳十四：四十四，羅馬十六：七）

28——30節 衆兄弟對於掃羅或會有錯誤的看待，但他們後來看見掃羅的忠誠，不久就會信任掃羅。

(28) 掃羅在耶路撒冷與門徒出入。(29) 侃侃稱主耶穌名，與言希利尼方言之猶太人辯論，彼等圖殺之。(30) 兄弟知此，送之至該撒利亞歸大數。當他前者離耶路撒冷時，他所

曾領導之逼害已沉寂一時，惟外邦的猶太人對於基督教的問題仍有諸多辯論，此次他返見彼得，在他不與彼得談話的空間內，他遇着這些人亦常有討論基督教的問題，豈知過了兩個禮拜之後，這些猶太人竟然視他爲一個新敵人，與前者之視士提反無異，他們既仇視掃羅若此，則他們必以爲士提反的末路，會是掃羅的末路。掃羅在這個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候，衆兄弟知事不了，乃護送掃羅出境，使其得着平安的地方。我們這些將在行傳廿二章十八至廿一節，由其口中所述，得知衆兄弟雖欲保護其平安離境，他仍堅欲居留耶路撒冷。惟他之要傳道於異邦，乃上帝的主意，他不能不去，他自到該撒利亞後，沿地中海濱上，不遠就到薛拿士河，到薛拿士河，就可以直到



第三段

彼得之在猶太傳道及
其被遣往不受割禮者

(九章卅一節至十一章十八節)

一 當時教會之平安及發達(31節)

大數卽他兒童生長之地。他這次之返見其早日的朋友，是由兩個大城——耶路撒冷大馬色——逃亡而返的，是背棄其昔日所受之極嚴厲的宗教而返的，是帶一種皆大歡喜之福音而返的。他這次返去大數的工作，雖不見路加有什麼紀述但他並未休息而不努力。關於此事，他曾在其迦拉太人書一章廿一至廿四節，告訴我們入叙利亞基利家境宣傳其所著逐殘賊之道。在行傳十五章四十、四十一兩節，我們更知衆兄弟道其至這些地方——叙利亞基利家——宣傳福音，引人皈基督。他在其哥林多後書十一章所述之遇難情形，我們更有理由以信他之受難情形之一部分是自皈主後至返大數之期間內所遇的，而他所見之樂園則在這些受難——皈主後至返大數的——之末(哥林十二)。當他經過了這些經驗後，路加現在就說到使徒彼得的重要工作。

31節 著者路加現在由掃羅的工作而述到彼得的工作；當時教會平安發達，彼得離耶路撒冷而傳道於四方。

(31)時，徧猶太加利撒馬利亞諸教會平安，有起色；又敬畏主，得聖神之慰，信主者日見增廣。這次之平安，或在掃羅未返耶路撒冷前已經起首；迨掃羅返耶路撒冷後，因為猶太人逼害掃羅的緣故，此種平安或因以中止。

掃羅現在已去，教會得以恢復原狀。那時教會與惡勢力相拮抗，或有人以為當逼害和反對之事完了，則教會會因為疲於應付的緣故而衰落，但事有不然者，逼害過了，則教會更益發達，這實足以證明上帝之道是不易之真理，任你如何逼害也不能消滅的。

在行傳五章卅四至卅九節，迦馬列說出於神者必不能毀，由今證之，其言誠不誣矣。教會之有起色，其意是基督教的品格建立，信主者之日見增廣，其意是信主的人數增進甚速。這裏所應用之「教會」名稱，我們要知道教會即會衆，即三區地方之信徒，這三區地方是教主昔日所傳道的地方。「教會」這個名稱，實有信徒聚合起來則為一體之意。

二 彼得至呂大傳福音 (32節——35節)

32——35節 當主遣掃羅離耶路撒冷時，主曾告訴掃羅說：「我將遣爾遠適異邦，傳福音於異邦人；」但至到現在，還未有不受割禮的異邦人入教會。

路加現在進而說到彼得怎樣的開異邦人入天國之門，他說明彼得自己覺得要去這樣的地方傳道的。

(32)彼得遍行四方，亦至居於呂大之衆聖徒。(33)見有

人名以尼雅患癱，臥床八年；(34)彼得曰，以尼雅耶穌基督愈爾矣，起，治爾床。即起。

(35) 呂大撒崙居民，皆見此而歸主。

由這裏的記載看來，我們能夠知道在彼得未到呂大之前，呂大

已有聖徒。這班聖徒，或是在耶路撒冷初有教會時受浸的，或當腓力傳道於亞鎖都至該撒利亞時聞道而受浸的。他們在呂大人數既有這麼多，聲名自然顯著起來，彼得聞之，無怪曾周遊四方後，往呂大去探望。這處之所謂「四方」，是指猶太撒馬利亞加利利各處而言，因為這節的意思是與前31節相連的，而此又足以顯出彼得未到呂大之前，已探望這些地方之會衆矣。彼得所行的異蹟，(34節)其效力是幾乎空前所未有的，因為行了這種異蹟後，足以使呂大及撒崙平原一帶的居民皆因以皈主，但其效力之所以如此偉大，實歸功於這兩個原因：第一，就是被愈之人，是好像聖殿美門那個被愈的跛者，其疾之不能愈已爲衆人所盡知；第二，就是這一帶的居民，是好像樹上已熟之果，稍一搖動，則必隨之而跌下矣。

三 彼得之被請往約帕(36節—43節)

36 — 38節

彼得在呂大傳福音大獲勝利之時，忽然又被請往約帕城一個喪家處。

(36) 約帕有女

徒，名大比大，譯卽多加，廣行善事，博施於民。

(37) 當時，病死，洗尸，停於樓。

(38) 呂大

近約帕門徒聞彼得在彼，遣二人求其來，囑勿遲。

約帕之在猶太常時都是一個重要商埠，不過當

希律要用該撒利亞建築該撒利亞商埠時，比較上在短期間內不甚重要耳。牠的位置，是在耶路撒冷之西北，彼

此相隔有三十八英里，現在有一條鋪幼沙石的大路聯接兩城。

呂大就是在這條大路之北二或三英里，由約帕

出來大約有十二英里之遠。這麼近的路程，以三小時的時候，這兩個人就可以帶這種悲痛的訊息到彼得處了。

這班門徒之遣人往告彼得有什麼意思，路加絕未告訴我們；但我們也可揣測而知，大約（1）求彼得來安慰他們，（2）求彼得來復生這個死者。第一個意思，或者會多數是他們的感想，因為兄弟姊妹之有死的，使徒從未使之復生，例如士提反與其他門徒為主努力而致慘死的，使徒亦未復生他們。這兩個人祇告訴彼得說：「來勿遲，說話雖如此簡單，但我們信得多加的事，帶訊者已完全告知彼得無遺。」帶訊者滿心想求，彼得就即偕這兩人來約帕了。

39——43節 約帕是氣候很熱的地方，死者的屍體頗難保存，必須從速葬埋，大約尋常的葬埋，就在死的那日之末。葬埋既如是其速，則彼得欲觀大比大之葬禮，必盡力趕程前來無疑。（39）彼得起，同往，及至人

引之登樓，衆寡婦哭於彼得側，出多加生時所作衣服，與之觀。（40）彼得遣衆出，屈膝

祈禱，向尸曰，大比大起，婦啟目，見彼得遂起而坐。（41）彼得扶之，招諸聖徒及寡婦，以

大比大復生示之焉。（42）舉約帕知之，人多信主。（43）彼得在約帕日久，居皮工西

門家。這裏所紀述的，雖寥寥數語，但描寫得極其盡緻，且其實實亦至足以感人。這件事之放在我們眼前，有

如我們旅行，當行路時，看見一朵野花跌落鄉村的森林中。牠在歷史的一堆事實中，打開一種綠蔭的景色；牠在

初日聖徒的悲喪中，放出一種異彩的榮光；牠在我們的相同經驗中，涵着一種深刻的同情。在我們的人生經驗

中，我們有同樣的屍體之愛顧，有同樣的悲哀之感觸，有同樣的安慰之希望，有同樣的一羣婦人之哭泣，也有同樣

的一羣男人之哀悼，有同樣的棄世時之哀哭，也有同樣的葬埋時之哀哭，除了這些我們所習見的之外，我們要想

到那班悲痛的寡婦之出示多加在生時爲她們兒女所作的衣裳。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紀念呢！這種紀念，與那些雕刻墓石的紀念比較，所勝過的又多若干倍呢！祝福那班爲主而死的人呀！祝福那班以愛心紀念多加的人呀！當彼得站在多加前悲悼多加時，你們以爲他還記得他與耶穌站在拉撒路之墓，一羣猶太人與馬大馬利亞哀哭其側嗎？但他一定記得他之慈悲的主今已在天了。他叫衆人出去，很悲痛的對着死者多加。他跪下，祈禱。他用有權力的而又溫柔的聲音，對着僵凍了的死屍，叫說，「大比大起！」她的眼開了，見着彼得。她認識彼得麼？抑或注視而不識呢？我們不得而知。她坐起來，與彼得的面相對。他兩人默然無語，但彼得伸其溫柔的手，助她能起。他叫衆聖徒與衆寡婦人來，大比大穿着她的棺衣與衆人相見。路加紀載這事，說到這裏就算完了；但他出之以簡明盡緻之筆，使我們讀了後可以領會其全事。倘若她現在復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我們以爲將來在衆聖徒皆復生的時候大家都站在生命之岸，皆有榮光的身體，快樂何如呢？約帕之大比大的復生，豈不是給我們輕輕地預嘗復生之晨的快樂嗎？這件事，無怪會「舉約帕的人皆知，多人信主」了。約帕現在已滿田禾熟了，彼得覺得要住在那裏多日作工。他來是與那哀哭的人同哀，他留是與快樂的人同樂。

四 哥尼流得主啟示，遣人往請彼得來（十章一節——八節）

12 節 前者所紀的是約帕之事，現在又轉而紀到該撒利亞之事了；該撒利亞是在地中海岸之北約三十英里地方，在那裏有個充當軍官的異邦人歸主。（1）該撒利亞有人名哥尼流，意大利營之百夫長也。（2）其人敬虔，舉家畏上帝，博施於民，常祈上帝。這個人的品格既是這樣良好，爲甚麼

還要悔改信耶穌呢？

我們驟然觀之，會覺得這是一件奇事。

在今日的時候，世界有許多人的品格尚未有如哥

尼流這樣好的，但他們還要誇特他們的『好處』，以爲他們之最後的拯救就是在他們的『好處』。他們既盡忠於其所做的事業，與人交又得人們的敬愛，又做人之良好的丈夫和良好的父親，又以誠待其鄉鄰，又博施貧窮的民衆，尙何需乎畏一個公義仁慈的上帝呢？聽！但所說的哥尼流已盡有之矣，且除此外他又更是一個虔敬的人，常常祈禱的人；但他仍須聽上帝道以期得救。（十一：十四）觀此，則世界之自以爲好自以爲義的人，一定是自欺欺人的。他們對於待人之道雖已盡責，但他們還忽畧那些更高的義務，即遵依上帝所指定的規例以事上帝。我們要知道罪惡中之最不可赦的，就是不事上帝，即宇宙之創造主，人類之救贖主。復次，我們更要知道我們不事上帝的，更會不曉得怎樣的待人，尤其是最愛我們的人我們會待他不好。

哥尼流是生於意大利的，他是一個意大利人，他生長於異邦之地，他的名是拉丁名，其名之構成，是加上他是一個意大利軍官的意義。意大利既不是一個拜上帝的國家，而他所供職的也從來都是意大利的軍官，他怎會得着這樣的良好品格呢？以其所受的教育而論，實在沒有教他畏上帝的，常祈禱的，敬虔的。他之得着這樣的品格，一定是由於他之常與猶太人接近無疑。他既常與猶太人接近，則他一定會由他們而學得真正的宗教。他雖然未受割禮，但在當時他都與虔敬的猶太人同站在上帝前，不過他未接納基督耳。基督現在既已來往於人與上帝之間，則除由基督外罪惡斷不能得赦免；我們現在且看哥尼流怎樣的歸基督和由基督而歸上帝。

3 — 6 節

哥尼流之起首被引歸主，載在下列幾節經文：

（3）日約申初，哥尼流於異象中，

明見上帝使者入室，曰：哥尼流！
 (4) 哥尼流注目視之，驚曰：主何事？
 曰：爾祈禱施濟，
 升聞上帝矣。(5) 爾宜遣人往約帕請西門名彼得者，(6) 彼居海濱之皮工西門家。

這裏所講之異象，不是在夢中顯現的，也不是魂遊象外顯現的，但真實實顯現於哥尼流清醒之時，顯現於其祈禱之時。(本章30節) 他之採用猶太人所禱的時候(中初)祈禱，足見他已得着猶太人的宗教教育。他之對於天使顯現的驚慌，是自然而然的；因為見天使或鬼神是人人所懼怕的；就以最虔敬的人見着這些超自然的形像，恐怕也要驚慌起來。

這個人既已如此善良，但上帝仍要遣天使來使其歸主，在今日的人眼光觀之，會覺得是一件奇事。(參看二節註釋) 倘若他的祈禱已爲上帝所聞，他的施濟又已升聞上帝，而又益以他是一個極虔誠的人，爲甚麼還要救其於罪呢？我們甚願今日有一個好像哥尼流這樣好品格的在教會裏頭，能夠說：『我已做一個虔誠的人許多年了，我盡我所知的禮拜上帝，我施濟於貧民，我常祈禱，我教訓我全家畏上帝。在昨日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依我的尋常習慣祈禱，祈禱時，忽有天使站在我的面前，說：『你所禱之聲及施濟之事已聞於上帝矣。』哥尼流有這樣的好品格，誰敢疑他不是一個真已歸主的人呢？哥尼流誠是一個由異端而改從猶太教的人，但仍有天使對他說：『你遣人往請彼得來，他將以得救之道示爾，且爾全家。』(參看十一章十四節) 現在，天使雖已告訴他，而上帝又雖已聞他的禱告，但他在未得救前，仍要聽一個人的說話。我們一定要把這件歷史繼續看下去，看所講的說話是什麼，又說話裏頭所包函的重要道理是什麼。

茲有爲我們要注意的：即哥尼流是一個未完全歸基督的人，其禱告竟然得着上帝的答覆。但在我們今日時候，如有人有相同的靈通祈禱，其得上帝之答覆，當更何如呢？天使並沒有告知他的罪獲赦，亦沒有告知他謂因爲他的禱告已真聞於上帝，當滿心快樂其罪已赦。天使不這樣的告訴他，而告他要遣人往請彼得來，來到後就會把得救之手續告知他。倘若今有相同的祈禱而得着上帝的答覆，誰敢思疑上帝會不照樣答覆，叫他遣人去請傳道人來，或門徒來，以適宜的道理指導他呢？

天使之奉主命去使人歸主之事，我們前者已講過一二次，現在我們在這裏之例，我們留心一看，也足以使我們覺得有趣和足以增智。我們現在把這裏所講之天使的工作，與對於宦官的情形比較一下，我們會見得宦官的情形雖是現於傳道者，這裏的情形雖是現於歸主者，但畢竟意思都是相同；即是使傳道者與歸主者面覲面。但我們要明白這種超自然的工作是永不去其假手於人之工作的。就以掃羅之歸主的情形而論，主雖直接顯現於掃羅但仍須要人去替他做工夫，所以主即指示亞拿尼亞要去掃羅處。這些事實，可惜在我們今日時代，還有大多數宗教家仍瞭然不知。我們現在就把這三個超自然的前例看看，我們會見得這種超自然的工作是必要的，因爲沒有牠就傳道者與歸主者不能撮合。苟無天使告知腓力則腓力斷不知這個宦官返迦薩苟無主告知亞拿尼亞則亞拿尼亞斷不敢去親就掃羅苟無天使告知哥尼流則哥尼流斷不知遣人去約帕請彼得來。

7, 8 節 現在的時候雖已下午三點鐘了，但哥尼流都要立即遣三人起程前往請彼得來。

(7) 天使

退，哥尼流召二僕，與侍卒中敬虔者一人，(8) 盡以其事告之，遂遣往約帕。哥尼流是一

個熱心宗教的人，所以能夠引其全家皆畏上帝，不特引其全家皆畏上帝，且亦使其手下的兵士都有宗教的意味。他現在所遣之士兵，是保護他兩個僕人前往的，他這個兵士是其侍卒，現在穿起羅馬軍服，伴着這兩個僕人前往，軍官的威勢，確堂哉皇哉！

五 彼得被示往哥尼流處（9節——23節）

9——16節 該撒利亞的使者，現在差不多就到約帕之皮工西門家了。

著者路加現在特把主使彼得於

使者將到時預備欣然接納好消息的事寫在下面：

（9）越日，行將近城，時當正午，彼得升屋祈禱。

（10）飢欲食，人方具餐，彼得神遊象外；（11）忽見天開，有器降其前，狀如大布，繫四角墜地；（12）內有四足牲畜，昆蟲飛鳥，有聲曰：彼得起，殺而食之。（14）彼得曰：主不可，俗物不潔，我未嘗食。（15）聲曰：上帝所潔者，毋以爲俗也。（16）如是者，三，器復收於天。

彼得雖然神遊象外，但他自己仍完全有思想有感覺的；我們從他答覆的說話「主不可」觀之，會見得他的勇敢氣概溢於言表。他雖然被命要食這些動物，但他一生並未食過不潔之物，所以答覆得這麼勇敢；而他之所以不食這些動物，也是因爲上帝叫他的祖宗要守的，他做子孫的當然要守上帝的法律。但當布中的聲音兩三次傳到他的耳鼓時，他就立即靜默起來，細心一聽，知是上帝的意思，而其一種即明白就即服從之快捷，亦非別人所能及。他所瞻時見異象，固由於上帝的意旨，然亦因爲他當時是在一個極可嘉悅的狀態，所以得着偉大的使命；而他之肚飢亦正是上帝叫他食這些動物的藉以顯其意旨的一個良好時候。他之所以企在屋頂祈禱，是因爲那是一

間兩三個房子的小屋，所以上屋頂去祈禱，比較在屋下祈禱幽靜一些。他雖站上屋頂祈禱，但有雉堞蔽他，縱鄰屋有人上屋頂亦不能見他的。

17——20節 彼得之見異象，和哥尼流之遣其使者，時候之如此其適合，實好像腓力之與宦者的故事。(八：26, 27)

(17) 彼得方疑所見異象何意，而哥尼流所遣之人，訪至西門家，立於門外，(18) 呼而問曰：西門彼得寓此否？(19) 彼得思所見異象，聖神謂之曰：有三人尋爾。(20)

起而下，與之往，勿疑，我遣彼等來也。彼得所見的異象，是叫他殺牲獸昆蟲而食；但這些動物是不潔

的，他當然會疑及上帝是否已廢除潔物與不潔物之法律上的區別。禁食不潔物，是上帝的法律之顯著部分，現

在上帝要廢除，他會思疑為甚麼要廢除。他又更會想起其餘為律法所禁的是否一概廢除的問題；如果一概都

廢除，他就要更加思疑了。但他的疑惑不久，因為他正疑惑不決之際，哥尼流的使者於訪到時，聖神就啓示彼得

有三人在下訪他，併叫他與他們一齊同去。西門所操的皮工是不潔的，他的住屋許多註釋家以為是在城外，但

在城內或城外，都是不關重要的。

21 22節 彼得下樓接見這剛纔訪到的使者時，頗為驚愕，因為這些人是平日未相謀面的；但他想到異象的

意義，及天使所啓示的，又會不再狐疑。(21) 彼得下，見哥尼流所遣之人，曰：我即爾所尋者，爾來

何為？(22) 曰：百夫長哥尼流，義人也，畏上帝，為舉猶太人所知，奉聖天使默示，請爾至

其家，欲爾言是聽。彼得現在把聖天使所遣人帶來的消息，和所見的異象，及聖神命他與這三人同去的

一串事想想，立即就明白這是上帝的意旨；上帝藉天使，藉異象，藉聖神，以使其去異邦人處傳道，以使其曾以為罪的原來就是這個意義。苟非神的命令，斷不會有這種情形，彼得除非故與上帝作對，否則必遵命而行。他現在會見得他後來所得的歡迎，亦不會再歧視那些俗人或不潔的人了。（參看25、28節）

六 彼得與哥尼流之相會（23節——33節）

23, 24 節 這兩個使者想必是異邦人，這個兵士更不消說；以通常的情形來講，異邦人會甚少能得皮工西門招待的。但西門的心意與彼得的心意以為他們之來是奉上帝命的，於是不加思疑而招待留宿。（23）彼得

延之入，止宿焉，明日與之往，約帕兄弟數人亦同行。（24）次日，入該撒利亞哥尼流預集

親戚僚友候之。彼得之起程往該撒利亞不是好像哥尼流之立即遣人往約帕。他之要候至明日然後起

程，必是因為要候這六個兄弟（十一：十三）預備行裝；或因計算約帕去該撒利亞的路程，朝早起行較為適宜亦未可料。哥尼流知路程之遠近，要需若干時候彼得然後可到，所以他以其軍命，選一班人預為等候。我們要注意：這班人不是一羣雜人，而是他的親戚僚友，他們之被請，大概是請來招待彼得及聽彼得之所講的。

25——29 節 彼得初到這個異邦人的住家時，想必有許多感觸；而哥尼流初接見彼得時，有最深的情緒，更不在論。哥尼流接見彼得時，想必異常謙恭，而彼得亦必顯其和藹可親之貌，不過在和藹可親中有多少一個漁夫負有最高的使命之氣概耳。（25）彼得入，哥尼流跪拜其前。（26）彼得扶之起，曰：「我也。」

（27）彼得與語而入，見衆集，謂之曰：（28）猶太人不宜就異邦人，不宜入異邦人室，爾所

知也；惟上帝示我，勿以人爲俗而不潔，⁽²⁹⁾故見請，不疑而至，試問爾曹請我曷故？哥尼流之如此謙恭跪拜彼得，按諸東方的習慣，是一種奉待高級的儀禮。但他同時知道上帝禁止以待上帝那種尊敬待人。我們以爲他之所以如此謙恭待彼得，實因尊重彼得是聖天使所遣的人。但彼得不知哥尼流如此謙恭的意義，所以說「我亦人也」。彼得之對哥尼流等解明以猶太人的習慣而論猶太人不入異邦人室，足以顯明他現在已明白異象中之性獸昆蟲是有喻人的意思矣；而他的說話，也極得他的聽者愜意。使者已告知彼得他們的來意，但彼得在未進行他的工作前，以爲這班人之請已來，必有他們自己的意思，所以有「爾曹請我曷故」之問。

30 — 33 節 彼得問衆人，答者哥尼流一人所答的也極其直接極其滿意。

30 哥尼流曰：前四日

此時，我於申初在家祈禱，忽有一人，衣服皎然，立於前，⁽³¹⁾曰：哥尼流，上帝聞爾祈禱，念爾施濟，⁽³²⁾當遣人往約帕請西門彼得來，彼居海濱皮工西門家；彼至，必有以誨爾。⁽³³⁾故我遣人請爾，爾來甚善，今我儕咸在上帝前，願聞上帝所命爾者。他開首所答覆的，謂前四日此時，有天使顯現與他，但以我們的計算，向後數回，爲時不過僅足三日耳。他在這裏述說對他講話的人，是「穿雪白衣裳」的，而不說明這人是天使；但他之所以這樣說，祇就所見的而言耳；然而這人實在是天使，已爲路加所說，^(3節)又已爲其使者所說矣。⁽²²⁾最後這句答語，述其已預集其親戚僚友來此聽道，足以表出他的誠意。這樣誠敬的聽者聽着一個這樣的傳道者，收效必定偉大，可斷言矣。

七 彼得對不受割禮者講道（34節—43節）

34, 35 節 彼得在這個時候，正是他傳道的一個良好機會，而他所講的說話，居然好像一個極有訓練的修辭學者一樣，然而他不是一個修辭學者也。

（34）彼得曰：上帝不以貌取人，我所知也。（35）萬國有畏上帝而行義者，必為其所喜。彼得現在打破摩西律例的牢說，「萬國有畏上帝而行義者，必為其所喜」，他的思想何其廣大！吾甚願今日的人，都要具有這種廣大思想而不可稍有狹隘於其間也。上帝不以貌取人而取人的品格，這是有靈感的話，且也是正當的。畏上帝而行公義，則無論何人皆得上帝悅納。

36 — 39 節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以哥尼流這樣好品格，在今日的新教教徒中，誰都要立即承認他是一個基督徒；但彼得律以哥尼流的品格，還要傳他以得救之道；彼得所講的，有如在五旬日之簡述耶穌之事蹟。

（36）爾曹知上帝托萬物之主基督傳和平福音，以斯道授以色列民。（37）繼約翰所傳之浸禮，傳道始於加利利，遍於猶太。（38）爾又知上帝以聖神以權能膏拿撒勒人耶穌，耶穌周遊行善，治魔鬼所挾制者，上帝偕之也。（39）其在猶太耶路撒冷所行，我儕為證；人懸木而殺之。彼得在這裏連用「爾曹知」等字樣，我們可以知道耶穌的事蹟已為哥尼流及其同伴所知矣；而耶穌所傳於以色列民之和平福音，他們亦必有多少得聞。彼得為堅固他們的信德起見，又更用「我儕為證」字樣。耶穌所傳之和平福音，他們似尚以為祇傳於以色列民而與他們無關，彼得覺得他們瞭然不

知，故有這樣的說話。

40, 41節 彼得現在說到耶穌之光榮，即好像其在五旬節日所說的。

(40) 上帝三日甦之，顯以示

人，(41) 非顯於衆民，乃顯於上帝預選以爲證者，即我儕於其復生後，與之同飲同食者也。

彼得在這裏對其聽者所講之復生的証據，會使未信主者覺得頗爲出奇而生出一種異議；即是耶穌之復生，爲甚麼不顯於衆民，而獨顯於上帝預選以爲證者。他說他們是由上帝所選；他的意思自然是說由主耶穌所選無疑。

現在我們要研究關於「獨顯與上帝預選以爲證者」這個問題，無論彼得所持的理由對，抑未信主者所持的異論對，總要視乎他們被選的理由是甚麼。

倘若他們之被選，是因爲他們願意不依事實作証，或因爲他們易受欺騙，則我們可以說他們的見証是一種可疑的情形。

然而這兩事都是不對的。我們要明白作見証不是一件易事，因爲所証的是假，則會危及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所以如果非真有其事，則他們必默而不敢言。須知他

們跟從耶穌已經許久，對於耶穌的言行已經稔熟無遺，非若別人之易於受欺，故他們所証的一定是真。反言之，

倘若耶穌顯現與衆人，則大多數人必不能全知其事而作確實的見証。這樣，則彼得的說話是對的；因爲預選以

爲證者是表明無欺騙之可能；易言之，即上帝的目的是使使徒有極可靠的見証。現在哥尼流之遣人去請彼得

來是由上帝使者告知的，則彼得對哥尼流所作証的一定有充滿的力量；而哥尼流的同伴，亦聲言他們之來此聚

集，是特意預備聽彼得所講的道理。

42, 43節 彼得既已把耶穌的事蹟及復生的証據畧告哥尼流，現在又依次說到他遣使徒去傳道的使命。

(42) 且命我儕傳道於民，證上帝所定以審判生死者，即斯人也。(43) 諸先知亦爲斯

人證，使信之者賴其名得罪赦。

他們受命傳福音於萬民這件事，載在馬可十六章十五節耶穌所付托的使命；而他們証「上帝定斯人以審叛生死者」，顯然是「天上地下諸權皆已屬諸斯人」。然而無論如何，關於審判生死者這件事，耶穌在生時，早已對猶太人說明：所有審判屬諸人子，而天父將不審判一人矣。（約四·廿二）至於赦罪之應許，我們一定要不可忽畧「賴其名」三字。這種應許，施諸凡信耶穌的人，但一定要「賴其名」，然後可以發生效力。這班聽者，這些一定會被命「奉耶穌基督名領浸」；各人都浸以「父子聖靈之名」。這實與彼得初次的說教詞「爾各人宜悔改，奉耶穌基督名領浸，俾罪得赦」相吻合；而這句經文的意思，自然是不止信仰就了。至於彼得說到「諸先知亦為斯人証」，也是得人驚異的一件事，尤其是他講完使徒作見証之後，而明明白白加上這句話，更值得他們驚異。他的意思，實是想加重「作証斯人」句之力的，使們知道他們之得救：（一）不能倚賴先知，因為諸先知在舊約亦作証要由斯人然後可得罪赦；（二）赦罪的應許，不獨是耶穌始有之，即先知亦早已應許人之得救須賴後來之耶穌也。

八 不受割禮者之接受聖靈及受浸（44節——48節）

44——46節 他們之接受聖靈，是在彼得未曾講完之時，這件事在使徒歷史中是單獨的，而這件事之於彼得及其猶太人從者也會極為驚異。（44）彼得言時，聖神臨諸聽道者。（45）偕彼得來之奉割禮而信之人，見聖神賦及異邦人，異之。（46）蓋聞其言諸國方言，稱上帝為大也。這班猶太人兄弟驚異之原因，不是在這班異邦人接受聖靈的事實；因為倘若彼得已講完福音，應許他們把五旬節日

降臨的聖靈賜給他們，隨着又施浸他們，則這班兄弟必以得聖靈是當然的事。又若於他們受浸後，彼得按手於

他們之上，賜以異蹟的聖靈好像與撒馬利亞人的情形，則他們亦斷不會驚異到這麼厲害。然則他們之驚異的

原因，第一，必定是因為這種直接由上帝降以聖靈的事實，以前祇有施諸使徒，而除使徒外迄無一人；第二，必定因為這種非常的恩賜，竟然施諸異邦人。第二種的情形，我們將於下面 47-48 兩節經文之註釋下討論之，和說明之。

他們之得聖靈而能說各國方言，是異於普通之悔改受浸所得之聖靈；他們所得之聖靈，不需按手而直接由天得來，是異於賜與撒馬利亞人的聖靈；至於按手後所得之特別的聖靈，除賜與撒馬利亞人外，後來亦賜給許多教會之著名熱心的信徒。（行傳十九：一—七；哥前：四—六；加拉太三：一—六；帖前五：十九—二十）這種聖靈恩賜，除五旬節

日賜與使徒外，我們不能找出事實逐一說明；而這樣的恩賜，乃由彼得在下面十一章五十六兩節說明之。他說：「我起首講時，聖靈就降臨他們，好像初時降臨我們。我憶起主的說話，約翰施浸爾以水，但我施浸爾以聖靈。」

在他的說話，居然說他們是浸以聖靈；而在新約所講之浸以聖靈的事，亦祇有使徒與哥尼流等耳。使徒之浸以聖靈，則是上帝准猶太人起首入彌賽亞國的；哥尼流等之浸以聖靈，則是上帝准異邦人起首入彌賽亞國。

哥尼流及其朋友受聖靈浸禮是在受水浸禮之前，有人會誤以為赦罪可在受水浸禮之前。倘若赦罪是在賜異蹟恩賜之時，則這種揣測或可成為事實；但這樣的情形有不可能。我們知道在無論那一個異蹟恩賜的例子，赦罪都是在異蹟恩賜之先。使徒在五旬節之得異蹟恩賜，是因為他們老早已被基督接為門徒；撒馬利亞人之得異蹟恩賜，是因為受浸是在使徒未遣彼得約翰去施異蹟恩賜之先；以弗所十二門徒之得異蹟恩賜，是因為保羅施浸他們然後施以異蹟的恩賜。（十九：一—七）而哥林多教會信徒之得異蹟恩賜亦因為他們受浸

後始有（哥前一：四—七；又十二：一—七）在這些例子中都沒有一個例子是與赦罪有關的；則今之哥尼流等的例子亦當然與赦罪沒有關係。倘若以異蹟的恩賜施與未赦罪的人爲不宜，則我們要明白這異蹟的恩賜之施諸這班人，是有使猶太人明白異邦人亦有做基督徒得赦罪的權利之意義；而我們又要知道他們按諸猶太人的信仰，雖是虔誠的人，但未奉基督命受浸，他們的罪仍未得赦。如果以他們得異蹟的恩賜爲不宜，則天使告知哥尼流之祈禱及施濟，真已得聞於上帝，但要遣人請彼得來之事亦爲不宜，因爲他們得異蹟恩賜是証明他們可以得救的，遣人去請彼得來告以福音也是使其得救的。

但同時我們要明白哥尼流歸主得異蹟恩賜的事，後代不能援爲前例；因爲這是一種異蹟，今日已無異蹟之賜施矣。然而我們極望今日的罪人在未獲赦罪之前，好像哥尼流之得見天使與得異蹟聖靈也。

47, 48節 這種非常的情形之真正的解釋，彼得雖將於下章十五至十八節完全說明，但在這下兩節經文，亦說得極其清楚。（47）此等人既受聖神，如我儕然，以水施浸，孰能禁之？（48）遂命以耶穌

基督名施浸。衆請彼得居數日。我們想確定一種附事的意義有兩個方法：第一，就是這件附事本身

說明意義；第二，就是我們研究這件附事之應用，可以知其意義。這裏之異蹟的恩賜並沒有意義之說明，但彼得知其意義，明白表述這件附事之應用。彼得就是用這件附事，以使他的猶太人同伴不疑異邦人亦有受浸之合宜。這樣，異蹟之施行，就是這個意義。復次，我們見得彼得後來在耶路撒冷時，亦用這個意義，以使猶太人兄弟不疑異邦人受浸之合宜。（看十三頁十一—十五—十八）夫如是，則這就是這件附事之意義，毫無疑義矣；而在這裏我們

亦可以尋出爲甚麼後來總沒有能言方言的事，現在不能希望再有這事之理由；因爲不受割禮的異邦人受浸之問題既已解決於前，則毋須再爲解決了。

彼得在未有聖靈降臨於哥尼流等中止其講詞之前，已說到信仰和赦罪之事；依據他在五旬節講道之模樣，第二句當然就是繼之以受浸之事。然而無論如何，聖靈不會斷彼得講詞之線；祇有使他聽者更欲受浸耳；因爲他始則說「以水施洗能禁之」，繼則命「他們以主名受浸」。現在等我們記憶哥尼流受天使所示，叫其遣人去請彼得來，因而他全家皆得拯救之事（十一：十四）。彼得已經來了，又已講得救之道了。他已對現在信基督之人講道了。他已叫他們受浸，而他們又皆已受浸了。這個虔敬、常祈禱、博施濟衆的哥尼流所欠缺之「基督徒」，現在又已補足了，而所叫他要做的亦無他事，祇有叫其信基督受浸耳。說到這裏，哥尼流信主之事就算結束了，而他之歸主，與這書前者所講之飯主的事，亦相符合無背。

九 彼得爲哥尼流事之辯駁（十一章1節——18節）

1——3節 在該撒利亞的事，不久就傳聞於各處了。

（1）使徒及兄弟在猶太聞異邦人亦受上帝道。（2）彼得上耶路撒冷時，奉割禮者詰之。（3）曰，爾入未奉割禮者之室，而與共食耶？這處所講之詰彼得的人是「奉割禮者」，而並不說明包含有那一個使徒在內；此足以顯明第一節所講之使徒，並沒有一個表示不贊同的意思。但他們對於奉割禮者之詰問，自必會想一想他們的詰問對不對，即其他兄弟亦然。然而彼得講述這事時，他們現在起首明白了。

4 — 17 節

(4) 彼得述其事，曰：(5) 我在約帕邑祈禱時，神遊象外，異象中，見一器如大布，繫四角，由天縋降我前。(6) 注目視之，見內有四足牲獸，昆蟲，飛鳥。(7) 聞聲謂余曰：彼得，起，殺而食之。(8) 余曰：主，不可，俗物不潔，余未嘗入口。(9) 其聲自天又謂余曰：上帝所潔者，毋以爲俗也。(10) 如是者三，後各物復收於天。(11) 卽有三人，遣自該撒利亞就我，立我所寓之門外。(12) 聖神命我同往勿疑，兄弟六人偕我往，入哥尼流室。(13) 彼告我，曾在家見天使，立而言曰：遣人往約帕，請西門彼得來，(14) 其將以救道告爾，使爾全家得救。(15) 我甫言，聖神臨之，如初臨我儕然。(16) 我卽憶主言，約翰固以水施浸，惟爾曹將受浸於聖神也。(17) 是上帝賜異邦人，無異於賜我信主耶穌基督者，則我何人斯，能抗上帝耶？我們看彼得這番說話，會知道彼得從頭至尾所述的，都是極其小心。他所持的理由是：見異象後，聞其聲，受聖神之命與遣來之使者往，確入哥尼流之室；又當其起首對異邦人哥尼流等講道時，他們就浸以聖靈，他當然不能與上帝作抗。在他「我何人斯，能抗上帝耶？」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是：倘若他拒而不施浸這班人，或倘若他歧視這班異邦人，則他便是違抗上帝。他並沒有說明他施浸他們，而奉割禮者亦不說他有施浸之事。奉割禮者祇說他入異邦人之家與之同食之不當，而遺說其施浸之更大的錯誤，因爲前者若是不當，則後者更是不當。此種說話，實是以小錯形容大錯的。但彼得

在他的答語中，則居然聲明其入異邦人家之合宜，入異邦人家既合宜，則施浸異邦人自然亦不能說是錯誤了。

18節 彼得所講的說話，那班反對者亦表同情。

(18) 衆聞此，無辭以對，歸榮上帝，曰：「上帝

亦賜異邦人悔改，俾得生命矣。」

這班人有時是執拗的，但彼得講完這些說話後，他們並不執拗，而明白

不受割禮之異邦人亦當接人教會。他們接納彼得的說話時，毫無怨言，好像要強逼接納的，但滿心歡喜，好像罪

犯之得赦無異。他們不特「無辭以對」，更且「歸榮上帝」。

記得主曾應許他的門徒，真理之神至，將引爾等識真理；在這段歷史中，就是應驗這件事。倘若不是因為聖

靈啓示彼得，則彼得斷不知不受割禮之人亦當受浸；即其他使徒，若非因為彼得施浸這些異邦人，聖靈啓示他們，

使他們知彼得所做之合宜，亦不會知道異邦人受浸之合理。以理而論，聖靈自然可以光照他們的心中，使他們

明白這些真理，但聖靈舍此而不為，選擇別種方法，以使他們明白。聖靈使彼得眼見異象，耳聞聲音，又加之以天

使使人傳消息與他，使他知是聖神的命令，以識真理；迨夫彼得明白，又以之告其兄弟，使衆兄弟亦一齊明白。衆

兄弟之明白這些真理，誠是彼得使之知了的；其分別之處，不過一則直接目睹聖靈之啓示，而一則由彼得轉述以

使之明白耳。今日我們既有聖經，則這種明白真理之方法，凡聖經事實都足以使我們明白；這樣，則今日聖靈亦

常在我們中，即我們藉聖經的說話可以明白上帝之道。此種方法，實於我們有極大的裨益的，因為得着聖靈啓

示與彼得之先例，使我們明白彼得所明白的真理，致使不受割禮的異邦人是否應受救道的疑問和爭論，吾們可

以毋須疑惑也。



第四段 安提阿教會之建立及

逼害之事再見於耶路撒冷

(十一章十九節至十二章廿五節)

一 安提阿工作之起首(19節——21節)

19——21節 著者路加對於信徒受逼害之事，已講了好幾次了，他現在又復講耶路撒冷教會受逼害而至四散之事，而所講的也是開一個廣濶的局面。(19)因士提反遭難而四散者，遍行腓尼基居比路，

安提阿但傳道於猶太人而已。(20)惟中有居比路古利奈數人，至安提阿亦傳主耶穌福音於希利尼人，(21)主助之，信而歸主者甚衆。由這幾節經文，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傳道所

及之地方是：腓力傳道於撒馬利亞，掃羅傳道於大馬色及阿拉伯，這些彼得傳道於猶太各地，撒馬利亞和加利利，其他兄弟則傳道於猶太人北至腓尼基居比路島，及安提阿城，大約安提阿城就是他們傳道至遠的地方。至於

他們「但傳道於猶太人而已」句，我們可以知道這班兄弟是仿使徒傳道僅限於猶太人之先例，直至彼得開異邦人之門。又「中有數人，至安提阿亦傳主耶穌福音於希利尼人」句，則是有傳道僅限於安提阿之希利尼人的意思。他們之起首傳道於希利尼人，則是自他們到安提阿時始。這班人之來安提阿傳道，遲過那班兄弟之獨對猶太人傳道，看這幾節經文，明明有19節所言與20節所言之間，其中已有令此事變更之處；而前者所講之彼得施浸異邦人哥尼流等，大概路加的意思是想讀者推知彼得施浸異邦人之事是先於他們之傳道於安提阿之希利尼人的。這種揣測，我們一看這些事實之年代，就可以知我們的揣測不錯了。我們現在最好定實十二章所講之希律之死是在紀元後四十四年；而我們又可以知道本章所講之巴拿巴與掃羅在安提阿合作一整年是先過希律之死（26節）。這樣，則巴拿巴攜掃羅至安提阿之年為紀元後四十三年；而22節至25節所講之事，則是在巴拿巴未往訪掃羅之前，巴拿巴在安提阿沒有幾多個月；因此，巴拿巴之被耶路撒冷教會所遣，會不能早過紀元後四十二年之下半年。但他之被遣，耶路撒冷兄弟一聞安提阿之宣傳有效，就立即遣往；因此，我們要斷定對希利尼人傳道之事，不能早過紀元後四十二年之上半年，或四十一年之下半年；而哥尼流之受浸既是在紀元後四十年或四十一年，則此事一定是在傳道於安提阿之希利尼人之先（參看撒路書中之年代12頁）。我們所推定的年代既是如此，則核與路加所列的次序也是相對，這樣，則不受割禮之異邦人之受浸，必是自彼得開該撒利亞之哥尼流之門始有。但當彼得開這條路徑時，主之勇士為強有力的攻入異邦人陣地，則自安提阿之工作始。

此處所講之傳道於腓尼基就是後來腓尼基教會建立之源頭；十五：三而起首傳道於安提阿之希利尼人之傳道人，則是在未往安提阿傳道之先，已在他們的國——居比路古利奈——傳道矣。他們之傳道，有很多時

候，因為自士提反死後已有五年六年之久。前者替耶穌負十字架之古利奈人西門，恐怕就是這些古利奈的傳道人之一個；我以為然，即許多人亦以為然。在「信而歸主者甚衆」句，我們要明白歸主與信主有別，即歸主是在信主之後。在行傳三章十九節說，歸主是在悔改之後，所謂歸主的表示就是受浸。同樣，在無論那處所應用之相同的句語，也是包有信而受浸之意。

二 巴拿巴之被遣往安提阿（22節——24節）

22——24節 當時，使徒仍以耶路撒冷為大本營為根據地。他們監理其他傳道人之工作，視情形如何而予以幫助或設計。即使沒有使徒在耶路撒冷母會，自必亦有相當人物主理這種監視工作的。（22）耶路撒

冷會聞此，遣巴拿巴往安提阿。（23）既至，見上帝有恩於彼，則喜，勸衆堅心，事主母倦；

（24）蓋巴拿巴善人也，篤信，充滿聖靈。時歸主者益衆。路加向來是不慣頌揚其所講之人有如

頌揚巴拿巴之甚的；但他之所以頌揚，是因為巴拿巴有良好的資格，堪當選擇以膺此重任。他之傳道工作，我們祇能由其在安提阿所做的工作知之；而我們亦可於此而知其所做的與彼得約翰之於撒馬利亞人有多少不同之處。他沒有權能施異蹟恩賜於人；但他盡其所著名的，盡其所長的，以勸人堅心，事主母倦。耶路撒冷之兄弟熟知「勸慰」於幼稚的門徒有莫大的需要，是以特遣巴拿巴前往勸慰他們，我施更要注意：他不特能勸兄弟堅心，事主，即其他未歸主的人，也因其善於勸慰的緣故而多多歸主。人之能夠明白耶穌是基督悔改服從，善於勸慰，實是不可缺的口才，吾們其勿忽畧之。

安提阿城之一部分



三 巴拿巴携掃羅至安提阿（25節——26節）

25, 26節 巴拿巴做這些工作不久，就覺得要人幫助，現在他想到掃羅即前者迫害教會的，而為其所助於耶路撒冷者。掃羅自兄弟送其歸大數後，所做的工作，聞於耶路撒冷，「彼素窘逐我儕者，現在傳其殘賊之道；」巴拿

巴自來抵安提阿後，想必所聞更多。然而無論如何，衆人都易見得掃羅之被選作主工是始自安提阿城的，我們試讀：（25）巴拿巴往大數

訪掃羅，（26）遇，即携至安提阿。集會中一年，所訓者衆；

門徒之稱基督徒者，自安提阿始。巴拿巴是善於口才的，是善

於勸慰人的，掃羅是勇敢傳道的，是富有學問的，以這兩個人合作主工，又加以當地已有福音宣傳於先，無怪乎有極大的效果了。這種極大的效

果，是出乎衆人之所望的；因為現在又在安提阿城建設一個基督徒宣傳福音之第二個大本營，且又在那裏派出有最結果之傳福音者。這裏26節所講之「基督徒」這個新名稱之創始，是創得極其合宜的，且這個名稱

也是極有力的；這個名稱用於跟從基督的人，証明凡基督的門徒都是一體，且與基督同體。

四 巴拿巴與掃羅之被遣往猶太（27節——30節）

27——30節 農夫耕田，每造必變換其稼穡的工作，所以巴拿巴與掃羅自在安提阿傳道與教訓一年後，要

放下其工作又往別處結果。

(27)時，有先知數人，自耶路撒冷至安提阿。(28)中有一人名

亞伽布，感於聖神，言天下將大飢。至革老丟該撒時，果有之。(29)於是，門徒立意，各量

其所餘，移以濟在猶太之兄弟；(30)藉巴拿巴掃羅，齎其資至長老焉。在門徒中之有先知

預言的恩賜，此爲初見；但亞伽布與其同伴之爲先知，已爲衆人所熟聞，故此種恩賜先是已有施行之矣。安提阿

兄弟一聞這些先知的預言就信而不疑，他們的德行，誠有足嘉者；因爲他們並不等到飢荒然後做事，但預先貯備

施濟的費用。此種立刻就辦的行爲，好像是出於自然樂意去做，而不是要待至巴拿巴與掃羅之勸告然後舉行的，這種行爲，更值得吾們嘉許；當時飢荒所及之地，舉猶太皆然，即全世界亦幾乎像猶太的。倘若他們好像我們

今日之自私，則他們必說，我要先看我們的飢荒怎樣的厲害，及最近的鄰人的飢荒怎樣的厲害；倘若我們有餘，則

然後施諸較遠的鄰人。他們並無這種自私的商議；但他們知道猶太的人民，最低限度都貧乏過安提阿周圍的

人，因爲安提阿是一個與外國通商的城鎮而富有的，縱有飢荒都不至如猶太人之甚，因而決定各量其所餘，以移

濟較窮的猶太兄弟。他們還會記得從前耶路撒冷教會之慷慨，各輸其財，以通有無，所以他們今日亦效學相同

的情形。他們既如是仁慈惠愛，巴拿巴與掃羅亦自然樂意停止其講道與教訓幾個禮拜，以幹此空前所罕有之

仁慈事業。宣傳福音最好的機會，恐怕亦無有如實行慈善事業之講得快利者。

這處所講之猶太教會的長老，從前並沒有說過他們之受委任，這是路加畧載的；而此亦足以顯明他之作這本行傳時，是在教會組織完備之後，其時所有教會職員的義務，都已爲衆人所熟知矣。長老爲教會之管理者，他

們最適合接收此筆濟款，以體察各人之貧乏而施濟。

五 雅各之被斬及彼得之被囚（十二章一節——十一節）

12 節 路加對於巴拿巴和掃羅前赴猶太教會之事，並不繼續講去，但現在轉而逃到耶路撒冷在當時之一件得人恐怖之事。（1）當時，希律王困苦會中數人。（2）斬約翰兄弟雅各。我們前者

所講之迫害，總是由耶路撒冷之噁喇噁人及噁吐噁人所領導，而不由地方官之幫助的；但這次就是希律王做領導了。這個希律是與該撒亞古士督之名相亞基帕同名的，而他通常亦被叫做亞基帕。他是殺伯利恒嬰兒的希律之孫，斬施浸約翰首的分封君希律之姪。他生長於羅馬，他在那裏揮霍其王子身份之幸樂；但當其在浪費無度時，結織一個心腹友該撒該猶（Gaius Caesar）即後來之聲名狼藉的加里古拉大帝（Emperor Caligula）。當該猶自提比里亞（Tiberius）死後稱帝時，就拔升其友亞基帕以管轄其祖父轄土一部分之一個小國，即後來被哥羅第亞士（Claudius）所擴張以至於包括希律第一所管之全土者。他現在的權勢，可謂至高無極，炙手可熱了。這裏並沒有告知我們這次捕殺的原因；而其中或有許多致使之由，我們作為揣測也是無用的。關於發生這事的緣由之最好的解釋，我們以為這祇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想在這十二使徒中，快些節省一個使徒；因為雅各之死僅在耶穌死後大約十年。雅各所成功的工夫，誠是沒有幾多；但上帝要他的生命偶然悽慘死去。我們常說：「上帝的方法不同我們人的方法，」以這句說話解釋此事，我們以為是至合宜的。當雅各被斬首那個時候，他應該記得耶穌對他及其兄弟約翰所講之更好的國，馬太廿：廿八而明白其平日所希望坐在耶穌之右者，正是這

個榮位啊。

雅各之死，是使徒首先殉道之第一人，耶路撒冷教會當然會有難以言狀的悲傷；以一個非靈感的史家遇着這等事情，必定會盡其滔滔若懸河之筆寫得好幾頁紙了——然則路加現在以七個希臘字載了此事，中文亦以七個字紀了此事，我們以為如何呢？這裏簡載如此，其中一定有神的限制作者之筆，我們祇可以解說他是得靈感的紀載。

3 — 5 節

一個人當做了一件罪惡的事而良心發現之時，自必常常畏縮而不敢再幹；但當做完而又有

人鼓吹贊助之時，則必又勇敢去幹，如癩如狂。從來的逼害者，總未有人流使徒之血，今亞基帕流一個使徒之血，當其做完時，自必會猶豫狐疑一時；但現在有人贊美其所為，他又再去幹其殘賊之行了。（3）見猶太人喜

又執彼得時，乃除酵節。（4）既執下之獄，令卒十六人守之，俟逾越節後，曳出以徇民意。（5）彼得拘幽於獄，教會為之切祈上帝。希律王實在是想好像掃羅毀滅教會的；但他以為

斬教會領袖之首，勝過逼害其他教友。他想得這個新方法，歡喜無既，自殺了一個使徒後，自必以為其法成功了，

所以現在又鎖起一個教會領袖，囚之獄中以備斬其首。他一定會曾聞前者十二使徒被囚夜間逃獄之事；所以

他現在要增進其囚牢的堅固方法。他囚彼得於一個外間是鐵的監牢，猶以為未足，（10節）又要加守以十六個士

卒，有些守於闌前，（9節）有些又守於闌與監牢間之兩處。（10節）最後，又要固上加固，使彼得繫以兩條鐵鍊於兩個

守卒，彼得臥在兩守卒的中間。（6節）當其做完這些「惟恐不固」的事情時，他自必會對祭司諸長說，你試看看我

怎樣的囚一個監犯，如果他有本事，就任他走去罷了。

教會現在爲彼得之懇切祈禱，一定是求上帝壯其心志，使其勇敢無怯。我們可以信他不是爲釋放他而祈禱；因爲他們極明白非有異蹟的干涉一定不能釋放他；而上帝亦並不這樣的拯救雅各，則他們亦斷無理由以信上帝這樣的拯救彼得。復次，當他被釋時，我們看下面十三至十五節所講的，知道他們於彼得出獄之事，初猶不信，倘若他們果是祈禱求釋放他，則他們應有預備接他出獄之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之祈禱上帝，一定是另有不同的祈禱；因爲記得彼得前者站在審判官台前，曾極戰慄，而這次他要上斷頭台之時，他們一定會爲他祈禱，使增其信心，增其勇敢，以就義，這樣，他就會好像士提反和雅各戰勝死亡而榮耀上帝了。

6——11節 彼得被囚後，其痛苦直至明日就是逾越節之晚，那晚尤其是衆兄弟所最痛苦的；其時彼得雖祇

有「惟望明日死時到」，但他那晚却好像很安睡的。（6）希律欲曳出時，是夜彼得繫於二鐵索，臥

二卒中，又於獄門外派守者守焉。（7）有主之使者降臨，光耀獄室，撫彼得脅，曰：速起，

鐵索盡脫。（8）天使曰：束帶，納履，彼得如其言，天使又曰：衣衣從我。（9）從之出，不知

天使所爲真否，疑爲見異象也。（10）過第一第二層監牢，抵臨城之鐵門，門自啟，出行

一衢，天使乃離之。（11）彼得悟曰：主果遣使者，拯我出希律手，不遂猶太民之欲，我今

誠知之矣。這種異蹟是人所不及料的，亦從來所未有的，無怪當天使來拯救彼得時，彼得會疑爲見異象；當

其出獄後，見月星照其頭上，屋宇環其左右，然後悟天使之果接其出獄也。

六 彼得離城和守卒被殺（12節——19節）

12——19節 彼得自出獄後，不久就決定走去馬利亞的家。他之走去她家之原因，或因她家在門徒家中是最近，或因她與人同居是有著名的好品格，此二者各居其一均未定，或二者皆兼而有之亦未定。（12）想

念時，則至約翰名馬可之母馬利亞家；多人集彼祈禱。（13）彼得扣外門，女僕名羅大

至而聽之。（14）識彼得聲，喜甚，門不及啟，即趨入，言彼得立於門外。（15）衆曰：爾

狂也，女力言有是，衆曰：果爾，則其天使也。（16）彼得又扣門不已，啟門，衆見之盡駭。

馬利亞不止是馬可（即著馬可福音之馬可）之母，且亦是巴拿巴之姪母（哥羅西四：十） 她是一個有財產的寡

婦，她的大厦是最合教會兄弟叙集的。那晚在她家叙集的人們，必非全教會的兄弟；因為那時教會的兄弟很多，

極難聚集在一個家庭內。那晚是彼得行將就義之晚，衆兄弟叙集的地方，馬利亞家就是其一。衆兄弟在那晚

祈禱的莊嚴，想是以前所未有的。他們之不信羅大的說話，與及他們見着彼得時之驚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是

自然而有的；而當那晚眼見彼得的兄弟於明早傳消息到其餘的兄弟時，其餘的兄弟亦必有相同的疑惑。他們

在未見彼得之前而以爲這個是彼得的天使，這種思想是根據聖經所云人人都有一個天使的；馬太十八：十；希伯來

一：四）而若謂這個天使作彼得的聲音或彼得的容貌，則是不近道理的。

17節 天使之拯救彼得使其逃於敵人之手，這明是上帝的意旨，他的意旨從頭至尾都是有計劃的。他之

走往馬利亞家，則是想解衆兄弟之憂慮；但最大的秘密就是要使他的計劃不至無效，所以他住在馬利亞家不久

就要他往。

(17) 彼得搖手使勿言，遂以主引出獄事告之，曰：可將此事告雅各及衆兄弟，遂離而他往。彼得之叫衆兄弟默而不可言，是必要的；因爲言則會驚醒鄰人，鄰人將其事報諸官廳。告知雅各

及衆兄弟，謂爲已逃獄而安則是必要的，因爲要解去他們各人那晚及明日之憂慮。彼得謂要告知雅各，則是因

爲自長老雅各死後，及自彼得離去教會後，他是一個教會的首領。這個雅各斷不是亞腓勒子而爲十二使徒之

一之雅各，但是主之兄弟雅各（加拉太二：十九）。彼得現在所他往的地方，必定是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因爲他在

耶路撒冷一定不能藏匿平安的。他之不欲告知兄弟所往之地，則是預備他們被問時，可以據實答說不知何往

的；而路加當寫其行傳時，亦會不知其真往何地。當其再出現於耶路撒冷時，他的朋友和仇敵會很詫異的查問

他藏匿於那裏；但他之秘匿而不使人見，到底是深謀遠慮的行爲。

18, 19 節 到了天亮的時候，守卒當然會慌忙不知所措；第一就是這兩個繫以鐵索的守卒，其次就是衆守卒

了。即希律亦必異常驚駭，異常鬱抑忿恨。他現在知道他再無手段以囚使徒，好像前者祭司長之囚使徒了。

(18) 平旦，衆卒不知彼得何往，怖甚。(19) 希律索之不獲，勘守卒，命殺之，即離猶太往

該撒利亞居焉。

羅馬軍法是很嚴厲的，律以軍法，他們自有處死之必要。站在外門的守卒當被勘問時，我

們見得他們祇能答說，我們終夜站在這裏，我們終夜皆醒，不見一人出入此門。管鑰匙者當調來查問時，他亦必

據實答說，我已確實鎖閉了，亦無人取去我的鎖匙。在彼得牢外第一層第二層的守卒和在彼得牢內的守卒調

來查問時，亦必據實答說，夜間無一人經過我們處；而繫以鐵索的士卒亦必同樣答說，當我們睡眠時，我們看繫他的鍊是極穩固的，但我們醒時則他已去了，我們所知的就是如此。他們各人所述的自然沒有一些是對，因為彼得之釋放明明是由於神之大能。這種異蹟我們一定要承認，因為若謂守卒同謀放犯也是不對的。士卒同謀放犯之說好像是有些情理，但稍有思想的人都不會接納是說，因為士卒斷不肯以他們的生命作代價。然則希律實非為一個不信異蹟的人，或一個不信士卒的述說之人；他不過傲強殘暴成性，不肯服從這些異蹟，和要藉此以殺這十六個無辜的守卒耳。當這件事實傳出時，耶路撒冷人無一不知其情的，無怪乎他之殺人流血的罪辜要遺下一個大污點於耶路撒冷而致逃居於該撒利亞也。

七 希律之死，及巴拿巴掃羅之返。(20節——25節)

20——23節 路加現在繼續這個暴君之末路。

(20) 希律甚怒推羅西頓人；然二邑人糧食，須

賴於王地，咸來托王近臣伯拉斯都說好。

(21) 希律在所定接見之日，衣王服，坐於位，面

諭之。(22) 民呼曰：此上帝之聲，非人之聲也。

(23) 希律不歸榮上帝，主之使者遂擊之，為

蟲所噬而氣絕。

推羅和西頓在希律轄土內，都是希律的附庸，這兩邑的糧食，都不是絕對要倚靠王土供給

的；因為這兩邑都出產禾稻，而離埃及又不甚遠；但是，腓尼基地（兩邑均為腓尼基之邑）在地中海岸不過一狹小山脈，盡其所有都不足以供此兩邑民食，而由這兩邑之鄰土以輸助多少糧食，則價錢比由埃及運來較平；所以為

平購糧食起見，不得不娶與其鄰土——希律王土——結好耳。當日之來該撒利亞求和者似不止少數代表，但是大多數市民。他們之托伯拉斯都（希律之近臣，即其司庫，推羅西頓兩邑之友）說好，大概必賄以金銀，而由他經手以達王，亦必會賄賂多少。史家約色弗（Josephus）記載希律之死較為詳細，他說希律在所定接見之日，設恭祝哥羅第亞士該撒（Claudius Caesar）之盛筵，而所穿之王服，則為全織以銀之袍，朝日照到時是極光耀閃閃的。他更說希律未死之前，腸臟極痛，呻吟於床第間者五日。他的紀述，有些雖載路加所未載，有些雖不載路加之所載，但核與這裏所講的，並無不相符合之處。上帝之這樣的公義審判，警醒吾人實屬不少，使惡人知所警惕，善人知所勉勵也。

24節 希律自殺此無辜的十六守卒後，不久就遭死的報應，這種上帝的公義之影響衆人心理，自是不能免的。是故路加所增說的，我們不足為怪。（24）於是，上帝道興而益廣。上帝道之興，是人民一種尊崇上

帝道之意；上帝道之廣，是信徒日見增加之意。基督之真理，愈受人摧殘則愈加興盛，從來皆然也。

25節 雅各之被斬，彼得之被囚，和希律之慘死，這等事情是恰在巴拿巴掃羅抵步濟助貧窮聖徒，及返安提阿之間；而著者路加亦好像把這些事情插於他們之「到」與「返」之間。巴拿巴掃羅入耶路撒冷赴逾越節是否正為彼得在獄之時，這裏並不說明；但可以說因為彼得危在旦夕之時，他們就避而不敢進去。他們之進去，必定是俟希律離城危險已無之後，但他們能否見着彼得和其他使徒，我們未敢必有其事。（25）巴拿巴掃羅施

濟事畢，同携約翰名馬可者，自耶路撒冷而返。這裏所講之馬可，即彼得被釋後入馬利亞家之馬

利亞的子。那晚他一定在家，彼得稱他爲小子；彼前五：十三而他之於那個逾越節的事情，亦必深刻印象。他後來所寫之馬可福音並未述及他個人的歷史，但我們在這本行傳可以再見馬可的名。巴拿巴與掃羅返抵安提阿時，除了報告其任務外，想必有很多驚奇的消息報告矣。

至此，行傳第二篇算已告終了。此後則說使徒保羅的工作及其自傳。



使徒行傳註釋

第三篇 保羅之傳道於異邦人

第一段 第一次傳道之歷程

(十三章至十四章)



一 巴拿巴與掃羅之被遣往傳道(十三章1節——3節)

1節 在這篇之頭一句，是與前篇之末巴拿巴掃羅返至安提阿句相連的，而說到這裏，雖好像另開一個局面，但其句語之結構與前亦無分別。(一)安提阿會有數先知與教師，即巴拿巴稱尼結之西面

古利奈人路求分封君希律之同乳兄弟馬念掃羅。先知與教師之在新約中是分別得不甚清楚

的，我們祇知先知就是說靈感的說話的，而教師則有時說靈感的話有時又不說罷了。路加前者在十一章廿七

節所講之「有數先知由耶路撒冷至安提阿」這數先知中，亞伽布或就是其一，而這裏所講之先知，他亦或在內。

這五人的名之依次排列，恐怕是與各人的名譽有關係的。巴拿巴既是由耶路撒冷派來的，既是一個厚望的，衆人自然視他爲一個極重要的人員，而掃羅在當時五人中則是極少聞名的。西面以其名的意義而論，則是一個完全猶太人血的猶太人；但以他的姓氏尼結的意義而論，則尼結更有（黑）的意義，難保他不是一個非洲的猶太人，故他可以說是「難色的猶太人」。在猶太人中之稱西面的不勝其數，故一定要冠以不同的名號以示區別；這個西面是非常黑色的，故叫他做黑西面。十一章廿節所講之來安提阿之第二班傳福音者，古利奈人路求，一定會是其中的一個，所以他是安提阿教會之一個創立者。馬念既是分封君希律之同乳兄弟，則因爲同乳母的緣故，他一定與希律稔識；而路加之著其路加福音關於希律對於施浸約翰及耶穌之思想，想亦必有好幾分是由他處得來的。（著路加九·七—九）

2, 3 節 當巴拿巴掃羅離安提阿往耶路撒冷時，西面路求馬念都是教會的首要教師，現在他們遣派巴拿巴與掃羅出外傳道，他們三人又要再做領袖教師了。（2）彼等事主禁食時，聖神曰，爲我分舉巴拿巴與掃羅去作我所召其所作之工。（3）於是禁食祈禱，手按其上，遣之往。這裏所講之他們事主，按之原文意思，不是一種公衆的禮拜，而是他們幾人特爲給足兄弟的需要而事主禁食的。爲甚麼會令他們在這個時候禁食呢？這裏沒有告知我們；但由我主在馬太九章十五節所講的教訓，我們可以推知他們之禁食是因爲他們遭遇苦厄，故有此舉的。

聖神之命分舉巴拿巴與掃羅一定是對這三個兄弟講的，而此亦必由一人以達知其餘。「去作我所召其所

作之工」句，包含有他倆早已被召作工之意。保羅之被召作主工，我們由其在下面廿六章十六至十八節所講的話，可以知道他在歸主時已被召作工了；但巴拿巴在何時被召則我們沒由斷定。保羅之傳道於異邦人，自其開彼得施浸哥尼流後，已經起首了；但他從未定這種工作爲其主要工作，不過於傳道猶太人外兼之以傳道異邦人耳。我們在這裏更要注意的：即分舉這兩個人的意思，並不是創自這些兄弟的；而是由聖神傳知他們的。禁食，祈禱，按手的意義，在這處經文表白得極清楚的；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被命要這樣做的；而他們之被命要這樣的做，是「分舉」這兩人去作所召作之工的；是故禁食，祈禱，按手是分舉他們之一種禮式。此種禮式，大凡爲聖靈所指示而致被分舉的，都可以適合應用；例如我們要選一個兄弟作主工，或選一個有經驗的傳道人往別處作工，我們都要禁食，祈禱，按之以手。今日的人，以爲按手之人，其職位一定要高於被按手者，這種道理實非聖經的，因爲新約並不這樣教訓我們。在我們的前例，按手於巴拿巴之三人，在教會中都是次於巴拿巴的；按手於掃羅的，掃羅是使徒，而他們不是使徒；他們亦不是教會中之長老，不過祇是教師和先知耳。按手之於這種禮式，更使我們知道按手於人並不是有特別的權能於其間；因爲西門路求和馬念斯斷不能賜特別權能於巴拿巴掃羅。這種禮式的真理，實是使我們明白上帝所選擇作工之人，我們要舉行一個莊嚴禮式以鄭重其事。

這裏所講之做這些事情的爲教師和先知，但我們切勿以爲祇是他們靜靜地做事。舉行按手這種典禮，一定是在會衆前舉行的；而他們直接納聖神的命令後，亦必與使徒以預備行程的時候，和要預早通告會衆。我們可以知道禁食與按手一齊舉行的事，不是這些教師和先知前者事主時所做的，而是特爲遣派這兩人去傳道

以舉行的。

二 他們在居比路之工作（4節——12節）

4, 5 節 掃羅現在所行的路程是極緊要的，無論那一個使徒或兄弟所行的，都比不上他。是故掃羅所行的路程，值得路加分列講述，而凡研究行傳的都莫不詳細研究。

（4）二人奉聖神之遣，往西流基航海至居比路。（5）在撒拉米傳上帝道於猶太人會堂，得約翰為助手。西流基是安提阿

的交通商埠，由安提阿去有十六英里，凡大船都在那裏灣泊的；因為雖有阿崙得河（Orontes）（安提阿就是在這河的岸）流過，但祇能來往小船耳，受深水的船則不能進入的。由這處趁船，他們至撒拉米即居比路島極東的地方。

他們之選擇居比路島做他們起首所到的地方，固由於此處是巴拿巴所生長的地方，與多人稔識而利於傳福音；但亦因為此處有許多猶太人會堂，足以供給他們作工的地方，而前者在此傳福音亦有多少成效。（十一：十九）

此處所講之約翰即是十二章廿五節所講之「約翰名馬可」者。他不是受教會遣派作工的，但他情願追隨巴拿巴掃羅以為他們的助手。他之工作，就是樣樣都幫助他們，少者服事長者，約翰馬可就是其人矣。

關於在撒拉米之傳道工作的成效，路加完全默而不言，大概是使我們揣測這處的成效不甚偉大的，而使徒之居留那裏，或亦不至有騷擾的事情發生。

6, 7 節 這兩人的傳道工作，直至到了居比路島極西的地方帕弗（由撒拉米去約一百英里）路加然後講述。（6）彼等徑行全島，抵帕弗，遇猶太人巫者，偽為先知，名巴耶蘇。（7）偕總督士求保

羅遊，士求保羅，通達人也，召巴拿巴掃羅欲聽上帝道。根據希臘神史，帕弗是女愛神 goddess

Venus 所生之地，但這個帕弗不是女愛神生地，其名之由來，不過是襲前廢城帕弗之名耳。牠現在是一個極細小的村落。在使徒時代，這地雖在居比路島之極西，但也是羅馬政府所在地。

士求保羅既是一個通達人，今與一個僞先知遊，讀者或許以為路加之稱士求保羅為「通達人」是太過獎揚；但我們要知道的，當時之士官將軍輩，是慣於研究神語占卜等要事的，苟有能解禍福之兆者，他們無不樂於招待。當時該國猶太人中，自然有真先知，士求保羅之信任一個自稱先知的人，就可以知道其尊重先知了；所以當這兩個猶太人（巴拿巴掃羅）來抵帕弗，稱帶有以色列上帝之新啓示來到時，他就召巴拿巴掃羅欲聽上帝道。他既有如此的誠心，聽道時自然會得着很多利益。

8 節 巴耶蘇見着這個總督信巴拿巴掃羅，他對於這個總督的信任自必就此而告終，而他的權利亦必就此而損失，所以他就立即用盡其力量以攻巴拿巴掃羅。（8）惟以呂馬譯即巫，與二徒敵，欲惑總督，使勿信。這個巫者當時一定肆口謾罵，污言不堪入耳；但無論如何，他那種卑鄙，敵正義，逆真理的氣象，保羅必有相當的報答。在這刻間，做首領的巴拿巴或會有不少的教訓；但保羅見他口出污言，激於正義，更與以下面所講之嚴重的儆戒。

9 — 12 節 （9）時，掃羅亦名保羅，感於聖神，注目視之。（10）曰：噫，爾充滿詭譎奸惡者，魔鬼子，義之敵，何紊亂主正道不已耶？（11）今主謹爾，爾必瞽，暫不見日。巫目即瞽。

而暗，遍求人引之以手。

(12) 總督見所爲，奇主道而信之。

使徒之行大能於傷人者，這是唯一

的異蹟。這件事極似摩西之在埃及敗術士，以滅去法老的信任。

掃羅見這個總督信任巫者巴耶穌，覺得這次

是使他明白真理的好機會，故於以言語責巴耶穌，外隨之以使他盲目。巴耶穌盲目後，周圍摸索，求人引之以手，

這件事亦足以使人認識其平日欺人的罪惡之報應，而使徒所傳之神道得以大行。當時，這個總督固因之以信，

卽巴拿巴馬可及餘輩或亦驚異不少。至於巴耶穌之暫不見日，這個「暫」字爲時幾久，我們沒由知道。他之盲目，大約一定待至其悔罪信主時，然後可以看見。

了。

這裏之說「掃羅亦名保羅」，這個使徒從此起首不叫掃羅而叫保羅矣。他從來都是居一個下級的地位，他

的名在其同伴中都是居末，但此後他就居在前位了。從前總是說「巴拿巴與掃羅」，此後則爲「保羅與巴拿巴」了。

三 保羅等之由帕弗至安提阿 (13節——15節)

13節 保羅等在帕弗所做的工作，我們極欲知其詳細，但路加現在偏把在帕弗的事情畧說，快說這兩個使

徒的行程。(13) 保羅及其同人，由帕弗舟行至旁非利亞之別加約翰去之，歸耶路撒冷。

在路加的行傳中，保羅現在完全爲中心的人物，巴拿巴與約翰馬可爲其「同伴」矣。他們爲甚麼會揀選小亞細

亞 Asia Minor 做他們第二步的傳道地方，這裏並沒有說明，但或因保羅已傳道於基利家，現在想把福音傳於基

利家之西鄰，成一種有系統的傳道工作，亦未可料。這樣的計劃，我們將於下面十六章一至八節見之。他從前

在基利家居住時，對於他現在所入之地之社會情形已稔識多少，今者到了此地傳道，自然易於入手。

路加對於約翰馬可之到了別加就歸耶路撒冷的原因，亦沒有說明。他雖在下面十五章卅七至卅九節明白說出馬可之去爲保羅所極不滿意；但是否約翰馬可亦不滿意於其同伴以致離去，這裏亦不告訴我們。候遜先生 Mr. Howard 則以爲馬可之去，是因爲保羅巴拿巴入去小亞細亞內地，經過許多大山，山中多盜賊，馬可畏而不敢偕行。他在其保羅傳及其書信說：「保羅遊歷傳道所遇之盜賊危險，」無有過於經過彼西底深山窮谷之野蠻民族者。傳道人是囊中空空，不能吸引盜賊的，但約翰馬可知道盜賊有時殺人後，然後搜索錢銀。

14, 15 節 路加不欲詳說這兩人經過大山途程之危險艱難，但祇隨着說他門由別加至彼西底之安提阿

(14) 保羅等離別加至彼西底之安提阿安息日，入會堂坐。(15) 讀律例先知書畢，宰會

堂者使人告曰：兄弟，若有勸民之語，請言之。猶太人會堂叙集的秩序，這裏雖沒有依次列明，但這裏

所說的，我們極爲明白。第一，就是讀律例書之一部分；次，則讀先知書之一部分；又次，則把所讀的發以勸言。保羅巴拿巴於坐下其位時，一定是謙卑有禮，因爲這是耶穌所教的（馬太廿三：五—十二）而宰會堂者之允許他們講道，則必因爲他們事前有所求許。他們已爲對民講道而來到此地；他們已依其習慣而決想在會堂起首講道了；而他們之傳道，亦有如今日傳道人處於相同情形之下——要在未起首講道前，介紹自己於宰堂者，討人的情誼，以准其在未散會之前講道。

這個安提阿城是由尼加多 *Nerulus Nicator* 建造及擴大的，所以名之爲安提阿者，則以其父安提阿加士

Antiochus 自亞歷山大大帝死後爲敘利亞王，尊其父也。這處地方，大道四通八達，比別處又近海，離別加爲約一百二十英里，所以這處爲商務中心地點，而又多猶太人居此也。

四 保羅在安提阿之說教詞（16節——41節）

（甲）導言（16節——22節）

16——22節 這個宰會堂者請保羅等講道後，保羅就立即起立對衆人講道。保羅之講道，想必是事前與巴拿巴約定的。他現在簡述以色列的歷史由出埃及以至大衛（16）保羅起，搖手曰：以色列人及畏

上帝者聽之。（17）昔以色列民之上帝選我祖，後旅於埃及，上帝拔之，舉手率之出其地。（18）在曠野四十年包容之。（19）滅迦南地七種民，乃闔分其地與之，約四百五十年。（20）厥後，作之士師。至先知撒母耳時，（21）民欲得王，上帝賜之以基士子便雅憫派人掃羅，歷四十年。（22）上帝廢之，舉大衛爲王，嘉之曰：我遇耶西子大衛，得我心，遵我旨者也。

保羅之起首講道，其動作必先「搖其手」，這差不多已成其習慣了；這種動作雖非尋常，但却是使聽衆注意之一個良好的方法。這種動作，是使聽衆知其起首想講話的，且也是使聽衆知其所講必是重要的。

他之簡述以色列的歷史，在其導言中有兩個重要的意思：第一，就是使聽衆知其目的所講論的大旨；第二

就是使聽衆注意及喜悅。猶太人有光榮的歷史，是值得他們誇耀的；保羅特利用他們所歡喜的，以引起他們的活潑情緒。保羅所講的，內有他們之詩歌的靈感，他們之辯士的論旨，和他們之受逼害的安慰。他現在所講的，一定會得着他們的同情，他們會悅納其所講。他知道這樣，所以藉導言以引起聽衆的好感，而注意其所講之論旨。

在19節說，「滅迦南地七種民，乃圖分其地與之，約四百五十年。」這四百五十年的時代，我們不能計其起首是在這七族毀滅之前，亦不能限其時候至約書亞攻入迦南地止，因為通常計此不過二十五年耳。然則這四百五十年的時代，我們一定要指上帝逐漸使他們得佔領全土而言。我們人人都知自約書亞死後，有許多礮台仍爲迦南人所佔領，他們所得的疆土，自然是與這些有礮台的城邑接近。其時最難馴的非利士人，亦保有其疆土，直至掃羅死後外人始敢與抗。這個掃羅即死於以色列軍戰敗的掃羅。非利士人這種難馴服的力量，直至大衛管國時始行完全倒滅，永不能再與以色列人戰。（撒下八：二；歷前十八：二）這樣，倘若依照列王上六章一節所講之由出埃及以至所羅門卽位之四年建造聖殿爲四百八十年，則其計算必不是在起首出埃及時起，而是自到迦南之日起；而約書亞攻滅迦南七族爲二十五年，則我們斷定由約書亞攻滅迦南七族之日起以至大衛管國之末爲四百五十一年；這樣，保羅所說之「約四百五十年」，可以說是上帝給以色列民逐漸毀滅約書亞所未毀之異邦餘孽的年代。惟這樣的計算，缺少了由最後戰勝非利士人以至大衛管國之末之間的年代，但這件事舊約亦沒有計及。士提反亦好像保羅的計算，由征服迦南人以至大衛管國之日，因爲他說「上帝逐異邦人於我祖前以至大衛之日」也。（行傳七：四十五）

在20節說，「厥後，作之士師，至先知撒母耳時，我們不能以為上帝賜士師給他們是在這四百五十年後，因為這個時代是包有士師的時候及掃羅和大衛管國的時候的，」厥後二字，原文不是「此時之後」，而是「此事之後」，所以是指在這些事情之後。最後的事，就是這七族之被約書亞毀滅；自此事後，上帝則給他們以士師，因為根據士師記這確是士師起首管國的時候。

至於掃羅管國幾久，則舊約沒有說明；保羅之所謂四十年者，一定是由當日所傳講之聖經以外的事實得來的。

在22節說，「我遇耶西子大衛得我心，遵我旨者也；」這句話是由詩篇八十一篇廿節「我已遇我僕大衛」及撒母耳上十三章十四節「主已簡得一人，合乎其意，使為民長」得來的。這句話不是指大衛一生而言，因為大衛所做的，有些是不得上帝心的；這句話實是指大衛被選繼掃羅時之品格而言；因為在當時掃羅不得上帝心的，而大衛能盡得上帝心也。

有許多註釋家說，保羅現在所講之導言，與士提反所講之導言之一部分（七：卅六—四十五）是彼此相似的。兩者之相似，是因為兩個講者都是引用拯救出於埃及人之事。至於他倆所講之事，則幾乎完全不同：保羅的意思，則是引人知其主要的論旨；而士提反則是講其祖宗所做的怎樣的錯誤，怎樣的違背神旨，和他們做其子孫的亦效其祖宗之所為，以激發他們的天良。

1. 命題 (23, 24 節)

23, 24 節 保羅既在其導言說到大衛現在立即就由大衛的名轉入他所講之主要的論旨，即大衛的後裔耶穌爲救主。(23) 上帝依所許者，由此人裔，爲以色列民舉救主耶穌。(24) 耶穌未至，約翰先以悔改之浸禮傳以色列民。在這句如此簡短的話，保羅精巧地說到耶穌爲上帝所應許之大衛的裔以色列民之救主。(詩篇八十九：十九—廿七) 且說明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正爲約翰傳道之末。這樣，他使其聽者不注意耶穌之生，而注意上帝之舉他爲「以色列民救主」。

2. 約翰之證 (25 節)

25 節 保羅既已說到耶穌之出來傳道，做以色列民救主，爲在約翰傳道之末，就隨即說到約翰之証。(25) 約翰將卒事，曰：爾以我爲誰？我非基督，有後我來者，其履我不堪解。保羅所引約翰的說話，在四福音內並無記載的；雖沒有這樣的記載，但也可以說是約翰親口所講的話：因爲約翰見着當時的人皆以他爲基督，所以他在他的說話中，常常改正人之錯誤的觀念。保羅之引用約翰的說話，意思是辯約翰之証其自己「不若耶穌之大，後他而來者比他更大，即爲其解履帶亦不堪當」這樣，非大衛之後裔基督尚有誰人？保羅這樣的對其聽衆講話，是極得聽衆留心的，而他之引用約翰的作証，對於他所提出之命題亦有兩個幫助：第一，就是救主已經來到；第二，就是救主之出來傳道，是在約翰傳悔改之道於以色列民之後。約翰所傳之道，想必已爲保羅

的聽者所稔熟，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會赴耶路撒冷節筵，在那裏已聞約翰所宣傳的；因此，保羅對於約翰之証，不多言也。

3. 耶穌之死是應先知的預言（26節——29節）

26節 保羅講論至此，看見聽衆面色不同，要促他們的注意，所以把其一路所講的停留一刻，而忽掉以下面所提示的說話：（26）兄弟乎，亞伯拉罕苗裔，及畏上帝者，救世之道，授爾曹矣。保羅那時的勇氣很大，他雖揮以這句說話，但仍不忘其前者一路所講的事，所以他即進而完成他的說詞。

27——29節 保羅既已講耶穌做救主爲約翰所証實，至此，他就應講出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之以耶穌爲欺

人者而置之死地了。倘若他所講的沒有很制，則他的聽者將不以耶穌爲基督了。因此，他現在所講的，不止是抗辯他們的反對，抑亦所以增加多的証據。（27）居耶路撒冷者及其有司，不知基督，亦不知安息

日所誦先知言，是以定基督爲罪，適應先知言。（28）雖末由入以死罪，然求彼拉多殺之。

（29）既應記所載，由木取屍下，葬之。保羅說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之定基督以死罪，是因為他們不曉得

他們之所以不曉得他，是因為昧於先知書所講之基督就是指他而言；所以定罪及釘十字架兩事都是應驗先知書所講的。這裏保羅所引的預言，自然是使他的聽者明白其所講之正確；但路加因爲簡畧的緣故，把其遺載。這樣，耶穌釘十字架亦裸裸的事實，在這個世界無論那一個猶太人驟然視之，都會不以他是一個尼賽亞，但保羅現在所講的，會令他們無可置答，同時猶太人之錯誤的尼賽亞觀念亦得以改正。

在這裏耶穌之死及埋葬之簡畧記載中，說耶穌之屍由木取下，而不說事前之懸耶穌於木，或保羅見其聽者已知耶穌釘十字架之事而不言，或路加把保羅所講的遺載了許多亦未可料。兩說之中，後說較好解釋，因為在保羅的全篇說詞中，都好像以為他的聽者之對於耶穌的事實瞭然不知的。他對於「定他以死罪之人」及「由木取他屍下而葬他之人」不示區別；因為在其「居耶路撒冷之人及其有司」句中，已包括約瑟及尼哥底母葬他了。他叫十字架做木，好像彼得之叫十字架做木一樣（行傳五：卅一；廿六：卅四）。其原因實以十字架之柱為一條粗而不加粉飾之樹幹。在那個時候，鋸妥的木亦不用，而兵卒亦不會斬去木之一片。

4. 耶穌之復生（30節——37節）

30——33節 保羅至此，即隨着講耶穌之榮耀的冠冕；他之所以不連接舊約的預言，是因為想令他的猶太人聽者更願意接納其所講的。
 （30）惟上帝甦之。（31）自加利利偕其同上耶路撒冷者皆屢見之，今彼等為證於民。（32）我儕今傳福音於爾曹，即自昔應許列祖者。（33）上帝所應許列祖者，已應驗於我儕子孫，使耶穌復生，如詩篇第二篇云，爾乃我子，今日生爾。昔日所應許於列祖的，「在你及你的後裔中地上各家庭皆得福祉」已經應驗了，這都是給與猶太人的福音；但令耶穌由死復生之應驗，他們對之則是一種思想；而詩篇第二篇所說的「爾乃我子，今日生爾」之應驗，他們也是同等覺得新奇的。這兩個命題都是要證據的。保羅在這裏所舉之耶穌復生的證據極其簡畧似嫌太少；因為這是全篇說詞的主體，要把復生的證據說得至多方可。然而他自必會把原來的憑證完全說出；但他不講他自己的證

據。至於他之對全體聽衆講話，這是一件有深遠思想的事情。他現在所講的證據，講別人的而不講自己的，他的聽者一定會更爲起信，因爲他祇講別人的證據，明示他是一個毫無偏私的人。

至於「爾乃我子，今日生爾」之句，驟然觀之，自然是以爲指耶穌之生；但這裏之所言，是指耶穌之復生。這句話，在新約裏頭之應用，亦有相同的意思。在希伯來五章五節說：「所以基督不榮耀自己作祭司，但榮耀對他說『爾乃我子，今日生爾』之人。」今者他之爲祭司，既是在其死而復生預備升天之後，則這句說話明明是指他之由死復生了。在希伯來一章五節之「在衆天使中，上帝對那一個天使說，爾乃我子，今日生爾呢？」之問語，是引證他是高於任何天使的，而我們不能以這句話是指他之生爲「較遜於天使」而言（希伯來二：七）就以詩篇的意思，亦是相同的意義，因爲這句話不是對一個無意識的嬰孩說「此日生爾在世的」，而是對一個聰穎的成人說「耶和華有命，吾述其詞曰，爾乃我子，今日生爾」的。這幾句話是證明耶穌爲尼賽亞的；因爲這幾句話是指基督而言，而不是指別人而言也。

34——37節 保羅現在更說耶穌之復生爲基督是上帝的意旨。

(34) 至若上帝使其由死復甦，不

再朽壞，則曰：我昔施實惠於大衛者，亦將賜爾。

(35) 蓋詩有云，我必不俾爾聖者朽壞。

(36) 大衛生時，遵上帝旨，卒則歸與列祖同朽。

(37) 惟上帝所甦者不朽。『我昔施實惠於

大衛者，亦將賜爾』之句，則是引自以賽亞五十五章三節，這句說話，是說明上帝所應許復生之耶穌坐大衛榮位的。保羅應用這個「昔」字，說這種應許之應驗，自昔已經預定；這樣，他的聽者因爲素信預言的緣故，會預備接納的。

上帝的福祉。是故他現在之說耶穌由死復生，他們一定以為這種預言已經應驗也。

讀者見着35節的預言，就會立即認識這句預言已為彼得前者在五旬節日說教時所應用；而這句預言所靠以為證據的之下面36-37兩節，亦是彼得在那日說教時所應用的。在全部舊約裏頭對於基督復生之預言，恐怕沒有比這句預言較為明顯；為此，所以初日的傳道者每每引用這句預言。若謂保羅照樣襲取彼得所講的話，或路加強以這句預言為保羅所引用，則是荒謬之論；誠以這兩人所舉的命題相同，除引用可以演繹其命題真理的證據外，不能證明其命題之有理也。而這些證據，無論其命題之性質若何，或其事實若何，由事實之性質觀之亦必大概相同的。

5. 由耶穌罪得赦免(38, 39節)

38, 39節 耶穌為尼賽亞之證據既已成立，保羅現在進而說到由耶穌做中保所得之利益。

(38) 兄弟乎，

宜知賴此人名傳赦罪之道與爾。

(39) 特摩西律法所不得赦之罪，恃此人而信者可赦

之。保羅在這裏所講之赦罪的福祉，祇有在基督內者得以享受，他所講的與施浸約翰耶穌自己彼得所講的相同。保羅的意思是：雖在基督內的信徒，誰就可以得赦罪，在摩西律法下所不得赦的，在基督內都可以得赦。他在这裏教訓他們，說在律法內的罪不能得赦，赦罪之應許一定要靠基督之流血。猶太人法律之利益，祇限於那些在摩西律法內的；這樣，所以保羅要說罪之得赦，是在基督內的信徒；而保羅更說，信徒之浸於基督內者，是與基督同體。夫如是，則彼得前者在五旬節日所講之赦罪與浸禮有密切關係的，這裏之保羅的說話，言內隱有此意。

矣。保羅在這裏爲甚麼不像彼得之催促其聽者悔改，受浸，俾罪得赦呢？則是因爲保羅見其聽者不預備有這樣的勸告的。此事我們看下文，便能明白了。

(丙) 保羅之警告 (40-41 節)

40, 41 節 猶太人向來是極尊重摩西律法的，保羅前者所講的話，有貶抑摩西律法的價值的意思，這班猶太人聽了，自然會極不歡迎。彼得前者對公會審判官說話，亦有相同的意思，說「天下人間，更無有錫別名我儕可以得救者。」(四·十二) 彼得的說話，現在亦由保羅勇敢地說出來。保羅講完這些說話後，自必會發覺其說話對於猶太人聽者太不給面子；因爲保羅講了下面的說話後就突然而止。(40) 慎之哉，毋使先知警言，應於爾躬。(41) 藐忽者乎，當爾之時，我將有所爲，使爾驚慌滅亡；雖有人告爾，爾亦不信也。保羅之引先知的說話，蓋所以警告他們，使他們不可棄拒其所傳的福音，而說倘若棄拒，則先知所講的驚慌，必隨爾躬也。「雖有人告爾」句之「告」字，則是說告給他們知道棄拒福音是一定不能寬恕的。

五 說教詞之立即的收效 (42-43 節)

42, 43 節 保羅講完了他的說教詞後，雖沒有一個人預備服從福音，雖沒有一人盡信其言，但看他們在下面所講的話，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大多數已深印保羅的說詞了。(42) 衆人出會堂，求二使徒於下安息

日再傳此道。(43) 衆既散，猶太人及進教之敬虔者，多跟從保羅巴拿巴，二使徒勸彼

等常懷上帝恩。

42節所講的，則是於這兩個使徒離去坐位時之衆人的請求；43節所講的，則是說衆人離去

會堂後之跟從使徒。

長老之散衆是先過此兩事的。這處所講之「進教者」即是16、26兩節所講之那些「畏上

帝者」之一部分人。

路加所講之這些敬虔的異邦人及許多猶太人跟從保羅巴拿巴至其住所，及一種誠懇的

談話，足以顯明這些人民習慣之單純，及對於保羅所講的之有深切的感覺。保羅之叫他們要「常在上帝恩典

中」，意即祇有上帝這樣的惠及他們；而他們亦要依使徒之勸告，常懷上帝恩，這樣，他們藉基督就會得赦罪了。

六 下安息日所得之效果

（44節——48節）

44節

保羅在會堂的說教詞既爲衆人深入腦中，而保羅等與他們在其寓所所談之道又如是其誠懇，則其

所講的在那個星期中自然會遍傳全城；而我們亦要勿以爲保羅巴拿巴在這個時候懶惰不講。保羅的特性，是

素來勇敢熱誠的（他之熱誠，以致後來稱之爲狂言者（哥十七十八））在這個全星期衆人心潮洶湧當中，斷不會

默而不言。第一次的效果，就在下安息日會堂敘集時見之。

（44）下安息日，呂民齊集聽上帝道。

前次他們在會堂所聽的則爲保羅之讀律例書先知書及其勸告；這次呢，他們來的意思，就是專爲聽保羅宣傳上

帝道而來了。當時的會堂之建造，不是預備要容納如許多人的，是故在那個時候，講者一定站在門口對堂內堂

外之羣衆講道。當時的會堂之建造，也不是像我門今日福音堂之有長椅的；他們所坐的地方，祇有坐下地席，面

向門口聽講，而那班坐在門外地下之羣衆亦同樣面向門口聽講的。

45節

這一大羣所聽的道理，是貶抑摩西律法的道理；猶太人是向尊重摩西律法的，自然會極不滿意而起

忿恨心；他們一起忿恨心，則前安息日那班樂聽而深印保羅所講的也不免會分心了。他們中的領袖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與其國人一致行動了。（45）惟猶太人見衆，充滿嫉妒，且詰難保羅，誹而詬之。他們之詰難及誹謗保羅，自然不是在保羅講道之前。我們一定要知道他所講的道理，一定是前安息日所講的，不過路加不重載罷了；而當他講的時候，他的說詞會因他們之詰難而中止。這種因人詰難而中止說詞的事情，在今日東方人中是慣有的。

46, 47 節 保羅一路所講的說話都是直接對猶太人講的，而異邦人不過間接聽講耳；現在保羅等見得再對猶太人講是無用的，然亦不必要討他們的喜悅。（46）保羅巴拿巴毅然曰，上帝道必先傳爾，而爾

曹棄之，自擬不當得永生，故我儕轉向異邦人矣。（47）蓋主命我儕云，我立爾爲異邦

人之光，傳救道於地極。這些說話，是他們兩個人講的，而他兩人又毅然無畏，一定會惹起他們的憎惡而

收不美的結果。『上帝道必先傳爾』這句話，足以顯明使徒之傳道，不止是在耶路撒冷起首，即在無論那一處亦

是先向猶太人講的。『先猶太人，次希利尼人』這是保羅傳道的慣例（羅馬一：十六，三十一）這件事，我們已在4

頁一章八節之下討論之矣。

48 節 路加在下面所講的，表示異邦人喜悅救道。（48）異邦人聞此則喜，讚美主道，凡定命

得永生者皆信之。『定命 *Van ordained*』這兩字的意義，歷來都有爭辯。嘉利榮派的著作家 Calvinistic

根據他們的信條，則成以爲是指永遠的選擇和預先的選擇而言。倘若這是正確的解釋，則會有多少困

難似爲他們所未察覺的。怎呢？因爲倘若在當日『凡預定命得永生者』皆信，則其餘非預定命得永生者皆要受棄絕，皆要受永遠的責罰，而保羅之後來傳道他們，亦會無用了。當日明明是完全兩班人——一班聽而信的，一班聽而不信的，——在一日內大集合的，若照他們的解釋，則真與事實相反了；而這樣之啓示路加使其能夠紀載，亦更與事實相反了。我們根據理論，我們的驚異更大，因爲我們知道他們之被選的，就以他們也不能前知他們之確實被選與否。我們除非爲這兩字的明顯勢力所驅使，否則我們亦斷不會採納這樣奇怪的理論。黑結博士 Dr. Haekett 後來把這節經文譯爲『凡指定得永生者皆信之，And as many as were appointed to eternal life believed』他說：『在這節經文的語言學所認爲妥善的，這算是唯一妥適的翻譯。』格廉 Grimm 在他的字典中，解釋嘉利榮派的意思，則更爲完滿一些，他說：『凡由（上帝）指定得永生者皆信之。As many as were appointed (by God) to eternal life believed, or to whom God had decreed eternal life, believed』

然則這個字原文的意思，譯起來實是『依次序 to set in order』或像格廉釋爲『依一定之次序處置 to place in a certain order』亦可。在新約裏頭，有八處是同這個希臘文的，而八處之中祇有一處譯爲『定命 Ordain』而在這個『定命 Ordain』字裏，可以由其原本意思表達出來，如羅馬十三章一節說，『凡有權力者皆上帝所命』，這個『命 Ordain』字也可以譯爲『依次序 set in order』。關於這個意思，通常總是譯爲『指定 appoint』，例如馬太廿八章十六節說，『指定一塊地方』；行傳廿二章十節說，『指定有些事情要做』；行傳廿八章廿三節說，『指定一日』是也。大凡一件事在『指定』之後，則次序不會紊亂，或不會欠缺次序，而當應用這個字時，這個字的原意亦不會失去。人心的動作亦然。當我們對於一事物，心亂不知如何思想之時，而最後我們竟能想出一個

真確的結論或一定的意思，則我們的思想由紊亂而入於有次序，與前全然不同矣。在十五章二節，我們可以找出一個有力的例証說：安提阿之兄弟聞保羅巴拿巴與幾個來自猶太的猶太人辯論一個重要的問題，保羅巴拿巴在一面，而幾個猶太人在另一面。當着爭論正烈之時，衆兄弟姊妹是在一個極紊亂不知所可的情形；但他們最後解決，決定送保羅巴拿巴與這幾個猶太人上耶路撒冷詢諸使徒和長老以解決這個大問題。這件事實，誠足以正確表示人心之變更也。

這節經文之動詞『定命 *Were ordained*』之專有的意義，我們要觀察其上下文的意思而始決定其意義爲甚麼。在這節經文的上下文意思，並沒有指出上帝專對一部分聽衆拯救，而對其他一部分就不拯救；並沒有專對一部分聽衆表示其意旨，而對其他一部分就不表示其意旨；不過這處經文祇說在這班聽衆中，有兩班人意見相反，及其行爲亦相反耳。在猶太人方面，第一就充滿嫉妒；第二就詰難保羅及加之以誹謗；第三就斷定他們不當得永生。與猶太人相反之異邦人，第一就歡喜；第二就讚美上帝；第三就斷定他們當得永生。我們看這個動詞『定命 *Were ordained*』，希臘文則爲 *τεταγμένοι*，其意實表示這班猶太人的內心動作與上帝作對而斷定他們不當得永生，而我們由此亦可以明白他們內心動作之反對性。然則由希臘文的原意看來，譯爲『斷定或處置得永生 *Were determined, or were disposed for eternal life*』實爲唯一妥當的翻譯。這個動詞應用被動式及過去時候，*passive voice and past tense* 是表示在作者路加現在所講的之前，他們已露示其心境了。在別方面講，若這句經文譯爲『凡斷定得永生者信之』*As many as were determined for eternal life believed*，則包含有在他們信主前已被斷定得永生之意。在這班異邦人的歷史中，我們知道那些生長於異端中的異邦人，已聞猶太

人所教之永生之道矣。無論他們得着猶太人的教訓，或得着保羅自到安提阿後的教訓，或完全得着猶太人及保羅的教訓，他們對於這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心坎都會由紊亂而入於決定得永生。

我們要注意這處所云之「斷定得永生」及「信」兩件事，這兩事是有因果關係的。這是極自然的而又極通常的問題。一個人已經知道永生是可以得着的，又立心去取得永生的，則這個人就可以得永生。一個人是醉心於世事而以世事爲其永生的，則其所聽講的真理右耳入而左耳出。這事徵諸我們今日的人聽講，亦有相同的情形。兩個人同坐聽講相同的福音，一個就知道將來的生命重要，而一個則以爲現在的生命重要。以現在的生命爲重的人，則所講之道斷不能入耳，而他亦不能得永生。以將來的生命爲重的人，則信所講之道而歡歡喜喜去接納牠。這就是路加所指出之不同之點；而他之所以指出，則是因爲保羅的聽衆一班信而一班不信。他的意思是：信與不信的責任，及他們後來的結果，則在人而不在上帝也。

七 在安提阿之最後的結果（49節——52節）

49節 這班虔敬的進教者於保羅第二次播教時信主耶穌可以說是他在那裏第一次所結的果子。（49）於是，主道廣佈四方。這裏所講之四方，不止是在安提阿內，即凡彼西底地方及其鄰境亦有人信主。當時保羅僅在安提阿城內傳道耳，但他所傳的道理，聞於四方，所以遠近咸來聽道，這種情形即今日亦然。

50節 猶太人看見保羅宣傳成功，於是由妒忌而至逼害，這種逼害，保羅巴拿巴早已料及了。（50）猶太人唆散虔貴婦，及邑之尊者，逼害保羅巴拿巴且逐之出境。這班虔敬婦人都是聽保羅講道

的異邦人進教者；他們之所以稱為敬虔的，則因為她們是進教者；但她們不是那些決定得永生的；而此亦足以顯明當時會堂中之異邦人聽道者不盡是信保羅所講的人。這班婦人之稱為貴婦，則因為她們在政界上有高尚的關繫；她們大都滿意今生而不注重來世之永生的。她們大都是屬「邑之尊者」的家眷，邑之尊者之被唆逼害使徒出境，大概是由於她們感動不少。有許多婦人曾為耶穌之忠實朋友，但可惜竟然又有些婦人要做仇敵的工具。這次猶太人之做這種惡事，似是全體一致的；有些受保羅第一次說教詞感動的，亦不過有如眼過雲烟而已。

51, 52 節 保羅和巴拿巴受辱被逐出城，不無有忿恨之處。他們想一想這班猶太人之忘恩負義，就會心痛得很了。他們負辱而逃時，更會希望禍患臨於這班猶太人之上。路加現在特把他們所做的事情，和他們被逐後衆門徒怎樣地感覺，簡單告訴我們。（51）二人對衆拂去足塵，至以哥念。（52）衆門徒甚喜，

且充滿聖靈焉。這兩個使徒之現在離去，不是好像一個非靈感的傳道者藉故偷懶或兒童似的怨恨而離去的，他們實表示一種莊嚴不可陵辱的態度，即主耶穌所謂「有不接爾者，不聽爾者，爾則拂去足塵而去之，以為衆證」者。這裏所講之「衆門徒滿心歡喜且充滿聖靈，以處在這樣痛苦情形之下而論，理應充滿愁悶恐慌纔宜；然而他們竟能滿心歡喜而又充滿聖靈，我們會覺得頗為驚異。他們之喜樂，實足以表示他們確信已得永生，且確信聖靈居在他們之會朽壞的肉體中間，無須人的幫助，聖靈也常在，且亦無人能奪之使去，故喜樂不勝也。他們現在能夠自立，且能彼此勉勵做一個健全的信徒了。

八 在以哥念之事（十四章1節——7節）

1 節 這兩個使徒離去安提阿後，直向東南行，他們的目的好像要到基利家一樣。他們的路程，經過一個大約九十英里的大平原，看見無數羊羣，後來又過一個大山脈，就到以哥念這個城在當時和現在都是小亞細亞 Asia Minor 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城。這個大城，西起崇山峻嶺，北與西亦然，惟東邊則開一個大平原，有美麗的大湖在這個大平原中間。在這裏有大道四通八達，足以使以哥念為四方貿易及旅行之中心點。這兩個使徒在其所行的路程，經過許多細小地方，現在來到這個大城，見得這個大城為貿易及旅行之中心，且又有一個會堂，以為可以希望多人來此聽福音，於是駐足此地。（1）（2）使徒在以哥念同入猶太人會堂傳道，致猶

太人及希利尼人即信者甚衆。這裏所講之信者甚衆之「衆」字，不是與全城之人口為比例的，而是

說能有這樣的信仰者人數有許多的，尤其是與在安提阿的信者比較。至於信道之希利尼人，則一定大多數是進教者無疑。路加對於這大羣人之即刻信主，特用特別的字眼描寫說：「致猶太人及希利尼人即信者甚衆。」

這是確鑿的事證，且亦顯出這班聽者之誠懇悔罪，保羅後來所講的道理，「信由於聽，聽由於上帝道」，誠不虛也。

（羅馬十：十七）

2, 3 節 以哥念的猶太人，比安提阿的猶太人信基督為多，但那班不信基督的亦聯合一致唆使異邦人憾

衆兄弟。（2）惟不信之猶太人，唆異邦人，憾衆兄弟。（3）二人居彼甚久，勇敢傳主道，主

俾行異蹟奇事，以證其恩施。這裏所講之被猶太人聳動的異邦人，是除希利尼人外還包含有其他異

邦人的；即呂高尼人，及居在以哥念之別國人。猶太人之變動這班異邦人，一定是偽造事實及包藏禍心。這樣的反對，似反足以增使徒之勇敢，且令使徒居彼日久，但幾多日，幾多個星期，幾多個月，則我們不能確說。在保羅的這次的遊歷傳道事實中，路加在那一處都是沒有載明時候的。

4——7 節 現在保羅巴拿巴的勇敢和堅忍力結出許多果子，但此益足以增猶太人及異邦人之忌。

(4) 邑衆分黨，有從猶太人者，有從使徒者。(5) 異邦人猶太人及其有司，蜂擁二人，凌辱而石擊之。(6) 二人知此，逃呂高尼之路士得，特比二邑及其鄰境。(7) 遍傳福音。這處的猶太人，也好像在安提阿的猶太人之不敢直接加害於這兩個傳福音者；他們之不敢直接加害，則是因為他們恐怕得着擾亂治安的罪名；所以他們要待至得着官長的合作然後與異邦人窘逐之。他們之用石擊使徒，我們以為他們必定預先得官長之核准，因為這種懲罰是國家之最重大的懲罰。他們雖在分黨的情形之下，到底那些從真理從公義的人一定會少力量過那些不從真理正義的人；而亦正因為他們服從真理正義，所以他們不願意加害於使徒。這兩個傳福音者之逃亡，一定極為迫切；而他們之逃亡的時候，一定是正值那班背道的人加害之時，就有朋友導之出境。這兩個使徒之這次逃亡的路程，也好像前次一直向東南而行，經過我們在第一節所講之大平原，這個大平原由以哥念起行大約有四十英里之遠。

九 在路士得之工作及結果(8 節——20 節)

8——12 節 這兩個使徒所逃亡之呂高尼是在彼西底之東，托勒山 Taurus Mountains 之北。路士得之實

在的位置，究竟在那裏，我們要直至今日讀藍撒教授之小亞細亞歷史的地理然後確實知道。(Prof. Ramsay's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

在路士得是沒有猶太人會堂給他們召集虔誠的人聽道的，他們現在要在露天的地方講道。在當時的時候，城內的街道統統都是不合聚集羣衆的；但在城內或城外總有空曠地方足以給他們集衆聽道。我們看落下面13節，就知道保羅是在城之大門對衆講道了。(8) 路士得有弱足人，生而跛，不能行。(9) 聽保羅言，保羅注目視之，見其有信可愈。(10) 乃大聲曰：兩足直立，其人踊且行。(11) 衆見保羅所爲，以呂高尼方言，揚聲曰：兩上帝藉人形臨我儕矣。(12) 乃稱巴拿巴爲丟士以保羅善說辭，稱爲希耳米。保羅之見這個跛者的容貌「有信可愈」這是保羅見他信其能夠使之全愈的意思。惟保羅以其信已能愈就能使之全愈之說，則我們不能在聖經內見之。(看36頁三章十六節註釋) 保羅從來未在路士得醫愈過病人，這個跛者怎會信保羅能施異蹟以愈其病呢？然則這個跛者的信仰之來源，一定是由於聞保羅所說的而來了。保羅一定會說明這種異蹟之愈病是由於耶穌且說明耶穌賜權能於其使徒，使能愈病以證其爲神所差遣。他又或者說出其在以哥念所行之異蹟，(8節)而又四望其聽衆以尋出其所欲施異蹟之人。他見着這個跛者，於是注目望着他，見這個跛者有已爲衆人所共知之遠年的足疾而易於起信，乃出之以嚴重的說話，以耶穌的權能而愈他。是故保羅立即就大聲說：「兩足直立！」衆衆見着這個跛者忽然就且跳且行，於是離開一條路聽他步行，且因保羅的異蹟而極驚異，以致謂保羅等爲兩個上帝藉人形降臨他們。這樣相同的事

寶，在下面廿八章一至六節我們亦會見得異邦人有相同的驚訝。他們既即定這兩個使徒爲上帝；所以他們會說：除了保護城門的那個神丟士誰能如此大能呢？其餘的一個爲主要的講者，除了丟士的傳述者，誰能如此善於說詞呢？他們的鼓動既是如此，自然就會以他們的土語呼叫起來了。當時保羅講道的方言是用希利尼語講的，而所用的希尼語他們亦能明白，但因一時爽心鼓舞的緣故，自然而然就用他們的土語呼叫起來。他們的呼叫，致令保羅即刻停止其說詞，等到他們呼叫完了然後繼續說去，而以前所說的之一部分又已因爲衆人的呼叫而散去了。衆人誤認保羅等爲上帝，有些牽兩個或兩個以上祭丟士之肥犢以祭保羅等，有些又飾花冠於犢角之上，他們可謂尊敬保羅極至矣；可是他們却是認錯了。

13節 當保羅正在等候想再講其說詞之時，這班民衆就向丟士廟走進去了，而保羅在這時候亦正可以看見他們做出什麼來。(13) 邑外丟士廟祭司，牽犢，奉花冠，至城門，合衆欲祭保羅巴拿巴。這個廟離保羅所站立的地方不過幾步而已，當時祭司所取之祭犢，一定是走去廟前之祭壇取下，而民衆見着這個情形，自然亦即刻蜂擁上前去聯同致祭他們的天上客矣。

14——18節 保羅和巴拿巴見得他們以自己爲神，於是奇怪起來，立即就作個剖白。(14) 使徒巴拿

巴保羅聞之，裂衣躍入衆中。(15) 呼曰，爾曹何爲如此？我儕亦人，與爾曹同性情耳。今特傳福音與爾，使去此虛妄，歸造天地海萬物之永活上帝也。(16) 先世，上帝容諸民自爲所爲。(17) 然上帝善視人，雨降自天，果生以時，賜我贏糧，喜溢於心，如是，證已爲

上帝矣。(18)二人言此，僅使衆不祭而已。巴拿巴原來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今他之被稱為使徒，

不過算他爲一個使徒，猶之乎算雅各爲一個使徒耳。他之會被稱爲一個使徒，或因他曾親受耶穌之訓，或因他負起重大的使命往普天下傳福音，亦未可定。

至於裂衣一事，則爲他們偶有強烈的激動之一種表示，這殆已成爲他們之慣例矣；這事之在聖經內可見的，始於雅各時候，（創世記卅七：廿九）終於這章十四節之所言。自此而後，則這種習慣不再見於猶太人基督徒了。

在這個時候，巴拿巴雖至得民衆尊敬，而路加又列其名於首，但在鼓動景象的精神來講，保羅仍是作主。當時他仍繼續講去，好像希耳米那種善於說詞的模樣。候遜先生 Mr. Howson 曾謂其對路士得人勸告「去僞妄而歸永活之上帝」與其對帖撒羅尼迦人所說之「勿事偶像而當事永活真實之上帝」兩相符合；又「先世，上帝容異邦人自爲其所爲」與其對雅典人所說之「往者冒昧以行上帝不咎」亦兩相符合；又「如是，證已爲上帝矣」與其在羅馬一章廿節所說之「自開闢以來，上帝之永能性體，目不及見，惟所造之物，可睹而知，故人未由推諉」亦兩相符合。而我則更可以加之曰：保羅在這裏所講的，與其在十七章廿二至卅一節對雅典人拜偶像而講的，其意亦極相同，即易其聽者而聽之亦無不可也。他的說詞，誠足以阻他們之祭已，惟那羣拜偶像的衆人又不知道兩個爲何如人矣。

19節 當時保羅日日繼續他的工作，惟那些拜偶像的人仍然黑暗重重，以致保羅所講的全然無效。在這

個時候，那種崇拜保羅等爲上帝的景象更且好像野火飛散各城，以致在以哥念及安提阿之保羅的仇敵得聞其事，起了痛恨心，成羣飛跑到路士得。⁽¹⁹⁾有猶太人來自安提阿以哥念，唆衆石擊保羅，意其已死，曳出城外。這班猶太人爲甚麼這樣的狠惡呢，我們極難明白。由安提阿來的有一百三十英里的

路程，由以哥念來的有四十英里的路程，而他們竟以不嫌路遠而來，虐待一個未曾傷害他們的人。雖然，他們唆使路士得人的說話，亦不難可想而知也。他們會說：我們知道你們崇奉我兩個國人爲人形的上帝，我們可以告訴你們爲何如人，他們是由安提阿來的一個猶太人，他們在安提阿的時候做出卑劣的行爲，以致激怒城中的猶太人，城中之貴婦長官皆莫不羣起而逐之，他們後來走去以哥念，以哥念城之長官亦恨之刺骨，於是又與猶太人及異邦人合欲石擊之，他們逃亡如盜竊，乃來至路士得，我們不再願意他們羞辱我們的名及國家，我們欲得你們之允許，等我們銷滅他們用邪神的力量所行之異蹟邪術。路士得人聽見保羅巴拿巴的國人有這樣的說話，自然與他們一齊同意而任他們爲其所爲了。

他們在已往的經驗，知道保羅當危急的時候一定會逃走，所以這次他們等候保羅又至城門傳道之時，乘其於不知不覺之際，即擁進而以石擊之，使至於即時而死。他跌下城門之內。這羣暴徒，於是指揮三兩個最野蠻而又最強有力之輩移去其屍體；當他好像一個死獸的模樣，執其手，執其脚，直拖出城外去而棄之。這班兇手所爲，既遂其願了，但又恐怕有些長官權大過這城之長官的科之以殺人之罪，於是立即就跑回各人的家鄉去了。他們亦以爲不會再開保羅擾亂其安寧了。

20節 保羅在路士得的工作有沒有結果，路加並不告知我們。路加現在把他們之至可憐的情形告訴我

們。(20)衆門徒環之，保羅起入城，明日，偕巴拿巴往特庇。這班門徒等候幾久然後敢冒險前往

保羅處呢；他們環立於保羅之側，幾久保羅然後有復甦的表示呢；又保羅與他們等候幾久然後敢冒險入城呢；路加並不告知其讀者，讀者要想想。但我們可以想見那班門徒當着凝視其所愛者保羅之傷痕血跡的時候，那種流淚大哭的情形；和他們想念他們的前途有如羊在狼羣的情形之淒涼處。惟當他們見着保羅雙目漸開而滿心歡喜之時，我們可以與之共喜；而當他們詫異保羅自被其敵人石擊後，拖過污穢腥臭的街衢小路山地以至置屍之處，所留存一線不斷之氣經過若干時間而竟能復甦，我們亦可以與之共同詫異。他怎會能夠起行得如是之速呢？他又怎會能夠於明日就可以與巴拿巴行路呢？在事實上來講，他在那晚豈不是得着溫柔的手和安貼的服事，洗去和布包其傷痕血跡，和最深同情的安慰嗎？

多謝上帝！關於那晚服事保羅的愛友之名，我們亦不盡不可想知。提摩太爲路士得人，他是當着保羅在路士得傳道時受浸的；自是許多年後，當着保羅在羅馬坐監預備被牽出去法場時，曾用至深愛情的說話，致書於其共患難的同伴中之至可愛者提摩太說：「我謝先祖清心所事之上帝，我所禱的時候，念你不懶，晝夜皆渴望見你，我記念你的眼淚，我由你的眼淚得充滿快樂；我知你信主無僞，這信是你外祖母羅以及你母友尼基所有的，我知你亦有此信。」（提後一：三—五）提摩太當時不過爲一個十五歲童子耳，其所流的眼淚，是否洒過了保羅的傷痕血跡呢？而有信的友尼基及羅以老太太又是否與衆門徒立於保羅之旁直至保羅復甦呢？倘若那晚保羅返

宿其家，通夜由他們看護服事，則無怪乎保羅之傷口能復原如是其神速矣。這一個童子不過年僅十五歲，自幼就受訓以猶太人的聖經，現在又爲一個新入天國之民，而能懂了一切世事人情，何其得人敬愛呢！無怪保羅常念其爲一個義子矣。而保羅後來經過若干時候，回想其前者在路士得所受之苦難，對一個伴事他若父之童子說，「知心者惟汝，」又是一種甚麼樣的酬報呢？正當着全世界人都好像遺棄他憎惡他之時，就有其所最愛的朋友愛顧，誠所謂「我不舍爾若孤子」者矣。

十 在特庇之成效及其返安提阿（21節——28節）

21, 22節 這個負傷逃亡的傳道者，受猶太人和異邦人的逼害，由安提阿由以哥念由路士得而逃亡至一個異邦人的邑門，誰能說出他的感覺呢？但以光照暗的耶穌基督現在以光照着一條黑暗的路徑，使其忠僕前途極爲光明，到了這處不特無人逼害，且亦結出許多果子。（21）傳福音，招多人爲徒。返路士得以哥

念安提阿（22）堅門徒心，勸之恒信，又言我儕入上帝國，必歷諸艱。

這兩個使徒之在特庇似無受人逼害之處。特庇是在路士得之東數里，距入基利家之津道不遠，這條津道是經過托勒山折下而入大數方面之基利家平原的。倘若保羅想藉這個機會與其親戚朋友相叙一下，則其必已返去大數矣；但保羅想念到其所遺下之門徒的不可知之命運，於是在這個時候返去路士得以哥念安提阿探候他所收之主的門徒。他怎會得再入路士得以哥念安提阿呢，而在每個城邑又能夠久居以教導門徒而不再受逼害呢，路加不告知我們。大概經過若干時候，這班暴徒的怒氣已經銷沉了，而這次保羅亦不再招新信徒以

激起他們的烈怒。當時的敘集，一定是私私地開的，或者在夜晚敘集亦未定。這兩個使徒堅固這班門徒的信心，勸他們要繼續他們的信仰，更告知他們要忍受苦難然後可以得入天國。保羅等使他們明白歷盡苦難後所得之代價，欲得此種代價就要極力忍受苦難。常這兩個使徒告別的時候，他們必定會流淚送行，一種依依難舍的情形，恐怕有如母子分離無異。

23節 他們處在那個時候，好像「羊在狼羣」一樣；但關心羊羣之大牧者基督現在命保羅等選立諸長老以牧理羊羣。(23) 二人於各會擇立長老，禁食祈禱，薦於其所信之主。在這裏我們見得於選立長老時，禁食祈禱兩樣都是這個禮式上之不可少的儀節；這裏之所言，即與我們前者所見之選立耶路撒冷七個會佐要祈禱按手無異(六：6)和與我們所見之選立巴拿巴掃羅出外傳道要禁食無異(十三：3) 惟那兩個封立典禮中之「按手」禮節，在這裏並沒有說出；縱不說出，我們亦可確知當時是一定有按手的。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於各教會立長老」這件事；在各教會所立之長老是兩個以上的，這是使徒之所行，我們能夠追尋其事而知之的。保羅巴拿巴之於各教會選立兩個以上長老，是仿效使徒老前輩所行的，這種教會職員之設立乃是老前輩使徒在猶太各教會之所行。(十一：30) 保羅在其提多書及提摩太書說及長老須有一定之資格，倘若無論那一個人詭異這些新建的教會中不具有保羅所言的資格之人，則他一定要知道他們(長老)在聖經知識上來講雖是比較的認識未有幾久，但在猶太人會堂中他們已是最成熟的果子了；他們之所需者，不過要增加多的福音知識，以做有智慧和虔敬的門徒耳。在離去邪惡上來講，他們已經離去許久了，所以他們

在離去邪惡上來講不是「新信徒」。提前三：六 在異邦人宗主者中，百夫長哥尼流就是這一類人的代表，即被引歸主之猶太人拿但業也是這一流人。

24——26節 這兩個使徒既盡做其工作於各教會，於是繼續其返故里方向的途程，由安提阿直下別加，別加是他們由居比路初次上陸的地方。（24）於是，徑行彼西底至旁非利亞（25）傳道於別加，遂往亞大利（26）航海至安提阿，即二人昔者為衆藉上帝恩而薦於上帝使盡厥職之處。他們初次到別加時，怎不講上帝道呢？又這次他們在別加講道的成效，路加怎不記載呢？這些事實之遺載，我們覺得頗為出奇。他們這次之在別加傳道，想一定是利用在候船往安提阿的時候而傳道的，故他們這次之傳道，不希望會有甚麼可見的結果；而此亦足以証明他們後來是由陸路至亞大利（離海岸約十六英里）乘船往安提阿的。他們這次之返安提阿，則直返而不半途逗留於何處矣。

27、28節 保羅巴拿巴初離別加時，不知安提阿教會已有所聞否。約翰馬可當其歸去時，對於他們的路程，或有所報告亦未可料，他們自離去安提阿城三四年後，街上總不見他們的影子，我們以為他們一定得着很多或喜或悲的事。他們已完其第一次傳道於異邦的途程了，這次歸來，衆門徒自然會渴想得聽一聽他們出外幾年所做的什麼事。大凡一個人為福音而戰鬥的，當其歸來息其仔肩時，有很多事情報，自是必有之事。（27）既至，集會，以上帝用已行事，及開異邦人之信門之事告之。（28）是後，二人與衆門徒在安提阿久居焉。「開門」是表示人得着福音，和「開門」是表示傳道者開人的心門，這種譬喻，始用於我主基督。

(約翰十一、二、七、九)保羅繼而用之；(哥前十六、九)哥後二、十二；哥林西四、三)追我主復生升天後亦再應用。(三、八、廿)
路加在這裏竟用以為使徒傳道異邦後之報告語，普林透氏 Plumptre 謂路加之應用，是按照保羅自己的說話紀載出來的。至於這兩個使徒在安提阿久居之「久居」的時候，計至其下章所講之上耶路撒冷日止，則當為一年有餘。(參看十一、廿六)



第二段

割禮之辯論

(十五章一節至卅五節)

一 辯論之起首(1節—5節)

1節 到了此處，路加忽然說到猶太人門徒與異邦人門徒辯論之事；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辯論，一方面是起原於不受割禮的異邦人之在哥尼流家受浸。然則這個問題，即是這樣的人應否受浸的問題；但異邦人受浸得救為上帝的意旨，彼得又已對衆人說明，衆人且悅服矣。(十一、十八) 這件事實，曾為許多註釋家所混亂，他們以為在安提阿所發生的問題，即彼得從前為哥尼流等所辯論之問題。但我們要認清楚現在在安提阿所發生的問題，則有不同之處。他們所辯論的，蓋不是異邦人受浸合宜不合宜的問題，而是保羅巴拿巴在各處及在安提阿所施浸的異邦人，若為不受割禮的，是否最後罪赦得救的問題。路加現在把這個情形載在下面：

(1) 有數人自猶太來，教諸兄弟曰，苟非依摩西例受割禮則不得救。猶太是福音初傳之地，也是其始使徒做教師之地，這些人來自猶太教在安提阿的兄弟，要必依摩西例受割禮然後得救，他們的教訓

是否謂為使徒所教，我們不要去理他。他們之固執割禮為必要，不是因為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之約，而是因為摩西的律例；而他們之所以固執割禮，亦正因守割禮為守摩西律法之本，而割禮之於亞伯拉罕的約則不過為一種表示上帝選民之禮規耳；因為以實人，以東人，米田人及其他亞伯拉罕裔不以割禮而在摩西律法下也。在下面第五節，他們更堅說割禮為摩西的律例，無論已受浸之猶太人及異邦人都必要守摩西律例然後可以得救。

他們不明白這種神立的律法，雖然存在許久，雖然為他們的祖宗歷代所守，但在得永生的嗣子則可以視若無文。當他們想到使徒的使命時，他們一定會把割禮和守摩西律例都包括在『教之以全守我道』句內（馬太廿八：廿）

可是他們想錯了呢。

2 節 直接得耶穌啓示所得之福音之保羅完全知道這種教訓是錯誤的，巴拿巴也是由保羅處得知這種教訓是錯誤的，（倘若他不由別處得知）所以他兩人聯合起來盡力反對猶太人教師。我們今日的信徒兄弟，若有以為今日教會中每辯論一條大問題輒起了劇烈的爭辯，則我們要看一看那時安提阿之保羅巴拿巴與猶太人的爭辯怎樣的劇烈。

當保羅巴拿巴和他們的敵人辯論不絕的時候，安提阿兄弟以為最好的解決，就是決之於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長老。

(2) 保羅巴拿巴與之大爭辯論，衆定意遣保羅巴拿巴及數人上耶路撒冷見使徒長老，以此端問之。

倘若安提阿的兄弟以保羅的說話爲然，則他們會已接納保羅的說話而不致要送上耶路撒冷矣；惟他們之稔識保羅猶之乎拿撒勒人之稔識耶穌，雖稔識而未敢違信其爲神所遣；加以保羅又不是原有十二使徒之一，所以他們這時不大見信保羅。結果，他們覺得解決這個大爭辯，莫若問諸使徒長老之爲愈；但此後保羅的一切教訓，他們則不再有所嫌疑矣。

這班兄弟提議要送保羅等上耶路撒冷解決，明明表示保羅權小於耶路撒冷之使徒和長老，保羅爲保存其使徒威信起見，或拒而不願去亦未可料；但此行是上帝啓示的，所以他在加拉太人書二章二節說，「我得默示而往。」他之得着默示而往，實是上帝的意旨，因爲這個問題之解決，不特爲安提阿教會，抑亦更常爲全世界教會也。

在我們未曾講完這節之前，我們要特別注意這種處置，不是一個教會會議解決這條問題之後，其中有些兄弟不贊同，而至控訴於一個上級教會的；因爲在事實上來講，亦沒有這種決議之表示。其次，則這件事亦不是一個教會提議於一個大會，以問此事之究竟如何的；因爲這個會議祇是耶路撒冷教會之長老、會衆，及使徒組成的。其實，使徒中之有份解決這件事的，祇有三個年長的使徒耳。（加拉太二：九）由這兩點觀之，可以見得安提阿教會確不像今日之下級教會有事要控訴於上級教會，是故我們今日不能有此前例也。

3 節 去耶路撒冷之路程，是由陸路去的，現在這些上耶路撒冷的人要經兩處地方，這兩處地方即他們從前也曾傳道的地方。

（3）於是，教會送之，經腓尼基撒馬利亞述異邦人反正之事，諸兄弟

大喜。撒馬利亞人雖如猶太人之受割禮，但他們不如猶太人憎惡異邦人之甚。腓尼基之門徒，雖大部分爲猶太人，但他們都是極與異邦人接近的。因此，使徒述說異邦人歸正之事，他們大爲喜悅也。

4節 他們經過了這兩處地方，現在到耶路撒冷了。巴拿巴是一個極曉栽培幼稚教會之人，他之有用，已爲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兄弟所共知。保羅是一個自歸正後熱心犧牲傳道的人，他之在異邦地方傳道成功的事，衆人亦早已有所聞矣。他倆有這樣的勞績，得人接納，自是當然的事。

(4) 至耶路撒冷教會與使徒長老接之，乃告以上帝用己所行之事。他倆所講的，一定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而表同情的聽者聽了之後，亦必流盡許多同情之淚了。這班聽者，一定會鼓勵他們，叫他們再熱心去做救贖的工夫。

5節 當保羅和巴拿巴述其異邦人販主的事實時，教會中有些兄弟就認爲這是他們之莫大的錯誤。

(5) 有法喇賽黨信者數人起而曰：必命異邦人受割禮，守摩西例。我們會讀過行傳的人，都知道初幾章所載的，是講及法喇賽黨之怎樣的仇視教會；現在呢，我們又遇見在教會內之法喇賽黨佔有多少勢力了，從他們的說話看來，可以看見他們之認識耶穌的程度怎麼樣。他們前者之所以受浸，大概是因爲從耶穌的人甚多，再不能有多少抵抗耶穌之名；可是他們自受浸以後，其舊思想仍常常來往他們的腦海中。自此次聚會之後，許久保羅還記得他們的心腸，他在其加拉太人書二章四節說：『有僞兄弟數人私入，窺我等宗基督耶穌而得自由，欲困縛我等。』由保羅這句誅心語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在未入教會前則毀害教會，既認基督入教會後則又陰行其私以搗亂爲能事。想把教會置於舊律法之下，實是他們的計劃，所以他們現在會有這種

怪誕的言論。他們從前之黨見，至今仍然存在。保羅是曾與他們逼害教會的，所以保羅能夠認識他們的心腸很清楚。

由保羅的說話和由啞喇人的說話，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兩方面之至大的分別：一是主張上帝之教會不須繼續摩西律法的；一是主張要繼續摩西律法的。這件事更可以予我們今日的基督徒一個大教訓。割禮之毋須再行，保羅已言之切切，但今日之猶太教徒，竟然還要繼續割禮的性質，有嬰兒的浸禮，後又有嬰兒的洗禮。啞喇人所已失敗者，他們好像還要公然繼續的做去以求成功。啞喇人已失敗於律法與福音之分別；而他們還要繼續教人謂基督之教會起源於亞伯拉罕之家，猶太人與基督徒當組同一的教會。舊約猶太人有其每日的犧牲獻祭，而今日之羅馬教徒及熱心宗教者要效殺戮迦南人的故智，主張基督徒要去戰爭，甚麼「主之戈矛，基甸之刃」的呼聲還有。舊約所羅門多妻，而今日之馬門教徒要如所羅門之多妻。舉凡昔日以色列民之風俗習慣，他們竟斤斤然效之惟恐不足。這是腐敗的，這是背道的。大凡聰明的讀者，讀過新約後，都會知道這種錯誤是離真理很遠的，而必會盡其所能，把人心的惡根不絕的拔了出來。

二 使徒、長老及教會之會議，及彼得的說話（6節——11節）

6節 自啞喇黨述其意見，主張異邦人要守摩西例受割禮之後，後來就有一個會議以討論解決此事。

（6）使徒長老咸集，共議此事。

這個聚會和前個聚會都不是祇有使徒和長老在內的；因為我們看4節則說保羅等得教會接納，復看下面22節則又說明全教會人都在此。但在這兩個公衆聚會之間，無論如何保

羅巴拿巴都必有其與當時在城之三個使徒的私家會議。這件事我們可以由其加拉太人書得知的，在下面的

說話中，他述其事實及求見之緣由。他說：『十四年後我與巴拿巴復上耶路撒冷亦携提多同行。我之此行，係得默示而往；以在異邦所傳之福音，私語有名之人，俾其詳悉，免我前後所為歸於徒勞。』他之所以要見使徒，其

意思實因為如果老使徒的見解都與啞喇嘆人相同，則他們的勢力必至壓倒他的勢力及兄弟的勢力，而所有其前後之工作，都會因為其信徒在舊律法困縛之下要完全歸於烏有。現在他述其見了他們後所得之結果如下：

『其有名者，不論何人，於我無與，上帝不以貌取人，要其有名者於我無所增益；反乎此，則雅各彼得約翰見主托我傳福音於不受割禮者，亦猶之托彼得傳福音於受割禮者；蓋主助彼得為使徒，以教受割者，亦助我為使徒，以教異邦人。彼三人素有名譽，為教之柱石，知主賜我斯恩，故施其右手交我及巴拿巴，使往教異邦人，而彼等則往教受割者。』加拉太二：六—十 由他的說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保羅一見這三個老使徒時，這三個老使徒就立即贊

許保羅的所行，併伸出他們的右手以助保羅及巴拿巴。『於我無所增益』之句，是用得極妥的；因為保羅已經把全福音盡教異邦人，無增加之必要，如不然，則一定要增益多少了。他們這次之會議，是先有使徒會議在先的，使徒會議意見一致後，然後召集教會之會議，是故我們從這件事看來，我們會見得這次之全教會會議，不止是使徒之間彼此意見已屬一致，抑亦更足以使使徒與全教會之意見一致。在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研究此事之如何處置，否則我們將完全誤斷他們了。

7 — 11 節 一羣人聚在一塊地方，各人意見錯誤之時，則必言語紛紜，而在這個時候，任你如何解明，亦斷難使其明白。欲使他們明白，必要俟至他們講完了說話，然後他們肯平心靜氣而聽。使徒明白這種情形，所以

任令在教會內之猶太教徒一句說話都講完了，然後起立辯正他們的言論。使徒現在起首講話了，講完一個又

一個，他們之繼續講述，好像是預先約定的。（7）聚訟紛紛，彼得起曰：兄弟，爾曹皆知昔上帝在爾

中選我，由我口傳福音於異邦人，使其聞而信。（8）且上帝識人心，以聖靈賜我，亦

以賜異邦人爲證。（9）無分彼此，惟以信潔其心。（10）今何爲試上帝耶？以祖宗及我

等不能負之軛，置門徒頸乎？（11）惟賴主耶穌恩，我齊信而得救，彼等亦然。

彼得的說話，包含有三個論點：第一，異邦人之始初在哥尼流家飯主，誰都知道上帝之賜聖靈他們，猶之乎賜與使徒無異，故上帝待異邦人及猶太人皆無分別，人不應故作歧視。第二，以律法之軛加諸異邦人信徒之頸之上，即是試上帝；因爲律法之軛，在猶太人歷來都是不能負的。第三，「我齊信」這三個字，是表明猶太人與異邦人之得救，都是藉賴耶穌基督恩，而不是藉賴守律法。講到律法爲猶太人所不能負之軛之事，他的意思是他們不能完全遵守以致得救。說話講到這裏，似可結束這一番的辯論；但在使徒的計劃中，尚要把這個题目的意思擴大，免至還有給他們後來辯論之餘地。

三 巴拿巴和保羅之說詞（12節）

12節 彼得坐下後，巴拿巴繼續起立講述，講完了又到保羅各人都講上帝的意旨之對於這個問題怎樣。

（12）衆默然，聽巴拿巴及保羅述上帝用其於異邦人中行異蹟奇事。他們所講的，都是繼

續彼得的意思。彼得傳道於哥尼流及其朋友，他們就得着聖靈之異蹟，足證上帝亦喜拯救異邦人；今巴拿巴及保羅述其於異邦人中行異蹟奇事，自然可以證明上帝之接異邦人人教會，毋須割禮及守摩西例矣。他們所講的事實雖有不同，但他三人的說話之意思是完全相同，而其事實亦依着時候的次序。

四 雅各之說詞（13節——21節）

13——21節 廢摩西例不須割禮之事，除非謂由先知之預言，會不能使猶太人明白，所以講這件事實，一定要說到先知的證據，否則不能塞他們之口。雅各知之，所以現在把先知對於廢摩西例而復建新例的預言說出，而亦由此就結束這個會議之辯論。（13）言竟，雅各答曰，兄弟聽我。（14）西門已述上帝初眷

顧異邦人，由其中取民以崇事上帝。（15）衆先知之言與此合。（16）其言曰：大衛之宅，已傾圮矣，今而後，我將反而復起之，復起其頽垣而再建之。（17）令其遺民，及奉我名之異邦人尋主。（18）此乃自創世以來顯明此事之主之言也。（19）即我所見，異邦人歸上帝者，不可擾之；（20）但我儕可書告彼等，使其禁拜偶像之污，勿姦淫，勿貪勒死之牲，及血。（21）蓋自古以來，各邑會堂，每安息日讀摩西經而傳其道也。

13節所言之「雅各答曰」幾個字，是表示他的說話是答覆咄咄囁囁之情形的。巴拿巴和保羅所講的話，是補足彼得之意思的，所以不必特別說出來；惟他三人的說話，都沒有說到關於尼賽亞國之先知的預言，會還未能

得衆兄弟之明白。雅各曉得衆人的情形，他現在引出亞摩士九章十二節之「大衛之宅，已傾圮矣，今而後，我將反而復起之，復起其頽垣而再見之，令其遺民，及奉我名之異邦人尋主」之預言；他說，「衆先知之言與此相合，」其意即是除所引之先知之言外，其餘各先知之言都是相同的。亞摩士先知說大衛之宅之傾倒而復建，復建之者祇有是大衛之後裔耳。但大衛之宅自傾倒後，沒有一個大衛之族能復做皇，要直至耶穌在天得戴皇冕然後大衛之宅復興。然則大衛之頽垣之復建，繼其國者祇有「遺民」及「異邦之尋主者」而已，所謂異邦人尋主者，即彼尚未到哥尼流家之前，哥尼流等已事上帝之例是也。

雅各之說「即我所見，……」有許多人解爲雅各當時是會場之主席，故有是語，而當其講出這句話之時，衆人不得不要接納其所言，就此終結會場之討論。但這樣的解釋，是沒有事實做根據的，即雅各的見解之力量，亦斷不能超過彼得或約翰之力量，約翰當時也在場的。至於雅各所提出之異邦人要禁戒的之四種罪惡，早已在列祖時代得上帝之默示要禁戒矣，非始自摩西律例也。上帝早已對列祖說明：不可拜偶像，不可行淫，及乎挪亞又叫不可食血，因爲不可食血的緣故，又不可食勒死的畜牲，因爲勒死之畜牲內中是包含有血的，這等禁戒都要守到世界末日。這等法律既要永遠遵守，所以雅各現在提出書告他們，叫他們要謹守此等法律，而於摩西之例則毋庸遵守，故「不可擾之」也。

至於雅各在其說詞結束之處，謂在安息日各邑會堂讀摩西經而傳其道，則是雅各因爲其有些反對派之聽者會以爲其蔑視摩西例的，反對派會說如果異邦人不守摩西律，則摩西律將被人蔑視而至忘記。對於這件事，所以雅各就講出每逢安息日在各邑會堂都有讀摩西律，以示摩西律不爲人所蔑視而忘記也。

關於使徒警告異邦人「不可拜偶像之污，及不可行淫」之事，在我們今日自然似覺出奇。但淫是人之天性，而禮拜亦是宗教上之最重要的原素，故不可不有所警告。我們做基督的信徒，要把我們人的劣性完全除去，確非易事；但雖非易事，我們基督徒也要完全遵從基督。

五 使徒與長老之決議（22節——29節）

22——29節 雅各講到這裏，全會就可因其決議而結束了。我們總括這四個人的說話，會很清楚明白上帝的意旨，而這四人的說話之力量，足以使全會皆默然無語，現在唯一的問題，祇有怎樣的通過雅各之提議而已。（22）時，使徒長老，全教會決意，於其中選二人，即稱巴撒巴之猶大及西拉乃兄弟所尊者，與保羅巴拿巴同遣至安提阿。（23）以書托之云：使徒，年長兄弟，請安提阿敘利亞基利家異邦諸兄弟安。（24）蓋聞吾中數人，出而動搖爾，惑亂爾，謂必受割禮守摩西例，第我儕無是命。（25）吾儕爲此，集合一致議決，選所愛巴拿巴保羅遣以就爾。（26）二人爲主耶穌基督名而拚命者也。（27）亦遣猶大西拉口授是事。（28）蓋聖神與吾儕決意，不以他任責爾，第要者數端：（29）即勿食祭偶像之物，勿食血，勿食勒死之牲，勿姦淫，幸甚，伏惟萬福。

雖然這封文書是用「使徒，年長兄弟」的名義，23節所謂「年長兄弟」者即等於（22）節之「長老」，但當時是「全

教會」²²節都在場的，而在²⁵節又說明「一致議決」，可見所通過的議案，是使徒已把其前者所定的，提出於全教會通過之矣。我們要注意²⁴節所講之「蓋聞吾中數人，出而動搖爾，惑亂爾，……第我儕無是命」之語，因為使徒聲明他們所做的使徒不負責任。他們現在所遣之猶大和西拉是從前總未做過傳道異邦人工夫的，所以這次遣他們，必足以塞反對者猶太人之口。這封文書所講的說話是很清楚明白的，安提阿教會兄弟看了，當必能夠解釋一切而無所懷疑於其間。

據我們所知，使徒筆寫之文書，以這封文書是最早的。這封文書，早過四福音，亦早過一切保羅的書信。這封文書，亦散佈於各教會，直至把其編入行傳而止，既編入行傳後，則各教會無存此封文書之必要矣。這封文書叫做書信，³⁰節亦叫做「在耶路撒冷使徒長老所定之命」。^{十六：四}這封文書是得靈感所寫的，所以說「蓋聖神與吾儕決意」。沒有靈感的人則斷不敢講這樣的說話；而這封文書亦異於自昔至今之教會法庭的命令和手諭，此種所謂教會法庭的命令和手諭者，即羅馬天主教皇之那種威權，一經他本教皇說過則無人敢說半句不是的。但我們要更加注意：這個會議當時都被羅馬教徒和其他類似羅馬教制度之教會謂為這是第一次教會大和會會議，其實這一些都不能叫做大和會的。這個會議並不是一區之各教會聯合會議，而是一個教會之兄弟的會議。抑又有言者，這是一個得靈感的使徒所議決救人靈魂的道理之問題，而這個問題亦除使徒外總無一人有權這樣做的。然則這樣看來，這個會議斷不能視為教會法庭之前例，亦斷不能視為可以任意憑其已見處決某種問題之前例矣。

六 安提阿教會安寧之恢復(30節—35節)

30, 31 節 使者之返至安提阿及安提阿教會之接納他們所帶歸之決議，這裏述得很簡畧。

(30) 數人

奉遣至安提阿集衆出書示之。(31) 讀之，喜其慰辭。安提阿之猶太人兄弟之未與啞喇嘆人同

黨而謂要守摩西例的，自然是想這條問題之得着妥當的處置，所以使者返來之時，他們讀其所携之書信就歡慰無極。倘若那些從前發生這個問題之猶太人仍然在安提阿城，知道耶路撒冷方面之答覆，則必俯首無辭，垂頭

喪氣矣，他們之無詞以辯，會有若他們之在耶路撒冷的同情者之甘受這個決議之處置。因此，是故巴拿巴保羅

之這次回來，是一種極顯明的而又極完全的之凱旋。保羅在其加拉太人書二章一至四節所講之「同其上耶

路撒冷之異邦人提多臨去時則被逼受割，而臨返時則無有敢逼其受割者」，今提多以不須受割而返安提阿兄

弟觀之，則更知這封文書所言之不謬矣。

32 — 34 節 猶大與西拉既盡其被遣往安提阿之主要義務，但他們現在還要尋機會做多些有用的工夫。

他倆既是爲耶路撒冷兄弟之所尊者，自然安提阿之兄弟極喜而聞之矣。(32) 猶大西拉亦先知者，多

勸兄弟，以堅其心。(33) 久之，乃別兄弟而歸所遣者。此處之謂「他們亦先知」者，蓋謂他們得

着靈感而有口才以勸勉兄弟也。

35 節 安提阿城仍然爲使徒傳道之工場。

(35) 保羅巴拿巴與衆人同居安提阿教誨，及傳

主道。保羅和巴拿巴這次聯合許多要人教訓門徒，且又有許多人願意聽道，我們想一想那個情形，其工作必定極為偉大。

在保羅偕衆人居安提阿教誨傳道的時候，近日有許多賢哲的註釋家謂彼得之去安提阿及在安提阿之得保羅詰責就是正值其時。（參看加拉太第二章）但在這件事實內，有人錯誤確定彼得所做的是與其前者和衆人所寫與安提阿的書信（行傳十五、廿三—廿九）有直接的衝突。這種刻薄的揣測，是會令人否認路加所載這封信之真實的。他們說：彼得是斷不至會有這樣的矛盾的；（即其所做的與其這封信之矛盾）就令他有這樣的矛盾，則保羅亦必會以其最直接責彼得的方法而持其這封信去詰責之矣，又何必如在其加拉太人書所言之詰責呢？這樣的揣測，其錯誤就是在於把這封信與彼得現在之所做的併爲一談。這封信所寫的，祇有講到異邦人是否應守摩西例的問題，而絕不講到要維持異邦人與猶太人的交際來往。今彼得在安提阿之錯誤，是錯在對於異邦人與猶太人交際之事未能明白的。今試引保羅之言如下，保羅說，「然磯法至安提阿時，有可責處，我面詰之，蓋在雅各遣人未至之前，彼得與異邦人同食；及至，則彼得畏受割者，退而避之。」（加拉太二、十一—十二）若果爲這件事情而引這封信詰責彼得則是極不合宜的；是以保羅之對於這封信，絕不提及隻字，所指出彼得唯一錯誤之點，祇有謂其在哥尼流家與異邦人同食之事耳，這件事是彼得返至耶路撒冷時被責而自辯其合宜的。（一、一—三）

保羅對於彼得得這件事之不合，特地指摘出來，他說：「爾，猶太人也，若從異邦人，不從猶太人，則何以使異邦人從猶太人乎？……若我毀者而復建之，則示我爲罪人矣。」（加拉太二、十四—十八）彼得前在哥尼流家時，

其生活好像異邦人，今他在安提阿其生活亦與其前者之在哥尼流家無異；但現在當其引退之時，他毅然決然的對異邦人說，倘你與我有交際來往，則你的生活一定要好像猶太人一樣。彼得之所以叫異邦人要如猶太人，其原因必定是因為異邦之人枱上的食物是猶太人謂為不潔的，而他們又忽畧猶太人之法律上的潔淨。如果我們謂雅各都與其所遺來之人一致，則說不去矣；因為我們知道由耶路撒冷來安提阿擾惑安提阿兄弟之猶太人亦並未得着使徒的命令也。（十五：廿四）



第三段 第二次傳道之歷程

（十五章卅六節至十八章廿二節）

一 同伴之更換，及其起首其路程。（36節——41節）

63節 關於保羅和巴拿巴在安提阿之事，我們已經講了許多了。我們現在進而講他之第二次傳道於異

邦人。（36）越數日，保羅謂巴拿巴曰，吾儕當復往昔傳主道諸邑，顧我兄弟何如。我們不

知道保羅心理的則以為保羅這次之出發傳道，會遠過於其從前所植之教會矣；殊不知保羅的所行，與我們所揣測的正適得其反，他要回復其從前所植之教會，照料其從前所施浸之兄弟。保羅之所為，足以證明其愛顧兄弟

之心不少於未信主之罪人。

31——39節 最好的朋友有時意見都會分別，現在我們知道靈感的人亦有這樣的情形。(37)巴拿巴

欲携約翰名馬可者。(38)保羅思馬可昔在旁非利亞離已，不偕行共事，故不携之。(39)

二人爭競，彼此離別，巴拿巴携馬可航海往居比路。在保羅的意見則以爲一個傳道人要有勇

敢和犧牲的精神，而在巴拿巴之所以携馬可則必因爲馬可是他的外甥。(哥羅西四：十)兩者誰是較有智慧的呢，

現在我們不能決定，因爲我們對於馬可當時的真動機和情形我們不能明白；而若我們真能決定，實際上亦會沒有甚麼利益。但我們看下來保羅所講的說話，我們會知道他對於馬可則恢復其平日之信任，對於巴拿巴亦

不失去其平日之愛情。(哥前九：六；哥羅西四：十；提後四：十二)我們可以勿論他們的不和合及分離怎麼樣，但他們

雖分離亦不使教會受苦，雖分離而其工作亦與不分離一樣，因爲巴拿巴現在再返去居比路探視其從前與保羅所得之兄弟，而保羅則有其別路而行。保羅之起首與巴拿巴別，亦我們之起首與巴拿巴別；因爲巴拿巴之名路

加現在起首不再講矣。巴拿巴今爲舟子載其過海與我們作最後之別矣。但在那海島的居民則極喜其再至

彼方傳得救之道；而其今後之功績，我們欲知之者，亦要俟諸異日與其坐永生之國矣。

40, 41節 路加現在轉入保羅之工作了，此後我們將見保羅之爲主道而頻頻被囚，及與其新伴侶之怎樣出力爲主道。(40)惟保羅爲兄弟所薦，託上帝恩，乃選西拉偕往。(41)經敘利亞基利家堅

諸會。西拉爲耶路撒冷兄弟所尊者，且又爲使徒與長老所選以往安提阿解決爭辯者，今之肯與保羅合作，足

證保羅與耶路撒冷教會之意見完全融合，而此亦可以使衆兄弟確信保羅與年長使徒之教訓沒有衝突。益以西拉又爲先知，更宜與保羅爲同工友的。

這裏說「保羅與西拉爲兄弟所薦，託上帝恩」，我們可以知道安提阿教會爲着這件事，必定經過一個敘集，且亦好像當日之選保羅和巴拿巴而有祈禱按手以遣之往的。（看參16頁十三章三節）

常保羅從前離大數（九：卅）而未到安提阿（十一：廿五，廿六）之間時，他已傳福音於敘利亞基利家矣。（加拉太一

廿二）今他又與西拉再回復其當日所植之教會以探視該處之兄弟。保羅前者對巴拿巴說「吾儕常復往昔傳主道諸邑，顧我兄弟何如？」今巴拿巴既有其偕馬可以去探視此等教會之一部分矣，保羅依其前者的說話，故亦復往其前者自己所植之教會，而這樣的工作，亦所以補足巴拿巴所探候不到之教會的。

至於「堅諸會」之句，聖公會之會督往各教會施行按手堅信禮，就是藉口於這句話以成立其此種儀禮的。但我們細心研究這節經文的原文意思，並沒有按手於新信徒以使其入教會的意思，不過是教訓和勸勉各兄弟以堅固其信德耳。

二 復往初次傳道時所植之教會（十六章1節——5節）

12節 路加不詳述保羅在敘利亞基利家所做之工作，他現在使我們注意保羅到特庇路士得之情形，這兩處地方都是他初次傳道所到的地方最痛苦而又最安慰的。倘若他述及該處地方的景緻，他則會給我們一幅入基利家大道之活潑潑的圖畫，在那裏有一條大道經特羅斯諸山由基利家之低原而至呂高尼之高原的。

此種景緻，在保羅和西拉則必有極深刻的印像；但可惜路加因為篇幅太小不載及這樣的事情。路加現在介紹我們一個新而又有趣的故事，這件故事在其後面的記載都是佔重要部分的。（1）保羅至特庇，路士得遇門徒名提摩太，其母乃猶太人之信者；但其父為希利尼人。（2）為路士得以哥念諸兄弟所稱。提摩太之母親與外祖母都是一個信徒，而兩人都是先他入教會的。提摩太幼時，這兩個虔誠的婦人已教之以聖經（提後三：十四、十五）他在保羅未往路士得之前受浸，他曾眼見保羅被人石擊；他曾哭於保羅奄奄一息的之旁；他曾見保羅復甦而入城；他曾於明日見保羅逃往別城而傳主道。（看 150頁十四：十九、廿）他既已有數年的基督徒經驗，無怪其今為兄弟所稱也。他之被人稱譽，實不止在其家鄉附近之特庇及路士得，但亦更在較遠之城以哥念，因為他在當時已被教會之長老按手為少年傳道人矣。

3 節 保羅有銳利的眼光，他一見着這個少年，就立即選他做伴侶和助手。

（3）保羅携之同往，但因彼處猶太人知其父希利尼人，令其受割禮。提摩太若不受割禮，則猶太人將不認他為猶太人，故必須受割禮。提摩太在幼年時之所以不受割禮，就是因為他的父親為希利尼人。

我們既在十五章卅一節下之註釋說出保羅在耶路撒冷拒絕把提多施行割禮矣，今此處忽然說保羅施割禮於提摩太，若不把保羅對於割禮的態度完全說明，則讀者將必覺得很出奇。而此亦與保羅之書信似有衝突，尤其是他在加拉太五章二至四節所說的：「我保羅語爾，若割禮可恃，則基督無益。我復言之，受割者宜守全法。特法稱義者，棄基督恩道，有衝突。但這處經文的真意，並不是有保羅說一個受割禮者可以，在律法下

得拯救」之意。是故提摩太之要受割禮，則不是屬於「由律法得拯救」的意義，我們不能爲此而加以譴責的。

倘若提多（他是希利尼人）受割，則這個情形會正是屬於這個意義；因爲使他在律法下以得最後的拯救是咄咄嚇人所要求的。惟施割禮於一個猶太人如提摩太者，則站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立足點之上。關於割禮一層，我

主已經說明「不是由摩西而是由列祖」矣（約翰七：廿二）是故猶太人之要受割禮，不是創自摩西的律法，而是因

爲要守亞伯拉罕的盟約；然此之所以與律法有關者，則以律法是給亞伯拉罕之受割禮的子孫之一部分也。今

猶太人之受割禮既不是創始於摩西的律法，則摩西的律法之廢除自然不能廢除到割禮。爲着這個原因，猶太

人之應受割禮，在保羅視之則爲必要之事，而在衆門徒視之亦爲必要之事（廿一：廿一—廿五）上帝與亞伯拉罕

所立之割禮盟約，乃是一種永遠的盟約，不受割禮者則受罰不能稱爲亞伯拉罕之後裔；古時然，今日亦然（廿七

：九—十四）割禮既是一種民族的記號，則割禮自然是與得救無關矣；所以保羅說：「宗基督耶穌者，受割與不受

割皆無益，惟信主而行仁愛者有益」也（加拉太五：六）

在提摩太後書一章六節，有說保羅曾按手於提摩太以授聖靈的恩賜之語；但在這次按手，或在與其傳道之

後按手，則我們無從知道。在提摩太前書四章十四節所講之提摩太受長老按手，我們亦不知道在於何時。我

們雖不知道，但我們亦可以信提摩太之受按手，是仿效安提阿教會之按手於保羅而遣其去作工的。是故長老

之按手於提摩太是想遣其出去做傳道的工夫；因爲除了這個意思之外是再沒有第二個意思的。

4, 5 節 路加講完了提摩太之事，現在急急地回復關於使徒到城後之工作，以免斷其紀述之線索。（4）

乃經行諸邑，以耶路撒冷使徒長老所定之命授門徒守之。(5) 諸會信益堅，日增其數。這處所講之「命」，不是專爲叙利亞基利家的，而是爲凡異邦人教會的。他們的義務，到無論何處，都要猶太人信徒與異邦人信徒聯合一致，使他們和衷共濟。今保羅既已創立這等教會，而西拉又爲耶路撒冷使徒長老所遣以與保羅合作者，他倆之把耶路撒冷使徒長老所定之命以授門徒遵守，無論猶太人異邦人聽着，都會生出最快樂的效果。諸會之所以「日增其數」，是因爲「信益堅」有以致之的。

三 在弗呂家加拉太傳道，及其被召往馬其頓(6節——10節)

6——8節 保羅現在由特庇向西行，返彼西底之安提阿，向前進入小亞細亞地方，以傳福音於各邑。他

所行的地方，不過於安提阿西北之弗呂家安提阿北之加拉太，但在這一帶所植之教會，倘若是有力的和熱心的，則會好容易把真理傳出於遠處的地方矣。我們看路加在下面所講之寥寥數語，可以推知保羅的途程及工作，在那一帶地方一定有好幾個月。(6) 保羅諸人，經弗呂家加拉太地，聖神禁其傳道於亞西亞，

(7) 遂至每西亞，欲往庇推尼，聖神不許。(8) 故經每西亞往特羅亞。路加覺得在這裏不大緊要詳述，說得極其簡畧，但我們切勿因其畧載的緣故，我們就以爲保羅在這一帶地方的時間很短，因爲我們由保羅的自述，會知道他的行程斷不如這裏路加所講之速的。他在加拉太哥前十六的時候，曾有好幾個教會在其工作之下得以存在，而亦他們後來有不快樂的情形，以致弄出他一封最有價值的信。加拉太人之祖宗是哥爾民族，Gauls爲上古的游獵民族，在紀元前由哥爾Gaul（今之法蘭西）遊蕩而入小亞細亞的，至保羅傳道的

時候，則已固定爲農業民族矣。保羅原始的意思是不欲在他們中傳道的，因爲保羅在其心目中要找一處結果較多的地方，但保羅爲其疾病所束縛，不得不要逗留那方，直至到有預料不到之豐盛的收割。他後來寫信給他們說：『爾曹知我初次傳福音與爾，是因爲我身體有疾病。』所謂有疾病者，我們根據其後來所講的說話，敢必其爲即其求主所除的那條『肉刺』。如果一個人客有這樣的情形，則必爲人所藐視而弗納矣；但他們竟然又接納他，以致他後來寫信給他們，講出很感恩的說話，說：『我躬艱難，爾不藐視，不厭棄，乃接我如上帝之使者，亦接我如基督耶穌』。他又增說：『我爲爾證，爾若能扶爾之目與我，則爾已爲之矣。』（加拉太四：十四、十五）他既痛心，又益以體弱，自必柔聲傳道，而易於感情衝動之輩，常必立即醒悟，使其繼續勉勵工作，爲期過於其初時所定之時日矣。他從前每到一處新地方傳道，除祇由路十得去特庇一次外，統統都是處在逆境之下的，今其傳道於加拉太竟然得着美滿的結果，無怪其不去如是之速矣；因爲在其所述的說話中，總無有別教會待他如此之好的。他有這樣的經驗，當其求主爲他除去肉刺之時，得着『保羅我恩與爾足矣！』人益弱，則我之權能益彰，之答覆，他會知他之所以柔弱，殆有主之意思存焉；而他有這樣的經驗，亦足以使其繼續講去，云：『故吾欣然，寧誇吾弱，使基督之能庇我。』吾爲基督，以往弱，凌辱，災害，窘逐，匱窮爲喜，蓋吾弱時而反強也。（哥後十二：九、十）

保羅在這個欲往別處傳道的时候，又得着一種新奇的經驗。當他意欲傳道於亞西亞的時候，聖神就不許他。在當時的時候，亞西亞就是羅馬一省之名，牠以以弗所爲省會；是故保羅後來在以弗所傳道兩年有三月，就是爲此。他之傳道地方之爲聖神所限制，這次就是第一次。但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就了，因爲當其被禁往亞西亞又欲北行一個富庶之省庇推尼之時，又被聖神禁止。他既完了其後面的工作，而現在又被聖神禁去或左

或右，他祇有向前直去；他這次之去，經每西亞而向西北方行。他經每西亞時，毫無停止（因為經文說其「經每西亞」）因為他見這條路不能開始工作，於是下至海岸之一埠特羅亞，他在這裏就不能再去了。他為聖靈引導那種神秘，他與其同伴都一定會覺得很出奇。這個問題，他一定會時時記着，而且隨時都會增加他的趣味：我們為甚麼會由那些地方折回呢？我們為甚麼會被主所引要去那裏呢？

9, 10 節 他初初居留在特羅亞之晚，就得着聖靈指示他的行程。

（9）保羅夜見異象，有馬其頓

人，立而求之曰：請涉馬其頓助我。

（10）保羅既見異象，吾儕意謂主召我儕傳福音於

馬其頓，故應往。

他們現在明白上帝的意旨之一部分了；他們後來更會完全明白。

在第10節經文，著者現

在起首應用「我儕」字樣，「我儕」是表明他亦在內的。

我們看「意謂主召我儕傳福音於馬其頓」之句，實包含有

著者亦被聖神禁止往其所欲往之地傳道之意；（6, 7 節）觀此則在小亞細亞內地著者實已與保羅等結伴了。

是故現在旅行傳道的人，有保羅、西拉、提摩太和路加。

四 到馬其頓及幾個婦人之受浸（11 節——15 節）

11, 12 節 在特羅亞港口不是每日有船行的，就以在不重要之商埠尼亞波利亦不常有船行駛。是故他們

在當時的時候，一遇着有船開行，就立即搭去，而他們亦會明白這是上帝祝福他們的行程。

（11）遂離特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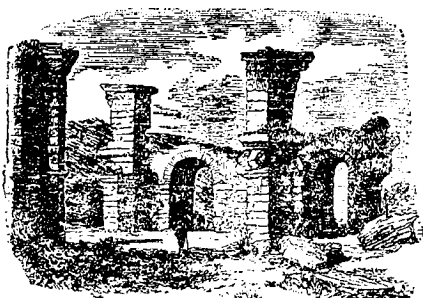
亞舟行，直至撒摩特喇，明日抵尼亞波利。

（12）又適腓立比，馬其頓一區之首邑，羅馬

之屬土也。居數日。我們看『舟行直至撒摩特喇』之句，可以知道當時一定一帆風順；因為祇有這樣的

好風然後可以直到的。我們更加得着好風的事證，知道這種好風是一直吹去，以致船行甚速的；因為在下面廿章六節所講同此水程亦要五日也。他們正在得着奇異的經驗之後，今又繼之以順風快行，他們一定會明白這是上帝的惠助，這是上帝的意旨。

腓立比之殘蹟



撒摩特喇爲阿基不喇高之一個海島，而尼亞波利（今稱加哇啦）則爲腓立比之一個商埠。腓立比居尼亞波利之西北，彼此相距約十英里。這條路經過一個由東而西之山脊，而由該處下降入於一個大平原，腓立比就在這個大平原之高處。如果旅行家行近腓立比城，則要過一條更漸底士河（River Gangites）常解決羅馬共和國時，河之兩岸一爲布魯特 Brutus 和加撒士 Cassius 之軍隊，一爲惡他雲尼亞士 Octavianus 和安道尼 Anthony 之軍隊，兩軍在此相戰者。保羅等於行近腓立比城之時，必須經過這個戰場。他們會見得一個號稱羅馬城之腓立比四圍皆希利尼人；而亦正因這個緣故，所以該處稱爲羅馬屬地。該撒與古士督紀念這次大戰，特由意大

利調羅馬人駐此，使成爲羅馬屬土，以示紀念。使徒現在到了歐洲境內矣，這次就是他們與羅馬人接合之初次。這處經文說『腓立比爲馬其頓一區之首城』，我們不能就以此謂爲馬其頓四大區之一個最重要的城；因爲暗紀

波利然後爲腓立比屬之最重要的城；然則牠之所以謂爲首城者，不過是與其附近之小城小鄉比較耳，其實不是首城也。

13 — 15 節 使徒入了這個城後，不像從前能夠尋出猶太人的會堂以爲其宣講福音之所矣；他們在當時

的時候，心中自必覺得很麻煩，不知怎樣的傳福音於這些異邦人。這個問題之解決，看下面的經文，便可以了了。

(13) 值安息日，出邑至河邊，有舊祈禱處，坐而傳道於所集之婦。(14) 有婦名呂底亞，

推雅推喇邑人，售紫布爲業，素拜上帝者，聽道，主啟其心，使專嚮保羅言。(15) 婦受浸，

舉家亦然，求我儕曰：若以我爲信主，則入居我室，遂強留吾儕。他們之居留，在腓立比，在他們

未想得怎樣的起首他們的工作之前，似曾一直住到安息日。倘若他們遇得呂底亞及其全家早些，則情形又或

有不同。他們之知近河有祈禱處，大概是因爲他們行近城過河之時，已認出該處爲祈禱處，或亦因爲他們問該

處的猶太人，猶太人告知他們，謂每逢第七日就有婦人慣走去那裏祈禱，而知那處爲祈禱處的。

呂底亞之家鄉推雅推喇，是羅馬督府管轄之亞西亞之一城。(歌一·十二) 位於亞西亞之北境；保羅等去特羅

亞經過每西亞時，或已行近該處矣。推雅推喇最著名而又最好的工業就是染紫布，今日該處仍有約一萬的居

民散居其間。紫色既是一種有價值的染料，所染的祇爲有價值的貨物，而呂底亞又是做這種貿易的，她的家况

比較起來實算小康之家。她又有其自己的屋，其廣大足夠招待保羅等四人，及其全家衆婦，更見她的家世不是

貧窮的。我們看這處的經文，說她是「一個素拜上帝者」，其實還不止此；我們更想一想該處是一個異邦人的城

鎮，居民都是不知安息日的，而她竟然知道；當安息日之時，其餘售紫布者皆忙個不了，而她則閉其店戶，不與衆人爭衡；更且，在該處雖是沒有會堂做禮拜，又沒有猶太人指導其禮拜，而她則竟然於聖日之日，偕其傭婦，離去嘈雜擾攘的城，走去河邊處禱告。她處在一個這樣的境况之下，而竟能虔心事主若此，按諸今日的基督徒中也不常見。她有這樣的虔誠，在天之上帝看見了她，她現在得着其賞賜了。

保羅之前者欲去亞西亞而不能去，欲去庇推尼而又不能去；經每西亞而至特羅亞，在特羅亞那晚得見異象，由神意一直引至羅馬的屬土；我們現在可以起首看見上帝的旨意了。這些婦人之在安息日往河邊祈禱，已成慣例。上帝聽她們的祈禱，好像聽哥尼流一樣，用神秘的方法，遣傳道人以就她們，使她們由傳道人的說話而至可以信基督和識得救之路。上帝指引保羅的海陸途程，使其適合船期，以應那處的每禮拜之禱告，猶之乎遣其天使，指示腓力的途程，以適合那個宦官的坐車。現在，好像前者的事例，上帝之答覆未信主者的祈禱，不是直接降之以聖靈，而是使她們由傳道者之口以得福音；然此亦爲一獨一無雙之情形，正如阿爾佛·A. Lord所云，保羅雖被禁往亞西亞傳道，而在腓立比首先信道之人則仍爲亞西亞人也。

這裏之說主開呂底亞的心，是隱有她心以前是有些閉塞之意。所謂她心有些閉塞者，自然不是指她的生活是罪惡的生活，心裏充滿邪惡；因爲這是誘惑，斷不能令她常常都熱心拜上帝的。然則她的閉塞是甚麼呢？她的閉塞就是那種猶太人的虔誠禮拜。在當時的時候，無論那一個人，或進教者，他們都是深信基督之來世爲建地上之國的，而對於基督之被釘十字架爲管理靈魂之王，則以其頑固之心極端反對。因爲這樣的緣故，基督在地之時，許多猶太人已經厭棄了他，而當其歸天之後，他們亦仍然繼續做他們的『障石』工夫。（約翰五：四四）

哥前二·廿三) 姑勿論呂底亞爲一個猶太婦人或一個進教者，她總會受『耶穌爲以色列之希望者』那種思想和道理之訓練，而爲着這事常常去虔誠祈禱；如此，則倘若她心裏那種閉塞不爲所移去，則其必如她的教師猶太人拒絕福音矣。這樣，所以上帝要『開其心門』，移去其對於基督之錯誤的觀念，以免其不接納基督。開其心門所得之結果，就是使她『專嚮保羅之所言』。她初初就聽福音，後來就上帝開其心門，又後來則專嚮保羅所講意思，即是她實行保羅所講的事情。至於她之受浸那一級之先之應有的條件，路加在這裏不再贅述，不過祇說她受浸禮而已。他說『婦受浸』就是表明她專心聽保羅言所得之結果。我們知道保羅傳道於這樣的人，他必會叫她們信福音，悔罪和受浸；而若呂底亞專心聽其所言，則必做了這三級工夫矣。

我們從別個見解來看看，我們仍然要注意這裏所述之主開呂底亞的心門而至皈基督之事。我們已經明白所開的是甚麼了，所開的結果又是甚麼了；我們現在就要研究主用甚麼方法做這些事情。人人都會曉得這樣的意義之表白，一定是由於上帝的直接動作，或由於他的聖靈，而不會明白他所應用之次要的力量或工具。是故在這件事例，我們好似會好容易就跳到主由其聖靈開呂底亞心門之一級，而忽畧到經文所清楚表白之極不同的方法。我們如欲曉得這種方法，則我們要把我們的身置於著者路加之地，而研究爲甚麼會令他所記載呂底亞之事異於其從前所紀任何別人皈主之事。我們不能說這是因爲上帝所施於呂底亞者路加在別處不載；因爲無論那一個猶太人或進教者所皈主的都要相同。然則那種不同的方法，將何以見之？曰：祇有於其所應用之句法見之。我們之所以謂爲於其句法見之者，則是因爲路加和保羅等於幾個星期之前，想去此處又不能去，想去那處又不能去，其懷疑直至上帝一直引其路程，到一異邦人之地傳福音而後止。他們正在狐疑不知

所可之時，就料不到的遇着這些婦人；他們雖然彼此未嘗謀面，然而他們一見着呂底亞的心立即開啓，就知道他們自從被禁往西亞之後上帝所做事情怎麼樣。倘若上主不干涉保羅的行程，則保羅現在會在西亞或庇推尼矣，而這些婦人亦會仍然一心繼續祈禱其所望之拯救而瞭然於基督之道矣。上主所爲，誠是奇異，路加以此種句法紀述之，亦可謂極有靈感的史家之能事者矣。上主之開呂底亞的心使其信主之事，猶之乎其使那個官信主之事，蓋彼此皆事極湊巧，傳道人一到講道就得成功也。

關於呂底亞與其全家受浸之事，已經令到有些嬰兒洗禮派的學者謂這就是嬰兒洗禮之強有力的根據矣。班阿拔 Albert Barnes 所持的論據如下：他說，「這件事情就足以予全家或嬰兒洗禮之強有力的臆斷證據。因爲（1）呂底亞之信是特別提出的。（2）經文並不說明她們都信。易言之，即隱有她們不信之意。（3）經文明說因爲她信她們就受浸禮。」誠如班氏所持之理由，則天下之假僞理由莫此爲甚者矣。他說，「全家或嬰兒洗禮」在他的意思，居然默許兩者都是相同的了，然這不可以不辨。他之說「呂底亞之信是特別提出的」這也是錯誤的，因爲她的信仰經文絕無特別提出，不過隱有是意耳。最後，他武斷地說，「她們都不信」，所以「因爲她信她們就受浸禮」這樣的說話，實簡直未有得着經文隻字供給其所持之證據，不過班氏先生讀過後自作聰明而附會其說耳。亞歷山大博士則謂：「嬰兒洗禮的證據之真正力量不是在那一件事，而是在屢次提出全家受浸那一個情形；他之所以這樣說，實得之於邊治 Benedi 那句話：『這麼多家庭受浸，誰不信無一個嬰兒在內呢？』我現在要把這個問題作個答覆如下：在新約之講全家受浸者，其實祇有四家耳，除了呂底亞全家不計外，其餘三家都不是有一個嬰兒在內的。在哥尼流家沒有一個嬰兒受浸，因爲他們各人都能講方言又能信；（十：四十六）

在那個監獄官之家亦沒有一個嬰兒受浸，因為他們各人都能信和在主內大歡喜；（十六：卅四）在士提反家亦沒有一個嬰兒受浸，因為他們各人都能專事聖徒。（哥前二：十六、又十六：十五）是故若欲以此三家而推定呂底亞之家有嬰兒受浸的，則可謂絕無根據的；因為他說「嬰兒洗禮之強有力證據，是在乎屢次提出全家受浸那個情形，」今四家既有三家無一個嬰兒受浸，則其所謂全家受浸必有嬰兒在內之說，不攻自破矣。若謂全家之數不止有四，則其辯論之點會仍然相同；而我們亦要不可忘記在今日的時候，泰西各國的傳道人常有施浸好幾個家庭而無一個嬰兒在內者。這種情形，我信無論那一個有聲望的傳道人都會能夠在其經驗中述出這樣的例子好多。關於這個問題，在嬰兒洗禮派的註釋家中之最有才能者，如阿爾佛·Alford之輩，比較上是講句公道的話，他註釋呂底亞的事曰：「在這件事或不能推定有嬰兒之浸禮。」嘉樂·Goad說：「在這節經文裏頭，我們不能引為有嬰兒浸禮之證，但亦不能引為無嬰兒浸禮之證；因為這處經文並沒有說明呂底亞全家之受浸有嬰兒在內，但亦不說明無嬰兒在內。」米爾·Meyer說：「嬰兒之浸禮，不能在新約尋出有多少的根據。」又牧師長普林透·Dean Plumpton說：「呂底亞全家受浸之事，已經令到有人謂這是使徒時代實行嬰兒浸禮之證據。但無論如何，我們細讀這處經文的意思，極其量亦祇可以說著者路加的說話亦不除出嬰兒耳。復次，在這件事例我們亦不能說呂底亞有兒女，或已結婚。所謂全家者，恐怕最好就說是她所僱用的女工人，因為這樣也可以叫做一個家庭。」我們由普林透的說話看來，在他的解釋實算是最公正無私的說話；因為經文明說當保羅到河邊之時，「坐而傳道於所集之婦」（一八節）而再下一節則說呂底亞之全家，可見其意思實指那些婦人即她之全家而言。普林透更說，在這些婦人中有友阿爹循都基二婦，為保羅後來同傳福音之伴侶，而為保羅所深深記念者。（腓立比四：二三）普

氏之言，誠不誣也。

呂底亞全家受浸禮後，她更求使徒等旅居其家，這件事在異邦人中實不多見的。她雖有這樣的熱愛，但保羅還未敢遽然循其所請，要俟至她清楚說明「如以我爲信主者」，然後勉強居留其家。路加說：「他強留吾儕。」

五 保羅西拉之被笞及下獄（16節——24節）

16——18節 路加現在說到使徒保羅等之在異邦初次受逼害。（16）後適祈禱所，遇婢爲卜神

所憑，以占卜大利其主。（17）婢隨保羅及我儕，呼曰：此等人爲至高上帝僕，卽傳爾以救道者。（18）婢如此呼者有日矣，保羅不悅，顧謂神曰：我賴耶穌基督名，命爾離此女。神卽出。此種情形，這個婢子當然有魔鬼在內，如我們在四福音內屢次所講的。「至高上帝」這句稱呼，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這裏魔鬼所呼的卽在革大拉之「營」所呼的（可五：七）。

這個婢子既然對着一班信任其口才之人呼叫真理，而這種真理又爲保羅所最關心，他們要接納的，爲甚麼保羅會拒絕她的合作而掩其口呢？對於這個問題，祇有一個答覆，卽是如果接納魔鬼對於福音之作證，則必致令該地方的民衆以爲使徒與魔鬼妥協；而使徒之所有的良好名譽將受魔鬼之影響；魔鬼之惡名亦將受使徒之影響矣。爲除去此等不良的情形起見，所以耶穌與使徒對於魔鬼之呼叫真理都絕不順情而把其驅逐之惟恐不盡。保羅之於此事，極爲「不悅」，且延遲多日至於不得已時然後驅逐之者，則是因爲他知道若一爲之除去邪鬼，則其主人必損失許多金錢的，而他亦恐怕這種結果適足以惹起該地方的人士謂爲干涉其土人之財產權利。

至於這個婢子之在未除去邪神之前已有多日跟隨這班傳道人到祈禱處，則顯然該祈禱地方是他們選擇以爲每日傳道之用的。他們在城內，斷難得一處地方如該處之合用的。這個婢子之被除去邪鬼後如何，我們無從知道；惟她得除去邪鬼後，她必感謝保羅之能力及那些良好婦人之幫助保羅的恩典，而自然永永不忘也。

19 — 21節

保羅爲這個婢子除去邪鬼，即得着禍患。

(19) 惟婢之主見所望之利已失，則

執保羅西拉入市，見有司(20)解至上憲，曰：此猶太人，騷擾我邑。(21)傳我羅馬人以不當守不當行之規。這裏所說之婢之主是不止一個的，他們是衆數。這裏所稱之「上憲」有兩個人，

這兩人在羅馬轄土內是有最高權柄的。使徒之被捕，似先解至低級的官廳，即所謂「市之有司」，然後解至這兩

個最高權柄的官員。他們控告保羅不把真情控告，而把僞事控告，其所以如此者，則殆因一則可以在上憲的面

前敗保羅的聲價，二則可以在一個異邦人城如這個城的使人起而呼逐猶太人。在這次的傳道路程中，當保羅

到哥林多的時候，他就遇着所有猶太人都剛纔被羅馬皇命逐出境(十八章二節)或者此次保羅之被逐正在猶太

人之被逐之前不久亦未料。果爾，則這件事情之在忠心此事的羅馬人心目中會更使逼害憎惡之事擴大呢。

22 — 24節

婢之主人之假僞的控告，竟然發生絕大的影響，暴徒滋鬧，上憲加刑。

(22) 衆羣起攻之，

上憲令人褫其衣而杖之(23)杖甚，下之獄，命獄吏固守。(24)獄吏受命，下之內獄，以木

桎其足。在這件事，我們得着暴徒之滋鬧足以使本丟彼拉多之名敗壞之例証；因爲上憲不給罪犯有辯訴的

機會，所以這次之判斷是不合法律上之手續的。杖使徒之杖即那些武侍衛拱衛羅馬大官出街所持之杖；既用

杖之，則行此種刑罰時必繫使徒於柱然後杖之以杖。獄吏受暴徒的氣餒包圍，必定嚴密固守而又苛刻辣毒無疑。囚之於內獄，已屬穩固；但還要加之以足鎖。他們的足夾以木板，兩足伸出木板之外，自然不能臥低或坐起，更不能若何變動其位置。這種痛苦，漸漸繼續增痛不已，苟非曾經此苦的，誰能知其痛苦之如何呢？

六 獄吏及其家人受浸（25節——34節）

25, 26節 這兩個囚犯近晚的時候就痛苦到極了。他們的背，受了杖的痛楚，血痕令人目不忍睹，他們的脚又夾以木板，坐起不能，臥低亦不能，囚在黑牢裏頭，在他們的心裏自必會感覺到『我來賜福與你們而你們反把恩作仇報』的痛苦了；但他們雖感覺到那種「不公道的」痛苦，却又能在痛苦之夜中想到爲上帝服務所得的代價而使他們的信仰豪然自雄。路加對於上半夜的情況，不告知我們，而留給我們想像。（25）夜半，保羅

西拉祈禱，唱詩頌上帝，囚犯聞之（26）忽地大震，獄基皆動，諸門頓啟，械繫盡脫。就通常

來講，一個人當忿怒之時則斷不祈禱，當煩悶喪志之時則斷不唱詩。這兩個人之在半夜祈禱，誠足以證明他們

當着被杖投獄，桎足，最感痛苦之時，他們必定忿怒，但現在已降低其忿怒了。唱詩之快慰，一定是由於祈禱的結

果；而保羅得着這種經驗，所以他後來教這個城的門徒說：『毋憂慮；惟萬事當祈禱，謝恩，籲告上帝，則上帝賜爾以

人意所不及料之平安。因基督耶穌爾心志也。』（腓立比四：六七）他們之唱詩的聲音，囚犯聞之一定覺得奇異；而

當他們正在傾耳而聽之時，忽然就覺得地震，聞獄門頓啟之聲，覺得他們的手足鎖鍊盡脫，他們更會覺得唱詩者

的情狀之可驚，和他們所讚美的上帝之可畏呢。他們因爲驚異得很，他們不敢逃走。祈禱之力，上帝之能大矣！

27, 28 節 這個獄吏好像未曾聽聞使徒之唱詩。他之醒悟，是因為地震的，而他亦必聽聞獄門打開之聲，和

鎖鍊跌落之聲無疑。(27) 獄吏醒，見獄門啟，意囚犯已逃，拔刃欲自殺。(28) 保羅大聲呼

曰，毋自戕，我儕咸在。倘若囚犯逃走，管監者一定要罰處死刑的，現在這個獄吏所管之監門已開，所以他

按諸民律，自殺還可以得回多少面目。他之自殺，好像有多少聲音以表示其自殺，此種自殺的聲音，入於保羅之

耳，所以保羅即刻大聲呼止其自殺，他之得以不死即在此刻間。

29, 30 節 保羅大聲一呼，這個獄吏即刻收拾他的自殺意向而回聽保羅的說話，他並且記得這個呼叫他的

人即是那個曾以以色列的上帝之名而傳救道的，他又會立即醒悟起地震，獄門之開，和械繫之脫，都與這個人有

關係，都是這個人的上帝之所為。他既具有這種思想，而且又同想到他之得以不去自殺都是全憑這個人大呼

一聲，他於是即刻就跑到這個罪犯的面前而更進一步的懇求。(29) 獄吏索火，躍入，戰慄恐懼，俯伏

保羅西拉前，(30) 導之出，曰，先生，我當何為而可得救？在日落西山的時候，當其投使徒於牢之

時，他則絕不注意到他們之所需，亦不注意他們所傳之救道，因為他的生命與健康與其他一切都是極好的；但

到了中夜的時候，他去死亡之地僅分寸之遠，他則要立即變其意向而戰慄恐懼的俯伏於其囚犯之前了。他在

那個時候，其他囚犯都忘記了；就以路加亦用其全心去紀述這個獄吏之驚恐而忘將其囚犯之如何告訴我們。

但我們亦可以推知他們因為恐懼而不逃去，直至保羅西拉被帶出獄都仍然在他們的地方不動，保羅西拉一被

帶出去後，獄牢之外門又復鎖固了。

31 — 34 節

他帶使徒到其家後，他即得着他之問題的圓滿答覆。

(31) 曰：「信主耶穌，則爾與爾

家皆可得救。」

(32) 遂以主道訓之，及其家人。

(33) 是夜是時，獄吏携二人去，洗二人

傷，即受浸，其全家亦即受浸。

(34) 延之入室，具之以餐，既信上帝，舉家咸喜。

由此看來，

這個獄吏前者一定未曾細聽過保羅所傳之道，否則他已知怎做就可以得救矣；因為使徒是斷不像今日之許多傳道的人而使其聽者懷疑這種最高的問題的。保羅的答覆，若祇說其前部之所言而不繼續以主道教訓他們，

則他之答覆會是徒然無效的。倘若他說「信主耶穌」那句話就停止不再說，則這個獄吏一定會像那個生而盲

者的答說：「先生，我要信他，他是誰？」

(約翰九：卅六) 爲着這個緣故，所以使徒就「以主道訓之」。

以什麼主道訓他

呢？

普林透 Plumptre 對於此事很歡喜地解說：「所謂主道，一定是耶穌爲基督耶穌之言與行足以表明其爲基督

他的生平與復生，赦罪及與他聯合之真理，與夫爲這些真理作證他所指定之外的表示；他那晚在半夜與未天

亮之前的時候一定對他們盡講無遺。」

是故他所答覆的，一定包括如普氏所言的無疑；他之說「信主耶穌則爾

與爾家皆可得救」，不過爲其答覆之起首耳。

那些以爲保羅祇說「信主耶穌則得救」而遂斷定人之得救祇由

於信的，未免牽強附會了。

他們一定要等到他們完全聽了——等到保羅對這個人講要悔改要受浸；等到對他

解明浸禮之意旨；等到他受浸；等到他受浸後即刻覺得歡喜快樂。這不會要好久的時候；因爲「是夜是時」就統

統都做完了。

倘若我們把保羅現在所答覆這個獄吏的與彼得和亞拿尼亞所說的比較一下，則爲亞拿尼亞說

「起而受浸，祇除爾罪」，因爲他的問者是已經信而悔改的；彼得說「悔改，受浸」，因爲他的問者是已經信的；而保羅

則要對其三層工夫都未做到的問者說「信主耶穌」，然後又加上其他的兩種。這是與上帝之道符合的。信之結果爲「爾與爾家皆可得救」，不是有無須悔改與受浸的意思，而是因爲信則與悔改有密切關連，而且根據使徒之傳道的實踐而又立即隨之以浸禮的。換句說，卽是若以爲祇信就可得救，實是另立憑證的。

關於這個獄吏全家受浸之事，有些正直無私的嬰兒洗禮派著作家都說這不能謂爲有嬰兒洗禮的證據於其間，但有些又謂這一定有嬰兒的洗禮和灌注禮在內。後者之所以謂爲有嬰兒洗禮和灌注禮者，則因爲他們以爲施洗禮的地方是在監獄內，在監獄內是不易有一地方之水足以施行全身入水之浸禮的。但他們這樣說是與事實不相符合；因爲聖經清楚說明「他們在未傳道於這個獄吏及其全家之前，這個獄吏引帶他們出監獄去。」^{30節}聖經亦清楚說明「他携二人去，洗二人傷，受浸；」^{33節}然後說到「受浸後他帶他們到他的家裏。」^{34節}

是故施浸之地點決非在監獄內，亦非在獄吏之家內，而是在「他携他們去洗傷的地方。」至於施浸的地點，或在監獄內之天井（倘若有天井）抑或在呂底亞受浸的河，則我們無從決定；但我們可以說決非全身入水的浸禮。這個意思，一個英人所譯之列治勒氏之使徒行傳 *Lechler's Acts* 其所註的在這裏有值得吾人注意的，因爲他所持的論點卽是那些走極端的辯論者所持之論點。他說：「倘若保羅在那夜偷偷地走出去，到一條附近的溪河爲這個獄吏施行全身入水的浸禮，保羅是一個忠厚誠實的人，他又怎會偷出監獄去，而至到有其明日說，「我受辱入獄，苟非上憲親來帶我出獄我則不去」之事呢？」這個人所發出的問題，微特與事實不相符合，就令如其所言，於理論上亦極背謬，因爲保羅斷不會「偷偷地」出去，施行其所信之主所立之「莊嚴的」浸禮，他之要於是晚出去施行浸禮，實因爲明日易以不同的獄吏守監他則不能爲這個獄吏施浸的；而況又以上帝之親自打開獄門正

所以預備這個浸禮之路呢。而此亦有同等的背謬，即如有些辯論者所揣擬的，謂這個獄吏懷疑恐懼，不欲與其囚犯保羅西拉出去受浸，因為其時這兩個囚犯仍然完全在他的手掌中，他又何懷疑恐懼之有？然則這個獄吏之所以受浸，實因為看見上帝的權能而聽從保羅之所言耳。至於保羅之以誠實施行這個浸禮，而又必要待至上憲之明日早晨護送出獄然後肯離去，則所謂誠實與不誠實在這件事內實簡直沒有問題；因為施行上帝之拯救是一定要行浸禮的，而他之想保存其面子則非要上憲親自護送出獄不可。至於說到有嬰兒洗禮的事證於其間，則不特不能尋出多少的佐證，且亦與事實極不相符；因為保羅所對講上帝道之人，他們各人都是能夠知所喜悅的，能夠信主的，試問嬰兒能夠信主嗎？能夠信主而喜悅嗎？是故在他的家內一定沒有嬰兒浸禮的。

七 保羅西拉之被釋（35節——40節）

35, 36節 當上憲命囚保羅西拉於獄的時候，我們會自然以為上憲想再研訊他們的案情，豈知上憲現在要釋放他們了。（35）平旦，上憲遣隸來告曰，釋此二人。（36）獄吏以此告保羅曰，上憲遣人

釋爾，可安然去矣。據我們所知，上憲之發出這個命令，實不是因為他們在夜晚知道有什麼的。有些學者

以為那晚地震，上憲一定因此驚恐而致釋放保羅西拉但無地震越於獄外的憑據，（因為這是異蹟而不是自然的地震）我們自不能據以為理由。然則上憲之釋放他們，實因為把他們笞杖投獄後，一班暴徒寂然無聲，現在不必延長他們的監禁。上憲之所以於早晨的時候釋放他們，大概是因為想他們早早地歡歡喜喜逃出城外去，以免一班暴徒又再來滋鬧。上憲實略知其所處置之人的。

37——39節 這兩個使徒受責罰而有這樣的釋放出獄，倘若這件事傳到別個城鎮，則必會傷害使徒的名

譽；然亦幸而釋放即在目前。（37）惟保羅曰：我乃羅馬赤子，未定擬，遽當衆前受撲下獄，今欲

私出我乎？必不可。俟其來引我出可也。（38）隸以告上憲，上憲聞其爲羅馬赤子，

則懼；（39）遂來慰之，引之出，請離其邑。這個「隸」字之應用在這裏原來未曾十分適切的，其實是拱

衛羅馬大官出街的官吏。羅馬督憲出街時，他們則手持木棍以待衛，而日前杖保羅西拉的即是這種木棍。保

羅所要求的意思是很顯明的，倘若現在他之被笞而釋的事實隨即傳到別城，則他之寬恕其逼害者和上憲之賠罪的事實亦會隨之而傳到別城。

按羅馬法律，笞打羅馬國民是犯罪的，今使徒被其笞打，原可以按法雪仇有餘矣，但保羅教其兄弟不可報仇，（羅馬十二：十九）而保羅亦履行其所教訓兄弟的教訓。這件事足以教訓我們基督徒祇可以受國家法律的保護，而不可懲罰我們的仇敵。

這整個的故事，波氏 Bauer 懷疑不信，他說：「倘若使徒實說其爲羅馬國民，他們將必已於未受杖之前說明其爲羅馬國民矣，即如保羅後來所做的；（廿二：廿五）倘若他們如此易於阻止笞杖都不阻止，則其不能譴責執刑之人而當譴責其自己。」但波氏怎會知道他們在未受杖之前而不實說其爲羅馬國民呢？路加之於此事，默而不言，自然我們不能斷定其有無，而亦恐怕未必確有其事。我則以爲這件事大概是這樣的：他們當被解到上憲之時，他們所穿的服裝即是那些以非法的習俗擾亂該城的猶太人所穿之服裝，縱使他們自稱其爲羅馬赤子，

上憲亦會不置信，且將於此嘈鬧之際而爲人所戲弄；但待至明早釋放而要上憲謝罪始肯離獄的時候，則上憲信其爲羅馬赤子而且恭敬待之矣。

40節 當他們被釋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利用他們的時候要求上憲道慊以討回他們的面子。（40）二人出獄，入呂底亞室，見兄弟，慰之而往。這裏所講之兄弟，一定是保羅西拉在未入獄前在該城多日傳

道所施浸之兄弟。^(18節)我們看落下面十七章一節，則知路加與提摩太亦在此羣兄弟之內。這班兄弟，和這個獄吏的家人，在腓立比現在可以構成一個教會矣，而保羅到了這個時候亦更會知上帝之所以不使其去亞西亞或庇推尼而要來腓立比殆有由也。

八 在帖撒羅尼迦之傳道及受逼害（十七章1節——9節）

1——3節 使徒們自離特羅亞後路加則應用『我儕』字樣，現在路加應用『彼等』字樣，此即是包含路加自己仍然留在腓立比之意；而在文法上來講，『彼等』即是指保羅西拉而言，是故提摩太亦與路加留在腓立比指導教會和組織教會。我們後來見得這個教會已經有了教會的職員（腓立比二：二）這些職員之封立，一定是這兩位兄弟之所爲無疑。保羅西拉現在交下他們的工作與這兩位兄弟而前往別處作工了。（1）今彼等

經過暗妃波里與亞波羅尼亞至帖撒羅尼迦有猶太人會堂。（2）保羅依其習慣，入會堂，歷三安息日與人辯論諸經，（3）於基督當受害，自死復起，闡發而申明之曰，我所傳

之耶穌卽基督也。

由腓立比去帖撒羅尼迦大約有一百英里之遠。

在帖撒羅尼迦既有會堂，則保羅與

西拉斷不會停留在暗妃波里及亞波羅尼亞傳道，因為有會堂所在之地必定是有許多猶太人及異邦人之進教

者在其間的，此足以開福音之路，故保羅西拉直往而不停。帖撒羅尼迦

今名撒羅尼迦自昔迄今都是商業重要的地方，故許多猶太人聚於此處。

保羅在這裏歷三安息日與他們所辯論的，卽是與他之在彼西底之

安提阿辯論的和彼得之在五旬節日辯論的無異；而若我們能得其在別

處之說教詞，則我們可以信得其說教詞與其在這裏之說教詞差不多完

全相同。這是因為聽者心理相同的緣故。倘若對猶太人宣傳被釘十

字架之基督會是極羞辱的，因為猶太人讀先知書總是說基督極至榮耀

的。因此，必要等到他們明白讀錯了先知書，然後可以使他們明白被釘

十字架之耶穌卽是基督保羅明白他們的心理，所以他根據先知書指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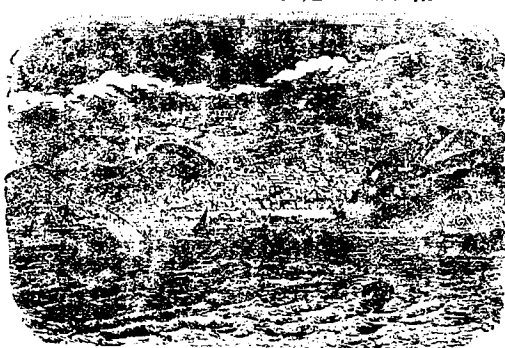
『基督當受害，死而復起』這卽是顯明『他所傳之耶穌卽基督』耶穌之

受害而死，盡猶太人皆已知之；而關於他之復起的證據，保羅亦有許多。復起的證據，不限於原本的親見，但他之

藉耶穌名行異蹟亦可以做親見耶穌的生存及權能之證據。關於此點，我們讀其帖撒羅尼迦人前書亦可以知

之，他說：『吾傳與汝之福音，不第以言，乃以權能，以聖神，且以充實之信；爾亦知我之於爾為何如人。』（帖前二：五）聖

帖撒羅尼迦城之一部分



神在他們之前所行之異蹟，誠足以使他們確信耶穌之復生之榮耀而信耶穌之名，因為「徒以言」是斷不能行的。無這樣的證據，則任誰講天上的事都不能得我們信；但有這樣的證據則任誰不能否認也。

保羅和西拉在這三個安息日內之十四日，都極力避免人之懷疑其有私利的動機。他們從未求人供給其每日之糧；他們雖然接到腓立比教會寄來之捐款，但其數亦極微小，僅敷他們「日夜操作」之所需耳。（帖前二：九）
腓立比四：十五十六

4節 這樣的辯論和陳說，又加以這樣的忠勇去做，一定不會失其良好結果的。（4）中有數人受勸，

附從保羅西拉及敬虔之希利尼人甚多，貴婦亦不少。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次歸主的人

大多數是「敬虔之希利尼人」，他們即是仿效猶太人拜上帝之異邦人。其次則為貴婦，她們是異邦人進教者。

最少則為猶太人。然則信主者大多數為異邦人矣；無怪乎保羅後來寫信給他們亦說「爾棄偶像而歸上帝，服事永生與真實之上帝」也。（帖前二：一）

5——9節 猶太人之有虔敬的異邦人在其會堂中是覺得榮耀的，但那些不信耶穌的猶太人會因為他們信耶穌而起怒，他們更加能夠以他們的人數之衆多和勢力糾合城中的無賴加害於保羅與西拉，他們現在就居然進行起來了。（5）但猶太人妒之，招納市井匪類，聚集羣衆，使闔邑鼓噪，突至耶孫室，

欲取保羅西拉出以與民。（6）不遇，則曳耶孫與數兄弟至邑宰前，呼曰：有亂天下者亦至此。（7）耶孫納之，此輩所行，違該撒命，言有他王耶穌也。（8）衆民與邑宰聞之則

慄懼。(9)乃取耶孫與餘人之保而釋之。這裏的猶太人好像沒有彼西底之安提阿城的尊者那

麼有勢力(十三：五十一)所以他們招納城中的市井無賴，由那班無賴陳其事於官。他們知道保羅和西拉居在耶

孫的屋，所以「欲取他們出以與民」，在他們的意思是，想投保羅西拉於這班暴徒之中而任令其殘害的；但尋之不

遇，於是以較有秩序的手續對待耶孫——牽耶孫及其餘幾個門徒於官，即管理市政之官。他們的告訴，謂「有

亂天下者亦至此」，這個罪名之由來是得自這班暴徒會到別城去擾亂的，他們的擾亂，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早

已聞之熟矣，他們竟以其自作之暴徒的行爲而加諸使徒身上，誠可謂冤枉之極。其他的告訴確是真的，因為使

徒確傳耶蘇爲王；但這個控告，在猶太人方面來講也是顛倒是非的，所謂顛倒是非者即是他們故意在這句話

的意義上構成一個罪名。衆民與邑宰之所以慄懼者，是因為他們恐怕得了准人宣傳反對該撒之罪名。倘若

保羅與西拉確被拿至邑宰之前，則難保他們的對待會不甚過腓立比的上憲之對待；但他們僅獲招納使徒之耶

孫，一得保人具結擔保就便把他釋放去了。

這裏所稱之「邑宰」，希臘文叫做 *πολιτευς*，祇有路加把這個字應用在這裏的，其餘希臘典籍皆無此字以

表示一個官銜之意；因此，遂致有基督教之仇敵（即不信聖經之所言者）謂路加應用此字在這裏是不足信的，

聖經是偽的。但關於這個字，最近已經尋出了，這個字刻在一塊古時的之凱旋的雲母石牌樓裏面，這塊石橫陳

於帖撒羅尼迦城之大街內，石裏頭所刻之七個邑宰之名仍然存在，邑宰之官銜就是寫 *πολιτευς* 的。當這塊

牌樓拆下的時時候，石內所刻之字爲當時的駐帖撒羅尼迦之英國領事保存，今藏在英國博物院內。這七個邑

宰之名中有三個是保羅之著名同工者，三人是所把德西公都和迦猶（十九、廿九、卅一）。

九 在庇哩亞之成功（10節——15節）

10節 雖然保羅與西拉在帖撒羅尼迦所受的苦難少過在腓立比所受的，但他們的離去却不如離腓立比時之有面子。當他們聽聞捕拿的結果之際，他們就即刻見到如果他們繼續住下去則必會累及耶孫及其餘人受財產充公的懲罰，所以爲保存各人安全計不如離去之爲愈矣。（10）是夜，兄弟急令保羅西拉往庇哩亞至，則入猶太人會堂。這次夜晚逃走，想保羅還會記得其初出來做傳道工夫的時候之在大馬色那晚怎樣的逃走；而這次的逃走亦與那晚的逃走方法無異。

由腓立比去帖撒羅尼迦保羅西拉已經沿着一條康莊大道而行，這條大道是砌以扁石的，是從前羅馬軍路之一。這些大道之遺跡，在當時的羅馬轄土內，幾乎無論在那一個鄉村城鎮都尙可以看見；保羅西拉所行之路則叫做懷意奈沙路，*Via Egnatia*，這條路是連接到希利士本和亞底亞海的，*Connecting the Hellespont with the Adriatic sea*，爲由馬其頓半島過遠東之大道。他們那晚離去帖撒羅尼迦的時候，他們無須摸索他們的路途；因爲他們仍然沿着原有的大道向西而行，將到底哩亞則折而西南行。他們所行的路途，都是有溪流經過之平坦地方；而由帖撒羅尼迦至底哩亞則有約六十英里之遠。底哩亞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據利加之旅行記是這樣說的：『底哩亞好像衣迪沙 *Eldessa*，位於柯林比安山脈 *Olympian range* 之東麓，是一個極大的平原，有夏勒文河 *Iliaemon* 及夏沙士河 *Axius* 之灌溉。牠有許多天然的利益，現在可算爲路美里 *Rumeli* 之最可賞悅的

城鎮。楓楊樹佈滿了於各園，蔭影可愛。在每條街內亦有其溪流。聽說牠的古名是因為溪流充足而名的；其

名今稱窩里亞或加勒窩里亞 *Verria or Kara-Verria*。底哩亞迄今仍為溪流充足的城市，居民大約有一萬五千至二萬之多。使徒在這裏亦仍得一會堂，以為其起首工作之地點。

11, 12 節 現在我們很歡喜看見這一羣猶太人聽真理而研究真理。

(11) 此邑之人，賢於帖撒羅

尼迦人，彼等願安受道，日究經文，果如此否。(12) 故信之者衆；又有希利尼貴婦，男子

亦不少。這班猶太人的行為，是值得吾人讚美的，亦值得吾人仿效的。人類之普通罪惡，就是在於不肯以公

正的態度研究福音之所言的。猶太人，平日已經錯在誤信他們的遺傳，每次試驗之以真光，都莫不強項任性抗

拒，而他們的愚笨，亦為古今的不信者及迷信不正的宗教者所效學。倘若這樣的人，生死都不知真理為何物，又

疏忽其所應為的義務，則他們的愚笨必為他們之最大的罪惡而不能恕。罪惡之大者，實沒有過於掩耳而不聽

上帝之言，蔽眼而不納傳道人所帶來之福音。大凡稱為基督的門徒，都要研究聖經所言的是否合乎上帝的真

理，看看『果如此否』。倘若細心研究上帝之道，則上帝之道實無處而不可接納的。今底哩亞的猶太人，因為賢

於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故信之者多，而希利尼人亦不少。在這件事，我們要不可忘記路加之所言他們之信是

因為『研究聖經果如此否』；復次，亦顯明『人之信仰是由聽上帝道而來的』。

13 — 15 節 此次保羅西拉之在底哩亞傳福音，好像沒有什麼厲害的阻碍，豈料當他們正在私心安慰而

欲把全城的人民都納歸主道的时候，忽然又從後面來了一個大攻擊。

(13) 但帖撒羅尼迦之猶太人，

知保羅傳上帝道於庇哩亞，則至其邑，聳衆而擾之。（14）兄弟即令保羅適於海，西拉提摩太則仍留於彼。（15）送保羅者引至雅典時，保羅命召西拉提摩太速就之，送者

受命而返。這件事恰與安提阿和以哥念之猶太人追保羅至路士得之逼害的動作相同，（十四：十九）顯見全

世界的猶太人都是相同的。復次，他們所鼓勵的是異邦人，其所訴於異邦人的亦與其在路士得所訴的無異，謂

這兩人是由帖撒羅尼迦被逼迫跑來的。此種逼害，用之一次又用之二次。

當保羅離去庇哩亞的時候，他的計劃好像是去到海即止的（由庇哩亞去海最近之點爲約十六英里）但他

去到這麼遠的時候，他忽然決意搭船去雅典，這個行程要令他寄語歸去與西拉提摩太。保羅之留這兩位兄弟

在後，其意顯然是想他們指導新新受浸的門徒而有所建設，但從別方面來講亦想保存他們的安全無疑。提摩

太既然與路加留落在腓立比（十六：四十）今他的名字又起首在這裏出現，他是否追保羅到帖撒羅尼迦我們不

得而知。保羅離去馬其頓的時候，留下三個教會（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給他料理，培植射光的福音，倘若

在那裏的門徒有信德而又熱心，則由此而福音必可散佈於其全省。帖撒羅尼迦站在中心的地點，東北距腓立

比一百英里，西南距庇哩亞六十英里。保羅在這一帶地方所做的工作，發出許多偉大光明，我們得有充足的證

據，因爲保羅後來寫信給帖撒羅尼迦人說：『蓋主之道，自爾聲聞於外，不第於馬其頓亞該亞且爾於上帝之信，隨

在播揚，我儕毋庸有言』也。（帖前：一、九）保羅遺下這些居在中心地點的教會，倘若他們各傳福音於其四周，他

確無再往四鄉傳道之必要。至於他們的熱心和信心，則自然是歸功於路加提摩太和西拉之在後面照料也。

十 保羅之在雅典(16節—21節)

16, 17 節 在古時有兩種顯著不同的文化，這兩種文化在使徒時代都已到了他們的極點。這兩種文化：就是人的哲學之結果；而一就是神的啓示之結果。前者的首城是雅典，後者的首城是耶路撒冷。倘若我們拿來比較一下，在牠倆之下所產生之人類的道德性，或關於基督之完全的宗教之預備，我們都會覺得後者較勝。一千五百年前，上帝已經置猶太人於啓示的勢力之下，而其他各國則任其行所欲行。經過好幾個世紀之上帝的嚴厲督責之後，猶太人被救出於拜偶像的風氣之下，而拜偶像的風氣仍然流行於各國。他們既然在道德方面呈出一種清潔的模範，所以其結果卒至於在基督未降生前之古代歷史中佔了道德無可倫比的地位。在別方面來講，異邦之最佳美的就是現今社會上的交際，即保羅在其羅馬人書第一章所講的，這種卑鄙下賤的行爲，男人女人都是干犯的。在雅典裏頭，所昌盛者爲：最深奧的哲學，最熱烈的雄辯，最秀美的詩歌，和世界未之前見之最精細的美術，但對於各種能激動情慾或能發生情慾想像之弊端的亦莫不應有盡有。惟在今爲福音所宣傳之猶太人的文化中心地點，和許多人受福音所陶冶的，則已到了人類道德之最高的標準，此種高尚優美的道德確爲自人類犯罪後以來所未有。在四周各國，或在遠方，凡有猶太人會堂所在地，虔誠的和尊貴的男女都已因受福音之陶冶而達到最高尚優美的道德了；但此種真光則還未透入到異邦人的黑暗裏頭。真光現在要來到雅典與該地方的黑暗作對了，我們要看那個「導人於基督之法律 and 先知」要怎樣的成功！保羅向來都知道雅典的名聲，但末等到他見過了，他都不知道這個城之拜偶像如此其多的。

(16) 保羅在雅典待之，見

其邑偶像充斥，中心憤激，(17)乃在會堂與猶太人及敬虔者辯論，且日在市與所遇者亦然。這個大城充滿了罪惡，一個孤身的外客來到，自然會被其聲勢嚇了一跳，掛口結舌而不敢言，但保羅不然，他中心憤激，爲福音而與他們奮鬥，以使福音在異邦黑暗中得大凱旋。他依其尋常的習慣，首先就取得猶太人會堂爲用武之地；但猶太人與進教者都完全在罪惡之下，他所用品的不能成功。他既不能得有正式的敘集，他第二步就走出去街市公衆的地方，與其所遇者談道。

18節 保羅以其堅忍的力量傳道，竟然得着多少的人注意，但這不過是起首入門耳，未可引以爲喜也。

(18)有伊壁鳩魯派與斯多亞派哲學者數人與之爭辯，有曰：此啁嚶者欲何言耶？有曰：其宣傳外國之鬼神歟？蓋彼宣傳耶穌及其復生也。『啁嚶者』有胡言亂語的人之意，保羅凡遇

其所遇之人都莫不苦口喋喋的講其道理，故他們給以是名；至於他們之所以謂保羅宣傳外國鬼神，則是因爲他們是奉死人做鬼神的，保羅所宣傳之死而復生之耶穌，他們以耶穌爲外國之鬼神。

路加所述之這兩派哲學者，他倆的主義是彼此互相反對的，而他倆的實踐哲學亦與保羅所持的道理相反。斯多亞派的哲學是主張人生之最善就是達到對於世界之憂愁與快樂都絕不關心的；而伊壁鳩魯派的哲學則是主張人生之最善總要達到事事滿足自己之情慾與嗜好，併且否認人死後有知覺之存在。關於前一派，保羅則教訓他們要哭人之所哭，喜人之所喜；關於後一派，保羅則教訓他們要拒絕一切不敬上帝的和一切世界的貪慾；而對於這兩派之總反對，則教訓他們謂人生希望之最後鵠的爲死後復生而能永生。

19

21節

保羅雖爲人所藐視，但他最後都能得着幾個人留心聽他所講。

(19) 衆援之，引至亞

呂巴古曰，爾所言之新道，可得而知之乎？

(20) 爾有異聞入我耳，我儕欲知其意。(21)

(蓋雅典人及外邦旅人不遑他務，惟新事是言是聽而已。) 他們之援引保羅至亞呂巴古是想

保羅出於嘈雜的羣衆中而入於一處較好的地方以期易於聽其演講的。保羅從

前對人講道的市場 *agora* (英文譯爲「市場」是不正確的) 是在雅典城之北，該處

是界於一幅粗雲母石嶙峋突起三十英尺高之地方的。由此向西漸漸下行約四

分之一英里則爲平坦的地方。那幅嶙峋突起三十英尺高之地方就是亞呂巴古

Areopagus 英文叫做馬士山，*Mars hill* 所以稱爲馬士山者則是因爲馬士廟曾在

其山頂的。馬士山之頂，有一路天然生成而畧加人造之石級接到保羅從前講道

的市場，*agora* 其中大多數石級至今日仍然未毀；而在這裏露天的地方則設有亞

呂巴古公廨(卽法庭) 凡有宗教問題都是由這個公廨處決的，有時大件的罪案亦

由這個公廨處決。他們之在這個情形中以非正式的手續援引保羅至此，我們可

以知道不是公廨傳訊保羅的；不過這些哲學者想他到來一塊較靜的地方以便易於聽其所講罷了。保羅從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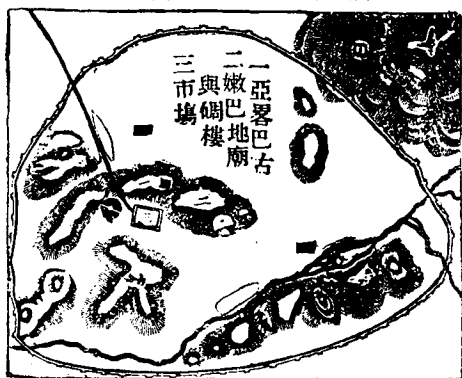
演講的市場正在亞呂巴古之下，地方散開極爲廣闊，縱有嘈雜的聲音亦易於辨別；且縱有嘈雜的聲音亦不會阻

止少數人之聽保羅的演講。

(或稱馬士山) 雅典之亞呂巴古



雅典之城圖形



路加在21節所講之「蓋雅典人及外邦旅人不追他務，惟新事是言是聽而已」，這輩人士自然不是苦力和工匠之流，而必是除苦力和工匠外之一大羣民衆；因爲在當日的時候有許多由各國來到雅典留學的，他們所學

的不止是希臘的學術，併且是各國異於其本國的學術；所以在這班留學的人們中彼此都是聽新道而又講新道的。此種或言或聽的情形，他們已經成爲習慣了，是故保羅現在所講的道理，這些哲學者極欲一聆其異教也。

十一 保羅講論『未識之上帝』(22節——31節)

22, 23 節 保羅雖然不能繼續其在市場的演講，但他很歡喜現在有這班人集合來聽他的新道。他不能一起首就講聖經也不能一起首就說久望之彌賽亞；因爲他的聽者對於聖經和彌賽亞都是瞭然不知其頭緒的。他在末說到耶穌爲上帝子之前，他一定要使他們先行認識上帝；而他之爲此，他在城中觀察所得的正好做他的演講資料。

(22) 保羅立亞略巴古中，曰：雅典人，我觀爾曹，可謂敬畏鬼神極矣。(23) 蓋我方行遊，見爾所拜，遇一壇，書曰：未識之上帝。爾所未識之上帝，我爲爾告之。雅典人是拜鬼的，或拜死人的，他們對於各種禮拜的形式都莫不小心謹慎。保羅之對他們講道，一開首就稱他們敬畏鬼神，這是極

好入手的方法。他隨着又說「蓋我方行遊，見爾所拜，遇一壇，書曰：『未識之上帝』，更足以證其所言之敬畏鬼神非虛。這個壇所書之『未識之上帝』，斷不是他們所崇奉之永生之神中之一個，而必是一個未有名目之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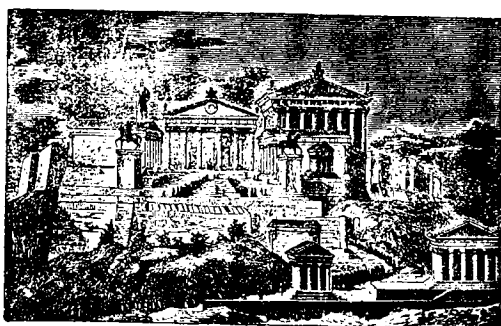
他們之建壇塑像以祀其所識之上帝，隨在皆有，一個羅馬人談諸者譏諷得很好，說「在雅典內找尋一個上帝還容易過找尋一個人」；今他們對於一個未識之神亦加以敬拜，更足以顯出他們之熱心崇拜鬼神了。關於建立這個未識之上帝之壇之事，註釋家會有許多臆說以解釋其事；但他們所解釋之原因，許多原因都會不能決定那一個是真。至於保羅之所以舉出這個未識之上帝，則是因為一方面他可以證明他們敬畏鬼神，而一方面他又想藉此以說到這個獨一之真實而永生之上帝的。保羅之應用這個方法，他實是想他們知道崇拜真神不是異於他們的風俗，以免他們謂拜上帝是不合法的。

24——28節 保羅現在講到這一個真實而又永生的上帝，在他所講的說詞中，處處都形出這個上帝是與他們所奉之衆上帝相反的。

(24) 夫創造宇宙萬物之上帝，乃天地主，不居手造之殿；(25) 不爲人手所事，亦不需一物，乃以生命呼吸萬物予衆；(26) 主造萬國，本於一脉，地以居之，時以定之，界以限之；(27) 欲人求主，庶揣摩得之，而主離我不遠；(28) 蓋我儕賴之而生而動而存，如爾作詩者有云，我儕爲其赤子焉。在保羅的聽者中是沒有「創造宇宙萬物之上帝」的；因此，保羅特舉出其創造宇宙萬物之上帝，以示其上帝與他們的上帝有極大的區別。他既然是創造萬物的

上帝，所以就叫他做主，非若他們所稱之海神納條吾 Neptune，亦非若他們所稱之天神丟士 Juppiter，但稱爲「天

雅典之巴地嫩廟與碉樓



地之主。」由此以觀，自然可以斷定他不居人手所造之殿，因為人手所造之殿是不能裝載他的。在這一點，因為保羅在雅典裏頭，差不多隨處都見着宏偉堂皇的雲母石造之廟，尤其是希臘人所誇耀之建築物巴地嫩廟（Aphaia temple）。

（希臘之智識女神之廟，即在亞累巴古之東鄰之最高者）

保羅既有此見，所以保羅隨着又說不為人手所事，亦不需一物，乃以生命呼吸萬物子衆。在異邦人之上帝中斷不會有這一個如保羅所講之上帝；因為他們中沒有一個是有這樣的權能的。他隨着又說明這個上帝不是一國之上帝，而是萬國所共戴之上帝，因為萬國都是由他一人創造，他居在地面之上的；復次，則萬國之四時之盛衰，與夫萬國之界限，都是統統由這一個上帝管轄的，併不是如他們異邦人所揣擬之各國有其上帝劃定其國之界限的。最後，他又說明上帝之意旨之在萬物內是想人可以認識他的。我們如欲尋求這一個上帝，祇如一個盲人「揣摩」就可得了。但這樣的摸索之尋求，又非毫無憑倚可恃的，因為他離我們不遠，在我們的周圍無論何地何時都有他。關於此點，他們的一個詩人所說的正合表白這個意思，說：『我儕為其赤子；因為上帝之於吾人，猶之吾人之父，斷不會使其兒子在黑暗中摸索而叫他做「未識之上帝」的。』保羅之這一串的思想，在路加的簡畧紀述中，我們會十分明白其意義，即是保羅現在把他們所未識之上帝告知他們；又告知他們應該怎樣的禮拜他；因為他們所得之無論什麼利益，都是來自這一個真上帝的，他們之建壇以

祀其未識之上帝乃是蠢爾無知的啊。

29節 保羅講了上面的一番說話，至此即作一個合邏輯的結束，謂大凡偶像的崇奉都是不宜的。

(29)

既爲上帝赤子，則上帝之性體，不可以若金，若銀，若石，人工機巧琢之。如果他們是自重的，則他們應該要不可以爲其人工機巧雕琢之金，銀，石，像是神之性體。

在25節所講之「上帝創造萬國，本於一脈」，是證明我們人類大家都是「一體的」；而這亦與摩西的歷史相符合。吾人之所以否認人類一體之說者，是因爲吾人見得今日人類之形像各有不同，極難合爲一體；此種否認聖經所說的道理，不是因爲否認我們所知的，而是因爲否認我們所不知的；因爲倘若我們曉得人類之全歷史，則我們必定曉得這些人類差別之原因，和人類之起首有差別的時候啊。（參看創世記九、十一章）

30, 31節 保羅既已使其聽者知道這一位真上帝了，他現在進而叫他們悔改，他們之偶像的崇拜，併且以莊嚴的說詞講出將來之審判。（30）往者冒昧以行，上帝不咎，今乃隨在命衆悔改；（31）蓋彼已

定一日，將以所立之人，義輸天下，乃自死復起之，俾衆徵信焉。保羅之說往者冒昧以行上帝

不咎，其意不是上帝已經寬恕既往之罪過；因爲此與其叫人悔改之意不相符合。保羅之意，是說上帝從前并未

有遣人往異邦地宣傳悔改之道，好像現在之打發傳道人去宣傳其真理的。我們雖然知道約拿先知之傳道於

尼尼微城，尼布甲尼撒王，大利烏王，古列王之類，其叫人歸從上帝之諭，和異邦人之軍隊如西拿基立王之被剿滅，

都是好像在天之聲去叫異邦人敬拜造天地萬物之真神；但這都不是常有的事實，且也不是繼續的和有系統的

之叫人悔改的事實，好像使徒之現在被遣去傳道的。

保羅之說「上帝已定一日以義審判天下」，這句話是很有力叫人悔改的，因為以義審判天下則一定會定不義者之罪；而保羅之聽者現在會見得他們的拜偶像之不義。關於這樣的表白審判以期使人悔改，保羅必要說出耶穌做審判者，且其所說的亦根據人性的要求。因為那日的恐怖，和那日等待定罪的可憐，於是造成了福音的大礮彈，惡人所犯的罪惡統統都由這個大礮彈打倒了。在上帝之善義未曾令到惡人悔改之前，傳道者一定要使惡人恐怕繼續罪惡；倘若傳道者忽畧應用那個在天的的大礮彈，則其所宣傳的不止是失了神的真意，抑亦其所宣傳的過於軟弱而不能使人深深的悔改啊。

就是因為此故，所以保羅在其講詞中要開首說到耶穌；他之開首說到耶穌不是說他是一個可愛的救主，但是一個天下的審判者；他不說他是童貞女所生，或其受浸禮於約翰，或其醫病的權能，或其為人之罪惡而死；但說他之尼賽亞的管理權，及其末日的審判權；而他所講出之耶穌這樣的審判之證據，又要說到上帝起其於死的事實。這件事實，如果單以事實之本身來講，則斷不會構成這個證據；但若想到耶穌在其未死前所講之所有審判權皆已在我掌握中的說話（約翰五：廿二—廿九）牠會構成。保羅的聽者，自然會未曾看見這個證據的力量；因為在這裏所講及之耶穌，保羅尚未說出耶穌的名字，保羅的意思是先引入到審判的題目，然後在其說詞之末部擴大這個題旨的。果然，保羅現在剛纔說到其所講之主要題目；我們會見到他的講詞之計劃，第一是想這些拜偶像者認識真上帝；第二是想他們向上帝悔改；第三是講出基督使他們知道悔改後由他可以得罪赦和永生。

32, 33 節 但保羅不被允許完其說詞。他剛纔說到其最有力的部分就要被阻梗而停止了。(32)衆聞

復生之言，有恥笑之者；但又有入曰，我儕願再聞其說。(33)於是保羅離衆而去。由近

今的見解觀之，這班聽者的行為有兩種奇異的情狀：第一，是當着保羅說及他們禮拜偶像之愚蠢的時候，他們個個都靜聽保羅之所言；第二，是當着保羅講到由死復生的時候，他們忽然中止保羅的說詞，然而這正是我們希望他們歡迎以爲解除其死亡之暗晦的思想的。但前者的原因，是由於當時流行於哲學家思想爲多神的思想，爲不信真神的思想，這種思想仍爲當時的愚蠢民衆所接納，以致還有多少虔誠的禮拜；後者的原因則是由於他們的意見之驕傲和黨派的意氣之盛。他們所屬之這兩派的哲學早已爲柏拉圖派證明了，他們以爲無將來的情境是大公至正的道理，所以講到由死復生的道理他們以爲是大謬不然的。這樣的錯誤之哲學已經歷出了他們之人性本來的要求，所以保羅一說到人類之最寶貴的希望就會令到他們恥笑起來。雖然，他們之中仍有『我儕願再聞其說』的人，足見人性的要求是到底要死灰復燃的了；我們希望這些人在那班人中終要得着其所要求的啊。

34 節 保羅的說詞雖然被一部人恥笑以致中止，但他的說詞之力量都不至毫無結果。(34)然有數

人附而信焉：中爲亞魯巴古丟之尼修及婦大馬哩，又有他人偕之。在這些歸主的人中丟

尼修的名字之所以特別說出，是因爲他是亞魯巴古的審判官，在城中是一個高級的官員的；又大馬哩的名字之所以特別說出，則是因爲在哲學者聽衆中是不易找得一個婦人的。她之在那裏，無論如何都足以證明在當時

的希臘婦人之自由，與那些淺學的註釋家所擬之保羅書信中所講之婦人的事不對。（哥前十四：卅四——卅七；提前二：八——十五）

十二 保羅之起首其在哥林多的工作（十八章1節——4節）

1節 保羅之在雅典之比較上的失敗，其事正如他後來在哥林多人書所講的說話：『世人恃其智，不識上帝，故上帝喜以若愚之道救諸信者，斯上帝之智也。』（哥前一：廿二）他既這樣的失敗於希臘之文化的城，他第二步於是就到了希臘之政治的和商業的重鎮。（1）厥後，保羅去雅典，至哥林多。這個城是位於拔

勞潘尼撒士 Peloponnesus 與愛底加 Attica 連接的土腰之西岸。由撒勞匿 Saronic 海灣之首堅革哩 Cenchræa

過這個土腰不過為九英里之遠，在這個方向有便利的交通與亞西亞之各城連絡；這樣，哥林多既在這個土腰之西岸海灣之首，則其經過亞底亞海， Adriatic sea 與意大利及西方必有接近的交通之便利。是故這一個城是商業的重鎮，而為大多數猶太人戶口所居之地。

2——4節 保羅獨自入了這個大城，總是一個人地兩疏的外客，且囊中不名一錢。那時他由馬其頓帶來的銀統統都已用盡了，他的意向首先就要找得供給日中所需之糧。他得了上主的默助，竟然得着可居的地方，和可以渡其日中生活的錢銀。（2）遇一猶太人亞居拉生於本都者，彼因革老丟命凡猶太

人盡離羅馬，偕其妻百基拉近自意大利來；保羅就之。（3）因同藝故，遂與偕居工作，其藝蓋製幕也。（4）每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辯論，勸猶太人與希利尼人。保羅的目的想傳福

昔於這個富厚驕傲的城，而又適值自己不名一錢，其時祇有自己奮志，自謀生活而已。我們由路加之冷靜的筆法紀載，我們可以想到保羅的感覺之於這樣的重大情形是忍難耐苦去做的；但我們看一看保羅自己的筆記，則又有極分別的表示。當其暫時的情緒過了之後，幾年後他寫信給哥林多人他說：『我偕爾時在弱，驚懼，戰慄不勝。』（哥前二·三）那時他對於他的情形，他自知極其荏弱；他懼怕其有在雅典之同樣的失敗；他想到其要倚賴如此軟弱的手段去拯救如許多靈魂，他戰慄不勝。保羅之是否立即知道亞居拉與百基拉為基督徒而與之同居合作，我們無從斷定；因為他兩人或會於五旬節日與其他本都之猶太人出現（二·九）他們亦或會於近日受浸於那些得聆彼得的說教詞受浸而返羅馬之門徒；而他們之受浸於保羅與否，路加亦絕無提及，就令他們曾已為門徒，我們因為路加對於此事不載的緣故，我們亦仍極難知道。雖然，無論如何，保羅亦會曉得他們是真心拜上帝，纔肯與他們同居合作，而且他之與他們合作直至他死而後已。此後我們將在這本書內屢見他們的名字，且常聽見他們的行為之值得讚美矣。

保羅之要一連在會堂講幾個安息日，其功效好似比較其尋常所講的慢一點。這或者是因為保羅是一個造幕者，和一個人地兩疏的外客；又或者是因為我們剛纔所講之荏弱恐懼戰慄以致其說詞之刺激力減少亦未可料。

十三 西拉與提摩太之來到，及保羅之與猶太人破裂（5節——11節）

5——7節 保羅的孤寂到此時消失去了，他的傳道情狀亦有所變更。（5）及西拉與提摩太自

馬其頓來，保羅爲道迫切，於猶太人證耶穌爲基督。⁽⁶⁾猶太人敵而誚之，保羅拂衣，曰：爾血歸爾首；我無尤焉。今而後，我適異邦人矣。⁽⁷⁾遂去之。有拜上帝者，名猶士都，保羅入其室，室鄰會堂。

這裏說西拉與提摩太來到，想讀者還會記得這兩個人原是逗留在庇哩亞的，保羅其時寄語他們，叫他們從速趕來，而他則在雅典等候他們。^{十七、十五、十六}保羅在雅典時，他倆究竟能否趕到，路加默而不言；但我們由保羅的說話可以知道提摩太趕到。他說：『我等不能復忍，願自留雅典，遣提摩太……爲爾之信仰而堅爾慰爾。』^{帖前三：一二}保羅的說話如此，我們不特可以知道提摩太趕到，保羅在雅典抑亦可以知道保羅更在雅典打發提摩太歸去帖撒羅尼迦。由此我們亦更可以證明我們的審斷之不誤，即是爲甚麼保羅當其離去其所培植的教會時，幾乎無論那一個教會他都慣於留他在後——就是因爲『爲他們的信仰而要堅他們慰他們』。然則提摩太今之來到哥林多，自然不是來自其原有停留之地庇哩亞，而是來自其最近探候之地帖撒羅尼迦矣。西拉則或逗留庇哩亞直至今時始來也。

這裏之說西拉與提摩太來到，保羅就『爲道迫切，於猶太人證耶穌爲基督』，由這句說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保羅於西拉提摩太未到之前，保羅祇是與他們辯論耳。（如其始初在帖撒羅尼迦然）所辯論的是根據聖經言『基督當受害由死復生』，固未曾說到『我所宣傳之耶穌乃基督也』。前者的宣傳，或者不至於破裂；後者的宣傳，對於已聞基督之哥林多的猶太人則必至於破裂了。早已及料的難關到了，破裂就要跟住來了。幸而有一個異邦人進教者，他是會爲保羅所拳拳不忘的；他有一間屋子與會堂爲鄰，保羅得入其屋而開其後來的聚會。其

時猶士都尚未爲門徒，但他是一個想以公道待保羅的，而猶士都之名亦有以公道待人之意。

8節 保羅雖然很失望的離去會堂，但他的工作都不是毫無結果的。

(8) 宰會堂者革哩士布偕

其全家信主；哥林多人聞道信而受浸者亦衆。在會堂居高位的人而能從福音者實罕有其人；是

故革哩士布今之信主是至堪尊敬的，而他之信主亦正於其他猶太人反對和譏誚保羅之時。他一定是一個矯

然不羣而又誠實的人——這一種人正是組成教會所不可缺少之寶。他之悔改歸主和這裏所講之其他哥林多

人的歸主，其紀載雖不若那個宦官，掃羅和哥尼流的歸主之完滿；但我們仍可以知道其歸主之手續是一樣的。

『聞道信而受浸』聽福音，信福音，受浸，這就是歸主所必經之整個的手續。

9, 10節

保羅離了會堂後雖然得着這樣的成功以安慰他，但我們知道他仍然『荏弱，驚懼，戰慄不勝』這種壓迫自其到哥林多後都一直如是。他現在到了其寫信的時候，我們由其書信會知道他插入其爲路加所未序

之他個人的歷史。他之帖撒羅尼迦人前書是自西拉提摩太到哥林多之後不久所寫的，這可以有兩件事實證

明，一是這兩位兄弟趕到保羅在哥林多，二是保羅在這封信內講及提摩太之到是正於其寫信之時。(三·六) 在

這封信內，有幾處保羅講及其自己在此時候之心內的經驗。他曾爲帖撒羅尼迦的兄弟而有無限的憂心，他願

爲他們而放下自己的生命，因爲他們那時正受着最厲害的逼害。(三·八十四—十六) 由提摩太帶返之他們的堅

心之良好報告，誠足以使他歡喜許多；但他的歡喜是在憂悶中之歡喜；因爲他說：『今提摩太自爾返，報我嘉音，言

爾之信與愛，且常懷念我，切願見我，如我於爾然；兄弟乎，故我於諸顛沛患難中，因爾之信而受慰；爾若堅立主中，我

則生矣。(三·六—八) 他之一部分的「顛沛患難」自然會是因為他不能拯救那些現在辱罵他之哥林多的猶太人，且亦會是因為他們欲行其機謀以逐他出城中去。他正在處着這個難關的時候，其為所受難之主耶穌就立即撤去他的愁幕，與之以歡慰的說話。(9) 夜間，主以異象示保羅曰：「勿懼，宜傳道，勿緘默。」(10) 我

佑爾，無人擊爾困爾，我有多民在此邑也。主是不惜於啓口安慰其僕人的，除非必要安慰時他乃有安慰。他在這個時候所給之安慰，不獨是確說保羅的生命之安全，但亦更珍貴保羅高些，因為保羅在哥林多的工作和所受的苦難仍會由拯救多人而得着賞賜。

至於「我有多民在此邑」這句話，主的意思是說那些仍未信主的人來講的，或者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這句說話，核與喀爾文派 Calvinistic 所謂上帝已經逐個選人做其子民，上帝的子民有一定的數目之說好像是兩相符合的；但我們沒有證據以證明其兩相符合，因為這句說話亦是有上帝預見他們在保羅的宣傳之下他們仍會信主之意。這種句法在啓示錄亦是同樣應用，當天使宣示巴比倫滅亡的時候，喊說：「我的子民呀！你們由她處出來，不可與她共罪，則你們不與她共災難了。」(啓十八·四) 上帝早知有人會答應他的呼叫而由巴比倫出來，誰肯出來的上帝就接納做他的子民，然則上帝之叫他們做其子民者亦不過一種預見耳。

11 節 保羅得了異象中所示的說話後，於是持之以教以忍去繼續他的工作。(11) 保羅居彼一載

有半，以上帝道誨之。保羅之居在哥林多一年有半，其時候比較其前者所逗留的地方無論那一處都長

久過。這裏所講之他的工作為以上帝道「誨」人，顯然他的工作在這個時期大部分為履行大使命中之第二級

的工夫，「教之以凡我所命於爾者。」(太十八：廿) 哥林多教會後來雖然有許多紊亂之處，但保羅之教訓他們比之其從前所植之教會是最好的。倘若他們不得着教訓，你說他們之後來的情形更如何呢？

十四 保羅被解至迦流前(12節——17節)

13節 保羅自離了會堂後，亦未嘗不想尋機會去宣傳主的福音，豈料最後猶太人又想壓止其宣傳，但這種手續是非常的，而所得之結果也是非常。(12) 迦流爲亞該亞方伯時，猶太人同心起而攻

保 曳之至公座前。(13) 曰：此人勸衆違律以拜上帝。他們所控告保羅的是破壞律法的罪名，

猶之乎其前者在腓立比和在帖撒羅尼迦所被控的罪名無異；但前兩處之攻保羅的是異邦人，而所控的也是異邦人的律法；這次就不同了，攻保羅的是猶太人，而所控的也是以猶太人的律法。這足以表示在他們的勢力中

仍有一種自恃之處，這種自恃我們在其他無論那一個異邦城都未之前見的。他們希望迦流願意去制止這一個違背他們的律法而去教人的猶太人。

14 16節 在這件事內，無論如何，猶太人之對付保羅一定要遠異於腓立比之上憲和帖撒羅尼迦之邑

宰。迦流 Gallio 爲先尼加 Seneeca 之兄弟，(先尼加爲羅馬的著名道德家)他說迦流是一個正直、溫和而又極平

衆望的人。在這件事看來，他確是好人。(14) 保羅將敗口，迦流語猶太人曰：猶太人乎，苟因不

義奸惡之事，理宜聽爾；(15) 惟若辯論言語名稱及爾之法律，爾自理之，我不欲判此也。

(16) 遂逐之出。迦流的說話，「言語名稱及爾之法律」表示他對於猶太人與保羅的爭辯點得了極混亂的概念；但他曉得其所判決的是公義的。在保羅的經驗中，凡有被控都得着鞭笞桎梏囚獄等等痛苦，這次則僅是獨一的事例耳。

17 節 快捷的和有力的之公義的判決往往能得民衆之頌悅，但亦有時與民衆之預存的成見相反。在未

有這個判決之前，我們不知道這個城中的民衆對於保羅怎樣，但這個判決一經宣佈之後他們就立即表示極其奮激的樣子。(17) 衆執宰會堂者所提尼於公座前扑之，迦流概不以爲意。公座即方伯所坐以審判的座位，這個座位不是建在法庭之內的，而是建於露天的地方的，尋常建公座的地方就是在市場。基此之故，所以凡有審判的時候都有許多人看見，大部分尤其是街上的閒人。祇有是這等人始會下手於所提尼的，他是猶太人的領袖，出頭去控告保羅的。方伯迦流有銳利的眼光，處事適宜，引起這一羣民衆的義憤，所以這羣民衆以爲所提尼應受其所欲施之於保羅的鞭笞，執而扑之，或者他們更加恥笑譏誚他亦未可料。迦流之所以「概不以爲意」者，其原因大概是他不曉得保羅與猶太人之爭辯點；且亦或是因爲所提尼當得此報，故他樂於袖手旁觀。猶太人不遂其謀，失望與暴怒都會自然無限，但他們經過這一次的苦嘗後，他們會曉得怎樣的壓低這樣的感覺，而不敢再有所爲呢。

在保羅未離哥林多之前，又或者在其未被解至迦流公署之前，他寫帖撒羅尼迦人後書。寫這封信的時候與地點，其證據頗爲軟弱，但在其不載與猶太人衝突的事情中我們可以知道寫這封信的時候與地點。第一，我

們可以想到這封書信與其前書之思想和主要事實是聯絡的，可以知道這兩封信相隔之時候不久；第二，西拉加入保羅共同問安；（二）但西拉自保羅離去哥林多後已不與保羅偕了。倘若我們知道西拉確在何時離去保羅，在保羅離去哥林多時，抑或在保羅未離哥林多前，則我們會能知這封後書之確實的日子；但通常總以為這封後書是與其前書同在一年所寫的，如此則我們會決定這兩封書信都是同在紀元後五十二年所寫。這封信說出這個教會仍然受着嚴厲的逼害，但他們能處之以忍，所以保羅能對他們說：『兄弟乎，我爲爾恒謝上帝，宜也；因爾之信彌長，彼此之愛益增，致我儕於上帝諸會以爾爲誇，緣爾在窘逐苦難中之忍與信也。』（帖後一：三四）當保羅寫其前書時保羅極其掛念他們，加之以慇懃然遣提摩太歸去他們和寫信與他們，他們的忍耐已得其代價了。保羅所受感動的，不止是替他們謝恩，但亦更替他們有許多的溫柔禱告，即其在這封信內所簡述的。他會問他們曾爲主之再臨而驚擾，其所以驚擾的原因則由於靈感，或由於聽人言，或由於得着似他的書信；（二：二）他爲防止其將來被人欺騙起見，他給他們以憑據，使他們由其所給之憑據以驗知他的書信之真偽。他說：『我保羅手書問爾安，在諸書，我筆所書若此。』（三：十七）這足以顯出他尋常寫信是用一個人筆述的，（參看羅馬十六：廿二）但他寫問安的信則由他親手以示真是他的信扎。在當時的時候，倘若他沒有朋伴替他執筆，在無論那一個城都可以僱用一個精於抄寫的文士，所寫的能夠依照原稿無一字糊塗，親筆問安者可以證實即其原文。在新約書中這兩封書信都是最早的，我們自然可以相信保羅之例其他作者亦是跟住，因爲靈感的文書必爲受靈感的人親筆始可以免於誤讀或假冒也。

十五 保羅返去安提阿 (18節—22節)

18節 保羅自其被解至迦流公座的事之後，他還在哥林多繼續住好久，而路加之於保羅在哥林多所選載之最後的附事亦是其被解之事。

(18) 保羅尚居多日，乃別諸兄弟，航海往敘利亞百基拉與亞居拉偕之，在堅革哩剃髮，有誓願故也。他之在哥林多總共居住十八個月，他或者在這個時期內

曾用多少時候於別的教會亦未可料。多謝迦流，保羅得以在這個教會任其住到幾久就幾久，非若在馬其頓及希臘之被逼而去。無論如何，我們此後將見這個教會雖然不受逼害，但比之帖撒羅尼迦和腓立比的教會都不見勝過。

保羅之想搭船去敘利亞，他一定要經過這個土腰到堅革哩，我們後來會見到在那裏有一個教會，這個教會大概是保羅在哥林多時曾往培植的。他到了這個商埠，他的誓願就宣告終結。他曾學效拿西勒誓願，Nazirite (拿西勒) 有離世俗而成聖之意。在誓願的時候把他的頭髮長起；現在誓願終結，他就把他的頭髮剃去，恢復原狀，以布纏頭與那些纏頭風俗的國家一樣。對於保羅之學效拿西勒誓願的事，許多人講錯了，他們忘記在拿西勒誓願終結的時候是要在聖殿剃去頭髮，而把頭髮燒在祭壇之火的。(民數記六：十三—十八) 但保羅之宣告其誓願終結時則不是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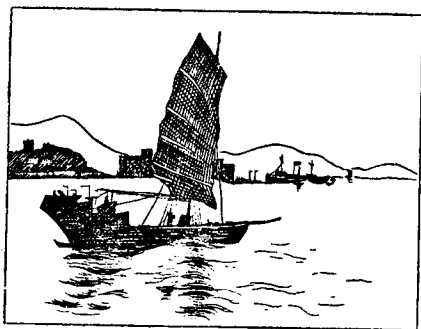
19—22節 由堅革哩搭船去敘利亞到一到以弗所是很便利的，以弗所是百基拉與亞居拉之目的地。

(19) 至以弗所留二人於彼，但自己則入會堂，與猶太人辯論。(20) 衆請久居，不允。(21)

乃別之曰，若上帝許之，我將返而就爾，遂舟行離以弗所。（22）至該撒利亞登岸，問安教會，後下安提阿。

保羅在其未再往別城担任傳道工作之前，他現在決定再返安提阿去報告他的工作之進步。他原來定實其第二度進攻之地點就是以弗所，但他因在會堂與猶太人辯論幾句，他覺得在那裏有多少受打擊，所以他遺落亞居拉與百基拉在那裏先做一層預備的工夫以爲其再返之時易於着手，好像他從前在哥林多時也是得他們幫助不少的；這樣，他應允再返他就忽忽地走去了。由以弗所搭船去該撒利亞，復由該撒利亞下安提阿，其間所經之附事沒有甚麼紀載出來，所紀者僅爲「他登該撒利亞問安教會」而已。這個教會是由哥尼流及其朋友受浸後所植的。他返到安提阿我們信得他一定令安提阿的兄弟滿心歡喜，因爲這個教會是派他與西拉出去作主工的；他的報告一定是說主如何偕着他，如何幫助他，及他之如何再開濶異邦人之信門。西拉或者會先他而返亦未可料；倘若不是，則保羅亦一定會對他們說明他與西拉分別的情形。保羅離別安提阿教會三年後教會的情形怎樣變更，路加不告知我們，因爲他要急於紀述以弗所的工作也。





第四段 第三次傳道之歷程

(十八章廿三節至廿一章十六節)

一 第二次到加拉太及弗呂家(23節)

23節 路加雖獨以一句說話簡載這一個行程，但這一個行程所佔的時候一定至少有幾個月，因為這個行程所包括的地方有五百或六百英里之遠。

門徒。他之要到加拉太和弗呂家，他一定要繞道安提阿經敘利亞入基利家，復由基利家口入呂高尼彼西底

高原，經過特庇路士得以哥念及彼西底的安提阿。他這次之經過這些地方已是第三次了，而他這次之到其所植的加拉太教會和弗呂家教會則為第二次。倘若我們可以想度他的路程幾快，則我們會知道他所經的地方

是無須延遲他的路程的；雖然無須特別延阻，但他的工作亦已於「堅諸門徒」之句見之。他的心目中有這樣的工作，又加之以要返安提阿去報告，所以他就不允停留在以弗所了。^(20 21 節)

二 亞波羅之在以弗所及亞該亞^(24 節 — 28 節)

²⁴ — ^{26 節} 我們已經說明保羅之所以遣下亞居拉和百基拉在以弗所是想他們於他離去的時候做預備的工作了；^(19 節)路加現在就是把他們所做之這種工夫告訴我們。⁽²⁴⁾有猶太人亞波羅者，生於

亞歷山大，至以弗所其人博學，諳諸經。⁽²⁵⁾彼嘗受訓於主道，且銳志以耶穌之事訓

人，備極精詳，但惟知約翰之浸禮而已。⁽²⁶⁾彼在會堂侃侃而言。百基拉亞居拉聞

而延之，為其述上帝道尤詳。我們若想知道亞波羅後來在哥林多教會得了顯著的地位，和他的名字

之後來在門徒中常為我們所習見，則我們要留心一下這裏之所講。這裏之說他是一個亞歷山大人，已包有他

的學問和他的品格之意了；因為亞歷山大至少已經有兩個世紀與希臘和希伯來的文學接觸，牠現在在希伯來

的學問中是坐首位的。這種學問包含有希臘文的舊約，其他的後來猶太人時代（舊約與新約之間之三百年）

之希臘文學，和有多少希臘的哲學。這處之所云他是「諳諸經」的，意思是他不止熟悉諸經就了，但亦更能曉得

怎樣應用諸經以做其辯論和解釋之張本。須知在當日的時候，人之欲曉聖經是要由手稿得來的，而能讀此等

手稿的亦祇有幾人耳，故人之能夠如此熟悉聖經實非易事。這樣的學問程度，在今日有聖經刊本的時候也是

很少，就以在那些願終生研究聖經的傳道人中也是很少。傳道人之所擅長者會是宣傳，而於窮究聖經一事則

或者會未做到，除非他們真能學效亞波羅耳。

亞波羅雖然諸悉聖經而又銳志以耶穌事訓人，但亞居拉和百基拉聽聞他，不久就發覺他是未明白基督之浸禮的——他祇曉得約翰之浸禮而已。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是辨別得很清楚的，他們不如我們今日的人之糊塗，以為這兩個浸禮是沒有分別的，或以為浸禮不過是一種外面的表示，無足輕重的。他們注意這個問題，他們就立即帶這個有力而又熱誠的傳道者返去他們的家裏，教之以浸禮的真理。他是一個虛心尋求真理的人，他很歡喜接納他們的改正。他研究浸禮，他於是明白約翰的浸禮是沒有聖靈之應許的，這就是與基督的浸禮之最大的區別；且約翰的浸禮是無浸於何名的，而基督的浸禮則浸於父子聖靈之名（馬太廿八：十九）。他後來究竟有再受浸沒有呢？這個疑問會在後面第249頁十九章五節之下討論之。

在這裏有為吾們所注意的：即是百基拉幫助她的丈夫給以更完滿的教訓於亞波羅。這足以解釋有些忠主的婦人幫助使徒和傳道人傳播福音的情形；此等婦人雖做一個有力而又著名的幫助者，但我們仍不能抹除了聖經的根據而謂這些著名的婦人曾在公衆聚會內站在講壇上去宣講。

27, 28節 亞波羅現在決意離去以弗所探候保羅在亞該亞所培植的教會；但路加未說明其離去之原因。

(27) 亞波羅欲往亞該亞諸兄弟勉之，且致書門徒接納之；既至，大有助於由恩而信者；

(28) 蓋於衆前力折猶太人，引諸經指明耶穌為基督也。由一個基督徒團體寫薦書去別個基督徒團體，此為第一次說及。薦書之為後來的人普通應用，可以參看哥後三章一二節。兄弟之所以「勉勵」

他去，是因為他有特別的才能的，他們知道那裏的教會有與猶太人辯論之必要。這些兄弟是誰，除我們已知亞居拉和百基拉外，路加在這裏不告知我們；但我們遲些會知道（十九：二）他們所希望於亞該亞之兄弟的，是要亞該亞的兄弟知道亞波羅之有力的幫助而歡歡喜喜接納他，而他亦確能夠折服猶太人。他的特別才能是擅於應用聖經他確能打到猶太人裏頭，且能堅固信徒的信仰。折服人不止是常常令人明白便了；但我們有憑據以知亞波羅除了折服人外，他更能引人入教會；因為我們看保羅後來對於他的工作，說他是灌溉其所種植之教會的，他又變更他的句語說『我起基，別人建築』（哥前三：六—十）保羅在哥林多之一種比較的失敗，和亞波羅之成功，這件事足以解釋傳道人之才能與學問各有不同，有些團體確是需用某種人的就一定要某種人。

三 保羅到以弗所及再施浸十二人（十九章一節——七節）

1——7節 路加現在到了其所說之點了，他為這點而忽忽地把保羅之由以弗所至安提阿的水程和由

安提阿經加拉太弗呂家的陸程畧說一過。保羅前次傳道的時候，在他的心目中曾欲往亞西亞而為聖靈所阻，

（十六：六）他這次可以在那裏起首其工作了；他亦更踐其從前歸去安提阿時謂若上帝許我則我將返爾之言。（十

八：廿二）（一）亞波羅在哥林多時，保羅行經上邊一帶地方至以弗所遇數門徒，（二）問曰：

爾曹信後曾受聖靈否？對曰：否，聖靈之賜否，我儕未嘗聞。（三）曰：然則爾受誰之浸耶？

曰：約翰之浸。（四）保羅曰：約翰施悔改之浸，謂民當信後至耶穌基督也。（五）衆聞

此，則以主耶穌名受浸。（六）保羅為之按手，聖靈臨之，得言諸國方言及未來事。（七）

共約十二人。這段經文，與前段所講之亞波羅（十八：廿五）都足以顯出約翰的浸禮之在當時仍然有些地

方宣傳與實行的；亦更顯出使徒對於受這種浸禮的人之如何。這些人之爲保羅所問而得以做耶穌之門徒的，

他們一定是與亞居拉聯合給薦書與亞波羅之「兄弟」無疑。十八：廿七 保羅之第一句問語，「爾曹信後曾受聖

靈否？」其意當然不是指住在心內之尋常的聖靈而言；因爲這種聖靈是凡悔改受浸的人都必定得着（三：卅八）

是故他斷沒有緣故以思疑他們之得着這種聖靈。但有些門徒，自受浸之後，經過使徒之按手是會得着聖靈之

異蹟的恩賜的；而此就是保羅之所問，他所問的是如此，不單止由我們的思想可以證明，抑亦可以更由他談話的

終結之事實證明。當他們答說「聖靈之賜否我儕未嘗聞」，他就立即見到他們所受的浸禮一定有多少錯誤；是

以他之第二句問語就是「然則爾受誰之浸耶？」他的意思不是問受何種浸禮，而是問受何名之浸禮；因爲當他

一聞他們的答覆時，他就立即指導他們要受「主耶穌名之浸禮」，即耶穌自己所講之「奉父、子、聖靈之名受浸」

之簡稱。馬太廿八：十九 倘若他們已經受了這樣的浸禮，則他們斷不會至於不明瞭受他的名之浸禮所賜之聖

靈。復次，在那個情形中，他們一定會已經被人告知，好像彼得之在五旬節日告知衆民，謂受浸後即得聖靈。他

們不知道受何人的名而浸，所以錯過了保羅第二句問語的意思，他們答說「受約翰的浸禮」，因此保羅就發覺他

們對於聖靈不明瞭之原因；因爲約翰的浸禮是沒有聖靈之應許的，而他亦不以何名施浸。保羅簡單答覆了後，

他們就立即接納保羅的說話，而當他們受了浸後，保羅又爲之按手使有異蹟的聖靈之賜施，即其第一句問語之

所指的。

這些會受約翰的浸禮之人既然要再受浸，現在會發生一個問題，即是否凡約翰的門徒都要再受浸禮。然後可以入教會；倘若不是，爲甚麼這些人又要呢？想答覆這條問題，則好似必要先從「否」的方面答覆這個問題之第一部分；因爲這個原因，使徒中有些（倘若不是全數）是已經受約翰之浸禮的，與其他一百二十人在五旬節前一齊組織教會，他們的情形確是真的，而他們却未嘗再受基督的浸禮；（他們之未再受浸禮，可以於二章四十一節之「字見之」）而若這班人確未再受浸禮，則同樣來講，其餘約翰的原有門徒亦應可以不須再受浸禮，可以加入教會纔是。然則這些在以弗所的人爲甚麼又要再受浸禮呢？最確當的答覆，也是與這件事實唯一符合的答覆，就是自約翰的浸禮停止爲正式的典禮之後，他們曾受浸於亞波羅，或受浸於其他如亞波羅所教的人。約翰的浸禮，自五旬節使徒實施基督的浸禮之後已經不爲正式的典禮了；而且自約翰入獄後亦無一人能得真正之約翰的浸禮。就以耶穌他曾在在約翰未入獄之前試過一個短期施約翰之浸禮的，也不久就停止了。由這個真情形看來，則已經停止爲生存的典禮之約翰的浸禮當然不能再接納爲浸禮。這十二個以弗所的人，根據這樣的情形，實直未受過正式的浸禮；而這次就是他們受正式浸禮之第一個機會了。倘若亞居拉在保羅未到以弗所之前知道這件事，在事實上來講則亞居拉必定會等候保羅處決此事，而不自己處置。他必定覺得自己不宜處置此事。這更會真實，無論如何，保羅的問題之意是想確知他們是否已經得了異蹟的恩賜，同時更把這件事實告知亞居拉的。倘若亞波羅不再受浸（他似未再受浸）其原因則或者是因爲亞居拉不知怎樣處理此事；又或亞波羅當其前者住猶太時已受約翰本人之浸了。

這件附事，足以顯出保羅是慣於注意一個地方的門徒在未加入教會前之情形怎樣的；而此亦是今日的傳

道人所當學效之一個先例，即是凡在未招人入教會前一定要想到教會前途之必須妥當無碍。

四 保羅之在會堂及在推喇奴學校宣道（8節——14節）

8, 9節 保羅既改正這一小羣門徒之錯誤後，他第二級就不肯放過那些頑梗的猶太人和充滿城中之拜偶像的錯誤。

（8）保羅入會堂，侃侃而言，歷三閱月，以上帝國之事辯論勸誨。（9）但有剛愎弗順者數人，當衆前詆誹此道，保羅乃去之，亦令門徒離之，日在推喇奴學校辯論。保羅之在這個會堂的詳細情形即與其他我們曾經所見的無異——保羅之所辯論所勸誨之恒久不變的主旨相同，其誠懇亦相同；不信的猶太人之誹謗與阻碍相同；最後保羅與其他信徒之離去會堂和大多數管理會堂的人亦相同。保羅既在哥林多得有藏身的地方，他現在在以弗所亦得推喇奴學校做他的藏身所。

10——12等 路加對於保羅之在哥林多的時候有一定的紀載，他現在對於他之以弗所的時候亦有一

定之紀載。（10）如是者二年，致居亞西亞之猶太人與希利尼人悉聞主道。（11）上帝

假保羅手行非常之異蹟。（12）甚有自其身取巾，或圍裙，加諸病者，病即退，邪鬼亦出。

這裏所講之二年，加上在會堂的時候三個月，則保羅之在以弗所爲其二年有三月——他居留的地方以這個城爲最久（他在廿章卅一節說「三年」者是頭尾三年之謂）這裏之所謂他行「非常的」異蹟，因爲他的異蹟之性質是非常的，這會使我們記得彼得傳道時之所行者爲一次（五·十五）和我主傳道時之所行者爲一次（馬可六·十五）。

（十六）這樣的異蹟，我們應與其他的異蹟都一同置信。這種異蹟會令到許多人熱心尋求醫治的權能之利益。

無怪乎「凡居亞西亞的，」意即凡羅馬所轄之亞西亞的，都得「聞主耶穌道，猶太人與希利尼人。」凡能來聽的都自然會來聽，而凡聽的亦自然會想到他們前者無論何往所聽之道。這個結果，創立許多教會，我們後來讀聖經在亞西亞有七個會，（啟一：四）就是這許多教會中之七個教會。

五 術士之被揭破及邪術書籍之被焚（13節——20節）

13——17節 人怎會能夠目擊這些異蹟而不認識神的權能之在其間，我們殊難想像。我們應該想到這

些異蹟就以無神派見着亦會驚駭，最硬心的罪人亦會戰慄。這樣的異蹟，巫者西門見之則欲以金購其權能於彼得；巴耶穌見之則欲使士求保羅明白牠是一種欺騙，而這種人類的卑污之顯現，今於以弗所亦再見到，爲此事的隨着即得了一種嚴厲的譴責。（13）有猶太術士，於邪鬼所憑者，擅呼主耶穌名曰，我藉保羅

所傳之耶穌命爾出。（14）爲此事者，有猶太祭司長士基瓦之七子。（15）邪鬼應之曰，

我知耶穌亦識保羅爾曹誰耶？（16）邪鬼所憑之人，遂躍上彼等之身，勝其中二人，制

伏彼等，使彼等裸體受傷逃出屋外。（17）居以弗所之猶太人與希利尼人皆知之，無不

恐懼，而主耶穌之名不顯矣。這些術士，依照「術士」這個名稱來看，他們是冒用一種權能以逐鬼的；而

他們亦是常常想顯出其成功於人前以獲得多少聲價的。按諸事實，加入去做這等鬼秘事情的一定是那七兄

弟。他們對患鬼的人念咒，念出一種無意義的言語即他們自稱謂得自所羅門的；今保羅的權能之神秘，他們自

然會以爲亦是同屬此類，所以他們注意保羅之逐鬼，以期能夠曉得保羅所用之壓邪語。他們不久就看出保羅

在每一次所應用的都是耶穌之名；他們於是斷定壓邪語就是這一句話；所以他們之中有兩人嘗試此道，叫一個爲鬼所憑的人入去房子裏替他逐鬼，失敗則無人見，成功則可以出而與保羅抗衡。這個惡鬼好似曾爲這兩個卑鄙的人所壓迫，而惡鬼看破他們所應用之術好似是一種聲色俱厲的笑謔。他們裸體受傷逃出來街上行走的時候，自然通以弗所的人都會恥笑他們；但當衆人想深一層的時候，衆人自必會記得他們之這種失敗是因爲誤用耶穌之名，因而耶穌之名丕顯，衆人無不恐懼了。

18——20節 這七個術士失敗後，連到凡在以弗所的術士也失了信用。這個結果是非常之可驚的。

(18)多有信者來，自承其咎，自訴其所爲。(19)素行異術者，多集其書，焚於衆前；計值五萬金。(20)主道盛行而遠播有如此者。這裏之所謂「多有信者來，自承其咎，自訴其所爲」者，我們

幸勿以爲那些已經做了信徒之後的來到承認他們的罪過；但不過說那些現在信主的人來到承認他們以前所犯的罪過而已。至於這裏之燒書的人，說有許多，或者全數，是未曾爲門徒的，他們祇是深深地覺得他們的欺騙行爲之爲罪罷了。五萬金，自必是希臘銀幣；因爲當時以弗所是希臘的一個城，那時所最通用的就是這一種銀書之全數值五萬金，折合廣東的毫銀大約有四萬圓。書之價值，不盡視乎書之數目或書之大小而定，而是視乎書內所載之法術而定；因爲書內之所載，清楚寫明教人欺騙的方法，使買者經過少少的學習便可以弄術如賣書者了。此種神秘，猶之乎製藥的神秘，製藥者以少少的本錢製藥，而賣出則獲其極厚之利，其獲利直至買者發覺其神秘而止。這種情形，完全定了以弗所的名譽，古時的著作家以以弗所爲在羅馬帝國內之第一個欺騙的城，

洵不虛也。

六 保羅預定將來的行程 (21-22節)

21, 22節 主道得了最大的勝利後，保羅現在起首想離去以弗所了。

經馬其頓亞該亞往耶路撒冷曰：至彼後，我亦欲觀羅馬矣。(21) 此事既竟，保羅定意行

拉都二人往馬其頓而已則暫留亞西亞。(22) 乃遣從者提摩太以

之所講，但不過以情形而論則會遠異於保羅之所望耳。

當保羅始初想來亞西亞之省會以弗所城時，他曾爲聖靈所禁阻；而當其欲往庇推尼時，亦爲聖靈所禁阻；(六·六七) 他有此種經驗，他於是若非有神意的應允，他則自己不敢定行程的計劃。就以他已經應允，如在以弗

所時，他亦留下亞居拉和百基拉於以弗所而說：『若上帝許我，我將返而就爾。』(十八·廿一) 所以現在，當其定

意將來的行程的時候，他亦要有『聖靈之允許』。這節經文如此，有幾個註釋家解爲他之定意他是已經得了聖

靈之主使的；但在那個情形，我們不應當覺得其如此，因爲其後來之情形尙未定奪的，他還要視乎其機會之如何。

(羅馬十五·廿四卅一卅二) 這句說話的真意，實是先按諸其自己之前後的經驗，然後構成一個意思，他自己良心上

的感覺以爲聖靈將必與其同意的。提摩太之被遣往馬其頓去，是因爲他可以由馬其頓去哥林多把關於保羅

所傳的道理和教訓指導該處的兄弟；(哥林多四·十七) 而以拉都之被遣往馬其頓則是因爲馬其頓是他的家居之地；

(按以拉都是哥林多的司庫羅馬丁六·廿三) 又或者是因爲他可以幫助提摩太。

保羅之哥林多人前書是在以弗所時所寫的，他曾試過一個時候在那裏有很興旺的工作，他在這封信裏頭說：「我將住以弗所至五旬節；因大而有有效之門開於我前，而敵者益多。」（哥前十二、八、九）這句說話，不獨可以定寫信的地方，抑亦更可以定寫信的時候。「大而有有效之門」之開，可以獨指焚書主道得勝之事而言。然則這封信之寫，一定會是大約在遣提摩太以拉都往馬其頓路經哥林多的時候；帶信的亦必為其中之一人無疑。

保羅之寫這封致哥林多的書信，實在不是其前書；因為他在這封信裏頭說關於姦淫的問題，他還有前一封信說明，「昔我以書遺爾，勿與淫者交。」（哥前五、九）這一句說話，會使我們完全知道那封信的主旨；因為現在之前書亦是有講這個問題，或者那封信可以准其失去無重覆之必要，而又現在之前書所討論的會更比那書精詳得多。

保羅自從寫了那封失去之信後，革來氏的家人，一個哥林多教會的姊妹，來到報知保羅說那個教會怎樣的紊亂和腐敗。（十二、十一）保羅之寫這封信（哥前五）就是想改正這些事情的。他知道這個教會黨派的分裂（十二、三、十一、四）有姦淫，甚至子母亦相姦（五、十一、十三）有些兄弟在法庭訴訟（六、十一、十八）對於他的使徒權發生問題（四、十一、十六、十四、十七）他們的婦人，違背風俗習常，不以帕遮面在公眾地方禮拜（十一、二、十三）對於聖靈的恩賜有多少凌亂和妒忌（十二、三、十四）有些否認復生（十五、十三）主晚餐為大餐所變壞（十一、十七、廿四）除此之外，他還接到這個教會一封信，叫替他們解決結婚和離婚，和食拜偶像之物等事（七、一、八、二）。這封信雖然是否覆這些問題的，斥責分裂的，但保羅的說話極為沉痛，令到保羅自己亦不忍聞。他當寫這封信的時候，他曾力壓其感覺，但他後來亦對他們說出，「昔我哀痛迫切，不勝涕泣，以書遺爾，非令爾憂，乃使爾知我愛爾甚也。」（哥後二

：四）說到他的已往工作之結果，他心實有無限痛苦，但他現在在這裏開大而有有效之門，亦足以撫慰他許多。他有這種撫慰，所以當他留此的時候，他就這提摩太和以拉都往，併持這封信往。

七 銀工之暴徒（23節——41節）

23——27節 保羅在其哥林多人前書中有一句說，「大而有有效之門開於我前，」隨着又說，而「敵者益多，」這句話是表明他並不是不注意到他的仇敵之勢力的。他的仇敵是拜偶像的，迷信的，這兩樣都盤踞了他們的巢窟，但他們不經過一次拼死的奮鬥他們都不會至於消滅。這種黑暗勢力之集合，保羅不久就看見了。（23）

時，因斯道大起騷動。（24）蓋有銀工底米丟者，素製亞底米銀龕，使業此者生意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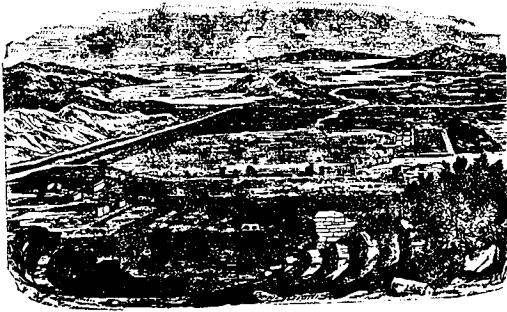
（25）乃集其徒，與類其業者，曰：諸君，我儕以此業獲利，爾所知也。（26）惟此保羅勸導

多人，使之轉移，謂人手所作者非上帝，不第於以弗所亦幾徧亞西亞爾亦且聞且見矣。

（27）如是，不特我業危，爲人所忽，即大女神亞底米殿，亦歸烏有，且徧亞西亞及天下所奉亞底米之顯赫將滅矣。

這番反對保羅的說話，在保羅的反對者中會算是最真實而又最坦白的。他所有控告保羅的都是極真實的，至說他的事業之危險也是真實的。就以他的動機而論也不是裝假的。他對他的利益之收入，他並不羞愧地說出。同時，他與其同業亦更知道他們所錘所磨之銀片並不是上帝，這會比之以弗所的拜偶像者任何一個

以弗所劇場所之殘蹟



都好過。他之恐怕亞底米殿消滅，在古蹟方面來講也是能得吾們感謝的，因為這是古代七奇之一，且是以弗所的光榮。這個殿有二百二十五英尺長，一百二十英尺闊。殿之周圍，有一列六十英尺高之雲母石柱，每一條柱之間隔不及一英尺。柱有一百二十條，每柱之頂有雕花之石板。殿之內則由古時最著名的美術家雕繪各種

形像以爲裝飾，最內的聖所則有一個多乳的粗婦人像，有生殖蕃多之義，人信爲丟士神 *Jupiter* 由天墜下的。在他的偉大之柱廊周圍內，三個或四個所羅門殿亦可容載。這間如許偉大的建築物今竟爲保羅之宣傳所凌辱，無怪乎會激起異邦民衆的惱怒而反對保羅矣。

28, 29 節 銀工底米丟講完了後，一班工匠爲着他們的金錢傾倒的緣故，於是惱怒起來，但他們覺得最易激動人心的就是以其聖殿和其女神做題目在衆人的面前叫喊。(28) 衆聞之，怒甚，呼曰，大哉！以弗所

人之亞底米也！(29) 舉邑擾攘，執保羅之同行者馬其頓人該猶亞里達古同心擁之入劇場。這種呼喊的聲音，會驚動

暴徒聚合起來，如顛如狂，幸而神佑保羅得以身免。他們之要闖入戲院，是因為在亞西亞的城市中之街道甚狹，沒有地方以供給如許多人集合的。那個戲院是半圓形的，是露天的，牠的雲母石座位至今仍存無毀，在以弗所

的遺跡中算是極好的保存。座位大約可容數千觀劇人。

30, 31 節 當保羅聽聞他兩個伴侶被暴徒捕拿擁入戲院後，他就恐怕他兩人會被他們連肉都攆開一片一片的了，他立即就想走去拯救這兩個人。(30)保羅欲入見衆，門徒不許。(31)又有亞西亞長官

數人，保羅之友也，亦遣人勸保羅勿冒險入劇場。他這種受驅使的感覺，他後來寫信給哥林多人

時亦有說出，「兄弟乎，我欲爾知，我在亞西亞遭難，見壓特甚，勢不克勝，致絕生望，自擬必死，致不自恃，惟特起死者之上帝，普拯我於危亡，今亦拯我，且望其復拯我焉。」(哥後一：八—十)他與他的朋友都以爲他一入戲院則必死；而

他之決定人去亦是決定死於其時其地的。他的兄弟和他的朋友長官在當時之禁止他，他認爲「上帝拯他於死亡」。

「亞西亞之長官」幾個字，原文是一個 *Asiarchs* 字的，這一個字是十個有財而又有名望的人之銜頭，他們每年都要選十個人爲其本省之競力技監督的。

至說這些人之爲保羅的朋友，其意即是保羅之所宣傳的和保羅的人格已經爲亞西亞的上流社會所知了。

23 — 34 節 路加既說了保羅被阻入去戲院得免於死，他隨着就引帶我們入去那件事的內容，使我們得見這班暴徒之進一步的舉動。

(32) 羣衆有說此有說彼者，紛亂異常，強半不知爲何而集也。

(33) 彼等從衆中携亞力山大出，猶太人推之前，亞歷山大搖手，欲自訴於衆前。(34)

惟衆識其爲猶太人，同聲呼曰，大哉以弗所人之亞底米也！如此者約兩小時久。猶太

人之恐懼這班暴徒的烈怒是有好緣故的；因爲他們在以弗所反對拜偶像猶之保羅之反對無異，加以保羅自己

也是一個猶太人，凡此皆已爲人所盡知了。倘若他們是盡忠於他們的主義的，則他們應當立即幫助保羅纔是；惟若他們想藉亞歷山大所辯訴的已爲衆人所聞，則又居然顯明保羅是猶太人的信仰之叛徒，而猶太人不必負起保羅所說的之責任。這班人很機警，立即看透了這個詭計，於是大聲呼喊以使亞歷山大的聲音沉溺下去。

35——41節 大凡暴徒的烈怒當着達到最高點時，則必定會焚燒起來，猶之平火之遇着乾柴；但當其起首

竭盡了幾句好說話時則又常會恢復沉靜。我們看下這件事，城中之官長其始不是干涉他們的；但當他們的長久呼喊之聲音將近竭盡其力時，就隨着有合時的和良好的說話對他們講說。（35）城之書記撫衆曰，以

弗所人乎，孰不知我邑乃守大亞底米之殿，及自丟士所降之像者乎？（36）此事既不

能駁詰，則宜靜息，不可造次。（37）況此人非攘竊殿物，亦非瀆我女神，而爾牽之至此

耶。（38）若底米丟與所偕之工匠欲控告人，則有法庭在，亦有督憲，彼此對質可也。

（39）惟若爾曹欲問他事，則可於常例聚會解決之。（40）蓋我儕今日無故擾亂，恐因

之被鞠而無辭以自解也。（41）言畢，則散其衆。這個人這番說話，實是可謂善於處置喧嚷的說

話；而我們亦可以想得這個書記是被那些官長選出以做這種工夫的，因他有這種特別的才能。他的說話，無人

能夠說以弗所人不是虔奉亞底米的，或自天降下之像的，居然是一種爲他們左袒的說話；而他的說話，縱或少數

人反對其事，但他們聽了總要覺得以事靜爲佳。次，說到他們的擾攘原因時，他則自作中人爲兩方調解，他不說

到他們所控訴的爲門徒反對其人手所造之上帝，他祇說此人既非攘竊殿物，亦非褻瀆我女神。他的說話實是

一種完全替這兩個罪犯剖白的說話，尤其是對那些「不知爲何而集的羣衆」有清楚的說明。又次，對於那些爲其私事而至攪起羣衆的人，他則主張最適宜的是求助於督憲的法庭。這種說話，實足以使衆人感覺到要反對這些銀工匠，因爲他們利用羣衆做其自己的利益之工具。最後，他說這種聚集是違法的，違法的緣故是因爲他們的擾攘，羅馬政府一定要全羣開擬處罰，這又足以令到人人自危，他們個個恐怕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不得不要相率而去了。正式散會的手續是這樣的：或因議事完了，或因有人動議散會而爲衆人所採納；這樣，這個書記之散會的方法也是很巧手的，他能使衆人散去而毫無喧嚷的聲音。一班如許兇狠的暴徒，這個書記都能如此容易鎮壓，城中之官長會恭喜此事，這個書記亦會恭喜此事；而門徒亦會多謝上帝他們之逃脫如此容易。該猶與亞里達古雖然由生命絕望中得以逃脫，但他兩人後來爲主道努力而受害亦許久。

八 保羅之第二次往馬其頓和希臘（二十章一節——六節）

一節 (1) 亂既定，保羅招門徒勸之，遂言別，往馬其頓。保羅居在以弗所已經一連許久，

他現在因爲這樣的緣故要停止其居留了。關於其前之「大而有有效之門」不過幾個星期就要突然閉，且更有「許多敵者」攻擊他，他不能在以弗所過五旬節。（哥前 1:6-8, 9）他曾在這個城和這個省成功了許多，但因爲他反對那時間性尊榮的偶像，惹起了羣衆的攻擊，以致其長久勞苦的工作受了影響不少。當其最後離別的時候，那些爲其在三年內家過家戶過戶流涕教誨的門徒兄弟（31節）集合起來，聽其勸勉，更且接納其所留給的苦難，此種離別的苦情誰能道出！他現在向着愛琴海（*Aegean*）那邊岸，即他從前受杖被囚的腓立比方面去了，他的後面充

滿了黑暗，而他的前面又統統都是梗阻。他的感覺之如何，他未到了特羅亞我們還未知道；特羅亞是他搭船去馬其頓的地方，亦是他希望遇提多由哥林多帶消息來的地方。在這一點，他有他自己的說話表出其心中的煩惱。他寫信給哥林多人說：『我爲基督福音至特羅亞主爲我開厥門時，我心弗安，因我不遇我兄弟提多；但我與彼等別，往馬其頓』（哥後二：二十、三）我們已經看見他之許多不寧的感覺了，我們將來亦更會看見許多；但在這一個時候我們所見其心之煩惱的則祇有不能入去已開之門宣傳福音而已。他曾經希望他所不能負之煩惱的重量會由提多之同情心減輕多少，尤其是提多能夠由分裂的哥林多教會帶來好消息；但他的失望的痛苦更加上其煩惱的重量，使他更難負擔，他祇得咬實牙根涕泗滂沱的推進，向着提多所由來的方向推進。他既得了如此難抵的痛苦，他平日之活潑的力量自然不能希望一日恢復起來。就以他後來到了馬其頓得再與腓立比的親愛兄弟相叙之後，他仍然說出他的痛苦，『我至馬其頓時，身無寧處，隨在遭難，患生於外，懼存於中。』（哥後七：五）最後，渴望已久之提多由哥林多帶好消息來，永不忘記其僕人的苦難之上帝釋其重負，由是他在哥林多人後書始變換其語氣：『然慰卑微者之上帝，以提多之來慰我；非第因其至，亦因其所受於爾之慰慰，即以爾之戀慕，憂傷，熱中愛我來告，令我喜而又喜。』（哥後七：六、七）這會使我們知道他之曾經如此憂傷，實不是因爲他自己，而是因爲在福音中之兒女。提多所告給他之好消息就是他的前書之效力；即是會衆已經悔改他們的惡行，他們已經逐出這個亂倫的人；（二：五—十二）他們預備捐款惠助猶太之貧窮聖徒。（九：一二）但提多所帶來之消息亦不盡歡喜得過的。他更告知保羅謂在教會內有損壞保羅的名譽和打倒保羅之使徒的權柄。（十：一、十三—十五）保羅得到這種消息，他於是再寫一封信給他們，那封信是由提多及兩個不記名之兄弟親手

帶去的，(八：十六—廿)叫他們要反對「撒但弟子」的陰謀，鼓吹忠信的兄弟重新其熱心，又告知他們爲道理受苦之種種。倘若我們要知道那封信之寫寄的日子，是很容易證明的；因爲第一，保羅在那封信內講其最近已由西亞來到馬其頓（哥後一：八，七—五）而根據我們現在目前所讀之行傳二十章一節也足以知其剛纔做了這事的。第二，他由馬其頓寫信的時候是正值他將由那省起程去哥林多的時候，（哥後九：三，四十二—十四，十三—二）他在未寫這封之前是不行這條路徑的，（除非其時在哥林多仍未有教會）既寫這封信之後他亦未再行這條路徑。時則爲紀元後五十七年夏，正其春時在以弗所寫其前書之年。（看概論13頁）

2.3 節 保羅這次往馬其頓和希臘的工作，路加以下面的簡括語紀載。

(2) 行遊其境，以多言

勸衆，旋往希利尼地。(3) 居三月，欲舟行往敘利亞，猶太人計害之，遂定意過馬其頓

而反。路加雖忽忽地說過了這個行程，但在這個期間有幾件極重要的事情，這些事情我們可以由保羅的書信知道的。

我們會記得當保羅在異邦人中傳道的時候之對彼得雅各約翰的應許，應許「記得在猶太的貧者」。（加拉太二：六—十）保羅爲踐行其應許，他現在在馬其頓和亞該亞的教會舉行緊急的募捐，即他從前所爲於加拉太

的。（哥前十六：二—二，哥後八：一—十五）他爲謹慎起見，他自己不欲攜帶此項捐款，即使馬其頓教會請他攜帶他亦

不攜帶。哥後八：四 關於此事，其始他確實有不欲去耶路撒冷之意，但他對教會說：「我至，以爾所擇何人，我則以

書遺之，俾携爾金至耶路撒冷，若必我偕行，我與俱往。」（哥前十六：三，四）但無論如何，這件事之重要與時俱進，所

以他後來決定親自前往；而這件事亦確非常的動人。

他之所以變更其意思，是因為在教會內猶太人與異邦人之間之愛漸漸減少的。我們已經見到使徒的命令已經令到安提阿的教會得着極大的安慰了，安提阿教會是辯論起原的地方，牠自得了解決辯論之後，各處教會都受益不少；十五：卅一、十六、四、五。但其他猶太教教師又重起辯論，看得使徒的命令不在眼內。他們的分裂意見，一直爭持到教會分開兩大派而止。他們的勢力，傳染到加拉太教會，令到加拉太教會都變了與保羅冷淡，保羅為他們而願叫他們除去他們的眼睛，因為他們變得很速，返了舊律法的綁繫。加拉太：一：六；四：十五—廿。羅馬教會亦受這種辯論攪擾，猶太人堅持守法以稱義，謂食肉與守聖日都一直在教會做去。（羅馬：三：四、五、十四）。這種情形，令到保羅充滿了不可言的憂愁，當着危險最極的時候保羅就集中他的力量去做這種改造的工夫。

他既為猶太的貧者在異邦人教會中舉行總募捐了，又知道仁愛的勢力會戰勝冷淡的感情了，他於是向前推進他的工作，這件事我們可以在其哥林多人後書看見：『施濟之職，不第補聖徒之不足，益令人多謝上帝；上帝見爾施濟，明爾悅服基督福音，博施於彼，且及於衆，歸榮上帝；彼等亦見上帝錫爾厚恩，戀慕爾曹，為爾曹祈禱。』（哥後九：十二—十四）。他在這件職役所得之良好的結果，他有很大的信任在其中，因為他在這裏所講，好像他們已經成了功的——好像猶太人已經為異邦人的仁愛而為異邦人多謝上帝禱告上帝的。

當保羅激發其兄弟厚施的時候，他的感覺如此；但當其集了捐款，將由哥林多帶銀返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又起首恐怕巴力斯坦的猶太人不接納捐款，以致他所彌縫的破裂將由他們的拒絕而愈開。我們之所以知此，是由於他之痛切懇求羅馬兄弟替他祈禱以期免去這種災患的。他說：『余因吾主耶穌基督聖神所施之愛，勸』

兄弟同我竭力，祈禱上帝，爲我求福，拯我脫猶太不信者，亦使我供耶路撒冷聖徒之乏，爲其所納，使我循上帝旨，歡然就爾，偕爾獲安。」（羅馬十五：卅一-卅二）倘若他這樣的誠懇叫遠處的羅馬教會替他祈禱，你說他一定會求那

直接與他同做此事的亞該亞教會和馬其頓教會更幾多呢？我們在這裏竟然得着一個人爲一大部分兄弟所

懷疑的，又得着一羣和他共被這班兄弟謾罵的人，爲這班離心的兄弟舉行募捐以濟貧；爲他們集了捐金後，又恐怕他們不接納，要聯合起來爲他們不接納的緣故祈禱，徵諸人類歷史實不多見。這件事之舉行，如我們後來所見，會做了慷慨豪俠之開端。但在我們未講到此事之前，我們一定要畧舉多少同類的事實。

當保羅在哥林多三個月的時候，他爲相同的好意舉行大募捐，寫信給加拉太人和羅馬人。這兩封信之寫

寄的日子，我們都認爲同時的書信。能使我們斷定這兩封書同在一個時候所寫的，可以有證據畧述如下：保

羅在其羅馬人書裏頭，講出他把其已在馬其頓和亞該亞教會所募得之捐款預備起程帶去耶路撒冷（十五：廿五，

廿六）這又可以獨說是他現在在哥林多居留最末的時候。復次，居在哥林多的之該猶爲其寫信的時候之旅居

的主人（羅馬十六：廿三，參看哥前一：十四），而哥林多的商埠堅革哩人非比則爲其這封信之攜帶者（羅馬十六：二）至

於加拉太人書則載有保羅初次到加拉太其意即是他已在那裏二次。他的說話是：「爾知我初次傳福音與爾

時，我肉軀荏弱。」（加拉太四：十三）然則這封信之寫寄，乃在其二次探候之後，他有說話表出其寫寄的日子正在

其那次探候之後不久。他說：「素以基督恩召爾者，爾何背之速，而從他福音耶？是我所異也。」（一：六）當其在哥

林多的時候，他離去加拉太僅僅三年有餘耳；在這一個如此短速的時候，他們就竟然變了他們的信仰。最後，證

以這封信之主要的事實和羅馬人書之主要的事實之相同點，兩封信主要都是講出由信稱義的，反對猶太教派

所宣傳之由守法得救的，這足以表明這兩封信的事實都是同在相同情形之下，是故這兩封信之寫寄都是大約在相同的時候。至於在羅馬人書則保羅講其急於往耶路撒冷是則加拉太人書或畧早於羅馬人書。在這兩封信內，保羅都反對猶太教的教訓，同時他又希望他們回復他們對於他自己和異邦人的好感。

保羅既然寄發這兩封信了，又已在各教會選集差委的人了，他於是由水路搭船往敘利亞由水路去比較是快很多的，但他當其將近起程時，依據這裏經文所說，謂猶太人設計陷害他，令他變更他的行程。猶太人這個計劃，大概是通知哥林多與堅革哩之間的山賊預先糾合其黨羽埋伏在那裏的山間，一俟他們經過則搶劫他們帶去耶路撒冷的銀。他變更他的路程，則他不須經過堅革哩在那裏埋伏的土匪就無所施其技倆了。這雖然會用較久的時候，但他得以再次經過其所植之教會，若由水程去則他將無機會以再探候他們了。

4. 5 節 (4) 從之適亞西亞者，有庇哩亞人畢羅斯之子所把德帖撒羅尼迦人亞里

達古西公都特庇人迦猶提摩太及亞西亞人推基古特羅非摩。(5) 惟皆先往，至特羅

亞候我儕。這七個兄弟是教會的差委，他們是由保羅叫各教會選出來携他們的捐款往耶路撒冷的。(哥前

十六：三) 在當日沒有銀行和紙幣的時候，銀是要用人携帶的，更且要不可有多少顯露以防賊匪看見，故須如

許多人携帶。所把德(即所西把德之簡寫)是保羅的親戚，他是在庇哩亞之一個爲保羅所感動而皈主的，他曾

與保羅共同問安羅馬教會的。(羅馬十六：廿二) 亞里達古一定是那個在以弗所被一班暴徒捕拿之馬其頓人亞

里達古(十九：廿九)但他曾逃出而返到其帖撒羅尼迦之家的。西公都(第二)之所以名爲西公都因爲他是其

父之第二子，此猶之德丟（第三）與括士（第四）之名，因為他們是第三第四子。他們三人既然都是在哥林多與保羅相偕的，難保他們不是三兄弟。特庇人迦猶自然不是那個曾為銀工暴徒所執之迦猶。他的家是遠在西方的，他之現在在此，顯然他是追隨保羅作工的人。推基古（幸運）和特羅非摩（養子）在保羅的伴侶中都是新見的名。他們既是亞西亞人，他們一定是當着保羅在以弗所傳道時歸主的，併且是由那裏跟從保羅來希臘的。路加在這裏再應用『我儕』字樣，有表明他亦在腓立比加入這班伴侶的意思（十六：十五）。『我儕』字樣見於保羅之第一次出發傳道，其時為路加自保羅西拉離去腓立比後他留居腓立比距今已七年前了。在這個不見他名的期間，有好多處是忽忽過去和省畧過去的，但從今以後則我們將見其名較詳了。

6 節 倘若保羅的意思祇是經過馬其頓以期安抵亞西亞則他會無時候再到腓立比在他的路程中至少都要多出一日的；但我們看下節經文，又見他在那個城和由那個城去特羅亞。（6）無酵節後，我儕由腓

立比航海，五日至特羅亞與之相會，在彼居七日。那班要先到特羅亞的兄弟，或不北繞腓立比而

已由帖撒羅尼迦或尼亞波利搭船去了；他們之所以要先行，大概是因為要迅速經過那些有盜賊的鄉村，而保羅則因為恐怕他的仇敵認識，他所以再往腓立比教會作短期的居留，其時路加亦加入他的隊伍一齊往耶路撒冷去。當他與路加搭船往特羅亞的時候，正值逾越節七日後之無酵節過完了，這樣會能使我們知其自離了以弗所後已將近有一年多了；因為他之離去以弗所是早過其所原定之日子的，是故他之離去以弗所的時候為昨年五旬節之前（哥前十六：八）。

他前次由特羅亞往腓立比是用兩日的時候。（十六、二十一、二十二）今次由腓立比往特羅亞要五日，一定是因爲逆風的緣故。

當保羅在特羅亞收尾的時候，主爲他開有效之門，但他過其門而不入。（哥後三、十二）現在，最後，從前忽略所未做之事已做妥了；因爲這七個兄弟已先他五日在那裏，而現在又全班人住在那裏七日；這九個人有兩星期的時候住在這個城一定會成功許多呢。

九 在特羅亞之一個主日的聚集（一節——12節）

節 居留在特羅亞收尾之日就是主日。（7）七日之首日，我儕集而擘餅，保羅欲於明日

行，與衆講論，延至夜半。在這節經文裏頭，講出七日之首日爲門徒集合擘餅之日；而在這日之守這個禮

節也是當日門徒聚集的原意。保羅之在這個時候講道實是一件附事。主之設立晚餐的原意，是叫其門徒常

履行行的。主的說話是：『爾常飲此以記念我。』（哥前十一、廿五）倘若我們祇由這句說話的原意解釋而不加上

任何意思，則我們實應常常履行這個典禮。但使徒之於此事，後來得着聖靈之指導，猶之其他主訓得主之親身

指導無異，他們的前例可以做我們的領導者。關於這個問題雖然講得甚少，但雖講得甚少，我們也可以決定是

每個禮拜週要履行一次的。在這裏所說明的，擘餅爲主日叙集之最大的意義；同時我們又看見他斥責哥林多

人說：『爾曹叙集一處，意不在主餐；因爲爾曹各謀先食。』（哥前十一、廿二）此之爲主日叙集的原意，其實猶之

門徒之每逢主日必須叙集，故他門在那日擘餅。這件事實在第二世紀之各教會都是照樣遵行的，第二世紀後

許久亦仍有遵行的，在聖經學者中所舉出之證據亦足以證明這是使徒的習慣；使徒既得了聖靈的引導以行主之旨，則我們自然要遵使徒之所行，我們不能有所推諉。這個典禮實是使我們記念我們的救贖者之受苦的，倘若我們在每個禮拜日記念他的復生，爲甚麼我們又不應記念其爲我們的罪而受死呢？

在這個時候保羅之所以講論如此其長久，是因爲他『將於明日啓行』的；我們再研究下去，我們會知道他不希望再回來見這些門徒；³⁸ 節所以當他與他們同在的時候他盡其所能教導他們和勸誡他們。

8——10 節 他之長久而嚴重的說詞，因爲在聽衆中有一件極驚駭紛亂的事，講至半夜就突然中止。

(8) 所集之樓多設燈火。(9) 有少年名猶推古坐窗上，倦而熟睡；保羅講論已久，少年因熟睡，自三層樓墜下，扶之已死。(10) 保羅下，俯而抱之，謂衆曰，勿號咷，其氣猶存。

這節經文說明聚集的時候爲在夜晚，而聚集的地方爲三樓。他們之所以用三樓爲聚集的地方大概是因爲三樓租銀較平，且三樓更可以避免街上的異邦人爛惹喧嚷。倘若教友中有些是做奴僕的，則祇有夜晚的時候他們始能赴會，而這個時候或者是特選以適合他們的。保羅講道的樓房大概是人衆擠擁，猶推古因爲人衆而自坐窗口上，讓出座位與那些老者；他好像是一個苦力人，不慣失眠，他雖然極欲聽講，但終因倦而熟睡。在講詞未了的時候而走去睡，恐怕是不多合規矩的。當他們扶起猶推古的時候，猶推古已死；但當保羅俯抱他的時候他的生命尚存，這一抱就可以回復其已失的生命。這個情形，猶之睚魯的女之復甦無異。(路加八：四九—五五)

11 節 衆人因猶推古之跌之驚駭，因神的權能令他復生之駭異，又加以半夜時候之靜寂，祇有增加這個聚

集之嚴肅而已。他們不能想到睡眠，而這個聚集亦仍繼續延長下去。他們返上樓上，樓上的燈火仍亮，主晚餐之餅亦仍未施派。保羅雖然講了長久而又誠懇的說詞，但亦未見困倦。(11)乃復上，擘餅而食，相論久

之，至天明遂行。全晚的時候都是這樣的用來做宗教上的講論和談話，在半夜的時候講詞又為一個人死而生復之事所隔斷，他們現在隨着有紀念救主受死之事，會更使他們想到將來復生之好境。到了天明，聚集就宣告終結，在那時必有信徒致送別詞，我想他們的說話必因一別不再返的緣故而至流涕嗚咽。這一晚是永不會忘記之一晚，他們如果想再與保羅多談，就要俟諸將來在天堂永生之日了。

這個送別會在禮拜日朝早或在禮拜一朝早，尚有多少疑問。這班兄弟在晚之上半聚集，其時仍可以叫做『七日之首日』。猶太人或異邦人之計日的習慣，我們沒有證據謂為起於半夜；因此，我們一定要以為那晚是屬禮拜日晚，或是屬禮拜六晚。那晚會是猶太人安息日過了後之晚，這仍然為猶太人門徒所守，而這件事亦會使我們知道在特羅亞之門徒會依其習慣在那晚擘餅。他們之計其主日，在安息日日落之後隨時都可以起計，半夜之後，就是他們擘餅的時候，即我們所計之主日。

12節 路加現在復說猶推古之事。

(12)衆扶少年，見其生，慰甚。

這節經文的意思是說他們由

聚集的地方扶他返去他的家裏。這是在朝早保羅和其伴侶離去他們之後，距離其由窓跌下的時候則為四或五小時之後。他們原來以為這個少年已死，現在這個少年竟仍生存，他們自然有不少的安慰，并且會把其復生的故事歡歡喜喜地去告知其朋友和鄉鄰。

十 由特羅亞至米利都之水路（13節——16節）

13節 當保羅和其伴侶再行他們的長途時，特羅亞的兄弟則返去他們的家裏。

（13）但我儕先登

舟，往亞朔，欲在彼接保羅。蓋保羅將步行至彼，故有是命。特羅亞與亞朔都是在一個半島之對

面。兩處相距，由陸路行，城過城，大約有二十英里之遠；而由海線去，則因為海岸線彎曲的緣故，大約要四十英里。

這樣，當船行其水路的時候，保羅由陸路行亦極易事耳。但保羅已經有了一夜不得睡眠，在這困倦情形之下，為

甚麼他還揀擇二十英里之陸行以增加其困倦呢？有人以為他應該已經搭船在船上的吊牀休息了。殊不知

這也不能減少身心之震動而令身心得着多少的休息。但保羅在其行程中已經由各城得着那俟他之鎖鍊桎

梏監獄之預先的警戒了；28節他為各處教會的危詞所激動而忐忑不寧；他在每一個教會送別的時候他致其別

詞都異常的憂愁煩惱；因此，他已許久渴望能得一個孤獨寂寞的時候以默思和禱告了。我們在這個使徒一生

所做的工作中，我們祇記得他怎樣的努力去宣傳上帝的旨意，和以奇事偉蹟以堅人之信，但恐怕我們會因為羨

慕他的緣故而至失了我們的人類同情心。惟若我們現在沉想他之現在的處境，為其辛苦的工作而一夜未得

睡眠，心中忐忑不寧而勉強樂意去接納有同情心的朋友之安慰，猶復在困憊不堪之下而選擇一日的路程步行

以得靜思默想，會使我們發起我們的人類同情心而聯想到他的困苦艱難。須知在主的葡萄園內之勤勞的工

人是沒有因煩惱失望而放下其重負的，想得多少安寧亦不過在孤獨沉寂的時候自慰其憂悶耳。在這樣的情

形之下，我們最好與保羅同行由特羅亞至亞朔，這會使我們記得這個大偉人所受的痛苦比我們更多。

14 — 15 節 船與這個步行者到亞朔的時候都相差不遠。

(14) 保羅至亞朔遇我儕，我儕接之。

往米利都。

(15) 由彼航海，明日對基阿而行；又明日至撒摩，又明日至米利都。(16)

蓋保羅定意航行過以弗所，免耽留亞西亞，乃欲速行，或可於五旬節至耶路撒冷也。

這個船的行程是一直經過沿愛琴海 *Aegean sea* 東岸散開之海島，我們看一看地圖就可以見了；這裏說這個行程要四日之久。第一晚他們灣泊在米推利尼 *Mitylene* 的港口。這個城是位於這個海島（米推利尼島）之北岸，

頗為美觀，至今仍為一個美麗的商埠，且貿易亦極盛。第二晚的灣泊則為在基阿 *Chios* 對面，這次不用入去港口。

第三日他們則經過這個海灣之口（這個海灣是引至以弗所的）至撒摩，或因想安穩的緣故，是晚就在那裏灣泊亦未可料；到第四日他們行不久就到這個重要商埠米利都 *Mileus* 了。他們行經以弗所時而不耽延，路加已經

解明其原因了。假使這個船能依保羅的意願，則保羅會能在以弗所逗留之後然後到米利都 (17-18 節) 而不至阻

誤其到耶路撒冷的行程；但這個船之航行不如他之所想，他祇有能夠獨由基阿搭別個船到以弗所，冒不能依時

而到之險，由以弗所航往叙利亞耳。他之所以必須於五旬節到耶路撒冷，其原因則是因為其時巴力斯坦之各

鄉村的兄弟聚合在這個城，他不須走往各鄉村的教會施派其伴侶携來的捐款，就在這個城施派便得了。我們

後來竟然見其能依時赴這個節筵。

十一 接見以弗所教會的長老 (17 節 — 33 節)

17 節 保羅因為他所乘坐的船在米利都港口灣泊，至少有兩三日，他於是利用這個時機再見一見以弗所

的兄弟。

(17) 自米利都遣人至以弗所請教會之長老來。

米利都至以弗所相隔大約有三十

英里之遠。保羅原來可以自己親去以弗所而不須差人去叫長老來的，但因為船之離去無定時，故他寧願差人去。倘若保羅不能搭這個船去，則保羅會不能依期到耶路撒冷守五旬節；而若這班長老不能於保羅未離去之前來到相見，則這班長老亦會要行遠許多路程，然後得見保羅。

18 — 21節

保羅之這次接見這班長老所講的說話，實可以做他這次悲愁的路程中與各教會兄弟所講的說話之模型。他起首對他們講的是大畧回復其以前在他們的城中所做之工作。

(18) 既至，則謂之

曰，爾曹皆知，我自初履亞西亞之日，居恒與爾何如。(19) 我事主，謙讓多淚，被猶太人

謀害而遇難。(20) 凡益爾者，我無所隱，或衆前，或家居，示爾教爾。(21) 勸猶太人與

希利尼人向上帝悔改，信吾主耶穌基督。這班長老一定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初結的果子，因為我

們看「我自初履亞西亞之日，居恒與爾何如」之句便可以知。他之講其「謙讓多淚」意思是指我們在上面所見

的之銀工暴徒所給之苦難，會斷不是講其初在以弗所時所得之這種經驗。至於他所講之「被猶太人謀害而

遇難」會顯出其在那裏的經驗之新情形；因為路加已經講出「猶太人在戲院推出亞歷山大在這班暴徒之前講

話」的詭計了。(十九：卅三，卅四) 保羅在其傳道的歷程中，受其國人的攻讐多過受異邦人，這實是令保羅最痛心

不過的。

保羅之說其凡有益於他們的，無所隱諱；或在公衆的面前，或家過家戶過戶，去教訓他們；這兩樣在今日的時

候都是值得我們傳道人去效學的。我們要知道，傳道給衆人，和建立教友的信德，家過家戶過戶去教訓與在講台上教訓都有同等的重要。

保羅在這裏所講之「先向上帝悔改然後信主耶穌基督」已經一度攪亂多少人的頭腦了，且又已供給一種證據與那些主張罪人歸基督要悔改先於信仰之人了。誠然，保羅所宣傳之先向上帝悔改然後信主耶穌基督確是真理，因為他的目的先引人向上帝悔改是做人信耶穌之一種預備。施浸約翰預備人歸基督的路徑是向上帝悔改；耶穌也是這樣；至保羅對雅典異邦人講道，亦是先對他們講出真上帝，然後叫他們對上帝悔改其拜偶像之非；又然後對他們講出復生之基督（十七：廿九，廿二）人之欲歸基督確要先向上帝悔改而後信；但若一個未存信心的人則他亦不會悔改，故我們又要先使人聞福音，信耶穌然後叫他向上帝悔改而信。在普通來講，倘若我們悔罪改過，則我們先預備接納上帝給予我們的光會較好一點；惟若如是，倘若我們專為前者而做，則我們必定會輕視後者。對那些已有多少識上帝但絕未識基督的人講道，則這個宣傳信仰悔改的方法一定是至好的，但若在基督教盛行的國家人，已經由遺傳有了信上帝信基督之信仰的和明白其所犯之罪即犯基督之罪的，則這個方法又會不是至好。然而無論如何，這個方法都是離悔改先於信仰之道很遠的；因為這會要人向上的悔改先於信上帝，向基督悔改先於信基督——一種極顯明的矛盾啊。

22——27節 這個使徒畧同述其在以弗所的工作之後，他就隨着說到其將來，講出他在這次路程心中憂愁的原因。（22）今我心迫切，往耶路撒冷，未知所遇若何；（23）惟聖神每邑示我，有械繫患

難俟我也。(24)然我不以為意，不貴生命，但忻然馳驟，以盡我程，並主耶穌所授之職，

以上帝恩寵福音示人。(25)我素遊行爾中，傳上帝國之道，今而後，知爾不復見我矣。

(26)故我今日，為證於爾，眾人沉淪，我無尤焉。(27)因我以上帝旨告爾，無隱乎爾。

他之說「我心迫切」意思是：指在耶路撒冷有械繫俟候他而言，而他的意思亦是他覺得械繫好像已加諸其身的樣子。他確信聖神的預示會必應驗，應驗的時候好似就在目前。聖神的示告，一定是藉他在每邑所遇之先知；

因為如果直接告知他，則他會不限於各城始得聖神的示告了。這是使徒的預言權不用於先見他們自己的將

來之別一個事證，猶之乎他們的醫病權不用醫他們自己的病。當其增說「我素遊行爾中，傳上帝國之道，今而

後，知爾不復見我矣」的時候，我們不能明白那前者藉由別人示他以多少將來的事情之聖神，現在又直接啓示

與他；但或因他在這裏，根據這些預告，和他自定的意旨，所講之強有力的定案，上帝想他用其餘年在新地方作工

亦未可料。(十九：廿一；羅馬十五：廿三、廿四)

保羅在這裏末部(26-27節)所講的說話，他是回復其剛纔所講之「凡益爾者我無所隱」的，他能無隱於人，他

就說「眾人沉淪，我無尤焉」。「我為證於爾，眾人沉淪，我無尤焉。因我以上帝旨告爾，無隱乎爾。」這兩句說話

的意思，是說倘若一個宗教教師為其自私自利的緣故而不肯以上帝旨告人，則那些為其所忽畧而致沉淪的愆

尤會要加諸其自己的身上。(參看十八：六，以西結三：十六—廿二)這是極可畏的責任，我們幸勿置諸腦後！

28——35節 這個使徒講完了他的已往和將來後，他就隨着說到這班長老和他們的教會之將來，他更且

置他自己於他們之前以爲他們的法則。(28)爾當自慎，亦慎全羣，聖神立爾爲會督，牧上帝教會，卽彼以血而買者。(29)蓋我知去後，必有殘狼入爾中，不惜其羣。(30)爾中將有人起，以叛道之言，蠱惑門徒。(31)爾當儆醒，憶我三年不舍晝夜，泣涕以勸爾衆。(32)今我薦爾於上帝，俾爾蒙恩受道，道能建爾，賜爾有業於聖徒中。(33)我未嘗貪人金銀幣帛。(34)乃自力作，供我與從者之需，此爾所知。(35)我凡事示爾，當如是勞苦，以扶持柔弱者，且憶我主耶穌言，與人者較受於人者有福矣。

這裏保羅稱路加在17節所講之「長老」爲「會督」，有表明這兩個名稱都是用於教會之同一的職員之意；須知使徒時代的教會之會督，不是如今日管理一個大牧區之會督的，但不過是一個教會之職員而已。會督英文叫做 Bishop 是由希臘原文 *episcopos* 得來的，但不是譯意的，因爲這個字通常所應用的意思 Bishop 是與 *episcopos* 的意思有分別的。這個字，英文能與希臘文適相等的實在祇有 Overseer（按此字有監督之意）之一字。保羅爲使這班兄弟深識其責任的緣故，他令他們記得他們是爲聖神所立之以弗所教會的會督。聖神確已給他們以靈力選他們做會督了，聖神之選他們是所以使他們領導教會，使徒之委任他們亦然。保羅所勸告他們的：第一，是叫他們謹慎自己；第二，是叫他們謹慎全羣；第三，是叫他們做教會的牧者；因爲這纔是「牧養」的意義。第一點是要他們本身虔誠，沒有此點則無人能在教會中有價值的；第二點是要他們謹慎全羣，不使教會有逃出他們的注意之外之虞；第三點是要他們牧理教會有如東方牧羊之牧理其羊羣。保羅更令他們記得這個

教會是由上帝子之血買來的，上帝既出了這個代價，則他們自然會盡其所能以造福於教會。保羅又警告他們兩件事，這兩件事都是爲保羅所預見的：（一）是提防那自外而入之「殘狼」，他們是不惜羊羣的；（二）是要提防自內而起之惡人，他們是以叛逆之言蠱惑門徒的。倘若保羅不以警告的口氣去警告他們，則所講之這些危險會是無用的，所以應用「謹慎」的字眼。謹慎則能使他們防患於未然，就使禍患來到亦知所措置。倘若教會的牧者不提防外來的教師，又不提防會內的歹人，實無異那種死的牧羊人，睡眠直至豕狼入了羊羣而不知，或至羊羣散了亦不知。其次，保羅又使他們記得當他們同在的時候怎樣做——記得他們就會學效——即是「我三年不舍晝夜，涕泣以勸爾衆」。保羅有這樣的警說，則他們會能於由外或由內而來的紛擾初顯之時，顧存羊羣而令羊羣得平安。他交下這種責任與他們，他於是對他們說「我薦爾於上帝，俾爾蒙恩受道，道能建爾，賜爾有業於聖徒中」這句話是使他們能夠努力的。他祝福了他們後，說詞本來就可以在此結束了，但他還要再加上第二個勸告，他以他自己本身給他們作則，他又以耶穌的說話給他們效法。他的意思是指照顧上帝的可憐人而言；更且要他們知道他們雖是長老，他們都要學他如是操作勞苦以「扶持柔弱者」。他自己的法則，在下面的說話形容得極其活潑周內，說：「我未嘗貪人金銀幣帛，乃自力作，供我與從者之需；」而他所引主的說話，「與人者較受於人者有福」也是一句最寶貴的說話，這句說話是許多人慣講而不行的。

36——38節 這一番如此嚴重，如此溫柔，如此痛心的說話，講者聽者都會隨着就在上帝面前俯伏祈禱。

泣。（36）言竟，屈膝同衆祈禱。（37）衆大哭，抱保羅頸，接吻焉。（38）爲其言不復見我，甚

以爲憂。遂送之登舟。路加絕不記載禱語隻字。有些祈禱是會因情緒破碎的，所以他們的祈禱因大

哭而中斷，他們的心靈雖然得保羅的祝福而有多少安慰，但他們的祈禱都必至隔斷而不能記。婦人孺子之淚有時尙會輕易灑流；但長成白髮如這班長老兄弟的，數年來忍受危險艱難的，則他們之哭泣，他們之抱頸接吻，自必會是最深的悽慘和悲痛。信主的人之憂愁是柔弱的和純潔的；他們的憂愁會當其祈禱時而更彼此親切和與上帝親切。這樣的憂愁是爲我們所願再感覺的，也是爲我們所想記得的。教會所步行的途徑大都是散開好似這個情境的。當許多行人所行的路徑相會的時候，他們有幾日混合他們的祈禱，他們的讚美詩歌，他們的商議和他們的眼淚，一到了離別之際他們的情境就要好似米利都海岸上的情境了。

倘若保羅離別這班兄弟是在歡喜的情境之下，則這個離別會仍然是痛苦；因爲這次的離別是最後的離別，他們將來的悽慘至無定，而他個人將來的患難亦至無定。在十二個月前，他所遇的患難是多過任何別一個人的。他曾常被囚在監獄裏，亦常與死線相近。他由猶太人而曾五次被鞭，每次皆四十減一，三次被杖，一次被石擊，臥於地，以爲已死。他曾三次船爛，一日一夜在深水裏頭。在他的行程中，他曾受水的危險，受盜賊的危險，受其國人的危險，受異邦人的危險；這些危險在城中有，在曠野中有，在海中有，在假偽的兄弟中也有。他曾受盡了困倦，痛苦，不眠，等等的艱辛。他曾忍受饑與渴，又曾忍受寒不足衣。他除曾經擔當和現在仍擔當之所有的艱苦外，比較畧少的痛苦就要說到照料諸教會了。同時，他的肉體還有一條刺，又有撒但之使者擊他，他曾三次懇求上帝替他除去。他曾爲此而寫信給加拉太人說，『今而後，毋擾我，吾爲主耶穌身負瘡痕。』（哥後十一：廿一—廿八）

十二·七—十；加拉太·六·十七）多數人會已經說，我已受盡諸苦難了，我現在成功的事業是最好的，我一定會再入獄一次，和再得不可言狀的艱苦，故我將來要留存我的地位，居在愛我的兄弟中間，讓我的同伴去完成我所擔負的工作。但他們則沒有這種思想；當以弗所的長老離別這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哭泣，他們默立在岸上直至這個船遠去朦朧，他們返來的時候，失了他們的大教師之領導，一切艱難勞苦都要去忍受。我們現在不可計及他們之返去以弗所如何，或聽他們的路上的憂愁的談話如何；因為我們一定要跟住這個回去的船，和目睹那俟候這個貴客之械繫患難。

十二 由米利都到該撒利亞的路程（廿一章1節——9節）

1——3節 這個船曾一度沿小亞細亞 *Asia minor* 之海岸而行，然後折出大海去。（1）我儕離衆

舟行，徑至哥士翌日至羅底，適帕大刺（2）見有舟，欲濟腓尼基登之而行。（3）望見居比路則右行而過，至叙利亞於推羅登岸，因舟在彼卸載也。他們之能夠由米利都駛船直

至哥士島 *Cos* 足以表明第一日是很順風的。他們之灣泊在羅底城 *Rhodes*（島名亦是羅底）的時候為在夜

晚，地點為港口，港口裝有一個極大的銅像，為世界七奇之一。這個銅像是希利阿士 *Helios* 的，一百零五英尺高，像已於紀元前二百二十四年地震所毀壞；但保羅到羅底時其殘物猶在那個地方。他們轉船的地方帕大刺

Patara 是在里士亞 *Lyca* 之南岸。他們之所以轉船，是因為這個新船正在直駛往推羅埠，恰與他們所欲駛往的方向相同；而此亦足以表明他們原來所搭之船是駛往帕大刺止步的，或是仍傍小亞細亞 *Asia minor* 岸而行

的。當保羅駛過居比路而望見那個海島時，他一定會記得他在第一次出發傳道時與巴拿巴在那個海島的經驗。^(十三：四—十二) 這個船之由帕大刺駛往推羅是要幾日夜在大海面的，不如他們之自離特羅亞後每晚都要灣泊。

這樣的行走，在當日的船是永不會這樣做的，除非他們在夜晚能有月星以照其航線耳；今保羅的船之能在夜晚行走乃是一種特別的情形，我們可以決定那時月色很光亮。保羅之離去腓立比是在月圓後七日；他用五日時候到特羅亞，在特羅亞居留七日。^(廿：六) 如是則共計為月圓後十九日。他們自特羅亞至米利都要四日，由米利都到帕大刺為三日。^(廿：十三—十五；廿一：二) 此七日加上十九日為二十六日；而若他們在米利都停留有三日之久，則將此三日加上二十六日為月圓後二十九日，是故其時月又已再圓了。無論那一個人，於夏

月色光亮的時候在地中海行駛，都是風平浪靜極至爽快的，我們會知道這會撫慰保羅及其伴侶的精神許多呢。

§ 節 這個船在落貨上貨的時候，保羅得有機會登岸與該處的兄弟相會。

(4) 見有門徒，與居七

日；門徒感於聖神，謂保羅勿上耶路撒冷。

這句話『見有門徒』表明有保羅差人去尋見他們之意；

而我們亦可以推知自這個教會建設後保羅未曾到過這個地方，他的同伴亦未曾到過，他的同伴統統都是生於外國的，他們現在在這個城大家都是生客。但推羅的教會之創設，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們都可以核對耶穌在加利利諸城所講的話：『若我之異能施於推羅西頓則早已衣麻蒙灰而悔改矣。』^(馬太十一：廿一) 我們不必明白這

班推羅兄弟之懇求保羅勿往耶路撒冷是由於聖靈之默示；因為這會要使保羅遵從他們，而他亦一定會遵從他們；但我們要明白聖靈之默示他們，猶之在別城默示門徒無異，所默示的是有什麼在耶路撒冷俟候保羅，叫保羅

勿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們就叫保羅勿上耶路撒冷。他們之懇求保羅勿往耶路撒冷，足以顯明他們雖未被保羅宣傳福音，他們都已知保羅之名而欽佩保羅之工作了。

5. 6 節 七日既過，（在此七日內包含有一個主日，門徒必在此日齊集擘餅）米利都的悲痛離別情境又復演於推羅岸上矣。（5）越七日，我儕往，衆與妻兒送至邑外，皆於岸上屈膝祈禱。（6）言

別，登舟，衆乃歸。這裏的離別情境，比較在米利都的會更足感人；因為婦人孺子的滾泣與男人的滾泣混合起來。雖然，但他們的心會由祈禱而得着多少安慰，而這一別推羅的聖徒亦會永不忘記。

7 節 水程之末，都僅一日就完了；因為陸程亦不超過一日。（7）自推羅至多利亞買水程既盡，

乃問安兄弟，同居一日。保羅之在這裏尋訪其兄弟，有如在推羅足證這個地方亦已有福音宣傳到了。

這個地方前者曾爲亞薩 *Asar* 族所居住，但自被虜後中間已變爲希臘的城了。

8, 9 節 保羅之在多利亞勸告兄弟，僅此一日就足了。（8）明日，我儕別，至該撒利亞入傳福

音者腓力家居之，彼乃七會佐之一也。（9）此人有女四，皆處女，能言未來事。由多利

買 *Ptolemais* 是有一條路運繞哀克海灣，*Bay of Acre* 成半圓形，沿平坦的海邊，直至卡米爾山之海尾的，*the sea*

ent of *Mt. Carmel* 復由那裏起，路則成直線，向南沿地中海岸引至該撒利亞。由多利亞至該撒利亞之距離大

約有三十五英里，需時大約要兩日之久。

這裏之稱傳福音者腓力爲「七會佐之一」，這個人明明是與第八章所講之腓力相同。在那章之末說他傳

福音由亞鎖都至該撒利亞之諸城（八：卅九、四十）現在我們見他住在該撒利亞城。他之四個處女能言未來事，自必是由他培育許多得來，她們具有美好的品格，聖神就予以特別的恩賜。他的住屋一定是一間廣大的屋，因為他除自己家眷外又能招待保羅們九個人。

十三 亞伽布預言保羅被囚（10節——14節）

10——14節 當保羅住在腓力家的時候，他又得着第二個警告，這個警告與其在米利都和在推羅所得的都是相同的。（10）居多日，有先知名亞伽布者，自猶太來，（11）就我儕，取保羅帶，自縛其

手足，曰：『聖神言，在耶路撒冷，猶太人將如斯縛此帶之主，解與異邦人矣。』（12）我儕與其地之人聞言，勸保羅勿上耶路撒冷。（13）保羅曰：『爾曹胡為哭以摧我心？我甘為』

主耶穌名，不第受縛，即死於耶路撒冷亦可。（14）我儕見其不受勸，則止，曰：『主旨得成矣。』雖然路加在這裏介紹亞伽布之名出來好像以前總未曾說過他的名字的樣子，但他一定是那個自耶路

撒冷來至安提阿預言飢荒的亞伽布無疑。（十一：廿七——廿九）亞伽布的預言表示得極其活潑有力，他這種表示的樣子是仿效有些舊約之先知的（耶利米廿七：一——十一；廿八：一——十七；撒加利亞十一：七——十四）保羅的同行伴侶

從前是未曾試過勸其勿上耶路撒冷的，但今亦要與該撒利亞的兄弟勸止了。對於此點，保羅雖然會感激他們的同情心，但當他們誠懇勸止的時候，保羅覺得此輒必負，意志非常之堅強，不屈不撓。他的意思，是要為耶穌名而犧牲，覺得服事耶穌是至高無尚的。當他們見得他們的懇求無效時，如果以少信仰的人觀之就會以為保羅

爭其意氣了，但他們覺得保羅之所以如此其堅強，是有上帝手引帶的，是故他們就立即呼喊說：『主旨得成矣。』

十四 由該撒利亞至耶路撒冷之路程（15-16節）

15, 16 節 亞伽布的預言好像是在保羅等在該撒利亞之末日的，而我們雖可以信保羅等初在該撒利亞居住的時候，他們會與該地方的聖徒有豐富的宗教上之交際，但我們亦可以必其於臨別之日煩悶憂愁。（15）

後，我儕束裝上耶路撒冷。（16）該撒利亞數門徒同行，携我儕至居比路人拿孫家，彼

固一老門徒也，我儕居其家焉。保羅竟能趕到耶路撒冷過五旬節，因為我們已經計算由逾越節至其

到帕大刺之日為二十九日（卷27頁3節註釋）我們現在要加上，由帕大刺至推羅為三日，在推羅有七日，由推羅至該

撒利亞為四日，如是則共計為四十三日，由逾越節至五旬節為五十日，五十減四十三，故可以知道保羅在該撒利

亞有六日。但我們所計的日子是全日的，如此，則在該撒利亞會是六日有餘。路加之說他們在該撒利亞住

『多日』，不是有比在別處住多好多日的意思，不過云現在上耶路撒冷是極重要的，而又有如許多人共去，這不足

兩日的路程不必去得太快，在該撒利亞住多幾日罷了。然而他們亦自必會希望快些完了他們的行程。居比

路人拿孫能夠有一間屋在耶路撒冷給保羅等居住，足以表明他是一個富翁，他除在居比路有屋外，在耶路撒冷

亦有屋。他之稱為『老門徒』，是因為他已做了門徒許久的。



第四篇 保羅之五年的監獄生活

(廿一章十七節至廿八章卅節)



第一段 在耶路撒冷監獄

之情形

(廿一章十七節至廿三章卅節)

一 保羅之被長老歡迎及勸告(17節——25節)

17節 保羅在前所禱，憂愁迫切，希望好幾個月，的時候現在來到了，保羅此來，保羅亦早已知道在這個時候

耶路撒冷之聖徒會歡喜接納他了。(羅馬十五：卅二) 路加說：(17)我儕至耶路撒冷兄弟欣然相接。

倘若路加在這裏講出保羅所携來之捐金，則我們會希望在這節經文講出更歡喜接納的情形。但他雖然不講

出這件事，我們亦可以隨意推知他們之歡喜接納他亦更因為他有捐金携來。保羅之來耶路撒冷的主要意思，

及其祈禱的主要意思，現在已告完成了。他既然歡歡喜喜完了他的義務和職役，則主之付他於耶路撒冷背逆

的人之手亦不過次要之事耳。

18

25節

路加既已講出兄弟歡喜接納，他現在就隨着講出當時的詳細情形。

(18) 明日，保羅與

我儕入見雅各諸長老亦在。(19) 保羅問安，一一述上帝遣已在異邦中所行之事。

(20) 衆聞此，則讚主，謂保羅曰：兄弟，爾見猶太人信主者多少萬，彼等皆熱中守法者。

(21) 彼聞爾於異邦中，教諸猶太人，背摩西言，生子不需割禮，亦不從其例。(22) 衆聞

爾至，必集，將若何？(23) 孰若從我儕言：我儕有許願者四人。(24) 爾携此四人，與之同

潔，代爲出資，俾得薙髮，如此，則衆知前所聞者皆謬，爾固守法而行之者也。(25) 至於

信主之異邦人，我儕曾遺書約定，不必守此，惟或祭偶像之物，血，勒死之牲，淫，而已。

(26) 明日，保羅携此四人入殿，同潔，告以潔期已滿，爲各人獻祭。

在18節裏頭，雅各之名不列入長老之列，這足以表出雅各不是長老。關於此點後代教會之組織變更時，聖

公會叫他做耶路撒冷教會之會督，因爲他在這裏好似是高過這班長老的。但會督的名稱這樣的應用，在新約

裏頭是沒有一處可以做根據的；因此，按諸聖經的道理，這不能謂爲上帝所定。依我們所見，在第17頁九章廿七

節之下，則我們知道雅各的等級是在使徒之次級，而在這裏之說他的位置是在耶路撒冷教會之首，則是因爲當

時十二使徒沒有一個在場的。保羅現在之「一一」述上帝遣其在異邦中所行之事，他會不能越過十五章所紀

之事；因爲十五章四節以前的事他已於其時對雅各及衆人述說過了。當他們聽了後，「他們就讚頌主」，這足以

顯出他們對於保羅之所行所教意見完全相同，與今之唯理派所講之保羅與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意見不對是相反的。

這班兄弟對保羅所講的說話，一定是由雅各做代表的，此番說話清楚說明耶路撒冷教會對於法律和割禮的情形，亦更講出教友對於保羅之預存的成見。這番說話第一，說這班門徒是「熱中守法」的（20節）第二，說他們仍然繼續行割禮；（21節）第三，說潔淨的律例，雖然是屬於獻祭的，但基督徒亦仍要做；（23、24節）第四，說這些律法異邦人兄弟雖不必遵守，但他們仍須遵守大叙集時以全教會名義所寫的書信之所講。（25節）衆人預存成見反對保羅的理由，亦有同等的清楚說明。衆人之反對保羅的理由是因為保羅教異邦人遺棄摩西的律法；所遺棄的有兩點：第一，教他們「不要施行割禮」；第二，教他們「不從其例」。這雖不指出什麼律例，但在猶太人的良心中覺得守律例是極緊要的。（21節）雅各與這班長老的獻策，叫保羅依他們的說話而行則衆人會知前所聞者皆謬，這種獻策是至好的，因為雅各與長老固知保羅是一個守法而行法的人，而保羅既是一個守法的人亦必會同意去做。保羅確未曾教猶太人不割其子，因為他曾親手割一個半猶太人提摩太。保羅亦確未曾叫他們遺棄摩西律法；因為他曾在一年前寫信給哥林多人，說他於猶太人效猶太人，以救猶太人，於法下人則效法下人以救法下人。（哥前九：廿）我們如欲把這個情形與保羅在那封信所講的相和合，則我們要看清楚保羅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一方面要與人表同情，而一方面又要無違於上帝。他曾說：「法是引我們到基督的教師，信仰既著則『我們不再在這個教師之下』」（加拉太三：廿四、廿五）猶太人「由基督之體而死於法」（羅馬七：四）和在基督內則受割與不受割皆與無益。（加拉太五：六、六、十五；哥前七：十九）但當他這樣的教訓時，他覺得猶太人繼續守法之錯誤；

他不過使他們明白在他們的良心上覺得無須再受律法之束縛而已。然則他與極端的猶太教徒之唯一的區別，祇有是猶太教徒則覺得守法是義務上之必要，而保羅則覺得守法是無關重要的罷了。

保羅之與這四個有許願的門徒同潔，以使衆人明白他們所前聞的之謬妄，這件事足以表明保羅更不是破壞律法的。這四個門徒是有拿西勒許願的，Nazirite Yow（拿西勒有離世俗成聖之意）他們在這個許願未終結之前曾由死屍而蒙不潔。^{23 24 25 節；參看民數記六：六—十二}這要使他們舉行一個潔禮，這個潔禮要七日始完，在祭壇剃髮，獻贖罪祭及燔祭。保羅之替他們所做的事，第一是代他們『出資』，即代他們出銀買祭物所犧之牲；第二是於他們的潔禮完滿之日入殿去告知祭司，使祭司可以預備獻他們的祭物。後一件事他們自己不能做，因為當着他們不潔的時候，律法不准他們入去猶太人廊的；但保羅之不潔則不是因為接近死屍的緣故，而是因為別種緣故，他潔衣沐浴能以一日時候就便可以潔了。^{（利未記十五：二—廿）}現在保羅與他們共同獻祭，對於律法如此其有力表示，他好像與其所說之『基督之血贖人之罪』之理不相符合。對於此點，我以爲一定要參考他後來寫與以弗所人的信，尤其是寫與希伯來人的信，他所說的不能與其現在所做的相符合；因為在那兩封信中清楚說明：基督之死，上帝已經廢除律法中的規例，即他所謂範離之隔的。^{（弗二：三一—十五）}是故亞倫的祭司職已被廢除了。^{（弗七、八章）}基督之犧牲已完全替代禽獸之犧牲了。^{（來九、十章）}但在保羅之較早的書信中，雖然所寫的包含有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到底還未清楚啓示與他，即其他門徒亦被啓示甚少；因為上帝歡喜用保羅做啓示其這種意旨的主要工具。在那個時候，保羅的思想和衆兄弟的思想，對於這個問題是與最早的門徒之於哥尼流飯主前之異邦人得救的問題處在相同的情形。倘若彼得對於異邦人得救的問題在其五旬節日的說詞

不甚明白，而要等到上帝爲哥尼流飯主的事啓示與他然後完全明白；那末就不怪得保羅在其早日所寫的書信不甚明白此事而要等到他後來得有明白的啓示然後完全明白了。這件事之所以如此，我們可以解釋謂聖靈之引導使徒識真理，不是在一個時候就引導他們完全識了的，而是逐步引導他們的。在希伯來人書中，上帝清楚啓示在摩西下之犧牲獻祭和祭司職役與在基督下的有莫大之區別，這番說話是在猶太人聖殿未毀滅幾年前所寫的，及至聖殿毀滅時則凡摩西律例規定之犧牲獻祭俱要一律遍於廢除了，因此，無論那一個猶太人基督徒，雖然從前因爲重視其祖宗所遺下之規例而至不能看見這條問題之真理的，至是他們亦已能看見了。

二 保羅之被暴徒攻擊及被千夫長逮捕。(27節——36節)

27——30節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兄弟歡迎之後尙算有幾日平安，過了這幾日他的惡命運就到了。(27)

七日既竟，自亞西亞來之猶太人，見保羅在殿，唆衆執之；(28)呼曰：以色列人助我，此人隨在播教，攻我及法與聖所，更引希利尼人進殿，聖所爲其所污。(29)蓋衆曾見以弗所人特羅非摩偕保羅在城，疑保羅必引之入殿也。(30)於是舉城震動，民共趨執保羅，曳出殿，殿門閉。這班唆衆執保羅之「亞西亞的猶太人」就是保羅在以弗所曾由之而受多害的猶太人之一部分人。(廿一九)他們之僞控保羅隨在播教的事，雅各已把所得之這種傳聞告知保羅了。(21節)他們實沒有緣故信保羅曾引特羅非摩入殿；不過他們曾見特羅非摩偕保羅在城，他們以爲激起衆人的烈暴莫過於利用此事而已。他們之所爲，謂爲就算是底米丟爲亞底米殿鼓動異邦人之一種成功亦可。(十九：廿三——廿八)

他們執保羅的地方是在聖殿之猶太人廊；因為異邦人是祇准入到外廊的；這樣，這裏之說他們牽保羅出殿，其意即是說他們牽保羅出去猶太人廊而入異邦人廊。在異邦人廊之外，現在有一百五十餘畝之地，其時則無地方以容納如許多人之暴動的。

31——34節 保羅前在哥林多時曾有一個羅馬官救他於其國人之手，他這次亦然。(31)欲殺之，舉

耶路撒冷洶洶，傳聞至營之千夫長。(32)千夫長率百夫長士卒趨至，衆見千夫長與

士卒，不復扑保羅。(33)千夫長前取保羅命以二鐵索繫之，問其爲誰？所爲何事？(34)

衆譁不一，當亂不得情，命曳入營。這裏之說這個千夫長率百夫長及士卒趨至，百夫長有幾個，各管一

百人，然則他這次之所帶來的士卒實有幾百人之多。若以區區數十人則必不能鎮壓這一班暴徒的。這裏之

說『趨至』乃是一個親眼看見的人的說話；因為在聖殿之廊之西北角有一個安多尼亞 Antonia 祠樓爲羅馬兵

駐所；這個祠樓奠以堅石，高於聖殿之廊二十英尺；由祠樓之門有一路石級直下至聖殿之廊的。這個千夫長看

見這一個人被一班人圍着鞭打，他於是就立即跳入去，出其鐵索繫他，問他是誰，所爲何事，以便知所處理。但暴

徒中之大多數人不曉得他是誰或所爲何事，衆譁不一，於是這個千夫長知非研訊不可，就命索他入營去了。

35, 36節 士卒立即服從他們的長官命令。(35)及陪民擁甚，士卒負保羅(36)民在後呼曰，

去之！保羅因爲受鞭笞所傷，或因爲不欲先其仇敵而走以示其怯志，他不能步行如士卒之速，所以有兩個士

兵昇起他或背負他以速其行。這班控告者既不能趕及，所以他們就在後面呼叫說：『除掉他！』

三 保羅得允許對暴徒說話（37節——40節）

37——40節 保羅雖然受了許多傷痛，又益以滿胸憂抑，但都不能阻止他所欲吐的說話；當他見其將近入獄的時候，他恐怕他的國人會乘這個時候砌詞誣控，他於是覺得有立即訴明之必要。（37）將入營，保羅謂千夫長曰，我有言告爾，可乎？曰，爾識希利尼方言乎？（38）爾非昔日作亂之埃及人，率兇徒四千出野者乎？（39）保羅曰，我乃猶太人，生於基利家之大數非鄙邑之民也；請許我與民言。（40）許之，保羅立於階搖手，使民緘默，遂以希伯來方言語之。

這兩句簡短的談話，便足以見這個千夫長在這個喧嚷的時候之失察其囚犯了。他所錯認之埃及人，一定是約色弗 Josephus 所講之那一個，但約色弗所講之那一個是帶三千人而不是四千人的。這個千夫長見得現在猶太人聲勢洶洶攻擊他，他以為恐怕就是這一個人。當他知道保羅是一個猶太人，且是名邑大數之民的時候，他就覺得這班猶太人反對他之出奇，他於是允其所請，准其向衆人說明一切。他既然得了允許，士卒於是放他下來，使他立於階上，併解去鎖手的鐵鍊；因為他能對衆「搖手」以使民緘默。他的使民緘默方法亦即亞歷山大在以弗所對暴徒所用的無效方法（十九：卅二）。但保羅則能使衆民緘默，且當他們聽其所言為希伯來語時，其「默益甚」（廿二：二）。

四 保羅對暴徒所講的說詞（廿二章1節——21節）

(1) 在他未歸主前的情形 (1節—5節)

1——5節 千夫長錯認他，衆民也不知他所爲，他於是起首說明他自己。

今欲自訴，請聽我言。

(2) 衆聞其言希伯來方言，默益甚。

(3) 保羅曰，我誠猶太人，

生於基利家大數，但長於此邑，爲迦馬列門下，勤學祖宗之律，爲上帝而熱衷，如今日爾

衆然。(4) 我曾窘逐斯道之人，欲死之，無論男女，繫解於獄。

(5) 祭司與諸長老，可

爲我證，我曾受其達兄弟之書，往大馬色繫在彼者，曳至耶路撒冷受刑。

在這班聽者中，有

些是保羅從前逼害基督徒的舊友，有些也是保羅歸主後的仇敵，對於保羅在這裏所講的事實，自必會完全知道，但這些事實却不會爲這全羣人所共知；而保羅現在所講的事實，其意思第一就是解釋其中有如這個千夫長的疑惑，第二就是使他們知道對於基督之道的態度，他從前亦與他們表同情。

(2) 他之歸主的情形 (6節—16節)

6——16節 前面的說話，可以做他這篇說詞的引言，既可以使衆人與其表同情，亦可以同時使衆人知其

現在所站立的地位；他既蓄有這樣的意思，他第二步就說到其歸主的情形。

(6) 行近大馬色時約日中，

忽天有光環照我。

(7) 我卽仆地，聞聲謂我曰，掃羅掃羅何窘逐我？

(8) 我曰，主，爾爲

誰？曰，我乃爾所窘逐之拿撒勒人耶穌也。

(9) 同在者見光而懼，但不聞語我之聲。

(10) 我曰，主，欲我何爲？曰，起，往大馬色，將以當行者悉示爾。(11) 緣光之耀，我目不見，偕我者援我手，至大馬色。(12) 有名亞拿尼亞者，守法敬虔，爲同邑猶太人所稱，(13) 就我，立而言曰，兄弟掃羅，可復見，遂得見。(14) 又曰，我列祖之上帝選爾，俾知其旨，見彼義者，聞其口出之言。(15) 使爾以所見所聞者爲證於衆。(16) 今尙何待？起，籲其名而受浸，滌爾罪。保羅在這裏所講的說話，有幾處是補路加所未講的。(九：三一—九) 他在這裏講出天上之光環照他的時候爲「日中」；又講出同行者不能聞「主對他所講的說話爲何」。在別方面講，他在這裏倒不講出他在「盲眼時之禁食祈禱」，亦不講出「主對亞拿尼亞所講的話」，而倒講亞拿尼亞爲大馬色之猶太人所稱爲一個守法敬虔者。他之所以要講出這件事，是因爲他想在這班聽者的心中覺得替他施浸的人是一個有體面的人。他更且不講出路加所載之亞拿尼亞的說話，而講出其他。亞拿尼亞的完全說話，我們可以於路加所講的及保羅在這裏所講的得着。他在這裏所講之亞拿尼亞所施的異蹟，其意思實不止是說出他的眼之如何復明，抑亦更說出上帝之悅納他的浸禮。亞拿尼亞之說「今尙何待？」是表出既信之後浸禮就刻不容緩的，然而亞拿尼亞在當時却不知其原因。「滌爾罪」之句，一定是指受浸禮後則罪得赦免而言，而「滌」字的意思就是有洗除之意，猶之沐浴之洗除污穢。他的罪惡之得洗除，一定要經過上帝所指定赦罪的那條路徑。他之必要「籲主名」而爲此，是因爲我們所得之各種福祉是由耶穌之名而來的，尤其是赦罪一事。

保羅這部分的說話之意思，是想猶太人知其由逼害基督的人而變爲信基督的人，其所以變的原因則由於

有異光自天而來環照他，根據列祖的遺訓，是令他不能不要信從的；同時，他亦使他的聽者明白耶穌之復生與光榮。總之，他這番自訴的說話是想他的原告明白其情形的。

(3) 他之被遣往異邦傳道(17節——21節)

17——21節 保羅又進而講到神的權能之使他由迫害者的地位而變為一個護道者的地位是使他特往異地作工異於其他使徒的。(17)及我返耶路撒冷在殿祈禱，神遊象外，(18)見主語我曰，速

出耶路撒冷，爾證我之言，其人不納。(19)我曰，主，人皆知我素因信爾之人，在諸會堂扑之。(20)證爾之士提反其血見流，我傍立，喜其死，而守殺之者之衣。(21)主謂我曰，往哉！我將遠遣爾之異邦。保羅在這裏又告知我們一件有趣的事實，這件事實是路加所遺載的，即當

兄弟送其由耶路撒冷歸大數的時候，(九·廿八——卅一)他自己不願意去，要等到主叫他去，他纔肯去；就以主叫他去，他也有多少不願意去的樣子。他之所以留耶路撒冷而不願去，其意實是因為猶太人知其原為與殺死士提反有關，及逼散教會的人，如今想他們也識真理，變為他的地位一樣。但他之為此，他已忘記了黨人必加害於叛黨賣黨之人之事了。他之不畏猶太人謀殺而進行其計劃，實足以證其為道之勇敢，就使如士提反之死，他也願意呢。

五 保羅的說詞立時所得之結果(22節——29節)

22——24節 不信基督的猶太人對於基督在割禮者中之宣傳，已經忍受許久了，但他們對於允許非割禮

者加入猶太人做宗教上的交通一事仍有莫大的仇視；因此，保羅做一個傳道於異邦人的使徒，自必會激起他們之不共戴天的仇。這班暴徒已經靜聽保羅之表白其爲一個基督徒了，又已聽到保羅之證基督的復生和光榮了；倘若保羅的說詞講到這點便止，則他們或者會已經好好意思的散去了；但保羅不然，他還要講出他之被遣往異邦傳道，豈知這件事他們是視爲莫大之羞恥的，他們就不能再聽下去，而立即要反對起來了。(22)衆聽至此，揚聲曰，去此人於世，不容其生！(23)衆喧呼，脫衣，播塵於空。(24)千夫長命引保羅入營，言當以鞭拷訊之，欲知衆呼何故。他們不敢擲石擊他，恐怕他們會擲着士兵；所以他們的憤怒如頗人一樣，播塵於空中。他的說詞現在要中止了，其餘未講的說詞是甚麼，我們可以於其已講的說詞而判斷之。他之其餘的說詞，一定會是再多講幾句使他們明白神的權能，在神的權能之下他曾做許多工夫的說話；因爲對於他自己的情形他已經表白而無須再爲表白了。這個千夫長是否明白保羅所講之希伯來語，抑或保羅的說話有人翻譯出來，我們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會不明白猶太人攻擊保羅的理由而致失望，所以他就立即施行別種方法以強逼保羅自己述說出來。在當時的時候，羅馬之省官鞭打其罪犯以便認罪，實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25——29節 當保羅被帶入營的時候，在一個百夫長指揮下之執刑者，於是就立即預備其殘酷的刑具了。

(25)方以革帶繫保羅時，保羅謂近立之百夫長曰，羅馬之民，未定擬而鞭之，可乎？(26)百夫長聞此，往告千夫長曰，慎爾所爲，此乃羅馬民也。(27)千夫長就而問曰，爾告我，

果羅馬民否？曰，然。(28)千夫長曰，我以多金市爲羅馬民。保羅曰，我乃生而然也。

(29)於是，拷訊者離保羅千夫長知爲羅馬民，而已縛之，亦懼。這個罪犯在未鞭之前，是先繫

在一條斜倚的柱，繫之以皮帶。這一種綁繫是千夫長之一種恐嚇的手段，而非前者鐵索的綁繫。鐵索的綁繫

是法律的，而保羅之綁繫亦繼續是這樣的綁繫。(30節，廿六，廿九)保羅之於此事，祇有說他是一個羅馬之民；但當

呂西亞 *Lysias* (千夫長名) 表示其以多金買爲羅馬民時，保羅則表示其生而爲羅馬民，保羅之此種表示，其態度

至爲端肅，自然會不能思疑其所說之不真；他既是一個如此堪當尊敬的人，所以這個執刑者就不俟命而已離他

了。保羅之這次救其自己於恥辱和無數的苦難，是由於他之認其自己爲羅馬民。對於此點，我們祇有贊美律

法的威嚴，而在這一個離羅馬京遼遠的省內，和在一個監獄的圍牆內，亦祇有這樣的律法威風——『我乃羅馬

之民』——始能免於非法之刑具耳。

六 保羅被帶到公會前(廿二章30節——廿三章10節)

3) 節 這個千夫長料不到會要由他手處理這個獄犯，但他却疑惑他的處理義務之爲何。他首先就要訊

問這班暴徒；其次就要聆聽保羅的說詞；又其次則甚至要用鞭笞審訊的方法；但他仍與前時一樣的不知保羅之

案情。現在他又再進一步。(30)明日，欲得猶太人訟之之情，解其繫，命祭司諸長與全公會至，

携保羅下，立於衆前。這個聚會的地點是在聖殿之異邦人廊；因爲呂西亞和他的士兵是不准入去猶太

人廊的；我們看『携保羅下』之句，會更符合我們前者所言之安多尼亞彌樓(兵駐地)是高過這個廊的。(看第288頁21

章卅三節至卅四節之註釋

1, 2 節 這個獄犯與他的原告現在會面起來了；他們要他先講。

(1) 保羅注目視公會曰：兄弟

乎，在上帝前，我素以良心行事，越至於今 (2) 祭司長亞拿尼亞命左右擊其口。亞拿尼

亞的說話一出，自然就有人立即攔保羅之口。亞拿尼亞是一個祭司長，一個罪人在他的面前說得如此驕傲，謂

在上帝前素以良心行事，他自然要以爲侮辱公會了。擊其口是容易許多過與其辯難的。保羅的說話之於我

們，我們自然會相信是真；不過他所講的，是包括其從前逼害教會的時候而言，抑或祇是指其自做基督徒以後的

時候而言罷了。自然是包括後者而言；但他後來說其從前覺得要多方反對耶穌之名是出於良心的，(廿六：九，

這又會使我們知道他的意思亦是包括前者而言呢。

3 — 5 節 保羅的說詞爲此一擱而至中斷，令到保羅的義憤不得不要發洩出來了，他那種義憤與其前

者痛責巴耶穌的義憤無異。(十三：十) (3) 保羅曰：粉聖之牆，上帝將擊爾，爾坐，宜依法審我，乃

違法命擊我乎？(4) 左右曰：上帝之祭司長，爾乃詬之乎？(5) 保羅曰：兄弟乎，我不

識其爲祭司長也；蓋記有之，勿誹爾民之有司。這幾句不是徒逞意氣的憤怒語。這番說話實

可以叫做義怒的說話，因爲上帝一定會不肯放過這一個不公道而又偽善的人。這件事恰似我主的經驗，當我

主「怒目」環視這一等人的時候，他就立即行他們之所謂罪的。(馬可：三：五) 此即保羅之所謂「怒而勿罪」的道

理。(弗四：廿六) 但無論如何，保羅當知其所怒責之人爲祭司長時，保羅就立即許其爲祭司長，惟若保羅早已知其

爲祭司長，則保羅亦不會如此斥責他了；是故保羅之斥責不能謂爲不公。由此，我們在這裏會得一個很適宜的辨別：即是一種斥責的說話，在說話之本身會完全公道妥當，但對於一個有官職關係的人而講則又或有不當。倘若保羅已知亞拿尼亞爲祭司長，且又在這一個時候沒有所許之聖靈的指示（馬太十：十七—廿）則保羅斷不會如此斥責了；且人類亦將失其利益了；因爲這樣的斥責會幫助一個人堅固其道德的。保羅未嘗與亞拿尼亞晤面，他不識亞拿尼亞因爲這個亞拿尼亞不是福音書中所講之亞拿尼亞，但不過是一個新僭稱祭司長的人而已；而我們亦可以必其在這個候不穿起其祭司長袍或戴起其祭司長徽章，否則保羅必不至於不認識他的地位。在這個時候他之所以不表出其爲祭司長，則是因爲祭司長不是要常列席公會之會議的，尤其是如這一個突然召集的會議。這一個亞拿尼亞是大祭司長中之至卑劣者。他之罪惡和強索的事蹟，約色弗 Josephus 有幾章紀載其全事，他之結局是被人暗殺而死。

6 — 10節

保羅現在所站立的地方之於他，不可謂不熟的。他一定會記得公會中之許多人，而他對於他們之分裂的黨見亦必會很熟悉。他曉得鼓動逼害之首要是嘔吐駭人，即如他們起首所做的，所以他欲得嘔吐駭人之助（倘若可能）。我們請讀：（6）保羅知衆半爲嘔吐駭人，半爲咤喇嘖人，乃於會中呼曰：兄弟乎，我咤喇嘖人，亦咤喇嘖人子，因死者復生之望，我今受審。（7）言竟，咤喇嘖人與嘔吐駭人爭，衆遂分裂。（8）蓋嘔吐駭人言無復生，無天使，無靈，而咤喇嘖人則言皆有之。（9）衆大譟，有咤喇嘖人之同道士子起而爭曰：我儕見此人無惡，或有神

有天使與之言，又何如乎？

(10)

時大亂，千夫長保羅被衆分裂，命士兵下，於衆中奪

之，引之入營。

保羅之宣稱其爲一個噉喇嚩人，有些著作家說是欺人的，而他的敵人鼓譟，亦有人歸咎於

保羅。這個罪名實無根據；因爲他確不是那樣，都是一個噉喇嚩人，他的意思不過是想他的聽者對於其現在所講的題旨知其亦爲噉喇嚩人而已。在場的人個個都知他是一個基督徒，因此他們會知道他之認爲一個噉喇

嚩人，意思祇是與那黨合而敵噉吐嚩人耳。他之說其因死者復生之望而受審，我們亦一定要以相同的限制而

明白他的意思。人人都會知道他這次之被捕，不是由於這個直接的原因；但人人會同等知道這是噉吐嚩人憎

惡他之極因。在使其聽者注意的意義方面來講，這兩種說話都是極真的，而這一個意思又會更使這兩黨人特

別察覺。是故講完後之有喧嚷，我們沒有證據說是保羅目的所想有的。他之說他是一個噉喇嚩人，其意實是

希望爲其緣故而得有較公道的議處；而他亦一定渴望得有較和平的議處；但隨着而有嘩譟之事，他則不能負責。

就令他希望有此，在道德方面來講，我們也不能責罵他；因爲置兩猛犬於一個人之兩傍是沒有不噉他之理。

有些噉喇嚩人之立即附和保羅實是一件令人更足驚異的事情。但全公會是在一個極困阨的情形中。

他們原是被這個千夫長召集以表明爲甚麼他們與其黨徒要置他於死地的，而他們現在竟然不能對這個異邦

人官表明一些理由。這就是他們控他要他先講的原因。他們之中有些附從保羅，他們個個一定會覺得很擔

憂；而當保羅勇敢稱其爲噉喇嚩人時，噉喇嚩黨之較爲狡黠者就立即見得這是最好逃出而留噉吐嚩黨在泥濘

裏之一個最好的機會。噉吐嚩黨爲這個詭計所觸怒，所以他們就爭論起來了。這個詭計是更觸怒的，因爲噉

喇囉人用起保羅的箭，說保羅或者已經聽聞天使或靈的聲音，天使與靈之存在都是爲嘔吐噁人所最反對的。然而我們亦不必以爲嘔吐噁人所講之有天使或靈與保羅言是真的，因爲他們既已知嘔吐噁人是不信這樣的東西，此不過他們故意以此毒箭射去嘔吐噁人耳。

現在他們亦不能解決保羅的罪名，呂西亞又要一再失望了；但呂西亞一定會知道他們不能構成其所欲構之保羅的罪名。

七 保羅爲一異象所策勉（11節）

11節 倘若在這個時候我們有保羅所寫的信告知我們，則我們會知道保羅必講其如何喪志如何失望，因爲我們在下節經文有清楚的表白。（11）是夜，主近立曰：保羅安爾心，爾曾於耶路撒冷證我

道，證於羅馬亦必如是。主之這種安慰的說話，必至必要時然後講的；而這會使我們知道他在那晚一定

精神上極感痛苦。而他亦一定會感痛苦。他由哥林多至耶路撒冷的路程所被預示之械繫與患難現在已經來到了，而我們不知道他與其他兄弟所懇切祈禱之他將被付於耶路撒冷之背逆者之手會應驗否。在這個時候，出獄則無所望，祇有一死耳，在獄則亦無用。他面前所能見的惟有監獄之圍牆與流血的慘死。在這個最慘痛的時候，他就得着主的安慰，在他的面前有一線之曙光；這雖不能使他知道事之如何解決，但他能夠確知主必令他逃去現在的危險，而得以傳福音於羅馬。

八 猶太人共謀殺保羅（節——22節）

13

22節

保羅在那晚雖得着一線的光明，但他的情形到明朝早更黑暗。

(12) 平日猶太人共

謀，誓不殺保羅不飲食。

(13) 同謀者四十餘人。

(14) 就祭司諸長與長老曰：我儕曾

誓不殺保羅不食。

(15) 今請爾曹與公會告千夫長，明日叟之見爾，言欲詳訊其情，於

將至時，要而殺之。

(16) 保羅甥聞其謀，入營告保羅。

(17) 保羅請百夫長至，曰：引此

少者見千夫長，有事告之。

(18) 遂携至千夫長，曰：囚者保羅請我引此少者至爾，欲有

所告。

(19) 千夫長援其手至僻處，私問曰：有何告我？

(20) 曰：猶太人約，請爾明日叟

保羅至公會，言欲詳問其情。

(21) 爾勿從之，蓋有四十餘人，誓不殺保羅不飲食，今已

預備，惟在爾一言耳。

(22) 千夫長遣少者出，命勿語人以斯事告我。

這班同謀者的陰險，

我們殊難想像，其中必有首倡者，又必有祭司長老允許而後行。

後一班人一定會是前日觸怒之噉吐噉人，而前

一班人則必是城中不畏死之爛蕙。

他們的計謀，倘若沒有顯露出來，則必定已經成功了；因為呂西亞是一個頭

腦混沌的人，他會歡喜聽他們請求的；而當這個囚犯被執行過窄街的時候，或行過大廊之小道的時候，亦極容易

被這四十個不畏死的人蜂擁上去殺死的。

但這一個人不畏死的陰謀，驚動如許多人知道，且其目的又是攻殺一

個為全會久已所欲殺的人，是極難守秘密的。

這個消息洩漏而入於保羅的外甥之耳，這個外甥是誰我們不得

而知，他很冒險的走去說知保羅和千夫長。

這個少年當被引見這個羅馬官的時候，自必恐懼萬狀；但呂西亞伸

其溫柔的手，帶他去到僻靜的地方，使他得以密告其所欲告。呂西亞又恐這個少年之所爲，被那些共謀之輩知道，則必危及其生命，所以當他遣其出去的時候，他嚴告其嚴守秘密。

九 保羅被遷往該撒利亞 (23節—30節)

23——30節 呂西亞得着這個消息時，他一定有三個政策爲其所選。倘若他想償猶太人之所願，他則一定會拘他們之所請，使他們之計得售，而不稟告其上司了。倘若他想與猶太人挑戰，逞其自己的權威，他則一定會遣其強卒衛護保羅而下，預備謀黨一來則命其士卒聚而殺之了。又或倘若他想保護保羅且又欲免去猶太人的流血，他則會於是夜乘他們未來請求之前，遣保羅向別處去了。他是行伍中的老手，他知所選擇其政策，這個政策是公道的，且也是深慮周詳的。(23)召百夫長二人曰，備卒二百，騎七十，持戟者二百，今夜亥初，往該撒利亞。(24)備畜使保羅乘之，護至總督腓力士所。(25)遣以書，其式曰：

(26)革老丟呂西亞，請總督腓力士閣下安。(27)此人爲猶太人所執而欲殺者，我知其爲羅馬民，以軍士趨而拯之。(28)欲知其何爲被訟，送之至猶太人公會。(29)見所訟者，祇辯論其律法，非爲當死當繫之故。(30)或以猶太人計害之事故告我，故我即遣彼至爾，命訟之者將赴爾處控訴。伏惟萬福。在他的文書中，可惜有微小的錯誤，否則呂西亞之全文都是很妥當的。他曾經做一個好似很公道和很謹慎的人；但他呈報其上司，謂因爲保羅是一個羅馬民，所

以派兵去拯救他；惟他之知其爲羅馬民則是在於將近鞭他的時候。他之說其命保羅的原告去腓力士處控訴，雖在其寫文書的時候不知其事必確與否，但他都是想其文書之所言是真確的；因此，我們不能謂其所言是想欺人的。在他的文書中，更講出他雖未明白保羅的罪狀之性質，但他確已詳細研知他們所控的並不是罪了。在這個情狀之下，他本來可以已經釋放他了；但因為猶太人的計謀，後來要再加研究，要由他們的手而脫去他的罪名，故不能釋放他。我們更有一事以證呂西亞之深謀遠慮的，他派如此強有力的士兵保護保羅，以使謀黨看見亦不能有流血之事發生，因爲如此堅固的保衛，縱被沒有武器的暴徒攻擊亦無可如何的。

十 保羅被送到腓力士處 (31節—35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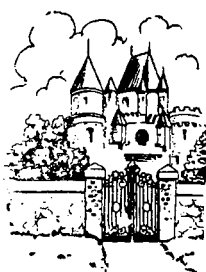
31—35節 百夫長惟千夫長之命是聽，現在護送保羅去了。

提帕底 (32) 明日，騎士送保羅其餘歸營。 (33) 至該撒利亞書呈總督，使保羅立於前。

(34) 總督閱畢，問何方人，知其爲基利家人，則曰： (35) 訟爾者至，我將聽爾訟。遂命守之於希律公廨。下了以法蓮山入去沙崙平原後就到安提帕底了，沙崙平原之殘蹟即今之阿賈河 Ajlun 源。

由耶路撒冷去該撒利亞至安提帕底恰爲一半路，牠距離兩處都爲約三十英里。他們那晚既已速過耶路撒冷附近的危險，所以現在祇有七十個騎士就可以護送保羅去了，其餘皆可以歸營了。保羅是不慣乘馬的，他那晚通曉乘馬速行，他一定會覺得很疲倦。腓力士之問保羅爲何省人，我們不知有甚麼真理由。這大概是因爲人之自然的求知性；又或因爲知其爲何省（倘若近）則送其歸去其省之官處理；但當他知其爲基利家省的時候，要

由海道始能去的，他於是決定由其親手保管。希律公廨大概是審問堂所在地，在那裏有監房以囚這樣的罪犯的。



第二段 在該撒利亞監獄之情形

(廿四章一節至廿六章卅二節)

一 他在腓力士前被控(1節——9節)

1 節 當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被呂西亞命往腓力士處控告保羅的時候，他們雖然會喪志其計之失敗，但他們仍希望置他於死地，他們於是進行其控告不稍遲緩。(1)越五日，祭司長亞拿尼亞與諸長老，

及辯士帖士羅至，訟保羅於總督前。這五日的時候，是由保羅離耶路撒冷之翌日(是日他們起首得

着呂西亞的通告)起首伸算，直至他們到該撒利亞之日止。帖士羅 Tertullus 是一個羅馬人(因其名而知其

為羅馬人)他對於訴訟的事情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們現在以銀聘其為訴訟代辦。

2 1—9 節 訴訟現在開始了，此種情形與我們今日的法庭無異，陳訟詞的人是這個訴訟代辦；他說完了後隨着就有原告同聲作證。(2)保羅被召，帖士羅訟之曰，(3)腓力士大人，我儕由爾獲享

太平，藉爾先見此邦之弊，得以轉移，我儕隨時隨地，感謝靡既。（4）今不敢煩瀆，惟求

寬宥，聽我片言。（5）蓋我儕見此人如癘疫，於天下猶太人中滋亂，爲拿撒勒黨之首。

（6）彼欲犯殿，我儕執之。（7）【原文無此節，譯者註】（8）爾審訊之，可知我儕所控之諸端矣。（9）猶太人從而和曰，此言是也。雖然腓力士在其任內有種種的腐敗，但帖土羅現在其開端

所稱頌的說話不是不當得的；因爲在腓力士的時候，有三種擾亂：（一）盜賊橫行；（二）有暗殺黨的組織；（三）有埃及人擾亂；（廿一：廿八）但他統統都已肅清而恢復國家之安寧了。

帖土羅所控保羅的總罪名是「如癘疫」之人，分言之則有三：第一，他曾鼓動天下猶太人滋亂；第二，他是拿撒勒黨的首領；第三，他曾欲褻瀆聖殿。這三件事無論那一件都足以構成罪名的；而帖土羅又結束之以肯定的句語，說「爾審訊之，可知我儕所控之諸端矣。」審訊即有暗請其鞭笞而審之意，但此刑保羅已在呂西亞手逃免去了，帖土羅會不知爲甚麼。原告又從而和曰，「此言誠是，他們現在已釘牢保羅的罪名了。」

一一 保羅之抗辯（10節——21節）

10——21節 保羅現在要答辯其罪名了，他之要答辯，事前毫無所知，亦並無預先的思想，他的罪名，倘若法庭不依原告所控的而判則已，否則難免不處以死刑。他在當時，並沒有一些供其答辯之證據，祇有倚賴其自己所欲講之真情而已；但他一定有耶穌指示其所應答辯的說話：「故宜定爾心，毋先慮何以訴，蓋我將賜爾口才智慧，爾之仇敵不能抵拒辯駁也。」（路加廿一：十四、十五）他之所能倚賴的祇有此而已，而其所倚賴的亦確以此。

(10) 總督領之，使保羅言，保羅答曰：我知爾聽訟此國有年，我極樂於自訴。(11) 我自上耶路撒冷崇拜，至今僅十有二日，可問而知。(12) 彼未嘗見我在殿辯論，亦未嘗見我於會堂邑中亂衆。(13) 今訟我之事，彼無所據。(14) 惟此一事，我於爾前承之，即彼所謂異端者，我奉之，而抑知我所奉者即列祖所奉之上帝，悉信合於律法及先知書所載者。(15) 夫我所望，惟上帝令死者復生，無論義不義耳，彼亦共慕此。(16) 我對上帝，對世人，常自勵，存不虧之心。(17) 我不至猶太有年矣，今來，以施濟祭物與我國民。(18) 有自亞西亞來之猶太人，見我於殿，惟我自潔，無衆，無譁。(19) 如有可告者，當在爾前訟我。(20) 斯人素見我立公會前，若有不義，言之可也。(21) 如今日有可告者，亦祇我前立於衆中所呼之一言，死者復生之道而已。

這番說話，直可以答覆帖土羅所控之各種情節。他之說自到耶路撒冷僅十二日，是答辯其亂衆之一層的計；其離去耶路撒冷已有五日，在耶路撒冷監獄一日，其餘之六日，會斷不能做出這樣偉大的運動。復次，他又未曾與那一個人發生辯論，在聖殿無，在會堂無，在城中無論那一處也無。至於做拿撒勒黨首領一層，他則不能承認這個頭銜，他祇有說他之所以被控屬於拿撒勒黨者，不過以其信死者復生之道耳，但這是合了律法與先知書所載的，而況他又素以良心行事呢。最後，他又說其當亞西亞的猶太人見其在殿的時候，他是依律法所定的而

自潔，并且料理其施濟及聖殿的祭物，這會駁斥其瀆殿一層，廿一：廿八）即現在他們之所易爲『欲』瀆殿的（6節）在他的說詞之結束，他更指出含意的事實，即是那些初時捕拿他的人，和那些親眼見他在殿的人，現在不到場作證；他又然後叫起那些祇見他在公會所做的之亞拿尼亞和衆長老作證，但他們會不能作證其有甚麼罪過，除非他之說其爲咄喇噀人，弄到他們與其餘輩發生爭論之一事耳。他之最後說此，不是因爲在他的良心上有甚麼罪過，不過他想痛責其噉吐噉人原告，又更示腓力士以他們之控他不過是因爲他們的黨派之妒忌罷了。

三 此案延辯（22-23節）

22, 23節 保羅的答辯既然祇有他自己的說話，這一定會驚倒他的原告和腓力士而後者更有多少袒保羅。（22） 腓力士詳知斯道，遂遲延之曰，侯千長呂西亞至，我將判定爾事。（23） 遂命百夫

長守保羅而寬之，其友供之者，概勿禁。

腓力士之決斷是由於他之詳知斯道，我們要明白他之詳知

斯道，不是剛纔由保羅之說詞得來的，因爲保羅的說詞之於此點不過少的提及耳，他實早已詳知斯道而不能爲噉吐噉人所欺了。他在猶太不過六年有餘，而已結識了宗教的團體，且更已熟悉他們的妒忌。他之所以要延遲判案，實是一種詭辭，因爲他要表示多少好意與噉吐噉人。保羅現在還要被囚，真足令保羅厭煩了。

四 保羅傳道給腓力士和土西拉（24節——27節）

24節 保羅之在監牢得自由，他實不止得以常常接見在該撒利亞之腓力士和其他兄弟，但他更有機會傳道給那些不信主的人。在下節經文所講的或者會是保羅之很出力的工作。（24） 數日後，腓力士與其

妻猶太人之女士西拉至，召保羅欲聽基督耶穌道。

這個「至」字表示有兩個意思，一是他或者

已經離去該城而返至，而一則是或者他由其尋常居住的地方來至希律公廨保羅所被囚的房子，二者必居其一。士西拉據我們由約色弗處所知，則她是希律亞基帕之女，希律亞基帕是殺死使徒雅各及後來不久慘死的那一個。(看143頁十二、二二，148頁廿一、廿三)當其父親慘死的時候，她是不過六歲，是年為紀元後四十四年，現在所講的時

候則為紀元後五十八年，她現在不過二十歲耳。她在其早年的時候曾嫁衣味沙 Emesa 王阿撒士 Aziz 為妻，但腓力士見其美而羨其美，他於是由巫者西門之計，誘其舍棄她的丈夫而嫁與他，是故她現在之與腓力士同居可以謂為公開的姦淫。至於腓力士則他薛特士 Tychicus (他是一個最明斷最聰明的羅馬史家) 說他是『最殘忍最貪婪的，他以奴隸出身而施行一個王的權威的。』他與其兄弟巴勒士 Callas 曾經做革老丟皇母亞基帕家的奴隸，革老丟皇由其做奴隸的地位時派其出去做一省之總督。

25 節 保羅既被召講基督道，他現在有自由講其所欲言講的，他所講的是依其聽者靈性上之需要而發。

(25) 保羅言公義，節制，及將來之審判，腓力士懼，曰，今且退，有間召爾。

對一個如此好惡的

人講公義；對一個如此貪慾無厭的人講節制；更加描寫將來的審判；是沒有驚慌得過的。我在這裏試引出佛勒 Partal 之猛烈的說話：『他因為回顧其已往的污點和罪惡，所以他要恐慌。他是全人類，全世代，全世界，之一個最卑污的奴隸。他曾與其兄弟巴勒士得爬入一個佞臣的地位，以道德論，其品格在所有法庭中算是降至最低的。他曾經做過軍隊中之最劣的軍佐。在他前期的貪婪與流血之事，我們不得而知；但在猶太人中和拜偶像

的人中，聖品的人中和世俗的人中，所告給我們的證據則極廣博的且是不可辯駁的，他曾經——如何貪婪，如何野蠻，如何不忠，如何不義，秘密殺人和公開屠戮如何冷酷，——當此八年他做總督的時候，始撒馬利亞繼巴力士坦。在他的後面有無數的足跡；他覺得「地是以玻璃造的。」（保羅傳五五〇頁）他之驚慌就是起首變換其生命

之一種象徵；但其貪婪和野心又會熄滅其良心之火，所以他現在對其忠直的諫者發出推諉的說話，他確是一個死而無悔的人。他之說「有間」召爾，有間即是「得便」之謂，但到幾時然後得便，這倒是一個疑問；因為一個如此酷愛其美婦的人，又怎肯會休棄其美婦，和根本上改革其以前的罪惡呢？這件事一定要一個惡人肯具重大犧牲的決心纔可，除非他肯決心去做罷了。當時士西拉如何感覺，我們不得而知；但她亦會不能比硬心之腓力士鎮靜得幾多。

26, 27節 腓力士仍然保持他薛特士所描繪他之性格。

（26）腓力士欲得保羅金而釋之，故屢召共語。（27）逾二載，波求非士都代腓力士職，腓力士欲取悅於猶太人，仍繫保羅焉。

保羅在受審的時候，說他由遠處的教會帶其捐款上耶路撒冷，腓力士聽着，在他的心中一定有保羅能使各兄弟替其捐金贖罪出獄之念。老實講，如果保羅真以以金贖罪之道為宜，則保羅確亦不難籌集此款；因為衆兄弟必定樂意替他解除監獄的痛苦，而使他得自由再做使徒的工作。但行賄者與受賄者之罪等，保羅斷不欲得着這個罪名。

腓力士之撤職，是由於猶太人之控其失政的。他被尼羅 Nero 召返羅馬問罪，免處死刑，放逐於哥爾 Cant

(今之法蘭西)在哥爾死。當其受罪的時候，士西拉也常常偕着他；但她爲其所生之一子名亞基帕者，(亞基帕是仿她的兄弟之名)則死於維蘇維亞士火山 Mt. Vesuvius 之爆裂，這個火山之爆裂，邦貝城 Pompeii 與克寇里尼安城 Herculaneum 皆陷溺。

保羅在該撒利亞監獄之兩年，倘若我們按諸歷史之緘默，則我們會知道保羅的工作是至休閒的。在這個時候，他沒有寫信；縱有他的兄弟朋友得見他，我們亦沒有他們的談話之紀載。他在那時的思想祇有聽候裁判而已。

五 保羅之受審於非士都(廿五章1節——12節)

1——5節 保羅在監獄的時期，其仇敵之攻擊似不少減，所以現在乘更換總督的時候，他們又重新他們的力量去置保羅於死地。(1)非士都蒞任三日，由該撒利亞上耶路撒冷。(2)祭司諸長

與猶太之尊者訟保羅。(3)求總督取保羅至耶路撒冷，欲於道要而殺之。(4)非士

都曰，保羅當留該撒利亞，我將亟返。(5)爾中有權者可同往，其有不義則訟之。我們

由下面十六節非士都的說話，我們得知他更對他們說明，被訟之人，未得與訟者質證，以訴己事，即致之罪，是違反羅馬律法的。所有這番說話，統統都是顯出非士都想做一個公道的人。他在當時的時候，自然會不曉得猶太人之計害保羅。

6——8節 他既允許聽他們的訴訟，他並不延緩他的應許。(6)非士都居彼，不過八日或十

日，遂下該撒利亞，翌日，坐於堂，命取保羅至。（7）及至，自耶路撒冷來之猶太人環立，以諸大故數保羅而不得其據。（8）保羅訴曰，猶太人律及殿，與該撒我皆未犯之。

保羅現在所抗辯的細目，與其前所抗辯之帖士羅控於腓力士的無稍差異。（廿四：十一；廿二）而他們現在所控的亦相同。他之做拿撒勒黨的首領，他是犯律法的罪；他之欲犯聖殿，他是犯污辱聖所的罪；他之鼓動猶太人作亂，他是犯該撒的罪。在最後的罪名，猶太人暴徒攻擊保羅而至擾亂秩序的罪名也完全加在他的身上。

9節 控告者既然不能證出他的罪名，⁷節非士都本來就可以無條件的釋放他了；但非士都對於此點，却又降低他的公道使與衆意相平。（9）但非士都欲取悅於猶太人，謂保羅曰，爾上耶路撒冷

聽審可乎？

該撒利亞既然是一省之總督所在地，他實不能叫其犯人往別處去受審；所以他要問保羅願上

耶路撒冷受審否？在第三節所講的計謀，他或者會絕無所知，但猶太人之請求准帶保羅上耶路撒冷審訊，一定是有多少的鬼域，他應該要不用思疑的拒絕他們的請求纔是。

10——12節 猶太人的意思，保羅早已熟之稔矣。他不會忘記四十個謀黨的誓願，他們雖然曾經破壞其

「不殺保羅不飲不食」的誓願，^{廿三：十二、十三}但這會更令他們增加恨殺保羅的決心。很幸運他在監獄的時候得知他的危險，使他得以知所逃避，這次撫今追昔，就使他立即解決願往羅馬去了。（10）但保羅曰，我今

所立者爲該撒之堂，此乃我當受審之地，夫我未嘗不義待猶太人，爾所知也。（11）若

行不義，罪當死，雖死不辭，若認我者不實，則不可以我付彼，我將叩該撒矣。(12)非士

都與議會言，謂保羅曰，爾叩該撒乎？則叩該撒。保羅之說，「我今所立者為該撒之堂，此乃我當受審

之地，」其意是抗不欲去耶路撒冷的；至於他之說非士都知其未嘗以不義待猶太人，則是根於受審時之說話而

演達出來的。受審於該撒是凡羅馬民的權利，此審被告與原告皆要親到羅馬，保羅的案既久懸不決，所以最好

是受皇的法庭之審訊。保羅之這次求審於皇的法庭，並不是如一個自由人之求軍隊勢力保護的，但不過求那

種不公道之守他於監獄的軍隊勢力不再加於其被人不公道謀殺而已；換句說，即是他想得公道的審判。非士

都之答覆是有一種苦情表示出來的，這種苦情即他自己不能判案之苦情，同時亦覺得保羅之去保羅自己亦有

很多不便之處。這種不便即是要派遣軍隊護送，保羅會不能自由，併且去到羅馬又要聽候對方到場指證，延緩

時日，即皇的法庭之本身亦每每延緩審訊的。此種不便之處往往嚇止人民的訴訟，除非有至不得已之案情耳。

六 保羅的案情述與亞基帕王 (13節——22節)

13節 王之道賀其同級的鄰省新任官習慣，可於保羅之被囚的附事見之：(13)越數日，亞基帕王

與百尼亞亞至該撒利亞問安非士都。這個亞基帕是殺使徒雅各的希律之獨子。(12:19)當其父

死的時候，他僅十七歲長，皇帝以其年紀過幼不能管理其父親的疆土，於是令其做嘉爾撒士 Chala's 王，嘉爾撒士

是約但東之一個小區域。他現在是三十一歲。百尼基是其姊妹，她之美麗有如其妹土西拉。她曾做過她自己

的叔伯之妻，她的叔伯即嘉爾撒士之前王，但她現在是一個孀婦，與她的兄弟同居。

14——21節 非士都知道保羅的案情是與猶太人法有關係的，但他對於這個案情的性質仍然處在極黑

暗的情形中；他現在既要把這個案情的內容詳報皇帝，所以他決定求助於熟悉猶太人情形的亞基帕（14）居

多日，非士都以保羅事告王，曰：此有一人，腓力士繫留於獄者。（15）我在耶路撒冷祭

司諸長，猶太長老訟之，欲擬其罪。（16）余曰：被訟之人，未得與訟者質證以訴已事而

卽致之罪，非羅馬人例也。（17）猶太人來，我不延遲，明日坐於堂，命取其人至。（18）訟

者所告之端，非我逆料；（19）惟所攻彼者乃關乎彼等拜鬼之事，與一已死之耶穌，而保

羅乃言其生也。（20）余既不明此理，問保羅欲至耶路撒冷聽審否？（21）惟保羅欲上

耶路撒冷，俟皇帝判定，故命留之，以待解於該撒。由這番說話看來，我們會知道非士都所知保羅的案情就

是這麼遠。他所知於保羅的是爭論敬拜的問題，和一個已死的耶穌問題；這樣的問題，在一個希臘人或一個羅

馬人心中都是屬於鬼神的敬拜，所以他在這裏說是拜鬼之事。他所逆料猶太人的，是以爲猶太人都好像其他

國家的禮拜，基此之故，他以爲保羅與他們所爭論的是是否拜耶穌亦與拜其他一般鬼無異。他對於猶太人的

宗教觀念瞭然不知，對於耶穌的事尤瞭然不知，所以他在這裏說「一個已死之耶穌」他好像是從未聽過耶穌之

名的，從未研究過宗教問題的，猶之昔日和今日的政治界人一樣。亞基帕一定會笑他的愚昧呢。

22節 亞基帕之聽聞保羅和耶穌之名，這次不能算是第一次。他是殺使徒雅各因彼得的希律之子；他是殺施浸約翰在耶穌釘十字架日戲弄耶穌的希律之姪；他是想殺嬰兒耶穌於伯利恒的希律之曾孫；耶穌與其使

徒之名在其家庭中已成爲世代代之慣語了。他對於保羅之名自然會沒有對於其他使徒之熟悉，但他對於

保羅之名亦斷不至於瞭然不知。他的祖宗既然是沒有一個肯降低其自己去聽使徒之教訓的，則他亦斷不會肯降低其自己而去到一間教會聽一個使徒之教訓，但在一個公堂的地方他亦不妨聽一個犯人保羅的說話以滿足其好奇的慾望，并且同時亦可以幫助多少非士都。

(22) 亞基帕謂非士都曰，我亦欲聽此人。

曰，明日爾可聽之。

亞基帕之這一句話是足以令非士都喜悅的，因爲他希望得着其案情，亦或因爲他在明日可以藉此欺待其皇賓。

七 保羅的案情在公庭中陳述 (23節——27節)

23節 非士都不欲尊敬保羅，但祇求令其皇賓悅意，他陳設偉大的聽訟場，公開審判，准保羅自陳其詞。

(23) 明日，亞基帕與百尼基大張儀仗而來，偕諸千夫長及邑之尊者，入聽訟所，非士都命取保羅至。倘若通告保羅的官說知保羅謂亞基帕王叫帶你出去斬首，好像其父親之斬雅各，則他一定

有少少的驚奇了。

但若說知他謂有希律的後裔想聽你講道，你以爲保羅的驚奇又將如何呢？

這一個流人血

至多的家，與基督之間，有巨淵相隔，現在竟然會搭起橋來，且他又更是一個王，欲聽福音，你以爲又能真有此事沒有呢？這個問題之在保羅心中一定會上上落落，且他又要從速預備出去站在那些等候着他的大人物之前。

在他的心中，一定會想到怎樣的去得勝希律使希律歸於基督，又必定會鼓起他的力量去應付這個良好的時機。他現在一定會起首感覺到要付其兩年監獄的代價，付價的方法就是藉由現在賜他發言的權利。在使徒中，一

個使徒之能夠站在希律的而前面相對者，祇有保羅（雅各或亦如是）這是第一次，恐怕亦是最後之一次耳。

24——27節 此種審訊的情形統統都是適合威風凜凜的大官員的。（24）非士都曰：亞基帕王，與

凡在此者，請觀斯人，斯人即猶太衆或在耶路撒冷或在斯處求我，呼曰：不容其生者也。

（25）余察其罪不當死，彼欲叩該撒故定意解之。（26）我欲奏主而未得其情，故出之

見衆，尤以見王爲愈，使審問後可得其情而奏之；（27）蓋我以爲解囚而不陳獄辭，無是

理也。非士都這番說話之在這班堂皇的聽者之前表白，誠可謂坦白正直之至，所謂坦白正直者，即他之對於

保羅的案情處在瞭然無知的地位赤裸裸的表示出來。在這班聽者中，除亞基帕外還有許多是驚異他之這樣

的瞭昧的；因爲在場中之「邑之尊者」和在他指揮下之有些千夫長，亦甚少有不明白保羅之情形的。但衆人都

會能夠見到非士都處着一個惡劣的景況內，因爲他對於這個允許自由的囚犯，自己沒有機會釋放他，而要等到

他叩見該撒。

八 保羅在亞基帕前之辯訴（廿六章1節——29節）

（1）他的引言（1節——3節）

1——3節 當非士都坐下的時候，亞基帕就擅理這件訟事。

（1）亞基帕謂保羅曰：許爾自陳。

保羅舉手訴曰：（2）亞基帕王乎，今日我爲猶太人所訟者，得訴於王前，幸甚；（3）更可

喜者，爾知猶太人規例與教法，故求忍耐聽我言。保羅之在這個時候說其喜幸，確是真誠的說話。他之所以喜幸是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他若果表白出來就便是不智的，即他希望能夠帶這個少年的王到耶路撒冷；第二個原因，主因，就是因為這個王曉得猶太人的規例和教法，會能夠明白這件案情，非若呂西亞腓力士和菲士都之矇昧。亞基帕是生長於猶太人信仰之中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皇帝信任其監理耶路撒冷的宗教事情，而猶太則在羅馬皇的代辦監理之下。

(2) 他對於猶太人黨派所處的情形 (4節——8節)

4——8節 他講完了他的引言後，於是進而說他是生而為咄咄囀人的，且是仍然嚴守其黨之所希望的。

(4) 我自少時為人若何，自始偕我故土之民，及在耶路撒冷，猶太人皆知之；(5) 彼倫肯為我證，則知我自始依我教中至嚴之門，為咄咄囀人也。(6) 今我立而被審，乃為

望上帝所許於我儕之列祖者；(7) 我十二支派，日夜殷勤崇事，亦望獲此許耳。王乎！

我為此望，為猶太人所訟，(8) 得毋上帝使死者復生，而爾曹以為不可信乎？他的意思

之在這番說話裏頭並不是抗辯其罪名的；因為在這番說話內我們找不出有抗辯其罪名的意思；但他的意思是想喚醒這個王的內心使其表同情，這樣，所以他打開這條門路以使這個王有更深刻的印象。對於此點，他更注重其在少年時偕其故土之民，和在耶路撒冷的事實；因為若他消遣其少年時候於外國人之中，則其對於猶太人的希望和利益會必至漠不關心。他之說其因為希望復生而至被控，我們在這裏一定要明白好像在二十三

章六節和廿四章廿一節之所言。他的意思是說他是由於嘔吐噁人的逼害而至入獄的，嘔吐噁人之所以逼害他是因為他宣傳復生之道，和宣傳復生之耶穌。在他的說話，「得毋上帝使死者復生，而爾曹以爲不可信乎？」之句，「爾曹」是衆數的代名詞，他的意思是指在座中之全數而言，包括有非士都和那些不信復生者，即其前者講話除外之亞基帕亦在內。這句說話的意思是質問他們之不信復生之原因的，使他們的心中有什麼挑戰之意。他的意思也是想把持着亞基帕的，即其在引言處所預伏之線索。

(3) 他對於耶穌之前者的情形 (9節——11節)

9——11節 保羅在這段的說話，更明白的使這個王與其表同情。(9) 昔我於拿撒勒耶穌名，

以爲當多方攻之。(10) 又嘗行此於耶路撒冷，且由祭司諸長受權，多囚聖徒，迨其見殺，我亦許之。(11) 又屢刑之於會堂，強使褻瀆，攻之益狂，窘逐之至於外邑。保羅之簡畧

回述其逼害的情形，我們在這裏看看，則知路加在八章一至三節，又九章一、二節，實未說到如保羅之在這裏所說，而他在這裏所說的亦一定會令到亞基帕自己對自己說：爲甚麼呢！這個人原來所站的地是與我家庭同在一邊的，他之壓逼這個拿撒勒人是與我的父親，我的叔伯，我的曾祖一樣熱中的。然而這個少年的王聽了，在其心中亦同時會有一個疑問：爲甚麼這個逼害者又會變得如此之速呢？

(4) 他之與耶穌晤面 (12節——18節)

12——18節 保羅既已在上而提起亞基帕心中的疑問，他現在就隨着說出其由一個殺人流血的逼害者

變而爲一個熱心銳志的宣傳耶穌者之原由，以答覆其心中的疑問。

(12) 後藉祭司諸長權，奉命往

大馬色 (13) 王乎，時當正午，道中忽見自天有光，燦耀於日，環照我與同行者；(14) 衆

皆仆地，我聞聲，以希伯來方言謂我曰，掃羅掃羅何窘逐我？爾以足觸刺，難矣！(15) 我

曰，主，爾爲誰？曰，我乃爾所窘逐之耶穌也。(16) 爾起立，我顯與爾，選爾爲執事，可以

爾所見，及將爾之事爲證。(17) 今我遣爾至以色列民，及異邦有害汝者，吾拯汝，(18) 俾

明厥目，轉暗爲光，離撒但權，歸於上帝，使衆信我，可得罪赦，同獲聖徒之業。保羅所講之耶

穌的復生和榮耀之事證，想亞基帕早已見到此事，猶之保羅之見到無異了；但此之於亞基帕仍可謂爲新的事

證，因爲他雖然早已聽聞原見耶穌復生者的證據，但他以前未曾聽過保羅的。保羅所舉出的證據，更會證明

保羅是一個無羈的牛，當加鞭的時候則亂踢其所踢，是以當其逼害教會的時候他覺得有無限的痛苦，而亞基帕

之祖宗亦會覺得如是；因爲人之逼害一個無抵抗者至於死地是沒有不具悔恨之痛的，保羅然，亞基帕之祖宗亦

然，即亞基帕亦想必然。復次，保羅之在這部分的說話，說其得着由天的差遣，由榮耀之耶穌的差遣，亞基帕聽了

自然會明白他現在之所以如此熱中傳耶穌道就是以此。

(5) 現在之在獄的理由 (19 節 — 23 節)

19, 20 節 這個講者既然得着這一樣的差遣，他現在就對這個王講出他之怎樣的去履行這個差遣。(19)

亞基帕王乎，是以我不違自天之顯現，⁽²⁰⁾乃先於大馬色，次於耶路撒冷，舉猶太地，爰及異邦，我告人悔改，歸上帝，行事以彰悔改。這個講者講出這番說話後，這個王豈不會答覆其自己說：「保羅你是合宜的；倘若你見得你做你之所講，你服從天的異象是合宜的，而我們的人民反對你是錯誤的。」

21——23節 他爲想再指出其仇敵之錯誤起見，於是進而講出他們之所已做的如何。⁽²¹⁾猶太人

因此執我於殿，欲殺我。⁽²²⁾然上帝佑我，故今日猶存，並爲證於尊者卑者之前，所言無非諸先知及摩西預言之事。⁽²³⁾卽基督當受害，而爲死者復生之始，光施以色列民，及異邦人也。除非保羅不誠意講其所爲所教耳，否則亞基帕亦必會知猶太人之如此對待他是不公道的；

但他亦必一定會信保羅之所講是出於誠意的。復次，保羅之說其所教無非是律法與先知預言之事，他是很巧手的穿入其所宣傳的真情之論據，卽耶穌之由死復生是出於靈感的預言。誠然，他之說耶穌之復生，確是根據預言的，他之復生的榮光確是以色列民的榮光，尤其是啞喇喇人的榮光。所有這番說話都足以深印入王的心裏的。

(6) 保羅的說詞之中斷和終結^(24節——29節)

24節 保羅的說詞到了這一點就爲非士都所中斷。他的說詞之入於居在黑暗的異邦人之耳，實會覺得是一番很出奇的說詞。這番說詞之於非士都講出一個人自幼已經生長於「信由死復生的主義」之中；他曾欲

逼害他之現在的朋友至於死地，但自得着由天而來的異象之後他又一變而至於最熱心擁護的人；而當其自變遷之後，受鞭笞，受繯綫，常與死線相近，亦不外希望得由死復生。這一樣的歷程，在一個多才多能的人方面來講，他自然會不能當得是人生之最高的標準。復次，他又會見得這個奇人，當被傳答覆其仇敵之所控的時候，忘記他自己的熱心是感動其審判官。在保羅之已往和現在的歷程都有一種偉大之處，這種偉大這個政客會不能認識，更且會不知怎樣的令這種偉大與人的清醒頭腦相符合。他在這個情況之下好像已經忘記其坐公堂的儀禮了，他祇有深聽和深想保羅耳。

（24）保羅訴時，非士都大聲呼曰，保羅爾狂乎，爾多文而狂矣！保羅的偉大，大凡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智人都是莫不欽羨的，但非士都有這樣的說話，你說他的心裏如何黑暗呢！

25節 保羅見得非士都的聲音和態度，又益以稱其為多文，會明白他之說其為顛狂不是一種有意侮辱的意思，不過因為其頭腦混沌驚愕以致突然暴發這種聲音而已；所以他之答覆是恭敬而有禮的。（25）但保羅

曰，非士都閣下，我非狂；我所言者，真實無妄。保羅之全篇說詞祇有這一句是獨為非士都而發的。

保羅早已知非士都離福音之道很遠了；現在非士都之說他是顛狂是更足以證明他是不能接受福音的，所以當他與亞基帕王一齊退堂的時候，他好似絕不想到非士都的樣子。

26, 27節 在這班人中，亞基帕算是保羅之一個極不同的聽者。他的猶太人學問能夠令他欽羨保羅的辯論，且亦會令他看見保羅的犧牲之寶貴，這種犧牲是為非士都所不明的，這種犧牲是古衆先知之英雄主義的。

保羅的眼現在由非士都處轉過來這個王了，他用很有力的說話把持住這個王，希望這個王爲其所得。(26)

王知此，故我侃侃言於王前，無隱乎王，蓋此非行於一隅也。(27) 亞基帕王歟，爾信先

知乎？我知爾信也。保羅能夠這樣的實說亞基帕的知識和信仰，因爲他知道他的過去歷史。他知道耶穌

之名和使徒之名已成爲亞基帕王之家庭的慣語，他們（耶穌與使徒）與不信主的猶太人之間的問題亞基帕王自少已知。他之說『蓋此非行於一隅也』之句是爲非士都而發的，他想非士都知道其自己處在曖昧的情形。

(28) 亞基帕謂保羅曰，爾以少許之勸勉，使我爲基督徒耶？
28節 這個使徒既然以非常的巧手把其事證帶到他的主要聽者處，這個主要聽者亞基帕王就好像非士都的驚訝，突然發出其蘊藏的思想。

這句說話實足以顯出亞基帕很清楚的見到這個使徒的目的。他是一個希律他顧存他的面子，對於此類情形

他不表顯明的不悅。然而這確會使他陷於困難的地位；但當其以冷淡的態度搪塞的時候，他仍有多少恭敬保羅不至如其祖宗對待其他使徒之猛烈。這是爲福音出力所得的代價；因爲忍辱逼害，不畏死，則可以轉移仇

敵；而後世傳福音者之繼續努力，亦已令到最殘酷的仇敵變爲願意恭敬聽福音了。

29節 保羅的答覆是永不會過乎其宜的。(29) 保羅曰，我求上帝，無論以少以多，不獨使

爾，即今日凡聽我者，皆與我無異，惟毋若我械繫耳。這句說話之對他的聽者和獄吏表白固是一

種好意，但同時他亦記得其自己尚在械繫之中。

九 此說詞之立即的結果 (30節——32節)

30——32節 穿王袍的人大抵是注意世情的，他們常以世情的眼光去看待耶穌的宗教。一種變易其自

己的要求以求適合聽者的腐敗基督教，已經令到世界的大偉人接納了，因為牠能幫助撫慰一種痛苦的良心，且亦常常能夠左右愚昧的羣衆；但那些享高位權勢的人是甚少願意變遷如保羅之變遷的。他們會好像保羅之穿皇袍的聽者，一於講完真理之際就拂袖而去。

(30) 王與總督，及百尼基併同坐者皆起；(31) 退而相語曰，此人所爲，無當死當繫之事。(32) 亞基帕謂非士都曰，此人若不叩該撒則

可釋之矣。那些以前未曾聽過保羅而謂保羅的不當死不當繫，乃是根據他的說詞而有這個決斷的，而在

這個決斷之內，當然沒有罪名之陳述，或要把罪名正式答覆他們。然則得有這個結果，會完全由於他的說詞之

真誠無僞，這種說詞之謂爲無僞是斷不能欺騙世界之老成練達人的。亞基帕既與其餘的人一齊同意，非士都

一定會悔恨他在保羅未請往叩該撒之前而不釋放他；因為他現在所處的情形與其前者對這班聽衆所陳述的

情形無稍差異。他之必要解這個囚犯往皇處去，他一定會感覺得很痛苦，因為他解他去的時候在其獄辭不能

說出有甚麼罪名，他祇有勉強說句他之所爲實毫無應解之處耳。在他的呈文裏頭一定要說保羅到羅馬後要

准其有監獄的自由，(廿八：十六，卅二)和後來之要釋放。



第三段 被解往羅馬

(廿七章一節至廿八章十六節)

一 由該撒利亞至佳澳(1節——8節)

1, 2 節

保羅自對亞基帕講完其說詞不久，他就知道其自己要行往羅馬的長途了。他之祈禱所得的答

覆，(羅馬十五：卅一卅三)和那晚在革老丟呂西亞的監獄所得之應許，謂要仍往羅馬作證耶穌，現在就將近應驗了。

這種應驗，不是由於有甚麼異蹟於其間，而是由於上帝的意旨與情形之湊合。猶太人之詭謀，腓力士之貪劣，非

士都之無決斷，保羅之謹慎周詳，和羅馬律法之保護其國民，都是很出奇的，也是很自然的，聯合起來就適適應驗

在其禱告所得之上帝的應許。

(1) 既擬定使我儕航海往意大利，則以保羅及他囚數人付

於御營之百夫長猶流。

(2) 遂登亞大米田舟，將向亞西亞海濱諸處揚帆而行，則有馬

其頓之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偕焉。

這裏我們又再見「我儕」兩個字，有這兩個字是表明路加亦

在這個時候與保羅共往羅馬的。他既然與保羅共來耶路撒冷(廿一、十七、十八)則當保羅在獄的時候他亦必會常與之親近。這次的居留在巴力斯坦有兩年餘之久，會予路加以一個機會(倘若以前沒有機會)搜集其福音書之各種材料；而他之編成其福音書亦必大多數是在這個比較空閒的時候。亞里達古也是同保羅一齊上耶路撒冷的。(廿一、四)保羅在其到羅馬後所作之哥羅西人書說他是他的同囚者。(西四、十)這樣，雖然在這裏經節不載及此事，我們亦會知道他亦在猶太被捕，解往羅馬叩該撒。

這處所講之御營，即亞古士督營，Augustan band，亞古士督為羅馬皇之名號，所以稱猶流為御營之百夫長者，有尊重羅馬皇之意。亞大米田 Adramyttium 為每西亞 Mysia 西岸之一個城，這個船既稱為亞大米田船，則這個船一定是歸去亞大米田的；這個船會不預料要載兵與囚犯往羅馬去。這個百夫長之起程往羅馬是他所不及料的，現在既然要去，他後來想想，祇好是乘亞大米田船去，至見有船往意大利時，然後把其士兵和囚犯轉船向意大利去。

3節 路加現在所紀之保羅及其同伴的行程，在聖經內之此類的紀載是唯一的紀載，而在這個行程內由頭至尾都是滿有趣味的。(3)明日，至西頓，猶流善待保羅，許就其友，亦得乘時休憩。西頓

的朋友一定是在基督內的兄弟；而我們由此亦可以推知西頓與推羅都已接受福音了。(參看廿一：三—六)保羅前者上耶路撒冷時候，曾用過一星期在推羅與該處的兄弟來往，這次去羅馬則欣然得着西頓的兄弟之款待。他之自起程後翌日要休憩，想必是因為曾受風浪的不寧，此種風一定是逆風，最易令船震蕩而使搭船者得着海

佳澳



病的。雖然船之泊西頓是不過暫時的，但在岸上幾點鐘便足以休養精神許多了。

4——6節 船繼續向北行，不欲出去大海受風浪。

(4) 舟行風逆，則從居比路之避風處而

過 (5) 既航基利家旁非利亞海，至呂家之每拉 (6) 百夫長過亞歷山大丹將往

意大利，因令我儕登舟。船是要向西行的，然則居比路之避風處一

定會是在居比路島之東末，惟若順風則已向其南岸而過了。船之所以要

經居比路之北基利家之南的海而過，第二個原因就或者是因為當時的駛

船人知道由那條路去則海水向西流，會減輕逆風的抵抗力。他們所轉搭

之亞力山大的船，我們亦可以知道這個船是一定因為遇着吹西風，因為由

亞力山大的意大利的航線有其直線而無須如此過於東折的。這個船由

埃及載來的有麥許多，⁽³⁸⁾且牠也是一個大船，可以隨意而行，牠載有二百

七十六人，船員也在內。⁽³⁷⁾

7, 8節 當他們由每拉轉過新船的時候，風仍然是逆的。

(7) 緩行多日，僅至革尼士對面，爲

風所阻，行革哩底之避風處而過，與撒摩尼相對；(8) 沿岸而行，僅至一處名佳澳，近拉

西亞邑。由每拉 Myra 往革尼士島 Cnidus 不過一百三十英里之遠，他們竟然要行「多日」始到，顯然船行

得很遲滯無疑。由革尼士島至革哩底 Crete 之極東撒摩尼角，Cape Salmone 這個方向是將近向南的；所以此行是與風向恰成一個直角形。這種航行的意思是所以避革尼士之西之大海的，亦所以利用革哩底之避風岸的，藉此則他們可以在未再到大海之前行一百英里到其目的地。在這個時候他們確常常希望風之變換。要沿革哩底岸而行的困難，則是由於不順風的緣故，這種風是會常常驅使他們出海去的，所以他們要逼於縮短航行，沿海島邊而行，好像海角一樣抵抗逆風，給他們以好機會。善航行者一定要曉得這個方法，因為常常如此。

佳澳 Fair Havens 大約是在革哩底島之中。

二 繼續航程之討論（9節——12節）

9——12節 這個航行如此其遲緩，冬又將近到了，而若在春前完了這個航程則會是不穩妥的。但無論如何，他們是否應該在佳澳過冬，抑或應當再行，確是一個問題。（9）歷時既久，禁食之期已過，舟行

則危險，保羅乃勸衆曰：（10）諸君，我觀此次行舟，必多損害，不第舟與貨已也，且及我儕生命矣。（11）但百夫長信舟長與舟主過於保羅之言。（12）而亦因此澳過冬不便，

多勸前行，或可至腓尼基過冬，即革哩底之一澳，向東南東北者。這處所講之禁食期是猶太

人在贖罪節日禁食的，這日是猶太人之七月十日，（利未記廿三：廿六，廿七）常在陽曆十月之內的。保羅的勸告是

他離該撒利亞後之一種有力的起首勸告，這個勸告構成這個航程之末部的有趣事實。他之所言是出於經驗，而非由於靈感的。（看 326 頁 91 節——96 節下之註釋）但他的說話，依我們將來所看，會幾乎完全都應驗了。百夫長之信船

長和船主的說話過於信保羅的，這是很當然的，因為保羅絕無航海的經驗，曉不得航海的事情。這個百夫長已經管理這個船，就以船主在此他也管理，因為他是爲皇而服務的。腓尼基 *Phoenix* 既然是一個向東南東北的澳，則必是開其所向，而蔽其所不向，這樣的風吹來是最好保護船艇的。腓尼基離佳澳不過三十四英里之遠，牠在佳澳之西，革哩底之南岸。

三 欲到腓尼基之空試 (13節——20節)

13節 佳澳是在馬大拉角 *Cape Matula* 之東邊，駛船者必要折北然後可到腓尼基，但若吹西風或西北風則不能行的，所以他們要等候風之變換。

(13) 時，南風徐來，衆以爲得意，遂起錨，傍革哩底而行。『衆以爲得意』之句是表示他們所等候之風是正合他們起程的，風是由南吹來。殊不知這是靠不住的，頃刻間就得了一種可怕的變更。

14——20節 這個船駛得很安然無恙，好像就要預備到腓尼基上陸的樣子。(14) 未幾，狂風驟起，

風名友拉革羅 (15) 舟爲風所掣，不能勝之，隨風飄蕩。(16) 流至一小島之避風處，島名高大，僅能保持小艇。(17) 既曳之上，乃多方護舟，以索縛其底，且恐擱於賽爾底灘，乃下帆，任其飄蕩。(18) 狂風撼甚，次日，棄其所載。(19) 又次日，拋擲舟器。(20) 多日不見日星，大風愈迫，得救之望已絕。

風之名友拉革羅 *Euryalos* 有東北風之意，這個名是表示風所

自來之方向的。牠突然由革哩底之山頂吹下，打擊這個船，但不過幾點鐘即止。在高大島 *Canda* 的避風處之下，水是不甚洶湧的，這會能使船員在未再入去波濤洶湧的海之前採取這裏所講之三個警戒。第一個警戒就是，他們取船上的小艇繫於船之旁邊，以免撞爛其船邊。第二個警戒就是，他們以大纜圍繞船殼，用絞錨車絞牢大纜，如是則可以增加船殼之堅固力，使船之木板不至於裂開。第三個警戒就是，他們把檣帆垂低，以阻碍船之速進力向賽爾底灘 *Syrtis* 駛去，這個灘是極可怕的，近非洲岸。次日，他們把船上的貨物之一部分拋棄海中，以減輕船的重量，由是則風浪之撞擊會減少其力量。又次日，他們亦是想減輕船的重量，把船上的器具，如桅桿、木板、繩纜之類，凡所以預備修補的東西，拋棄海中。當時的船員既然要倚靠日星以做他們的駛船之嚮導，現在他們多日不見日星，而風浪又不少減，無怪乎他們得救之望已絕了。

21——26節 船主，船長，百夫長，和船上的人，經過這次的艱險後，現在會知保羅的說話之可貴了，他們現在預備敬聆保羅的說話：(21)衆久不食，保羅立衆中，曰：爾曹若聽我言，不離革哩底，則免遭

損害矣。(22)今我告爾，且安爾心，舟之外，爾曹不折一命。(23)我乃上帝僕，而奉事

之昨夜，天使立而謂我。(24)曰：保羅勿懼，爾必立該撒前，上帝以舟衆賜爾。(25)故當

安心，予信上帝，必如所言。(26)然將擱一島矣。保羅前者所預言的，他的聽者不聽其所言，至到

現在應驗的時候，他的聽者纔知其前所言的與今之事實不相背馳；這樣，現在保羅說他得着由天而來的默示，謂他們各人均必平安，這種預言是他未之前說的，他們會能夠清楚見到前者的預言不過是他自己的見解。復次，

天使的說話「上帝以舟乘賜爾」顯然沒有這種應許則他們必會死亡之意，是故他們會明白這種應許是上帝應答其爲他們之所禱的。抑更有言者，我們更要知道上帝之答應保羅的祈禱是使保羅知道「必立該撒前」的，因爲保羅的主要意思是想免去現在的危險而最後得見羅馬在該撒前答辯其所被控的事情，希望得以釋放而可以在羅馬城傳道於猶太人與異邦人。

四 船之下錨和保羅之注意(27節——32節)

27——32節 雖然保羅對他們實說平安，但危險之事又來到目前。

亞海，夜半，舟子以爲近岸。(28)測水得二十仞，少進，又測得十五仞。(29)恐觸石，舟

尾投四錨以待旦。(30)舟子欲逃，下小艇，佯爲投錨舟首者。(31)保羅謂百夫長與

士卒曰，舟子不在舟，爾曹不得救也。(32)舟子乃斷小艇索，聽其自墜。這個船現在是近

着今之所謂馬爾他島，*Malta*，島在今之亞底亞海 *Atlantic* 稍南，所以亞底亞海在地理上所管的地方從前濶過

現在。舟子之測水以爲近岸，一定會是石岸之礁石，他們初時會不知究竟是甚麼。切英文爲 *fathom*，一仞約值

六英尺。測水可以知深淺，水淺如是之速，實足以證離陸之非遠。在這樣的風浪情形之下，和這樣的海岸情形，

如果走上岸去，則船必破沉，凡船上的人物亦必盡歸烏有。即使盡下船錨灣泊，船亦必會至於破裂，因爲船爲浪

湧所衝擊，或纜斷而船撞着大石，船亦無有不破裂的。舟子知此爲必然之事，他們知道不到明早就會沉溺，是以

他們不顧黑暗，不顧大石，冒險上岸，以期拯救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佯爲投錨於舟首，(舟首投錨實亦無用的)

自然會容易欺騙那些居陸的人；但保羅是熟悉航海事業的人，是難以欺騙的，而他的注意竟足以拯救全船搭客的生命。他雖然信其上帝的確說，謂船中無一喪失其生命者，但他記得上帝的應許，「我以舟衆賜爾，」所以他注意衆人的生命而拯救衆人的生命。他於是告知士兵，謂若許舟子離舟則將無一人能得拯救。這是因為祇有諳於航海的船員始能拯人於這樣的風浪和這樣的海岸而登陸的。由這件事我們會得一個教訓，即是當上帝應許我們一件事的時候，我們一方面亦要盡我們的才能去做以期達到他的應許，這樣的努力是所以成就其應許的。這個原則則我們可以施於屬世的和屬靈的事物，我們不能思想牠祇可施於某一種。上帝之叫我們做某一件事，或預言某一件事必定應驗，上帝是希望我們自己願意去做的，而當我們做錯或失敗的時候則上帝必定從中干涉我們，是故我們之對於上帝則我們要努力我們之所爲，好像沒有上帝從中幫助的樣子，然亦同時要信任上帝一定幫助我們成就其事。

五 保羅安慰船員和船之輕載（33節——38節）

33——36節 船員之不義的嘗試既敗，其時似無他事，祇有信任下錨以待旦而已。由船頭至船尾的船板已爲每個大浪掃淨去了，所以艙口一定會封固，各物部已入了船艙。在這一驚慌達於極點之際，人人的壯心都已畏縮，但一個胸有成竹的人則會處之泰然。保羅就是這一類人。他以妙計勝船員，他以清涼的說話安慰船員和士兵，他注意人的生命，其時他已爲全船的指導者了；現在，當他們下了船錨的時候，他們一無所爲，祇有保存他們不至在船上顛簸搖動便得，他於是以其自己的歡慰和力量告知他們。（33）天將明，保羅勸衆曰，

爾曹不食已十四日矣。(34)故勸爾食，可得救，蓋爾一髮不隕於首也。(35)言竟，取餅，

於衆前稱謝上帝，擘而食之。(36)衆心安，乃食。保羅曉得嘉餐之於疲乏饑餓的人是至歡慰不過

的，而他亦曉得他們之想平安登岸，以現在的軟弱情形是不能的，必要食多少東西，方始有力登岸。他之說他們

不食已十四日，倘若照字面解釋，確爲十四日完全不食，則我們之於一個著名的故事，美國非勒特非亞省之天拿

博士 Dr. Tanner 不食四十日，亦能謂爲不可信；但我們公道的講句，我們要記得這句話不是路加對其讀者而講

的，而是保羅對其聽者而講的；而若他們確絕未食物，則他們亦已曉得怎樣解釋他的說話了。在今日的時候，一

個仁愛的主婦對其人客說，「呵，你一些東西都沒有吃到，你一定要食多些」，則亦應該沒有人誤會她，或責她講錯

了說話。這種說話實是一種很普通很慣講的之過實的俗語。執是以說，然則保羅之說他們已十四日不食，會

斷不是絕對的不食，但不過食少耳；他們會因暈浪而不能在楊舉首而食；而暈浪之少者亦會不能靜坐食得安

樂樂。當此之時，自然會不能在船上煮食。最自由最容易的就會是麵飽，而保羅之勸他們食麵飽也是爲他們

平安之故的，這條道理正與我們在三十一節註釋下所講之道理相符合。

37 38 節 在這個時候之全船聚集起來食餐，好似是要計一計全船的人數的；他們之計其人數或者這次是

第一次，後來他們上陸也要再計；而他們之所以要計，亦是因爲想查一查有無死去的，若果死去，則死去的又幾多。

(37)我儕在舟者，共二百七十六人。(38)皆食而飽，棄麥於海，以輕舟。這次之再輕舟之所

載，其意是想舟能近岸的，舟不輕則舟底必受撞擊。由艙起麥出來而棄之於海是很容易的。麥是食品所必要

的東西，他們剛纔所食的就是麥。

六 船攔淺，人逃亡（39節——44節）

36——41節 他們現在雖然食飽了，舟輕了，但還要待至天明方能知道礁石之性質和離岸之遠近。（39）

天明不識其地，惟見一澳有岸，乃謀進舟於彼。（40）遂棄錨於海，且鬆舵纜，揚帆乘風，望

岸而進。（41）值二水夾流處，舟遂攔，舟首膠定不能動，舟尾因浪猛烈而破。船員的商議，

以爲可以如此駛船進岸；但因爲大石的阻碍，船頗難行，必須謹慎把舵，船方可以保存無恙。這會使船客曉得保

羅的智慧，當船員於前夜欲試離船時，保羅說要留船員在船。錨之可以棄於海，大概有兩個原因，一因爲錨之於

船已無需用，而一則因爲即使尙要需用，錨亦不可復修。舵是槳舵，置於船尾之兩角，當船開行時則用以撥水的，

所以固繫於船尾之兩角者，則是因爲槳尾可以撥水，以免船爲浪所破。現在他們要放鬆繫舵之纜，以期可以駛

舵，同時亦掛起船的布帆乘風而進，因爲祇靠舵而沒有布帆幫助是效力甚少的。如果善於把舵和駛帆的，則船

可以不至於撞着大石，更且可以隨目的之所指而進。風與浪之力使這個船推進很猛，以致船頭入沙很深，所以

船能夠保持其迅速。忽然間，有兩個大浪（船家稱爲「二水」）由石之周圍衝來，以致擊着船尾，其力有如兩個巨

人盡用其力擊錘，於是船板破裂了。當此之時，船上的人祇有逃出船中以免於死而已。

42——44節 在這個生死關頭的時候，士兵竟如昨夜船員之冷酷無情。他們現在會很清楚見到欠下保

羅的生命債，對於保羅毫無感恩之意。

（42）衆卒謀殺囚，恐有洩水而逃者。（43）但百夫長欲護

米利大之保羅港



保羅阻其謀，命能泅水者，先下水登岸，（44）其餘或乘板，或藉舟中物。於是衆皆得救登岸。這個百夫長是仁愛而又聰明的，他好似是士兵中之不可多得者，他知道感謝保羅的恩典，對於其他囚

犯他好似亦有多少的愛意，他爲保羅的緣故而拯救他們。他們之所以要泅水，是因爲這個船仍然在深水之中；因爲船身頗大，雖輕了亦仍要吃水七八尺深的，而亦因爲波浪洶湧直撲岸上。能夠抵岸是不容易的，衆人皆能得救登岸確是可欽羨的一件事，這恰與保羅的預言相符合。

七 保羅逃免別個危險（廿八章1節——6節）

1, 2 節 這個船雖然破爛，但他們幸而投到一個喜待賓客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居民衆多的。這個地方之岸上的居民，自必一於天明之際就見着這個悽慘的船，看見逃難的船客衰頹頹地走到來岸上。當這個船擱淺的時候，他們是在人數衆多的地點。（1）既得救，知其島名米利大。（2）夷人以

希有之仁待我儕，因雨而寒，熾火納我儕。他們之知道這個島的名，

（今名馬爾他島）是由於島人告知他們的。路加之所以叫他們做夷人，是因爲希臘人和羅馬人除他們外總是稱別人爲夷人的。他們之應用這個名稱，一種賤視別人的意義，當時會不若我們今日之甚。這些夷人不是生番野人，實遠勝於生番野人。他們之能夠在雨中燃火，這種火實是大火，且其火之大又足煖二百七十六人之多。

這些船客濕衣爬到岸上，又值下雨使他們的衣裳不能曬乾；但仍有熾火以煖他們，使他們得着安慰不少。這種雨是十月或十一月的凍雨，但有時亦不若中冬的至凍雨之凍。

3——6節 保羅不是像今日之所謂牧師者的，今日的牧師不欲操下賤的工作，他們想人服事，他們想保存他們的尊榮。他不站近別人所煖之火，亦不欲人持火以煖他；但他是用其手操作的。

(3) 適保羅斂薪一束，置於火，有蛇因熱而出，齧其手。(4) 夷人見蛇懸繞其手，相語曰：是誠殺人者，雖得

救於海，義不容其生也。(5) 保羅拂蛇於火，無所損傷。(6) 夷人候其腫，卽仆地死，惟

久之見其無傷，反疑爲上帝。這正是與保羅在路士得之事相反。保羅在那裏始則被人稱爲上帝，繼

則被人以石擊。在這裏他始則被人稱爲兇徒，繼則被人稱爲上帝。他之所以被人目爲兇徒，不是徒徒根據他

被蛇咬的事實；因爲他們知道善人也被蛇咬的；但是因爲蛇咬的事實恰與他由破船逃生的事實相連。倘若他

們發覺他是一個囚犯，這更會構成他們所講之斷語。他們把他所應受之責罰歸於主持公道之女神 (δίκη)，謂

他不應由這個女神的手裏逃走出來。但當他們看見蛇不能傷其毫末的時候，他們則稱他爲上帝，其自然處猶

之他們之起前稱他爲一個兇徒一樣。這個異蹟是由於上帝之直接的權能，他是想這個島的土人得着一個極

深印象的——這一個印象是暫時的，但過了幾日之後，一定會幫助他們明白保羅之爲人如何及其工作之如何。

八 保羅在米利大之大用 (7節——10節)

7——10節 船客到着這個地方確是幸運，不特得以止宿，但亦更得土人優禮相待。(7) 島長名部

伯流有田近此處，迎我儕止宿三日，以恩禮相待。

(8) 部伯流父患瘧，血痢而臥，保羅入

祈禱，按手醫之。

(9) 自是，島中有負病者，來而得醫。

(10) 皆優禮敬待我儕。

臨別，又

以所需者相贈。

這裏的秘部伯流 *Pabius* 爲「島長」，這個名稱的意義是頗含糊的；但希臘文譯爲 *πολιτάρχης* (pólitarchēs) 這幾個字刻在這個島的石碑裏頭，有羅馬官之意，相信部伯流必是充當這個官職的。倘若在 7

節內所講之「我儕」，路加的意思是全船的人而言，則部伯流是招待二百七十六人之多，與之住，亦與之食。這

如許多人，他或者安置多少於其佃耕處亦未可料，但他們之三日的食用會必是由他供給，三日後的處置如何則

好似還要再釘。但無論如何，他得着極好的酬報，他父親之病爲保羅所醫愈，這種病就以我們今日醫術昌明的

時代也是極危險的。島中之其他患病者亦幸而得保羅醫愈。保羅其始是船中之一個最被人輕視的，到了此

時他就變爲全羣之冠了，事事占優勝了。後來令到這個島的居民贈物與衆人，實應感謝保羅的恩典。在這個

時候，士卒一定會歡喜他們之未曾殺這個人呢。(廿七：四二)

保羅之醫愈這個海島的人，我們不能以爲保羅沒有說到耶穌之名。在別方面來講，即使路加未曾說及此

事，則我們亦一定要以爲在這三個月內，由這個島長的督署以至這個島之遼遠的村落，耶穌之名亦已爲衆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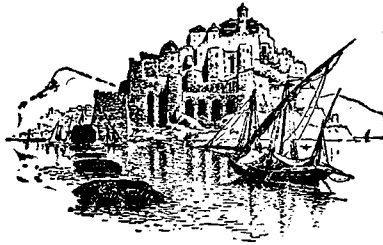
盡知。

盡知。

九 水程之終盡(11節——16節)

11——14節 他們在這個海島爲冬天的三個月；早春現在到了，航行可以無恙，現在恢復他們的航程。

部丟利



(11)三月後，登亞歷山大舟前行，其舟號雙子，乃於斯島度冬者。(12)至叙拉古停泊三日。(13)由彼行，至利基翁，越一日，南風起，次日，至部丟利。(14)遇諸兄弟，請我儕同居七日；遂往羅馬。

這個亞歷山大船，不是那一個保羅原乘來此海島之破爛的船，但亦是載麥往意大利之市場的；而這個船亦是前秋為相同的風浪所阻在此過冬的。牠的目的地雖然還有三日或四日就可以達到，但仍要在這個口岸有三個多月之久。這個雙子船 The Twin Brothers 在其船頭或船尾繪有雙子的形象，雙子：一為卡士特 Castor 而一為波勒士 Pollux 為丟士 Jupiter 之二子，此二子是指導航行的神。這樣的屬於異端之寓意的圖畫，在初代的基督徒都常見有的。船之所以在叙拉古 Syracuse (古時斯士利 Scily 之一個著名城) 停留，或者是因為逆風，又或者是因為起貨。叙拉古離米利大大約不及一百英里，此行大約亦不足二十四小時。他們所到之第二個商埠利基翁 Rhegium 是在意大利之極南，離馬先拿 Massena 海峽之口

不遠。

利基翁今稱為利基澳 (Reggio) 船之所以要繞行至利基翁，一定是因為不順風的結果。他們自離

利基翁後就遇着南風門起，這是極順遂的，此行能以一日行一百八十英里的水程到部丟利 Puteoli 實可謂迅速之至。部丟利的殘蹟仍有遊客遊覽，這個地方是在今之納布士 Naples 澳之北岸。納布士其時不過一個

村落耳，但自部丟利沉沒後，牠則代部丟利為意大利之該處地方的一個商埠。保羅之能夠在部丟利遇見兄弟，

足證該處已有福音傳到了；而他能夠得着百夫長猶流之允許他們居留七日，亦足證猶流確以善意待保羅。這七日包含有一個主日，在主日保羅有機會與這班新見的兄弟擘餅。

15, 16節 由部丟利去羅馬的路程則有一條砌石的路，這條路是著名的亞比安大路（此路由羅馬至伯崙都士巷 Brundisium）之一條支路。這條路現在改爲一條鐵路。這條支路是通到亞比安大路的吸舖亞站 Capua 的，由部丟利去有三十三英里之遠，而由部丟利至羅馬之全條路線長則爲大約一百五十英里。這個船之所以灣泊離羅馬如此之遠者，實因爲部丟利最近的港口可以灣泊吃水最深的船。保羅之在部丟利延緩，又益以陸路的長途，所以有時候給羅馬的兄弟得聞保羅之來。

（15）羅馬兄弟聞之，出至亞比烏市及三館迎我儕，保羅見之，謝上帝而心安。（16）既入羅馬，許保羅偕守卒一人別居。亞比烏 Apinus 市

是亞比安路之一個城鎮，離羅馬城四十三英里；而三館 Three Taverns 則是一個村落，由亞比烏市去尚有十英里之遠。那些來至三館迎保羅的兄弟，一定是起程遲過那些來亞比烏市迎保羅的。保羅遇見他們時之所以謝上帝而心安，包含有保羅在未被他們迎接之前一定有些驚慌之意。保羅是一個被鐵索綁繫的囚犯，現在來到這一個驕傲的城，他們或者會因爲住在羅馬的名譽而不認保羅是一個大偉人；而若這班兄弟傲視保羅，則我們會不能希望保羅在那裏成就甚麼好事。但無論如何，當這班兄弟表示其基督徒的同情心而除去趨炎附勢的思想，來到與一個會影響他們的尊榮的人晤面時，他們的陰霾疑惑統統都已散除淨盡而現出一種不怯志的希望了。在這班兄弟之中，我們知道他會認識多少，最少他亦會認識其在羅馬人書末章所頌揚的人和那些曾與



第四段 在羅馬監獄之工作

(廿八章十七至卅一節)

他爲基督道而受審的人。他對這班兄弟一定會述出其在水程中之驚心動魄的故事，他們聽了亦必定會很歡慰。他已得着這個百夫長之尊敬和士兵會欲殺他而未殺。當他抵羅馬時，他們亦更會看見他之得着優待，許其自己居住，不須與別囚犯同居，祇一卒看守耳。這種優待是由於非士都之說其不應死不應繫之結果，亦由於百夫長猶流之說其在途中之好品行。他好像約瑟當約瑟在波提乏家做奴的時候，和在皇監獄爲囚的時候，自首至末他都極好品行，以致守獄的人信任他和尊敬他。所以我們可以信他一定常時都嚴守其基督徒的道德的。

一 他得與猶太人之領袖晤談(17節——22節)

17——20節 保羅現在已經完滿其好幾年所想行的路程了，亦已得遇見其在三年餘前所與之竭力祈禱上帝，使其得欣然來至，與之獲安的兄弟了。羅馬十五：廿四，卅一：卅二。但他現在入這個皇城與其前者所希望的相差幾多呢？他這次之來，不能做一個自由人在會堂和市場宣講耶穌之名，但要被士兵押解而來，做一個囚犯立於官長之前而受審，且要被一個士卒日夜看守。他之要傳福音於羅馬人，你說他的情形何其悽慘呢？倘若這個造幕者保羅以一個生客和貧乏的情形，在希臘的商埠起首其工作，「荏弱，恐懼，戰慄」(哥前二：三)然則這個繫

以鐵索的囚者保羅在一個世界的首都起首其相同的工作又如何呢？這個情形確是灰心失望得很；但他同時亦得着他在哥林多所不能享受之策勵；他得着一班忠實可靠的男女武將供給，這班武將很勇敢很誠實，一於大將軍保羅之命是聽；而這班武將個個都是可以做他的助手去引人來至其禁錮之地聽道的。他絕不延遲起首其工作，他首先就召集城中之不信主的猶太人領袖到來晤面。

(17) 越三日，保羅招猶太諸長者；既集，謂之曰：兄弟，我未獲罪斯民，及違犯我儕列祖之例，然自耶路撒冷被囚，付於羅馬人手；(18) 羅馬人訊我，見無死罪，欲釋之。(19) 惟猶太人不可，我不得已，乃上叩該撒，非有所訟於我民也。(20) 緣此，請爾相見共語，蓋我爲以色列民所望者，致爲此鏈所繫耳。

保羅之招集這班人來見，和對這班人講出這樣的說話，其智慧實顯而易見：因爲他們由於其在猶太之國人之控告，會好自然以爲保羅已經犯罪；和由於保羅之上叩該撒亦會好自然以爲保羅是想反控其原告。他之說羅馬人欲釋放他，但因爲猶太人之反對而不果，是爲前點而辯護的；關於後點，則他自己的不承認亦已足了。在他的結語處，說其爲以色列的希望而至被鐵鏈綁繫，我們要明白他是與其前二次(廿三：六、廿六：廿七)所講之意相同的，他的意思即是引起他們的同情心，因爲猶太人之被逼害不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亦因爲使他們確知他是仍然懷着虔誠的猶太人之最喜悅的希望。

21 22 節 這班猶太之答覆是公正的和適當的。(21) 衆曰：我儕未受猶太言爾之書，兄弟至此

亦未言爾不道。(22) 但我願聞爾所見若何，蓋論此教，我知其隨在被誦矣。 他們之說

未曾得聞由猶太而來之講及保羅的事情，是頗足詫異的；但事有往往在當代而不得人注意，要等到過後然後成為重要之歷史的。他們既毫無所聞，亦不聞有說其「不道」之處，但他們會聞保羅所講之「教」是有許多人預存私見的。倘若他們好像許多人所為，則他們會已經因為其教之不好名譽而完全不願聽其所講了；但人人所譏諷的教正為他們所欲聽。或者他們曾不願聽在保羅未到羅馬以前之傳道人所講；但保羅很有禮貌地請他們來到他的住所，和很退讓的態度對他們講話，會使他們得着較好的感覺。倘若他們從前的感覺都常如現在的感覺，則他們一定會已經聽過講及保羅的，而他們由於保羅在三年餘前所寫給羅馬城教會的信亦更會聆悉保羅的令名。

二 第二次與猶太人晤談（23節——28節）

23, 24 節 在這班猶太人未離保羅之前，他們與保羅約定再來而為一種正式的聽講。（23）彼等既定

一日再來，其時多人至保羅住所；保羅自朝至暮，證述上帝國之道，引摩西律，先知言，勸衆信耶穌。（24）其言有信者，有不信者。這次談論是一長時候的談論，他會能夠把全個問題對他們講出，併且會能夠在每一個命題都應用適當的事證；但其結果則為其在猶太人中所常經歷之結果。

25——28 節 這班不信者聽了後，我們會知道他們怎樣的講出其不適當的說話。（25）兩不相合，將

散，保羅發言曰：昔聖神以先知以賽亞告我列祖者，其言誠是，云（26）「往告此民曰：爾將

耳聽而不聽，目視而不明。(27) 蓋此民心頑，耳聾，目瞶，免其目視，耳聽，心悟，遷改而我醫之。(28) 爾曹當知上帝救道，施及異邦人，彼將聽之也。保羅是一個很巧手的傳道人，倘若他

的聽者不至令其講出以賽亞第六章的猛烈說話，則他將不已於在其結束之時講出了。這節經文是從前耶穌

所引以施之於加利利的不信的猶太人的(馬太十三、十四、十五) 且也是後來約翰用以解釋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聽耶穌而不信的。(約翰十二、四十) 這句說話確足以解釋福音不能感動那些聽而不信的，但這個解釋又會

與這種流行的道理相反，即是聖神一定在人未接受福音之前施其直接的權能以重新人的心靈。根據這條道

理，為甚麼保羅的有些聽者又會不信而散去，有些又會信，而神的權能之感動則是允許於彼而不允許於此呢？

但根據在這節經文內所表達的意思，則我主所施之於此類者亦與施之於彼者完全相同；而有些信有些不信的

原因，則是因為那些不信者「耳聾，目瞶」。他們的耳與眼原來不是蔽的；但他們故意使之蔽。現在他們既然自

己情願蔽，則他們必定有力使其不開；這是包含有倘若他們如此做則會得着相反的結果之意——即是他們會

已見真理，會已聞而遂意，會已明白，會已歸主而受醫。那些信主者就是這樣做的，他們曾經心頑耳聾目瞶以抵

抗在羅馬前者的傳道人；但他們現在開眼開耳以聽保羅是以他們心明，歸主而受醫。在這種事情，應當不能說

與上帝有甚麼關係，而無論那一個人亦不能說其最後的沉淪歸咎於聖神不施拯救之力與他。

三 禁錮之時期和繼續的工作 (30-31 節)

30, 31 節 這本傳記現在突然收束。

(30) 保羅居自賃之屋二年，凡來見者受之。(31) 傳上

帝國道，教主耶穌基督，侃侃如也，無能禁之矣。這間自賃的屋，即是指16節所講之屋而言，在16

節說「保羅偕守卒一人別居。」這個守卒，如我們在20節所見，說「我為此鏈所繫」我們會知道這個守卒日夜都

束縛他。根據普通的規例，這個守卒是每三點鐘換一次的，除非睡眠的時候則為例外。在這個情形中，我們可

以推知每日都會至少有五個或六個士兵來到聽他的宣講和教訓。此種情形既一連繼續有兩整年，則無怪乎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人會說「我所受的捆鎖，在皇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了。」（腓立比二：十

三）皇營是有一大羣兵士在羅馬的，營是在城外，所以用以保衛皇帝的，在這個皇營內併且囚有許多罪犯以候

皇之法庭審判的。每一個士兵既然由看守保羅的地方返到營中，則士兵必定會把出奇的故事對其同伴講出，

如此則一個傳一個，以致全營皆聞。這種出奇的故事，即該撒之眷屬亦能達到，其所以能達到之由則或者是藉

守皇宮的士兵達到的。（腓立比四：廿二）

至於「凡來見者皆受之」之句，則是包含有許多訪客之意。這如許多訪客固然是一部分因為這個在獄的

傳道人之名譽增加所致；但大部分我們亦可以推測這是由於保羅的兄弟之力，他們對於此事自然會忙個不了。

他的屋租，我們會知道是由於這班熱心兄弟供給的；但這班兄弟亦非如何富有的，他們尚要由遠隔的腓立比教

會募捐方始可以支付保羅的所需。（腓立比四：十一、十八）

宣傳與教訓在這裏我們要分別清楚的，宣傳是對未信主者而言，教訓是對已信主者而言，這個意思全部使

徒行傳都是這樣的。他之所以要做這兩樣，顯明信主者與不信主者都來到他的住所。他的力量是無禁的，因

為那些來其住所的都是出於自己之情願，所以他的力量會無阻止，好像他之在別城。保羅這些工作之結果，路

加以爲不宜逐一說給我們，就以保羅被審於該撒後之結果如何，路加亦不滿足讀者的求知慾念。關於後一種情形，我們可以講出路加的理由，即是我們已經在本書之概論處（10 11 頁）所講的，路加結束這本書的末句時，是在保羅在羅馬二年之末，未受審判之前。但除了這個遺傳之外，這本傳記的主要意思，統都是適合現有的結束的。著者在這本傳記之起首處，講出使徒奉命去傳道，現在引導我們知道由耶路撒冷全猶太撒馬利亞小亞細亞之各省，地中海之各島，馬其頓和亞該亞以至羅馬的皇城，而又尙在這裏講述主要的工作，「傳上帝國道，教主耶穌基督事」，他的主旨完滿了，而這本傳記於是乎結束了。

四 他之在獄的書信

一本使徒行傳註釋，限於經文至此而已，亦原可以到了這裏就結束了；但我們的意思是要想再由其他的靈感著作而有更完滿的註釋，所以我們仍有幾段要開的。富於思想的讀者對於保羅的後事如何，一定是想知道，以滿足其求知之慾望的。這個慾望尤其是這兩個問題，保羅的長期監獄之於基督之道之結果如何和他之控於該撒之結果又如何？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講過保羅之入羅馬是與其前者所希望的有不同之處了，這樣，他希望在那裏做「好」，一定會是極至悲觀的。但他既已被許在其所賃之屋不斷的宣傳和教訓兩整年，則我們可以信其雖然是一個囚犯亦會成就許多其所希望的。我們能夠知道他在這個時期寫其好幾封信。以弗所人書哥羅西人書和腓利門書都是這些書信中之最早的。牠們都是同在一個時候所寫，前兩封是由推基古 Tychicus 帶去的，後

一封是由阿尼西母 Onesimus 帶去的，這個帶信者都是同齊去的。在前兩封信，他表示他的情形之煩惱，勸兄

弟爲其所禱，使「講道之門」可以開於其前，他可以勇敢講福音所應講的。後一封信則是他表出其其在相同的

時候已經成就多少事情的事實。在這個首都的荒淫社會之殘屑之外，竟有一個逃走的希臘人奴隸得見這個

使徒，且聽其所講的福音。這足以證明上帝的權能釋放他的束縛遠勝於其所逃走出來的束縛。他後來做了

門徒後，保羅見他是「有利於他之傳道的」，自然會使其帶福音去到其從前的許多同伴。他的主人是腓利門是

保羅居在哥羅西的時候使他歸主的。保羅原來是想留他同齊作工的，但保羅顧及法律上的權利，他遣他歸去

腓利門家，他帶着保羅的手書歸去，說，釋放一個奴隸以爲這樣的有用是合宜的；他又想到阿尼西母或曾有所虧

負於其主，他應允無論如何可以以他爲歸。腓利門 8—21 節 他的宣傳現在起首對城中的居民無望之輩發出效

力，在這個時候他請遠隔的教會替他祈禱，使講道之門開於其前。以弗所 6：18—24；哥羅西 4：2—3 但畢竟傳

道之門之開，濶許多過於其所敢望的。在其這些所寫的腓立比人書中，當其希望他的審判和釋放的時候，他說

「我欲兄弟知我遇難，福音適以廣布，我緣基督陷於縲紲，遍聞於皇營，以及各方；且使宗主之兄弟，多因我縲紲，益

毅然傳上帝道而無懼。」腓立比 1：12—14 他更在這封信之將末處說，「諸聖徒亦問爾安，該撒之眷屬，尤爲致

意。」腓立比 4：22 這些結果，好像我們前者講過，自然是由於守衛保羅的士兵帶這種道理入去皇營，以致聞

其所教所傳的；因爲皇營的士兵，和皇宮周圍的傭僕，自然會去這個使徒的住所聽其所講也。

在這些艱難辛苦煩惱的工作中，保羅樂享別人的合作，不止是羅馬教會之真實和勇敢的男女兄弟，但亦有

其他與其在別處辛苦服勞之同工友，而他們都是由遠處來至他處的。提摩太在未由哥林多往耶路撒冷之前

最後所說的，現在與他同問安於哥羅西人，腓利門和腓立比人。亞里達古和以巴弗是他的同囚者。(西四：十、廿)
 三 馬可曾經尋訪他的，和不與他和巴拿巴去傳道的，現在偕着他，和預備聽其所命去一處遠地。(西四：十) 底馬後來尋訪他和去帖撒羅尼迦，「溺於世故」的，仍然在他的身邊。(西四：十四；提後四：十) 路加所愛的醫生，與他同任由該撒利亞來之水程危險的，常時都是他的伴侶。(西四：十四)

至於他之控於該撒之如何，在新約中實絕不講到；但我們仍有理由以推斷其必得釋放。這件事證我們可以於其寫與提摩太和提多的書信所述之事情和路程中看見，但在行傳所概括的時候則我們不能尋着其在這些書信所述之事情和路程。在這些事情和路程中（由紀元後六十三至六十七年之事情和路程）是他之當其往馬其頓的時候，留下提摩太在以弗所以抵抗某某教師之異教。(提前一：三) 留下提多在革哩底以處理所未辦之事。(提多一：五) 而他之留在米利都則是當特羅非摩有病的時候。(提後四：廿) 他後來由此往尼哥波立去過冬。(提多三：十二) 【這些事情都是在其未再入羅馬監獄前，按保羅在紀元後六十三年被釋被釋後數年又再入獄此一次入獄則是被處死刑的】在這些地方所做的，故我們可以推知他一定釋放然後可以往這些地方做事。】

倘若我們不過乎一本行傳註釋之限制，則我們會很有趣味一直跟隨這些工作之詳細情形直至這本真實的歷史之簾蔽於我們之前他之離世歸與基督同在。當他得有機會來到羅馬聽審的時候，他的仇敵會絕不能攻他之罪過猶之他們之攻於腓力士和非士都之前；而他之在他們前的辯訴和在亞基帕王前之辯訴，會構成其在皇前和他的審判官前之事實和方法。我們不要吝責我們之欲敘述這種審判的情景。現在我們且與他辭別了，我們待至復生之晨然後與他再會，而我們所註釋的行傳則可以做他之長期的伴侶。

（終）

Index 索引

Agabus 亞伽布——117頁 280頁

Agrippa 亞基帕——他的早年生活143頁，他殺雅各囚彼得143—144頁；他殺守卒147頁；他死148頁

Agrippa 亞基帕(少者)——310頁

Ananias and Sapphira 亞拿尼亞與撒非拉——57—62頁

Ananias 亞拿尼亞——他施浸掃羅109—111頁

Antioch 安提阿——建立教會138—140頁；遣巴拿巴往携掃羅來140—141頁；基督徒之名自此始141頁；施濟猶太141—142頁；此教會之教師151頁；遣巴拿巴與掃羅往異邦傳道153頁；他們返182頁；割禮之辯論183—187頁；問題之解決192—194頁；保羅責彼得195頁；保羅與巴拿巴分別197頁；保羅最後返此249頁。

Antipatris 安提帕底——301頁

Apollos 亞波羅——在以弗所245頁；在哥林多246頁

Aquila and Priscilla 亞居拉與百基拉——234頁 245頁

Areopagus 亞略巴古——227頁

Aristarchus 亞里達古——256頁，264頁，321頁，342頁

Asia 亞西亞(通常稱亞細亞)201頁，250頁，257頁。

Asia Minor 小亞細亞(即聖經所稱之亞西亞)201頁

Athens 雅典——225—234頁

Baptism 浸禮——與赦罪之關係23—24頁，39—41頁，99—100頁，111—112頁，214—216頁；231頁，291頁；五旬節日之浸禮26—29頁；撒馬利亞人之浸禮88—89頁；宦官之浸禮99—101頁；掃羅之浸禮11—112頁；哥尼流之浸禮134—135頁；呂底亞之浸禮205—209頁；監獄官之浸禮214—216頁；許多哥林多人之浸禮231頁；約翰門徒之浸禮243—249頁；以弗所人之浸禮248—249頁

Barnabas 巴拿巴——他的名之變更56頁；他與掃羅為朋友116頁；他被遣往

安提阿 140 頁；他由安提阿去猶太 142 頁；他返安提阿 149 頁；他被遣往異邦傳道 152—153 頁；他與掃羅在居比路 154 頁；他變為保羅之助手 156 頁；他與保羅在彼西底之安提阿 157 頁；他與保羅在以哥念 173 頁；他在路士得被稱為丟士 175—176 頁；他被稱為使徒 176—177 頁；他返安提阿 182 頁；他與保羅分離再往居比路 197 頁

Bar-Jesus 巴耶穌 154—155 頁

Bernice 百尼基 310 頁

Beroea 庇哩亞 222—224 頁

Breaking bread 擘餅 30 頁；32 頁；266—268 頁

Cæsarea 該撒利亞——122 頁；279—280 頁

Christian 基督徒——此名之起原 141 頁

Circumcision 割禮——割禮之辯論 183—185 頁；使徒對於割禮之命 192—193 頁；提摩太行割禮 199—200 頁

Corinth 哥林多 234—241 頁；254 頁

Cornelius 哥尼流 122—135 頁

Crispus 革哩士布 237 頁

Date of Acts 使徒行傳著作之日 概論 10—12 頁

Deacons appointed 會佐(或稱執事,會吏,會役)之封立 70—75 頁

Demetrius 底米丟 255—259 頁

Dispersion of Jerusalem church 耶路撒冷教會之分散 85—86 頁

Drusilla 土西拉 306 頁

Elders 長老——猶太衆教會之長老 142 頁；小亞細亞衆教會的長老之封立 181 頁；以弗所教會之長老 271—277 頁；長老即會督或監督 274 頁；長老的義務為牧者 274—275 頁；耶路撒冷教會之長老 283—287 頁

Epicureans 伊壁鳩魯派 226 頁

Epistles 書信——帖撒羅尼加前書 237 頁；帖撒羅尼迦後書 240—241 頁；哥林多人前書 254 頁；哥林多人後書 260—261 頁；羅馬人書及加拉太人書 264 頁；以弗所人書，哥羅西人書，腓利門書 341 頁；腓立比人書

342頁

Eunuch 埃堤阿伯之宦官 96—99 頁

Faith 信仰——與醫病之關係 36—37 頁；與悔改之關係 272 頁

Felix 腓力士 305—308 頁

Festus 非士都 308—310 頁

Free Agency and Divine Sovereignty 人的自由與神的定命—38 頁；168—171 頁；238 頁

Galatia 加拉太 201—202 頁；244 頁

Gallio 迦流 239—240 頁 104 頁

Gamaliel 迦馬列 66—67 頁。

Herod 希律——（見亞基帕）

Holy Spirit 聖靈（或稱聖神）——浸以聖靈 12—14 頁，134 頁；聖靈之恩賜 23—24 頁，90—91 頁，247—249 頁；聖靈之傳授 90—91 頁，247—249 頁；聖靈之啓示 12—14 頁，16 頁，127 頁，201—206 頁，278 頁，280 頁

Immersion 浸禮——全身入水之禮證 26—29 頁 100 頁，208—209 頁；214—216 頁

Infant baptism 嬰兒浸禮 208—209 頁；215—216 頁

Jailer at Philippi 腓立比之監獄官 213—216 頁

James 使徒雅各 143—144 頁；147 頁。

James 主兄弟雅各——在耶路撒冷借彼得 117 頁；耶路撒冷教會之首領 147 頁；284 頁；對異邦人受割禮之講詞 190—191 頁；接納與勸告保羅 284—286 頁

John 約翰——與彼得在所羅門廊 33—34 頁；被捕 45—48 頁；與彼得被遣往撒馬利亞 89 頁，94 頁；在耶路撒冷教會會議，但默而不言 191 頁（看 18 頁）

Judas 猶大 7—12 頁

Julius 猶流 321—322 頁

Justus 猶士都 236 頁

Laying on hands 按手 70 頁; 152—153 頁; 181 頁; 200 頁; 247 頁

Lydia 呂底亞 205—210 頁

Lysias 呂西亞 294 頁, 299—300 頁

Luke 路加——在本書之起首出現 263 頁; 留腓立比 218 頁; 與保羅往耶路撒冷 264—265 頁; 與保羅往羅馬 321—322 頁; 偕保羅當保羅被囚時 343 頁

Mark 馬可——他與巴拿巴掃羅往安提阿 149 頁; 往居比路及別加 154 頁; 到別加時返回 157 頁; 與巴拿巴往居比路 197 頁; 與保羅在羅馬 342 頁

Mars Hill 馬士山 227 頁

Ordained to eternal life 定命得永生 168—171 頁

Paul 保羅——他的早年工作, 少年的生活 103—105 頁; 他之逼害教會 105—108 頁; 他之皈主 109—112 頁; 他在大馬色傳道 113—114 頁; 他由大馬色逃走 115 頁; 他往亞拉伯 115 頁; 他返耶路撒冷 116 頁; 他被遣往大數 117—118 頁; 他在敘利亞及基利家傳道 118 頁, 197—198 頁; 他由那裏被召往安提阿 141 頁; 他由那裏被遣往猶太 142 頁; 他返安提阿 149—150 頁

Paul 保羅——他的第一次傳道歷程; 他被選作主工 151 頁; 他在居比路傳道, 及其名之在那裏變更 154—156 頁; 他由那裏至彼西底之安提阿 156—157 頁; 他在安提阿的講詞 158—166 頁; 他在那裏再講的講詞 168—171 頁; 他在那裏被逐 171—172 頁, 他在以哥念之工作 173 頁; 他在路士得傳道, 及被石擊 174—178 頁; 他在特庇傳道, 及返敘利亞之安提阿 179—182 頁; 他在安提阿有割禮之辯論 183—184 頁; 他第二次赴耶路撒冷 185—186 頁; 他與巴拿巴分離, 及選西拉 197—198 頁

Paul 保羅——他的第二次傳道歷程; 他起首與西拉同伴 197—198 頁; 他在加拉太第一次所得之經驗 201—202 頁; 他被禁往亞西亞或庇推尼 201—202 頁; 他被召往馬其頓 203—204 頁; 他施浸呂底亞及其全家 205—209 頁; 他被杖及被囚 210—213 頁; 他施浸獄吏及被釋 214—218 頁; 他在帖撒羅尼迦傳道 218—220 頁; 他在帖撒羅尼迦被逐, 但成功於庇哩亞 222—223 頁; 他在雅典傳道 225—234 頁; 他在哥林多傳道 234—241

頁；他在堅革哩剃髮242頁；在他返安提阿的途程中他到以弗所243頁

Paul 保羅——他的第三次傳道歷程；他再往加拉太與弗呂家244頁；他在以弗所之工作247—252頁；他再往馬其頓及希臘259—260頁；他起程往耶路撒冷261—264頁；他在特羅亞有一星期之久266—268頁；他由特羅亞行路至亞朔269頁；他由亞朔趁船往米利都270頁；他在米利都接見以弗所長老271—277頁；他由米利都至推羅之水程277頁；他在推羅有一星期之久278頁；他至多利亞279頁；至該撒利亞279頁；他在該撒利亞得亞伽布警告280頁；他到耶路撒冷281頁

Paul 保羅——他的五年監獄生活；他在耶路撒冷被人迎接283頁；他與拿西勒許願之關係284—287頁；他被暴徒攻擊，及被囚287—288頁；他對暴徒講話289—292頁；他被帶到公會前294—298頁；他被遣往該撒利亞300—301頁；他被腓力士審訊302—308頁；他被非士都審訊308—310頁；他在亞基帕前辯訴313—320頁；他被解往羅馬321頁；他反對離佳澳324頁；他的船破爛330頁；他被蛇咬332頁；他醫愈部伯流父親333頁；他由米利大至羅馬之水程334—335頁；他召見羅馬之猶太人337—339頁；他在羅馬之工作339—343頁

Pentecost 五旬節12頁；270頁；281頁

Peter 彼得——他在五旬節日之說詞16—25頁；他醫愈一個跛者34頁；他第二次的說詞35—44頁；他被捕及被審45—50頁；他被遣往撒馬利亞89頁；他在呂大之工作119頁；在約帕之工作120—122頁；在約帕之異象125頁；他在哥尼流家之說詞130頁；他在耶路撒冷被控135—137頁；他被囚及被異蹟釋放144—145頁；他對於異邦人受割禮之說詞189頁；他在安提阿被保羅詰責195頁

Pharisees 法利賽人——他們做領袖逼害士提反74—75頁；他們對於異邦人不受割禮之爭執183—186頁

Philip 腓力——他在撒馬利亞之工作88頁；他被遣往埃提阿伯之宦官95—102頁；他在非利士特之工作102頁；他的處女，他在該撒利亞之居住

279頁

Philippi 腓立比 203—204 頁

Pools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之池 26—27 頁

Sadducees 撒吐該人——他們起首逼害 45 頁；逼害保羅 296—299 頁

Samaritans 撒馬利亞人——他們之飯主 88—94 頁

Sergius Paulus 士求保羅 154—155 頁

Silas 西拉——他被遣往安提阿 192—193 頁；他與保羅同工 197—198 頁；在腓立比被杖及被囚 210—211 頁；在帖撒羅尼迦逃亡 220 頁；在庇哩亞居留 222 頁；到哥林多 235 頁；他與保羅離別 241 頁

Simon 巫者西門 92—94 頁

Sosthenes 所提尼 240 頁

Stephen 士提反 70—85 頁

Stoics 斯多亞派 226 頁

Tabitha 大比大 120 頁

Tarsus 大數 103 頁；117 頁；289—290 頁

Temple of Diana 亞底米殿 258 頁

Thessalonica 帖撒羅尼迦 218—219 頁

Theuda 丟大 66 頁

Timothy 提摩太——他眼見保羅被石擊 179 頁；他的家世及教育 199 頁；他被保羅揀選及行割禮 199—200 頁；他居留在腓立比 218 頁；居留在庇哩亞 224 頁；在雅典及哥林多 235—236 頁；他被遣往馬其頓 253 頁；他與保羅由哥林多至耶路撒冷 264 頁；他與保羅在羅馬 342 頁；保羅留他在以弗所 343 頁

Troas 特羅亞 201 頁；255—266 頁

Tyrannus 推喇奴學校 250 頁

Woman's Work 婦人工作 246 頁

保羅之歷史年代表

年代 (紀元後)	地 方	事 實	聖 經
2—16	大數	誕生,長大,	行傳21:39,22:3
16—25	耶路撒冷	受教育	行傳22:3
25—35	大數(?)	學造幕(?)	
35—36	耶路撒冷	逼害教會	行傳7:58,8:1—4
36	大馬色	悔改皈主	行傳9:1—9
37	阿拉伯	預備工作	加拉太1:17
38	大馬色	傳福音	加拉太1:17行傳9:20—25
39	耶路撒冷	傳福音	加拉太1:18行傳9:26—29
	該撒利亞腓立比	在返大數途中	行傳9:30
	大數	傳福音	行傳9:30
	敘利亞	傳福音	加拉太1:21
43	基利家	傳福音	加拉太1:21
43	安提阿	教誨,等等	行傳11:25,62
44	耶路撒冷	雅各死	行傳11,12
44	安提阿	教誨,等等	行傳12:25,13:1—3
45	西流基	在往居比路途中	行傳13:4
45	居比路	傳福音,士求保羅之皈主,巫者以呂馬盲目.....	行傳13:5—12
	撒拉米		
	帕 弗		
45	在旁非利亞之別加	傳福音	行傳13:13
46	在彼西底之安提阿	在會堂內論道	行傳13:14—50
46	以哥念	傳福音,被攻擊	行傳14:1—5
46	路士得	跛者得愈,等等	行傳14:6—19
46	特庇	傳福音	行傳14:20

46	路士得	堅門徒,立長老	行傳14:21—23
46	以哥念		
47	在彼西底之安提阿		
46	旁非利亞	傳福音,等等	行傳14:24—25
47	別加		
47	亞大利		
47—48	安提阿	報告工作,等等	行傳14:26—28
50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教會會議	行傳15:1—21 加拉太2:1
51	安提阿	教誨與傳道	行傳15:30—35
51	叙利亞	堅諸教會	行傳15:41
51	基利家		
52	特庇	爲提摩太行割禮,等等	行傳16:1—4
52	路士得,等等		
52	弗呂家	傳福音,等等	行傳16:6
52	加拉太		
52	每西亞	傳福音(?)	行傳16:7,8
52	特羅亞	保羅在異象得默示往馬其頓	行傳16:8,9
52	撒摩特拉	在往腓立比途中	行傳16:11
52	尼亞波利		
52	腓立比(馬其頓)	呂底亞販主,被囚,等等	行傳16:12—40
52	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	在往帖撒羅尼迦途中	行傳17:1
52	帖撒羅尼迦	傳福音,等等,被攻擊	行傳17:1—9
52	庇哩亞	庇哩亞人之賢良	行傳17:10—14
52	雅典	在馬士山上傳福音	行傳17:15—34
53	哥林多	寫帖撒羅尼迦人前後書	行傳18:1—12
54	以弗所	在會堂之辯論	行傳18:19
54	該撒利亞	在往耶路撒冷途中	
54	耶路撒冷	問安教會	行傳18:22
55	安提阿	傳福音,等等	

55	加拉太	堅衆門	行傳18:23
55	弗呂家	堅衆門	行傳18:23
56—57	以弗所	居留二年，寫哥林多人前書	行傳19:1—41
57	馬其頓	寫哥林多人後書	行傳20:1
58	希臘	傳福音，等等	行傳20:2
58	哥林多	寫加拉太人書及羅馬人書	羅馬16:21—27
58	小亞細亞	傳福音，等等	行傳20:4
58	特羅亞	猶推古復甦，等等	行傳20:5—12
58	亞朔	在返耶路撒冷途中等	行傳20:13—15
58	米推利尼		
58	基阿		
58	撒摩	在返耶路撒冷途中	行傳21:1—3
58	米利都		
58	哥士		
58	羅底	在岸上叙集	行傳21:3—7
58	帕大喇		
58	推羅		
58	多利買	住一日	行傳21:7
58	該撒利亞	住腓力家亞伽布之預言	行傳21:8—14
58	耶路撒冷	被捕，在階上訴明	行傳21:15,22
58—60	該撒利亞	被囚，受審於腓力士，在亞基帕前辯訴，叩該撒，往羅馬	行傳23:23—25;24;25;26;27:1,2
60	西頓	在往羅馬途中	行傳27:3
60	每拉呂家)	轉船	行傳27:5
60	革哩底——佳澳	在往羅馬途中	行傳27:7,8
60	高大	大風浪	行傳27:16
60—61	米利大	船破沉，轉船	行傳28:1—11
61	叙拉古	住三日	行傳28:12

61	{ 利基翁 部丟利 }	將到	行傳28:13
61—63	羅馬.....	在其自賃之屋被囚兩年 ，寫腓利門書，哥羅西人 書，以弗所人書，腓立比 人書，希伯來人書(?)...	行傳28:30
63	馬其頓(?).....	被釋後.....	腓立比2:24
63	小亞細亞(?).....	傳福音，等等.....	腓利門22
64—65	西班牙(?).....	傳福音，等等.....	羅馬15:24
66	小亞細亞.....		提摩太前1:3
67	馬其頓(?).....	寫提摩太前書.....	
67	以弗所(?).....	寫提多書.....	
67	尼哥波立.....	在彼過冬.....	提多3:12
68	羅馬.....	再入獄，寫提摩太後書， 受審判，就義.....	提摩太後4:6—8

使徒行傳註釋（全一冊）

原著：麥嘉惠博士

出版：聖智出版社
發行

香港九龍官塘嘉樂街二十一號
電話：三·八九九七一二

一九三一年六月（廣州）初版
一九七三年六月（香港）再版

CHINESE EDITION
OF
THE NEW COMMENTARY ON ACTS OF APOSTLES
BY

JAMES W. McGARVEY, M.A., LL.D.

PUBLISHED BY

THE WISDOM HOUSE PRESS

CHURCH OF CHRIST

21, KA LOK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3 - 899712

FIRST EDITION - JUNE 1931 (CANTON, CHINA)

SECOND IMPRESSION - JUNE 1973 (HONG KONG)



The Wisdom House

CHINESE EDITION

THE WISDOM HOUSE

THE WISDOM HOUSE

BY

JAMES W. H. HAYES, M.A., F.R.S.

PUBLISHED BY

THE WISDOM HOUSE

10, KALOK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TEL. 31-2312

1961

PRINTED IN HONG KONG

BY THE WISDOM HOUSE

10, KALOK STREET, KOWLOON